郁達夫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郭沫若

名人名传

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

其文起伏跌宕，
如行云流水，绚丽多姿；
其人坎坷乖舛，
似天马行空，放浪形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郁达夫 著述

名人名传

一部无法逾越的名人传记
一段不能忘却的真实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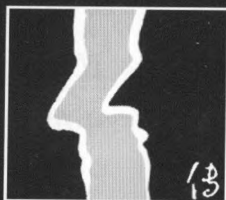






郁达夫

著述



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郁达夫著述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

(名人名传丛书)

ISBN 7-5004-4029-4

Ⅰ.郁… Ⅱ.郁… Ⅲ.郁达夫(1896~1945)-自传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750 号

责任编辑 树 琦

责任校对 正 蒙

封面设计 万有文化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小窝头第三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4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8.80 元

目　　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所谓自传也者
（代序）

自传的样式，实在多不过。上自奥古斯丁的主呀上帝呀的叫唤祈祷，以至“实际与虚构”的诗人的生涯，与夫卢骚的那半狂式的己身丑恶的暴露等等，越变越奇，越来越有趣味；这原因，大约是为了作者生活思想的丰富，故而随便写来，都成妙语。像我这样的一个不要之人，无能之辈，即使翻尽了千百部古人的自传，抄满了许许多他人的言行，也决没有一部可以使人满足的自传，写得出来的。况且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照此说来，则东北四省的沦亡，贪官污吏的辈出，天灾人祸的交来，似乎都是区区的几篇无聊的小说之所致。这种论调的心理，虽然有齐格门特，弗洛伊德在那里分析，但我的作品的应该抹杀，应该封禁，或许也是当这实行新生活、复兴民族的国难时期中所必急的先务。

因此，近年来，决意不想写小说了；只怕一捏起

笔来，就要写出下流、恶劣的事迹，而揭破许多闺阁小姐，学者夫人们的粉脸。况且，年龄也将近四十了，理想，空想，幻想，一切皆无；在世上活了四十年，看了四十年的结果，只觉得人生也不过这么一回事；富贵荣华，名誉美貌，衣饰犬马，学问文章等等，也不过这么一回事。姊姊妹妹，花呀月呀，原觉得肉麻；世界社会，人类同胞等等，又何尝不是耶稣三等传教师的口吻？若是要写的话，我只想写些养鸡养羊秘诀，或钓鱼做菜新法之类的书，以利同胞而收版税。可是对于这些的专门学问与实际经验，却比上大学讲堂去胡说两个钟头，还要马虎不得，自省的结果，自然也不敢轻易去操觚。可是，生在这世上，身外的万事，原都可以简去，但身内的一个胃，却怎么也简略不得。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的两年之间，只写下了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写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

恰巧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说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部自传。我写不出有声有色的自传来的话，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明知其写不好（我到现在为止，绝没有写过一篇“我生于何日何时何地”等的自传，但我也不大用过他人的事情来做我写作的材料）而硬要来写者，原因却有两种：（一）四十岁前后，似乎是人生的一个小段落；你若不信，我就可以举出两位同时代者来做榜样，胡适之氏有四十自述的传，林语堂氏有四十自叙的诗。（二）书店给我的定洋已花去了，若写不出来就非追还不可。

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但判决还没有被执行以先，自己的生活，总还得由自己来维持，天高地厚，倒也顾不了许多。

自传本来是用不着冠以一篇自叙的，可是，为使像一册书的样子，为增加一点字数之故；我在这里又只好犯下了这宗旷古未有的大罪；是为叙。[1]

① 《所谓自传也者》，见《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第一章　少年时代

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的呢？

我一个人立在半山的大石上，近看看有一层阳炎在颤动着的绿野桑田，远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渐听得阿千的唱戏声音幽下去远下去了，心里就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种渴望与愁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像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到了天边，那么我的家呢？我的家里的人呢？同时感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眼角里便自然而然地涌出了热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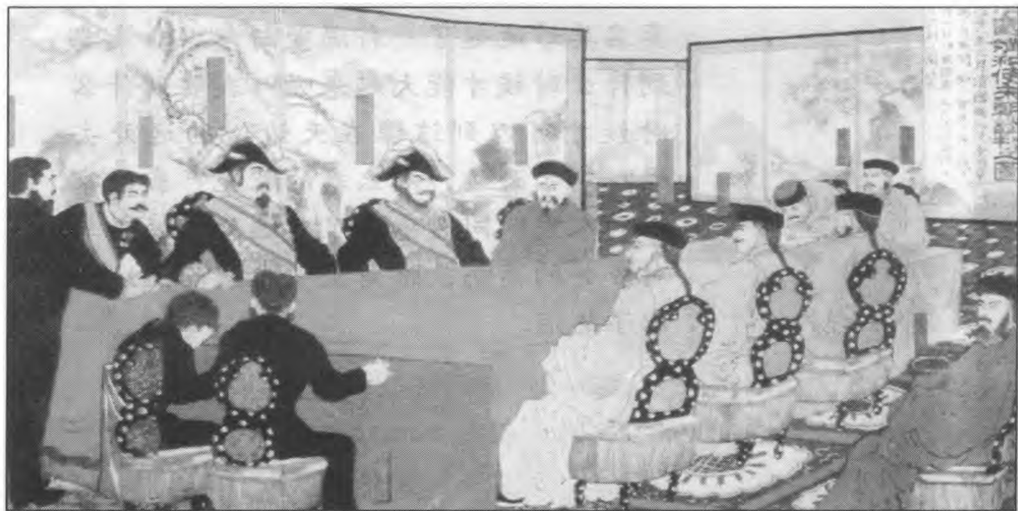
一　悲剧的诞生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年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开口就说年庚，倘被精神异状的有些女作家看见，难免的又是一顿痛骂，说：“你这丑小子，你也想学起张君瑞来了么？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并不是在求爱，不过想大书特书地说一声，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产生了。

光绪的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

中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

郁达夫出生于1896年，这时，正是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惨败后不久。这似乎预示了他日后与日本纠缠不清的关系及其最后悲惨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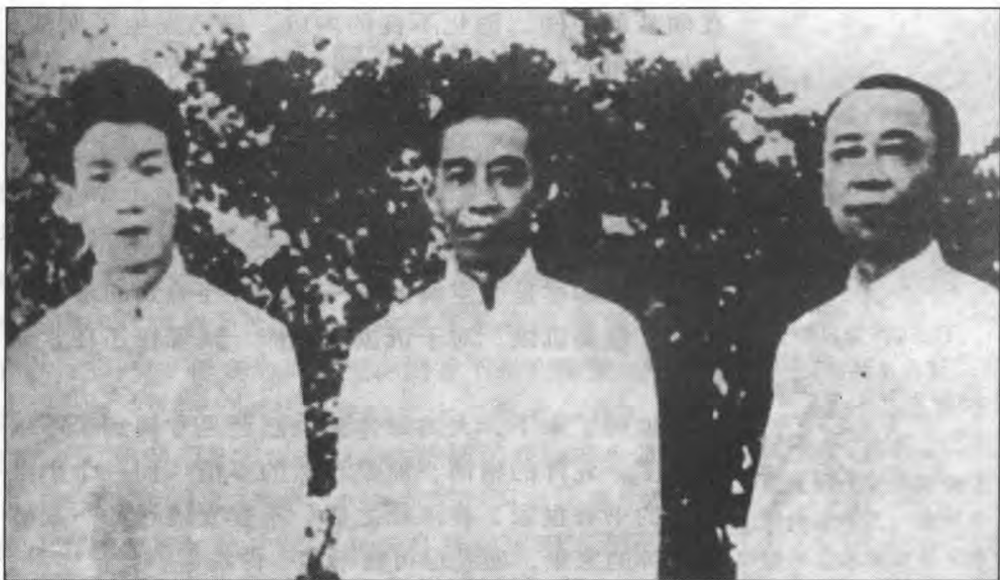


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已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战败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生到了末子，大约母体总也已经是亏损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当然的事情。而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细事。

四十年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比到现在，虽然也并不见得凋敝，但当时的物质享乐，却大家都在压制，压制得比英国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时代还要严刻。所以在一家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许的罪恶，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妇上场，亲自去做的。像这样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而又喂乳不能按时，杂食不加限制，养出来的小孩，哪里能够强健？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郁达夫与其长兄曼陀、二兄养吾合影

郁达夫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病故，剩下了三子一女。长子曼陀于1939年遭日伪特务刺杀，以身殉国，次子养吾行医终身，长女凤珍七岁时送给乡下人做童养媳，26岁时病逝。

几日西北风一刮，天上的鳞云，都被吹扫到东海里去了。太阳虽则消失了几分热力，但一碧的长天，却开大了笑口。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槭树，枫树，震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收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沉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上，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那一条流绕在县城东南的大江里，虽因无潮而杀了水势，比起春夏时候的水量来，要浅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却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从上江开下来的运货船只，这时候特别的多，风帆也格外的饱；狭长的白点，水面上一条，水底下一条，似飞云也似白象，以青红的山，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闲地

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水边上在那里看船行，摸鱼虾，采被水冲洗得很光洁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们，都拖着个小小的影子，在这一个午饭之前的几刻钟里，鼓动他们的四肢，竭尽他们的气力。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的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了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才回转了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相差十岁左右，看去又像姐弟又像主仆的两个人，慢慢走上了码头，走进了城垛；沿城向西走了一段，便在一条南向大江的小蘘里走进去了。他们的住宅，就在这条小蘘中的一条支蘘里头，是一间旧式三开间的楼房。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长着些杂色的花木，也有几只大金鱼缸沿墙摆在那里。时间将近正午了，太阳从院子里晒上了向南的阶檐。这小孩一进大门，就跑步走到了正中的那间厅上，向坐在上面念经的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婆婆问说：

“奶奶，娘就快回来了么？翠花说，不是明天，后天总可以回来的，是真的么？”

老婆婆仍在继续着念经，并不开口说话，只把头点了两点。小孩子似乎是满足了，歪了头向他祖母的扁嘴看了一息，看看这一篇她在念着的经还没有到一段落，祖母的开口说话，是还有几分钟好等的样子，他就又跑入厨下，去和翠花做伴去了。

午饭吃后，祖母仍在念她的经，翠花在厨下收拾食器；随时有几声洗锅子泼水碗相击的声音传过来，这座三开间的大楼和大楼外的大院子里，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太阳晒满了东面的半个院子，有几匹寒蜂和耐得起冷的蝇子，在花木里微鸣蠢动。靠阶檐的一间南房内，也照进了太阳光，那小孩只静悄悄地在一张铺着被的藤榻上坐着，翻看几本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本。

刘永福像



等翠花收拾完毕，一盆衣服洗好，想叫了他再一道的上江边去敲濯的时候，他却早在藤榻的被上，和衣睡着了。

这是我所记得的儿时生活。两位哥哥，因为年纪和我

差得太远，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了，所以没有一道玩的可能。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记忆以来，总只看见她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自父亲死后，母亲要身兼父职了，入秋以后，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是她，将谷托人去砻成米也是她，雇了船，连柴带米，一道运回城里来也是她。

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痛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她上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年纪正小得很，听母亲说，那时候连她的大小便，吃饭穿衣，都还要大人来侍候她的。父亲死后，两位哥哥要上学去，母亲要带了长工到乡下去料理一切，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赖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双手。

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的；凡我们家里的田地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等被窃去了，或祖坟山的坟树被砍了的时候，母亲去争夺不转来，最后的出气，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母亲哭了，我是当然也只有哭，而将我抱入怀里，时用柔和的话来慰抚我的翠花，总也要泪流得满面，恨死了那些无赖的亲戚邻居。

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将近吃中饭的时候了，母亲不在家，祖母在厅上念佛，我一个人从花坛边的石阶上，站了起来，在看大缸里的金鱼。太阳光漏过了院子里的树叶，一丝一丝的射进了水，照得缸里的水藻与游动的金鱼，和平时完全变了样子。我于惊叹之余，

就伸手到了缸里，想将一丝一丝的日光捉起，看它一个痛快。上半身用力过猛，两只脚浮起来了，心里一慌，头部胸部就颠倒浸入到了缸里的水藻之中。我想叫，但叫不出声来，将身体挣扎了半天，以后就没有了知觉。等我从梦里醒转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一睁开眼，我只看见两眼哭得红肿的翠花的脸伏在我的脸上。我叫了一声"翠花！"她带着鼻音，轻轻的问我："你看见我了么？你看得见我了么？要不要水喝？"我只觉得身上头上像有火在烧，叫她快点把盖在那里的棉被掀开。她又轻轻的止住我说："不，不，野猫要来的！"我举目向煤油灯下一看，眼睛里起了花，一个一个的物体黑影，都变了相，真以为是身入了野猫的世界，就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祖母、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也赶到房里来了，我只听见母亲吩咐翠花说："你去吃夜饭去，阿官由我来陪他！"

翠花后来嫁给了一位我小学里的先生去做填房，生了儿女，做了主母。现在也已经有了白发，成了寡妇了。前几年，我回家去，看见她刚从乡下挑了一担老玉米之类的土产来我们家里探望我的老母。和她已经有二十几年不见了，她突然看见了我，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我问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没有和她一起进城来玩，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向布裙袋里摸出了一个烤白芋来给我吃。我笑着接过来了，边上的人也大都笑了起来，大约我在她的眼里，总还只是五六岁的一个孤独的孩子。①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二　我的梦，我的青春！

不晓得是在哪一本俄国作家的作品里，曾经看到过一段写一个小村落的文字，他说："譬如有许多纸折起来的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也的确可以借了这一段文字来形容。

虽则是一个行政中心的县城，可是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过百数；一般居民，全不晓得做什么手工业，或其他新式的生产事业，所靠以度日的，有几家自然是祖遗的一点田产，有几家则专以小房子出租，在吃两元三元一月的租金；而大多数的百姓，却还是既无恒产，又无恒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同蟑螂似地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这些蟑螂的密集之区，总不外乎两处地方：一处是三个铜子一碗的茶店，一处是六个铜子一碗的小酒馆。他们在那里从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门的时候；讨论柴米油盐的价格，传播东邻西舍的新闻，为了一点不相干的细事，譬如说罢，甲以为李德泰的煤油只卖三个铜子一提，乙以为是五个铜子两提的话，双方就会争论起来；此外的人，也马上分成甲党或乙党提出证据，互相论辩；弄到后来，也许相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能够解决。

因此，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茶店酒馆，竟也有五六十家之多；于是大部分的蟑螂，就家里可以不

备面盆手巾，桌椅板凳，饭锅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过去了。离我们家里不远的大江边上，就有这样的两处蟑螂之窟。

在我们的左面，住有一家砍砍柴，卖卖菜，人家死人或娶亲，去帮帮忙跑跑腿的人家。他们的一族，男女老小的人数很多很多，而住的那一间屋，却只比牛栏马槽大了一点。他们家里的顶小的一位苗裔年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阿千，冬天穿的是同伞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后，只洗了一次的样子。他虽只比我大了一岁，但是跟了他们屋里的大人，茶店酒馆日日去上，婚丧的人家，也老在进出；打起架吵起嘴来，尤其勇猛。我每天见他从我们的门口走过，心里老在羡慕，以为他又上茶店酒馆去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同他一样的和大人去夹在一道呢！而他的出去和回来，不管是在清早或深夜，我总没有一次不注意到的，因为他的喉音很大，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在绝叫着和大人谈天，若只他一个人的时候哩，总在噜苏地唱戏。



浙江富阳郁达夫故居

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是郁达夫魂牵梦绕的故土。

当一天的工作完了，他跟了他们家里的大人，一道上酒店去的时候，看见我欣羡地立在门口，他原也曾邀约过我；但一则怕母亲要骂，二则胆子终于太小，经不起那些大人的盘问笑说，我总是微笑着摇摇头，就跑进屋里去躲开了，为的是上茶酒店去的诱惑性，实在强不过。

有一天春天的早晨，母亲上父亲的坟头去扫墓去了，祖母也一侵早上了一座远在三四里路外的庙里去念佛。翠花在灶下收拾早餐的碗筷，我只一个人立在门口，看有淡云浮着的青天。忽而阿千唱着戏，背着钩刀和小扁担绳索之类，从他的家里出来，看了我的那种没精打采的神气，他就立了下来和我谈天，并且说：

“鹳山后面的盘龙山上，映山红开得多着哩；并且还有乌米饭（是一种小黑果子），彤管子（也是一种刺果），刺莓等等，你跟了我来罢，我可以采一大堆给你。你们奶奶，不也在北面山脚下的真觉寺里念佛么？等我砍好了柴，我就可以送你上寺里去吃饭去。”

阿千本来是我所崇拜的英雄，而这一回又只有他一个人去砍柴，天气那么的好，今天侵早祖母出去念佛的时候，我本是嚷着要同去的，但她因为怕我走不动，就把我留下了。现在一听到了这一个提议，自然是心里急跳了起来，两只脚便也很轻松地跟他出发了，并且还只怕翠花要出来阻挠，跑路跑得比平时只有快些。出了囊堂，向东沿着江，一口气跑出了县城之后，天地宽广起来了，我对于这一次冒险的惊惧之心就马上被大自然的威力所压倒。这样问问，那样谈谈，阿

千真像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而到盘龙山脚去的一段野路，便成了我最初学自然科学的模范小课本。

麦已经长得有好儿尺高了，麦田里的桑树，也都发出了绒样的叶芽。晴天里舒叔叔的一声飞鸣过去的，是老鹰在觅食；树枝头吱吱喳喳，似在打架又像是在谈天的，大半是麻雀之类；远处的竹林丛里，既有抑制，又带余韵，在那里歌唱的，才是深山的画眉。

上山的路旁，一拳一拳像小孩子的拳头似的小草，长得很多；拳的左右上下，满长着了些绛黄的绒毛，仿佛是野生的虫类，我起初看了，只在害怕，走路的时候，若遇到一丛，总要绕一个弯，让开它们，但阿千却笑起来了，他说：

“这是薇蕨，摘了去，把下面的粗干切了，炒起来吃，味道是很好的哩！”

渐走渐高了，山上的青红杂色，迷乱了我的眼目。日光直射在山坡上，从草木泥土里蒸发出来的一种气息，使我呼吸感到了困难；阿千也走得热起来了，把他的一件破夹袄一脱，丢向了地下。教我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息着，他一个人穿了一件小衫唱着戏去砍柴采野果去了；我回身立在石上，向大江一看，又深深地深深地得到了一种新的惊异。

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的呢？

我一个人立在半山的大石上，近看看有一层阳炎在颤动着的绿野桑田，远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渐听得阿千的唱戏声音幽下去远下去了，心里就莫名

其妙的起了一种渴望与愁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像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到了天边，那么我的家呢？我的家里的人呢？同时感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眼角里便自然而然地涌出了热泪。到后来，脑子也昏乱了，眼睛也模糊了，我只呆呆的立在那块大石上的太阳里做幻梦。我梦见有一只揩擦得很洁净的船，船上面张着了一面很大很饱满的白帆，我和祖母母亲翠花阿千等都在船上，吃着东西，唱着戏，顺流下去，到了一处不相识的地方。我又梦见城里的茶店酒馆，都搬上山来了，我和阿千便在这山上的酒馆里大喝大嚷，旁边的许多大人，都在那里惊奇仰视。

这一种接连不断的白日之梦，不知做了多少时候，阿千却背了一捆小小的草柴，和一包刺莓映山红乌米饭之类的野果，回到我立在那里的大石边来了；他脱下了小衫，光着了脊肋，那些野果就是包在他的小衫里面的。

他提议说，时候不早了，他还要砍一捆柴，且让我们吃着野果，先从山腰走向后山去罢，因为前山的草柴，已经被人砍完，第二捆不容易采刮拢来了。

慢慢地走到了山后，山下的那个真觉寺的钟鼓声音，早就从春空里传送到了我们的耳边，并且一条青烟，也刚从寺后的厨房里透出了屋顶。向寺里看了一眼，阿千就放下了那捆柴，对我说：

“他们在烧中饭了，大约离吃饭的时候也不很远，我还是先送你到寺里去罢！”

我们到了寺里，祖母和许多同伴者的念佛婆婆，

都张大了眼睛，惊异了起来。阿千走后，她们就开始问我这一次冒险的经过，我也感到了一种得意，将如何出城，如何和阿千上山采集野果的情形，说得格外的详细。后来坐上桌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位老婆婆问我："你大了，打算去做些什么?"我就毫不迟疑地回答她说："我愿意去砍柴!"

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而这一位茶店酒馆里的小英雄，初次带我上山去冒险的阿千，却在一年涨大水的时候，喝醉了酒，淹死了。他们的家族，也一个个地死的死，散的散，现在没有生存者了；他们的那一座牛栏似的房屋，已经换过了两三个主人。时间是不饶人的。盛衰起灭也绝对地无常的：阿千之死，同时也带去了我的梦，我的青春！[①]

三 书塾与学堂

从前我们学英文的时候，中国自己还没有教科书，用的是一册英国人编了预备给印度人读的同纳氏文法是一路的读本。这读本里，有一篇说中国人读书的故事。插画中画着一位年老背曲拿烟管带眼镜拖辫子的老先生坐在那里听学生背书，立在这先生前面背书的，也是一位拖着长辫的小后生。不晓为什么原因，这一课的故事，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到现在我还约略谙诵得出来。里面曾说到中国人读书的奇习，说："他们无论读书背书时，总要把身体东摇西扫，摇动得像一个自鸣钟的摆。"这一种读书背书时摇摆身体的作用与快乐，大约是没有在从前的中国书塾里读过书的人所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孔子故里牌坊

永不能了解的。

我的初上书塾去念书的年龄，却说不清楚了，大约总在七八岁的样子；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深夜，在烧年纸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朦胧想睡了，尽在擦眼睛，打呵欠，忽而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来替我开笔的。我跟着他上了香，对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立起来就在香案前面的一张桌上写了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念了四句"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第二年的春天，我就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摇摆着身体，成了那册英文读本里的小学生的样子了。

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岁月，把当时的苦痛，一层层地摩擦干净，现在回想起来，这书塾里的生活，实在是快活得很。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缘故，可

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了。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就变作了乐园。我们同学中间的一位最淘气的，是学官陈老师的儿子，名叫陈方；书塾就是附设在学宫里面的。陈方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后来弄得先生没法，就设下了一枝令签，凡须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持签而出；于是两人同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革去了，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一般学生们的惟一的娱乐。

陈方比我大四岁，是书塾里的头脑；像春香闹学似的把戏，总是由他发起，由许多虾兵蟹将来演出的，因而先生的挞伐，也以落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者居多。不过同学中间的有几位狡猾的人，委过于他，使他冤枉被打的事情也着实不少；他明知道辩不清的，每次替人受过之后，总只张大了两眼，滴落几滴大泪点，摸摸头上的痛处就了事。我后来进了当时由书院改建的新式的学堂，而陈方也因他父亲的去职而他迁，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和他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这机会大约是永也不会再来了，因为国共分家的当日，在香港仿佛曾听见人说起过他，说他的那一种惨死的样子，简直和杜格纳夫所描写的卢亭，完全是一样。

由书塾而到学堂！这一个转变，在当时的我的心里，比从天上飞到地上，还要来得大而且奇。其中的最奇之处，是我一个人，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点。

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

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

一县里惟一的这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每月第四个礼拜六下午作文课的时候，县官若来监课，学生们特别有两个肉馒头好吃；有些住在离城十余里的乡下的学生，作文课作完后回家的包裹里，往往将这两个肉馒头包得好好，带回乡下去送给邻里尊长，并非想学颖考叔的纯孝，却因为这肉馒头是学堂里的东西，而又出于知县官之所赐，吃了是可以驱邪启智的。

实际上我的那一班学堂里的同学，确有几位是进过学的秀才，年龄都在三十左右；他们穿起制服来，因为背形微驼，样子有点不大雅观，但穿了袍子马褂，摇摇摆摆走回乡下去的态度，却另有着一种堂皇严肃的威仪。

初进县立高等小学堂的那一年年底，因为我的平均成绩，超出了八十分以上，突然受了堂长和知县的提拔，令我和四位其他的同学跳过了一班，升入了高两年的级里；这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在县城里居然也耸动了视听，而在我们的家庭里，却引起了一场很不小的风波。

是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了，我们的那位寡母，辛辛苦苦，调集了几块大洋的学费书籍费缴进学堂去后，我向她又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硬要她去为我买一双皮鞋来穿。在当时的我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嘚嘚嘚嘚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为凑集学费之类，已经罗掘得精光的我那位母亲，自然是再也没有两块大洋的余钱替我去买皮鞋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了我，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当时的皮鞋，是由上海运来，在洋广货店里寄售的。

一家，两家，三家，我跟了母亲，从下街走起，一直走到了上街尽处的那一家隆兴字号。店里的人，看我们进去，先都非常客气，摸摸我的头，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替我试脚；但一听到了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地都白了眼，作一脸苦笑，说要去问账房先生的。而各个账房先生，又都一样地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到了最后那一家隆兴里，惨遭拒绝赊欠的一瞬间，母亲非但涨红了脸，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有点红起来了。不得已只好默默地旋转了身，走出了店；我也并无言语，跟在她的后面走回家来。到了家里，她先擤着鼻涕，上楼去了半天；后来终于带了一大包衣服，走下楼来了，我晓得她是将从后门走出，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的；这时候，我心酸极了，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她拖住，就绝命地叫说：

"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

我拖住了她跪向了地下，她也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两人的对泣，惊动了四邻，大家都以为是我得罪了母亲，走拢来相劝。我愈听愈觉得悲哀，母亲也愈哭愈是厉害，结果还是我重赔了不是，由间壁的大伯伯带走，走上了他们的家里。

自从这一次的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拚命地读书，拚命地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转来。

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这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发生了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从几位看报的教员的口里，传入了我们的耳朵。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教员拿给我们看的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他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满清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①]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四　水样的春愁

洋学堂里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啦的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虽不免有点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所急于想一试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国写法；于是教英文的先生，在课余之暇就又多了一门专为学生拼英文名字的工作。有几位想走捷径的同学，并且还去问过先生，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上课场景旧照

洋学堂在当时是新事物，作为科目之一的英语更是让学生感到新奇。

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有没有得买的？先生笑着回答说，外国百家姓和三字经，就只有你们在读的那一本泼刺玛的时候，同学们于失望之余，反更是皮哀排，皮衣啤地叫得起劲。当然是不用说的，学英文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几本当教科书用的《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的黄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又进一步，便是用异样的发音，操英文说着“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话，大家互讨便宜的混战；而实际上，有几位乡下的同学，却已经真的是两三个小孩子的父亲了。

因为一班之中，我的年龄算最小，所以自修室里，当监课的先生走后，另外的同学们在密语着哄笑着的关于男女的问题，我简直一点儿也感不到兴趣。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在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他家里有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很近。因此，在校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厉害的一个；而礼拜天或假日，他的家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当课余之暇，或放假期里，他原也恳切地邀过我几次，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但形秽之感，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跟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们的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的财富和姊妹，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也赢得了一般的好誉。而尤

其使我羡慕的，是他的那一种对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异性们的周旋才略，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个个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实在真胆大，真会取巧。

当时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大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一个是一位在上海开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她住得和我最近。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富有的中产人家的女儿，在交通不便的当时，已经各跟了她们家里的亲戚，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她们俩，却都是我那位同学的邻居。这三个女性的门前，当傍晚的时候，或月明的中夜，老有一个一个的黑影在徘徊；这些黑影的当中，有不少却是我们的同学。因为每到礼拜一的早晨，没有上课之先，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并且时时还高声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如："我看见她了!" "我听见她在读书"之类。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候的凡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的中心人物，总是课堂上坐在我的右边，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那一位天之骄子。

赵家的那位少女，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形是瓜子脸；更因为她家里有了几个钱，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衣服式样的新异，自然可以不必说，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类，也都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不曾见过的。她们家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门前是一排柳树，柳树下还杂种着些鲜花；对面的一带红墙，是学宫的泮水围墙，泮池上的大树，枝叶垂到了墙外，

红绿便映成着一色。当浓春将过，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也很有点像梦里的游行，更何况楼头窗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

此外的两个女性，相貌更是完整，衣饰也尽够美丽，并且因为她俩的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所以胆子也大，认识的人也多，她们在二十余年前的当时，已经是开放得很，有点像现代的自由女子了，因而上她们家里去鬼混，或到她们门前去守望的青年，数目特别的多，种类也自然要杂。

我虽则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老实说将出来，我偶尔在路上遇见她们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或凑巧在她们门前走过一次的时候，心里也着实有点儿难受。

住在我那同学邻近的两位，因为距离的关系，更因为她们的处世知识比我长进，人生经验比我老成得多，和我那位同学当然是早已有过纠葛，就是和许多不是学生的青年男子，也各已有了种种的风说，对于我虽像是一种含有毒汁的妖艳的花，诱惑性或许格外的强烈，但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的对手，平时不过

于遇见的时候有点难以为情的样子，此外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慕，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

我和她的住处比较近，故而三日两头，总有着见面的机会。见面的时候，她或许是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打招呼一样，对我微笑一下，点一点头，但在我却感得同犯了大罪被人发觉了的样子，和她见面一次，马上要变得头昏耳热，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总有半个钟头好跳。因此，我上学去或下课回来，以及平时在家或出外去的时候，总无时无刻不在留心，想避去和她的相见。但遇到了她，等她走过去后，或用功用得很疲乏把眼睛从书本子举起的一瞬间，心里又老在盼望，盼望着她再来一次，再上我的眼面前来立着对我微笑一脸。

有时候从家中进出的人的口里传来，听说“她和她母亲又上上海去了，不知要什么时候回来?”我心里会同时感到一种像释重负又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忧虑，生怕她从此一去，将永久地不回来了。

同芭蕉叶似地重重包裹着的我这一颗无邪的心，不知在什么地方，透露了消息，终于被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那位同学看穿了。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落课之后，他轻



1936年的郁达夫

轻地拉着了我的手对我说：“今天下午，赵家的那个小丫头，要上倩儿家去，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儿？”这里所说的倩儿，就是那两位他邻居的女孩子之中的一个的名字。我听了他的这一句密语，立时就涨红了脸，喘急了气，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尽在拼命地摇头，表示我不愿意去，同时眼睛里也水汪汪地想哭出来的样子；而他却似乎已经看破了我的隐衷，得着了我的同意似地用强力把我拖出了校门。

到了倩儿她们的门口，当然又是一番争执，但经他大声的一喊，门里的三个女孩，却同时笑着跑出来了；已经到了她们的面前，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自然只好俯着首，红着脸，同被绑赴刑场的死刑囚似地跟她们到了室内。经我那位同学带了滑稽的声调将如何把我拖来的情节说了一遍之后，她们接着就是一阵大笑。我心里有点气起来了，以为她们和他在侮辱我，所以于羞愧之上，又加了一层怒意。但是奇怪得很，两只脚却软落来了，心里虽在想一溜跑走，而腿神经终于不听命令。跟她们再到客房里去坐下，看他们四人捏起了骨牌，我连想跑的心思也早已忘掉，坐将在我那位同学的背后，眼睛虽则时时在注视着牌，但间或得着机会，也着实向她们的脸部偷看了许多次数。等她们的输赢赌完，一餐东道的夜饭吃过，我也居然和她们伴熟，有说有笑了。临走的时候，倩儿的母亲还派了我一个差使，点上灯笼，要我把赵家的女孩送回家去。自从这一回后，我也居然入了我那同学的伙，不时上赵家和另外的两女孩家去进出了；可是生来胆小，又加以毕业考试的将次到来，我和她们的

来往，终没有像我那位同学似的繁密。

正当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春天（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己酉），是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学堂里于白天给与了我以毕业文凭及增生执照之后，就在大厅上摆起了五桌送别毕业生的酒宴。这一晚的月亮好得很，天气也温暖得像二三月的样子。满城的爆竹，是在庆祝新年的上灯佳节，我于喝了几杯酒后，心里也感到了一种不能抑制的欢欣。出了校门，踏着月光，我的双脚，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赵家。她们的女仆陪她母亲上街去买蜡烛水果等过元宵的物品去了，推门进去，我只见她一个人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坐在大厅上的桌子边上洋灯底下练习写字。听见了我的脚步声音，她头也不朝转来，只曼声地问了一声“是谁？”我故意屏着声，提着脚，轻轻地走到了她的背后，一使劲一口就把她面前的那盏洋灯吹灭了。月光如潮水似地浸满了这一座朝南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就把头朝我转来。我在月光里看见了她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么也熬忍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两人的中间，她也不发一语，我也并无一言，她是扭转了身坐着，我是向她立着的。她只微笑着看看我看看月亮，我也只微笑着看看她看看中庭的空处，虽然此外的动作，轻薄的邪念，明显的表示，一点儿也没有，但不晓怎样一股满足，深沉，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

两人这样的在月光里沉默着相对，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她轻轻地开始说话了：“今晚上你在喝酒？”“是

的，是在学堂里喝的。”到这里我才放开了两手，向她边上的一张椅子里坐了下去。“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学去么？”停了一会儿，她又轻轻地问了一声。“嗳，是的，明朝坐快班船去。”两人又沉默着，不知坐了几多时候，忽听见门外头她母亲和女仆说话的声音渐渐儿的近了，她于是就忙着立起来擦洋火，点上了洋灯。

她母亲进到了厅上，放下了买来的物品，先向我说了些道贺的话，我也告诉了她，明天将离开故乡到杭州去；谈不上半点钟的闲话，我就匆匆告辞出来了。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我一边回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她两人相对时的沉醉似的恍惚，一边在心的底里，忽儿又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①]

五　远一程，再远一程！

自富阳到杭州，陆路驿程九十里，水道一百里；三十多年前头，非但汽车路没有，就是钱塘江里的小火轮，也是没有的。那时候到杭州去一趟，乡下人叫做充军，以为杭州是和新疆伊犁一样的远，非犯下流罪，是可以不去的极边。因而到杭州去之先，家里非得供一次祖宗，虔诚祷告一番不可，意思是要祖宗在天之灵，一路上去保护着他们的子孙。而邻里戚串，也总都来送行，吃过夜饭，大家手提着灯笼，排成一字，沿江送到夜航船停泊的埠头，齐叫着“顺风！顺风！”才各回去。摇夜航船的船夫，也必在开船之先，沿江绝叫一阵，说船要开了，然后再上舵梢去烧一堆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纸帛，以敬神明，以赂恶鬼。当我去杭州的那一年，交通已经有一点进步了，于夜航船之外，又有了一次日班的快班船。

因为长兄已去日本留学，二兄入了杭州的陆军小学堂，年假是不放的，祖母母亲，又都是女流之故，所以陪我到杭州去考中学的人选，就落到了一位亲戚的老秀才的头上。这一位老秀才的迂腐迷信，实在要令人吃惊，同时也可以令人起敬。他于早餐吃了之后，带着我先上祖宗堂前头去点了香烛，行了跪拜，然后再向我祖母母亲，作了三个长揖；虽在白天，也点起了一盏仁寿堂郁的灯笼，临行之际，还回到祖宗堂面前去拔起了三株柄香和灯笼一道捏在手里。祖母为忧虑着我这一个最小的孙子，也将离乡别井，远去杭州之故，三日前就愁眉不展，不大吃饭不大说话了；母亲送我们到了门口，“一路要……顺风……顺风！……”地说了半句未完的话，就跑回到了屋里去躲藏，因为出远门是要吉利的，眼泪决不可以教远行的人看见。

船开了，故乡的城市山川，高低摇晃着渐渐儿退向了后面；本来是满怀的希望，兴高采烈在船舱里坐着的我，到了县城极东面的儿家人家也看不见的时候，鼻子里忽而起了一阵酸溜。正在和那老秀才谈起的作诗的话，也只好突然中止了，为遮掩着自己的脆弱起见，我就从网篮里拿出了几册《古唐诗合解》来读。但事不凑巧，信手一翻，恰正翻到了“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的几句古歌，书本上的字迹模糊起来了，双颊上自然止不住地流下

了两条冷冰冰的眼泪。歪倒了头，靠住了舱板上的一卷铺盖，我只能装作想睡的样子。但是眼睛不闭倒还好些，等眼睛一闭拢来，脑子里反而更猛烈地起了狂飙。我想起了祖母母亲，当我走后的那一种孤冷的情形；我又想起了在故乡城里当这一忽儿的大家的生活起居的样子，在一种每日习熟的周围环境之中，却少了一个“我”了，太阳总依旧在那里晒着，市街上总依旧是那么热闹的；最后，我还想起了赵家的那个女孩，想起了昨晚上和她在月光里相对的那一刻的春宵。

少年的藻衷，毕竟是易消的春雪；我躺下身体，闭上眼睛，流了许多暗泪之后，弄假成真，果然不久就呼呼地熟睡了过去。等那位老秀才摇我醒来，叫我吃饭的时候，船却早已过了渔山，就快入钱塘的境界了。几个钟头的安睡，一顿饱饭的快啖，和船篷外的山水景色的变换，把我满抱的离愁，洗涤得干干净净；在孕实的风帆下引领远望着杭州的高山，和老秀才谈谈将来的日子，我心里又鼓起了一腔勇进的热意：“杭州在望了，以后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的前程！”

当时的中学堂的入学考试，比到现在，着实还要容易；我考的杭府中学，还算是杭州三个中学——其他的两个，是宗文和安定——之中，最难考的一个，但一篇中文，两三句英文的翻译，以及四题数学，只教有两小时的工夫，就可以缴卷了事的。等待发榜之前的几日闲暇，自然落得去游游山玩玩水，杭州自古是佳丽的名区，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

三十年来，杭州的景物，也大变了；现在回想起

西湖

来，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

那时候，自钱塘门里起，一直到涌金门内止，城西的一角，是另有一道雉墙围着的，为满人留守绿营兵驻防的地方，叫做旗营；平常是不大有人进去，大约门禁总也是很森严的无疑，因为将军以下，千总把

1911 年，郁达夫考入杭府中学，在等待发榜前的几日闲暇中，日日游山玩水，十分轻松。可入学后，因学费不够，他又改考入嘉兴府中学。

总以上，参将、都司、游击、守备之类的将官，都住在里头。游湖的人，只有坐了轿子，出钱塘门，或到涌金门外去船的两条路；所以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座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并且还有小吃，像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其次为游人所必到的，是城隍山了。四景园的生意，有时候比三雅园还要热闹，“城隍山上去吃酥油饼”这一句俗话，当时是无人不晓得的一句隐语，是说乡下人上大菜馆要做洋盘的意思。而酥油饼的价钱的贵，味道的好，和吃不饱的几种特性，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我从乡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观园里的香菱似地刚在私私地学做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等到榜发之后，要缴学膳费进去的时候，带来的几个读书资本，却早已消费了许多，有点不足了。在人地生疏的杭州，借是当然借不到的；二哥哥的陆军小学里每月只有二元也不知三元钱的津贴，自己做零用，还很勉强，哪里有余钱来为我弥补？

在旅馆里唉声叹气，自怨自艾，正想废学回家，另寻出路的时候，恰巧和我同班毕业的三位同学，也从富阳到杭州来了；他们是因为杭府中学难考，并且费用也贵，预备一道上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去进府中的。大家会聚拢来一谈一算，觉着我手头所有的钱，

在杭州果然不够读半年书，但若上嘉兴去，则连来回的车费也算在内，足可以维持半年而有余。穷极计生，胆子也放大了，当日我就决定和他们一道上嘉兴去读书。

第二天早晨，别了哥哥，别了那位老秀才，和同学们一起四个，便上了火车，向东的上离家更远的嘉兴府去。在把杭州已经当做极边看了的当时，到了言语风习完全不同的嘉兴府后，怀乡之念，自然是更加得迫切。半年之中，当寝室的油灯灭了，或夜膳刚毕，操场上暗沉沉没有旁的同学在的地方，我一个人真不知道流尽了多少的思家的热泪。

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在孤独的悲哀里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乡的时候，大家都说我长成得像一个大人了。事实上，因为在学堂里，被怀乡的愁思所苦扰，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就一味的读书，一味的做诗。并且这一次自嘉兴回来，路过杭州，又住了一日；看看袋里的钱，也还有一点盈余，湖山的赏玩，当然不再去空费钱了，从梅花碑的旧书铺里，我竟买来了一大堆书。

这一大堆书里，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过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书，一部是黎城靳氏的《吴诗集览》，因为吴梅村的夫人姓郁，我当时虽则还不十分懂得他的诗的好坏，但一想到他是和我们郁氏有姻戚关系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亲热。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联军的入京，圆明园的纵火等地方，使我满肚



圆明园遗址

圆明园的大火燃起了年少的郁达夫的义愤，他恨不能早出生几日赴沙场杀敌。

子激起了义愤。还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读了之后，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在那里，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而这三部书读后的一个总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迟了，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和他去做个朋友，后又不曾躬逢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

这一年的暑假过后，嘉兴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业的时候，我就仍旧转入了杭府中学的一年级。①

六　孤独者

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到了杭州。

因为是中途插班进去的学生，所以在宿舍里，在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课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学生们，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从嘉兴府中，转到了杭州府中，离家的路程，虽则是近了百余里，但精神上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

当时的学堂里的课程，英文虽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还是旧习难除，中国文依旧是分别等第的最大标准。教国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将王老先生，于几次作文之后，对我有点注意起来了，所以进校后将近一个月光景的时候，同学们居然赠了我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由他们眼里看来，这一个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做起文章来竟也会得压倒侪辈，当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杭州终于是一个省会，同学之中，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饰美好，肉色细白，举止娴雅，谈吐温存的同学，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惊异的，是每一个这样的同学，总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的同学，附随在一道的那一种现象。在小学里，在嘉兴府中里，这一种风气，并不是说没有，可是决没有像当时杭州府中那么的风行普遍。而有几个这样的同学，非但不以被视作女性为可耻，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装腔作怪，卖弄富有的。我对这一种情形看得真有点气，向那一批所谓Face的同学，当然是很明显地表示了恶感，就是向那些年长一点的同学，也时时露出了敌意；这么一来，我的“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我与他们之间的一条墙壁，自然也愈筑

愈高了。

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于是几个由零用钱里节省下来的仅少的金钱，就做了我的惟一娱乐积买旧书的源头活水。

那时候的杭州的旧书铺，都聚集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这恍惚之情，大约是和哥伦布当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

真正指示我以做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西湖佳话》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码我总读了两遍以上。以后是流行本的各种传奇杂剧了，我当时虽则还不能十分欣赏它们的好处，但不知怎么，读了之后的那种朦胧的回味，仿佛是当三春天气，喝醉了几十年陈的醇酒。

既与这些书籍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自然不免要养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儿子！在嘉兴也曾经试过的稚气满幅的五七言诗句，接二连三地在一册红格子的作文簿上写满了；有时候兴奋得厉害，晚上还妨碍了睡觉。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发表欲，也是同吃饭穿衣

一样地强的青年作者内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积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报馆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后，当晚就睡不安稳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溜到阅报室去看报有没有送来。早餐上课之类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种日常行动的反射作用；舌尖上哪里还感得出滋味？讲堂上更哪里还有心思去听讲？下课铃一摇，又只是逃命似地向阅报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全浙公报》。当看见了自己缀联起来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来的时候，虽然是用的匿名，阅报室里也决没有人会知道作者是谁，但心头正在狂跳着的我的脸上，马上就变成了朱红。轰的一声，耳朵里也响了起来，头脑摇晃得像坐在船里。眼睛也没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虽则从头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几遍，但自己还在疑惑，怕这并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场去跳绕一圈，回来重新又拿起那张报纸，按住心头，复看一遍，这才放心，于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来。

当时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大约旧报纸的收藏家，翻起二十几年前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来，总还可以看到我当时所做的许多狗屁不通的诗句。现在我非但旧稿无存，就是一联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来了，与当时的废寝忘食的热心情形来一对比，

进步当然可以说是进了步，但是老去的颓唐之感，也着实可以催落我几滴自伤的眼泪。

就在那一年（一九〇九年）的冬天，留学日本的长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义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陆军小学的第二位哥哥，也在这前后毕了业，入了一处隶属于标统底下的旁系驻防军队，而任了排长。

一文一武的这两位芝麻绿豆官的哥哥，在我们那小小的县里，自然也耸动了视听；但因家里的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的结果，在我的求学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种意外的脱线。

在外面的学堂里住足了一年，又在各报上登载了几次诗歌之后，我自以为学问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时代的同年辈者，觉得按部就班的和他们在一道读死书，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的春期始业的时候，我的书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学中学招考新生的简章！比较着，研究着，我真想一口气就读完了当时学部所定的大学及中学的学程。

中文呢，自己以为总可以对付的了；科学呢，在前面也曾经说过，为大家所不重视的；算来算去，只有英文是顶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门。“好！就专门去读英文罢！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这一个幼稚可笑的想头，就是使我离开了正规的中学，去走教会学堂那一条捷径的原动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势力的教会学校，有英国圣

公会和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的几个系统。而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刚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改称大学。头脑简单，只知道崇拜大学这一个名字的我这毛头小子，自然是以进大学为最上的光荣，另外更还有什么奢望哩？但是一进去之后，我的失望，却比在省立的中学里读死书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经。这一种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枝节细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进过教会学校的人，谁都晓得的事实，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说。



《圣经》:耶稣受难之后

郁达夫入之江大学预科学习时，《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课。他称这里的学校生活跟叩头虫似的。

这种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过上两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传者，竟从免费读书的候补牧师中间，揭起叛旗来了；原因是为了校长偏护厨子，竟被厨子殴打了学膳费全纳的不信教的学生。

学校风潮的发生，经过和结局，大抵都是一样的；起始总是全体学生的罢课退校，中间是背盟者的出来复课，结果便是几个强硬者的被开除。不知是幸呢还

是不幸，在这一次的风潮里，我也算是强硬者的一个。[1]

七　大风圈外

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测的地方开展开来的；中途从那一所教会学校退出来的我们，按理是应该额上都负着了该隐的烙印，无处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里的一处浸礼会的中学，反把我们当作了义士，以极优待的条件欢迎了我们进去。这一所中学的那位美国校长，非但态度和蔼，中怀磊落，并且还有着外国宣教师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很聪明的脑筋。若要找出一点他的坏处来，就在他的用人的不当；在他手下做教务长的一位绍兴人，简直是那种奴颜婢膝，谄事外人，趾高气扬，压迫同种的典型的洋狗。

校内的空气，自然也并不平静。在自修室，在寝室，议论纷纭，为一般学生所不满的，当然是那只洋狗。

“来它一下罢！”

“吃吃狗肉看！”

“顶好先敲他一顿！”

像这样的各种密议与策略，虽则很多，可是终于也没有一个敢首先发难的人。满腔的怨愤，既找不着一条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时候，发些纸上的牢骚。于是各班的文课，不管出的是什么题目，总是横一个呜呼，竖一个呜呼地悲啼满纸，有几位同学的卷子，从头至尾统共还不满五六百字，而呜呼却要写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水乡绍兴

着一二百个。那位改国文的老先生，后来也没法想了，就出了一个禁令，禁止学生，以后不准再读再做那些呜呼派的文章。

那时候这一种“呜呼”的倾向，这一种不平，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只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宫毒妇的阴谋暗算，一面虽想变法自新，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枪，把红毛碧眼的鬼子，尽行杀戮。英法各国屡次的进攻，广东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难者的百姓起来争夺政权。洪杨的起义，两湖山东捻子的运动，回民苗族的独立等等，都在暗示着专制政府满清的命运，孤城落日，总崩溃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场。

《民立报》

清末，《民立报》等报纸灌输种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动，起到了很好的革命宣传作用。年少气盛的郁达夫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民立報

MIN LI PA

均鑒

萬國體育會廣告

國勢要覽延期出版

同濟德文醫學堂招生

留美豫備學堂招生

催促被压迫至二百余年之久的汉族结束奋起的，是徐锡麟，熊成基诸先烈的牺牲勇猛的行为；北京的几次对满清大员的暗杀事件，又是当时热血沸腾的一般青年们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当

这前后，此绝彼起地在上海发行的几家报纸，像《民吁》、《民立》之类，更是直接灌输种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动的有力的号吹。到了宣统二年的秋冬（一九一〇年庚戌），政府虽则在忙着召开资政院，组织内阁，赶制宪法，冀图挽回颓势，欺骗百姓，但四海汹汹，革命的气运，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了。

是在这一年的年假放学之前，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于是自己就定下了一个计划，打算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工夫。第一，外界社会的声气，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定一份上海发行的日报。第二，家里所藏的四部旧籍，虽则不多，但也尽够我的两三年的翻读，中学的根底，当然是不会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经把第三册文法读完了，若能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又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自己私私决定了这大胆的计划以后，在放年假的前几天，也着实去添买了些预备带回去作自修用的书籍。等年假考一考完，于一天冬晴的午后，向西跟着挑行李的脚夫，走出候潮门上江干去坐夜航船回故乡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

“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

“我们将比比试试，看将来还是你的成绩好，还是我的成绩好？”

“被解放了！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

这一种喜悦，这一种充满着希望的喜悦，比我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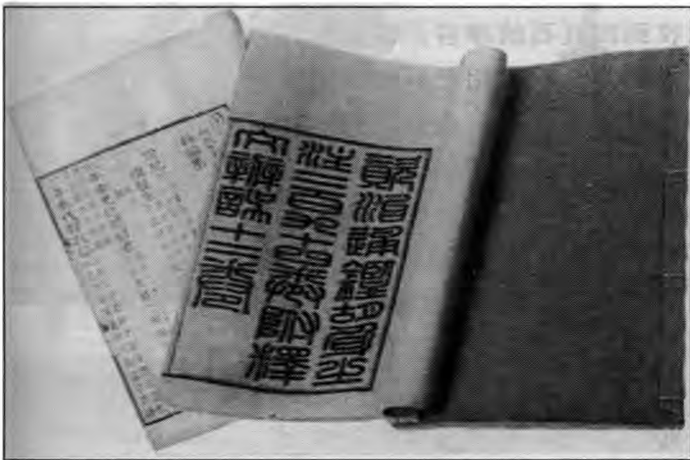
次上杭州来考中学时所感到的，还要紧张，还要肯定。

在故乡索居独学的生活开始了，亲戚友属的非难讪笑，自然也时时使我的决心动摇，希望毁灭；但我也已经有十六岁的年纪了，受到了外界的不了解我的讥讪之后，当然也要起一种反拨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显地问我："为什么不进学堂去读书？"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我总以"家里再没有钱供给我去浪费了"的一句话回报他们。有几个满怀着十分的好意，劝告我"在家里闲住着终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时候，我总以"现在正在预备，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学"的一句衷心话来作答。而实际上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

《资治通鉴》

郁达夫因不满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返乡自学。上午看《资治通鉴》和《唐宋诗文醇》，下午看科学书。

每日清晨，起床之后，我总面也不洗，就先读一个钟头的外国文。早餐吃过，直到中午为止，是读中国书的时间，一部《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就是我当时的课本。下午看一点科学书后，大抵总要出去散一回步。节季已渐渐地进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年宣统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两岸，和往年一样地绿遍了青青的芳草，长满了袅袅的垂杨。梅花落后，



接着就是桃李的乱开；我若不沿着江边，走上城东鹳山上的春江第一楼去坐看江总或上北门外的野田间去闲步，或出西门向近郊的农村天地里去游行。

附廓的农民的贫穷与无智，经我几次和他们接谈及观察的结果，使我有好几晚不能够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而又有着十亩田的己产，以及一间小小的茅屋的自作农罢，在近郊的农民中间，已经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从四五月起，他们先要种秧田，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来的，因为不是水旱无伤的上田，秧就不能种活。租秧田的费用，多则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却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种稻，即使全家出马，也还有赶不成同时插种的危险；因为水的关系，气候的关系，农民的时间，却也同交易所里的闲食者们一样，是一刻也差错不得的。即使不雇工人，和人家交换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种下之后，三次的耘植与用肥的费用，起码也要合二三元钱一亩的盘算。倘使天时凑巧，最上的丰年，平均一亩，也只能收到四五石的净谷；而从这四五石谷里，除去完粮纳税的钱，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间或雇用忙工的钱后，省下来还够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么？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来做草纸，利用田的闲时来种麦种菜种豆类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报酬，终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报酬渐减的铁则，丰年谷贱伤农的事实，农民们自然哪里会有这样的知识；可怜的是他们不但不晓得去改良农种，开辟荒地，一年之中，岁时伏腊，还要把他们汗血钱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与满足

许多可笑的虚荣的高头。

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头，即使大地主和军阀的掠夺，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厉害，中国农村是实在早已濒于破产的绝境了，更哪里还经得起廿年的内乱，廿年的外患，与廿年的剥削呢？

从这一种乡村视察的闲步回来，在书桌上躺着候我开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来的日报。忽而英国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了，忽而东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广州的将军被刺了；凡见到的消息，又都是无能的政府，因专制昏庸，而酿成的惨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花岗起义等时代风潮吹得郁达夫所在的小县城也起了动摇，沉静如古井的生活变得紧张起来。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义举失败，接着就是四川省铁路风潮的勃发，在我们那一个一向是沉静得同古井似的小县城里，也显然的起了动摇。市面上敲着铜锣，卖朝报的小贩，日日从省城里到来。脸上画着八字胡须，身上穿着披开的洋服，有点像外国人似的革命党员的画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纸之上，满贴在茶坊酒肆的壁间，几个日日在茶酒馆中过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咙，皱紧了眉头，低低切切，很严重地谈论到了国事。



这一年的夏天，在我们的县里西北乡，并且还出了一次青红帮造反的事情。省里派了一位旗籍都统，带了兵马来杀了几个客籍农民之后，城里的街谈巷议，更是颠倒错乱了；不知从哪一处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东南面的天空，还出现了一颗光芒拖得很长的扫帚星。我和祖母母亲，发着抖，赶着四更起来，披衣上江边去看了好几夜，可是扫帚星却终于没有看见。

到了阴历的七八月，四川的铁路风潮闹得更凶，那一种谣传，更来得神秘奇异了，我们的家里，当然也起了一个波澜，原因是因为祖母母亲想起了在外面供职的我那两位哥哥。



四川保路同志会简章

四川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社会局势动荡不安，郁达夫的祖母、母亲甚是担心在外面供职的郁达夫的两位哥哥。

几封催他们回来的急信发后，还盼不到他们的复信的到来，八月十八（阳历十月九日）的晚上，汉口俄租界里炸弹就爆发了。从此急转直下，武昌革命军的义旗一举，不消旬日，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雳一样，马上就震动了全国。

报纸上二号大字的某处独立，拥某人为都督等标题，一日总有几起；城里的谣言，更是青黄杂出，有的说“杭州在杀没有辫子的和尚”，有的说“抚台已经逃了”，弄得一般居民，乡下人逃上了城里，城里人逃

往了乡间。

我也日日地紧张着，日日地渴等着报来；有几次在秋寒的夜半，一听见喇叭的声音，便发着抖穿起衣裳，上后门口去探听消息，看是不是革命党到了。而沿江一带的兵船，也每天看见驶过，洋货铺里的五色布匹，无形中销售出了大半。终于有一天阴寒的下午，从杭州有几只张着白旗的船到了，江边上岸来了几十个穿灰色制服，荷枪带弹的兵士。县城里的知县，已于先一日逃走了，报纸上也报着前两日，上海已为民军所占领。商会的巨头，绅士中的几个有声望的，以及残留着在城里的一位贰尹，联合起来出了一张告示，开了一次欢迎那几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会，家家户户便挂上了五色的国旗；杭城光复，我们的这个直接附属在杭州府下的小县城，总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稳稳地脱离了满清的压制。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然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1]

八　海上

大暴风雨过后，小波涛的一起一伏，自然要继续些时。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满清的末代皇帝宣统下了退位之诏，中国的种族革命，总算告了一个段落。百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姓剪去了辫发，皇帝改作了总统。天下骚然，政府惶惑，官制组织，尽行换上了招牌，新兴权贵，也都改穿了洋服。为改订司法制度之故，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的秋天，我那位在北京供职的哥哥，就拜了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于是我的将来的修学行程，也自然而然的附带着决定了。

眼看着革命过后，余波到了小县城里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却拥着怀疑，在家里的小楼上闷过了两个夏天，到了这一年的秋季，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

几阵秋雨一落，残暑退尽了，在一天晴空浩荡的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带了几册线装的旧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夹服，跟着我那位哥哥离开了乡井。

上海街路树的洋梧桐叶，已略现了黄苍，在日暮的街头，那些租界上的熙攘的居民，似乎也森岑地感到了秋意，我一个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台栏里，才第一次受到了大都会之夜的威胁。

远近的灯火楼台，街下的马龙车水，上海原说是不夜之城，销金之窟，然而国家呢？社会呢？像这样的昏天黑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生的目的么？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天虽则不会掉下来，地虽则也不会陷落去，可是像这样的过去，是可以的么？在仅仅阅世十七年多一点的当时我那幼稚的脑里，对于帝国主义的险毒，物质文明的糜烂，世界现状的危机，与夫国计民生的大略等明确的观念，原是什么也没有，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社会



1910 年的上海南京路

初到上海的郁达夫看到“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感到愤怒与疑惑。

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

正在对了这魔都的夜景,感到不安与疑惑的中间,背后房里的几位哥哥的朋友,却谈到了天蟾舞台的迷人的戏剧;晚餐吃后,有人做东道主请去看戏,我自然也做了花楼包厢里的观众的一人。

这时候梅博士还没有出名,而社会人士的绝望胡行,色情倒错,也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彻底,所以全国上下,只有上海的一角,在那里为男扮女装的旦角而颠倒;那一晚天蟾舞台的压台名剧,是贾璧云的全本《棒打薄情郎》,是这一位色艺双绝的小旦的拿手风头戏;我们于九点多钟,到戏院的时候,楼上楼下观众已经是满坑满谷,实实在在的到了更无立锥之地的样子了。四围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

眩惑，感到了昏迷。

最后的一出贾璧云的名剧上台的时候，舞台灯光加了一层光亮，台下的观众也起了动摇。而从脚灯里照出来的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与服装，也的确是美，的确足以挑动台下男女的柔情。在几个钟头之前，那样的对上海的颓废空气，感到不满的我这不自觉的精神主义者，到此也有点固持不住了。这一夜回到旅馆之后，精神兴奋，直到了早晨的三点，方才睡去，并且在熟睡的中间，也曾做了色情的迷梦。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

为购买船票杂物等件，忙了几日；更为了应酬来往，也着实费去了许多精力与时间，终于在一天清早，我们同去者三四人坐了马车向杨树浦的汇山码头出发了，这时候马路上还没有行人，太阳也只出来了一线。自从这一次的离去祖国以后，海外飘泊，前后约莫有十余年的光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精神上，还觉得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

太阳升高了，船慢慢地驶出了黄浦，冲入了大海；故国的陆地，缩成了线，缩成了点，终于被地平的空虚吞没了下去；但是奇怪得很，我鹄立在船舱的后部，西望着祖国的天空，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都没有。比到三四年前，初去杭州时的那种伤感的情怀，这回仿佛是在回国的途中。大约因为生活沉闷，两年来的蛰伏，已经把我的恋乡之情，完全割断了。

海上的生活开始了，我终日立在船楼上，饱吸了几天天空海阔的自由的空气。傍晚的时候，曾看了伟



20世纪初上海黄浦江上渡客过江的船户

1913年9月下旬，郁达夫随长兄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大的海中的落日；夜半醒来，又上甲板去看了天幕上的秋星。船出黄海，驶入了明蓝到底的日本海的时候，我又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天一碧，与白鸥水鸟为伴时的被解放的情趣。我的喜欢大海，喜欢登高以望远，喜欢遗世而独处，怀恋大自然而嫌人的倾向，虽则一半也由于天性，但是正当青春的盛日，在四面的海的这日本孤岛上过去的几年生活，大约总也发生了不可磨灭的绝大的影响无疑。

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后来读到了法国罗底的记载这海港的

美文，更令我对这位海洋作家，起了十二分的敬意。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遇见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过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则已经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着那种活泼天真，像处女似地清丽的印象。

半天停泊，船又起锚了，当天晚上，就走到了四周如画，明媚到了无以复加的濑户内海。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是否就在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十八岁的青春期哩！

由神户到大阪，去京都，去名古屋，一路上且玩且行，到东京小石川区一处高台上租屋住下，已经是十月将终，寒风有点儿可怕起来了。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式，言语不通，经济行动，又受了监督没有自由，我到东京住下的两三个月里，觉得是入了一所没有枷锁的牢狱，静静儿的回想起来，方才感到了离家去国之悲，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怀乡之病。

在这郁闷的当中，左思右想，惟一的出路，是在日本语的早日的谙熟，与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多谢我们国家文化的落后，日本与中国，曾有国立五校，开放收受中国留学生的约定。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只教能考上这五校的入学试验，以后一直到毕业为止，每月的衣食零用，就有官费可以领得；我于绝望之余，

就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入了学日本文的夜校，与补习中学功课的正则预备班。

早晨五点钟起床，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的草地里去高声朗诵着“上野的樱花已经开了”，“我有着许多的朋友”等日文初步的课文，一到八点，就嚼着面包，步行三里多路，走到神田的正则学校去补课。以二角大洋的日用，在牛奶店里吃过午餐与夜饭，晚上就是三个钟头的日本文的夜课。

天气一日一日的冷起来了，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北风的雨雪。因为日日步行的终果，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的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做了外套，雨日当做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这半年中的苦学，我在身体上，虽则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但在智识上，却比在中国所受的十余年的教育，还有一程的进境。

第二年的夏季招考期近了，我为决定要考入官费的五校去起见，更对我的功课与日语，加紧了速力。本来是每晚于十一点就寝的习惯，到了三月以后，也一天天的改过了；有时候与教科书本茕茕相对，竟会到了附近的炮兵工厂的汽笛，早晨放五点钟的夜工时，还没有入睡。

必死的努力，总算得到了相当的酬报，这一年的夏季，我居然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里占取了一席。到了秋季始业的时候，哥哥因为一年的考察期将满，准备回国来复命，我也从他们的家里，迁到

了学校附近的宿店。于八月底边，送他们上了归国的火车，领到了第一次的自己的官费，我就和家庭，和戚属，永久地断绝了联络。从此野马缰驰，风筝线断，一生中潦倒飘浮，变成了一只没有舵楫的孤舟，计算起时日来，大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差不多是在同一的时候。[1]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章 留学日本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

一　日本的文化生活

无论哪一个中国人，初到日本的几个月中间，最感觉到苦痛的，当是饮食起居的不便。

房子是那么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这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初去日本念书时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后，都市西洋化了，建筑物当然改了旧观，饮食起居，和从前自然也是两样，可是在饮食浪费过度的中国人的眼里，总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的舒适。

但是住得再久长一点，把初步的那些困难克服了以后，感觉就马上会大变起来；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拚命的只想去搜求些足使智识开展的食粮。

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乱杂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

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生病，忽而想起了学生时代在日本吃过的早餐酱汤的风味；教医院厨子去做来吃，做了几次，总做不像，后来终于上一位日本友人的家里去要了些来，从此胃口就日渐开了；这虽是我个人



1933年的郁达夫

的生活的一端，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那一种简易生活的耐人寻味的地方。

而且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众，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明治维新，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而整个国家的进步，却尽可以和有千余年文化在后的英法德意比比；生于忧患，死于逸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

刻苦精进，原是日本一般国民生活的倾向，但是另一面哩，大和民族，却也并不是不晓得享乐的野蛮原人。不过他们的享乐，他们的文化生活，不喜铺张，无伤大体；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春花秋月，近水遥山，得天地自然之气独多，这，一半虽则也是奇山异水很多的日本地势使然，但一大半却也可以说是他们那些岛国民族的天性。

先以他们的文学来说罢，最精粹最特殊的古代文学，当然是三十一字母的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家国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

纤屑不遗了。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哩，又专以情韵取长，字句更少——只十七字母——而余韵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回味。最近有一位俳谐师高滨虚子，曾去欧洲试了一次俳句的行脚，从他的记行文字看来，到处只以和服草履作横行的这一位俳人，在异国的大都会，如伦敦、柏林等处，却也遇见了不少的热心作俳句的欧洲男女。他回国之后，且更闻有西欧数处在计划着出俳句的杂志。

其次，且看看他们的舞乐！乐器的简单，会使你回想到中国从前唱“南风之薰矣”的上古时代去。一棹七弦或三弦琴，拨起来声音也并不响亮；再配上一个小鼓——是专配三弦琴的，如能乐，歌舞伎；净琉璃等演出的时候——同凤阳花鼓似的一个小鼓，敲起来，也只是咚咚地一种单调的鸣声。但是当能乐演到半酣，或净琉璃唱到吃紧，歌舞伎舞至极顶的关头，你眼看着台上面那种舒徐缓慢的舞态——日本舞的动作并不复杂，并无急调——耳神经听到几声琤琤琤与咚咚笃拍的声音，却自然而然的会得精神振作，全身被乐剧场面的情节吸引过去。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的原理，你只教到日本的上等能乐舞台或歌舞伎座去一看，就可以体会得到。将这些来和西班牙舞的铜琶铁板，或中国戏的响鼓十番一比，觉得同是精神的娱乐，又何苦嘈嘈杂杂，闹得人头脑昏沉才能得到醍醐灌顶的妙味呢？

还有秦楼楚馆的清歌，和着三味线太鼓的哀音，

你若当灯影阑珊的残夜，一个人独卧在“水晶帘卷近秋河”的楼上，远风吹过，听到它一声两声，真像是猿啼雁叫，会动荡你的心腑，不由你不扑簌簌地落下几点泪来；这一种悲凉的情调，也只有在日本，也只有从日本的简单乐器和歌曲里，才感味得到。

此外，还有一种合着琵琶来唱的歌；其源当然出于中国，但悲壮激昂，一经日本人的粗喉来一喝，却觉得中国的黑头二面，决没有那么的威武，与“春雨楼头尺八箫”的尺八，正足以代表两种不同的心境；因为尺八音脆且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迹近女性的缘故。

郁达夫早期诗稿手迹

日本人一般的好作野外嬉游，也是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的地方。春过彼岸，樱花开作红云；京都的岚山丸山，东京的飞鸟上野，以及吉野等处，全国的津津曲曲，道路上差不多全是游春的男女。“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春社》之诗，仿佛是为日本人而咏的样子。而祇园的夜樱与都踊，更可以使人魂销魄荡，把一春的尘土，刷落得点滴无余。秋天的枫叶红时，景状也是一样。此外则岁时伏腊，即景言游，凡潮汐干时，蕨薇生

日，草菌簇起，以及萤火虫出现的晚上，大家出狩，可以谑浪笑傲，脱去形骸；至于元日的门松，端阳的张鲤祭雏，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所奉行的虽系中国的年中行事，但一到日本，却也变成了很有意义的国民节会，盛大无伦。

日本人的庭园建筑，佛舍浮屠，又是一种精微简洁，能在单纯里装点出趣味来的妙艺。甚至家家户户的厕所旁边，都能装置出一方池水，几树楠天，洗涤得窗明宇洁，使你闻觉不到秽浊的熏蒸。

在日本习俗里最有趣味的一种幽闲雅事，是叫作茶道的那一番礼节；各人长跪在一堂，制茶者用了精致的茶具，规定而熟练的动作，将末茶冲入碗内，顺次递下，各喝取三口又半，直到最后，恰好喝完。进退有节，出入如仪，融融泄泄，真令人会想起唐宋以前，太平盛世的民风。

还有“生花”的插置，在日本也是一种有派别师承的妙技；一只瓦盆，或一个净瓶之内，插上几枝红绿不等的花枝松干，更加以些泥沙岩石的点缀，小小的一穿围里，可以使你看出无穷尽的多样一致的配合来。所费不多，而能使满室生春，这又是何等经济而又美观的家庭装饰！

日本人的和服，穿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十分雅观；可是女性的长袖，以及腋下袖口露出来的七色的虹纹，与束腰带的颜色来一辉映，却又似万花缭乱中的蝴蝶的化身了。《蝴蝶夫人》这一出歌剧，能够耸动欧洲人的视听，一直到现在，也还不衰的原因，就在这里。

日本国民的注重清洁，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一件美德。无论上下中等的男女老幼，大抵总要每天洗一次澡；住在温泉区域以内的人，浴水火热，自地底涌出，不必烧煮，洗澡自然更觉简便；就是没有温泉水脉的通都大邑的居民，因为设备简洁，浴价便宜之故，大家都以洗澡为一天工作完了后的乐事。国民一般轻而易举的享受，第一要算这种价廉物美的公共浴场了，这些地方，中国人真要学学他们才行。

凡上面所说的各点，都是日本固有的文化生活的一小部分。自从欧洲文化输入以后，各都会都摩登化了，跳舞场，酒吧间，西乐会，电影院等等文化设备，几乎欧化到了不能再欧，现在连男女的服装，旧剧的布景说白，都带上了牛酪奶油的气味；银座大街的商店，门面改换了洋楼，名称也唤作了欧语，譬如水果饮食店的叫做Fruits Parlour，旗亭的叫做Café Vienna或Barcelona之类，到处都是；这一种摩登文化生活，我想叫上海人说来，也约略可以说得，并不是日本独有的东西，所以此地从略。

末了，还有日本的学校生活，医院生活，图书馆生活；以及海滨的避暑，山间的避寒，公园古迹胜地等处的闲游漫步生活，或日本阿尔泊斯与富士山的攀登，两国大力士的相扑等等，要说着实还可以说说，但天热头昏，挥汗执笔，终于不能详尽，只能等到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再来写了。[①]

① 选自《日本的文化生活》，见《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二 雪夜

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它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它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老树上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荡，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说侮辱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咎由自取，还是说得含蓄一点叫做威胁的好。

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夺利争权的黄帝之子孙，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哪一国去住上两三年。印度民族的晓得反英，高丽民族的晓得抗日，就因为他们的祖国，都变成了外国的缘故。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哪里能够坦白到像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

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瓷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漩，淹没与消沉。

当时的东京，除了几个著名的大公园，以及浅草附近的娱乐场外，在市内小石川区的有一座植物园，在市外武藏野的有一个井之头公园，是比较高尚清幽的园游胜地；在那里有的是四时不断的花草，青葱欲滴的列树，涓涓不息的清流，和讨人欢喜的驯兽与珍禽。你若于风和日暖的春初，或天高气爽的秋晚，去闲行独步，总能遇到些年龄相并的良家少女，在那里采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大家谈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带来的糖果之类，像在梦里，也像在醉后，不知不觉，一日的光阴，会箭也似地飞度过去。而当这样的一度会合之后，有时或竟在会合的当中，从欢乐的绝顶，你每会立时掉入到绝望的深渊底里去。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的熏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哪里还能

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里住满了一年，像上面所说过的那种强烈的刺激，不知受尽了多少次，我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乙卯）的秋天，离开东京，上日本西部的那个商业都会名古屋去进第八高等学校的时候，心里真充满了无限的悲凉与无限的咒诅；对于两三年前曾经抱了热望，高高兴兴地投入到她怀里去的这异国的首都，真想第二次不再来见她的面。

名古屋的高等学校，在离开街市中心有两三里地远的东乡区域。到了这一区中国留学生比较得少的乡下地方，所受的日本国民的轻视虐待，虽则减少了些，但因为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是在这一年的寒假考考了之后，关西的一带，接连下了两天大雪。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在孤冷的客车里喝了几瓶热酒，看看四面并没有认识我的面目的旅人，胆子忽然放大了，于到了夜半停车的一个小驿的时候，我竟同被恶魔缠附着的人一样，飘飘然跳下了车厢。日本的妓馆，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但一则因为怕被熟人看见，再则虑有病毒的纠缠，所以我一直到这时候为止，

终于只在想象里冒险，不敢轻易的上场去试一试过。这时候可不同了，人地既极生疏，时间又到了夜半；几阵寒风和一天雪片，把我那已经喝了几瓶酒后的热血，更激高了许多度数。踏出车站，跳上人力车座，我把围巾向脸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拉我到妓廓的高楼上去。

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的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阳光返射的结果，照得那一间八席大的房间，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那些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心里一阵悔恨，眼睛里就更是一阵热泪；披上了妓馆里的缊袍，斜靠起了上半身的身体，这样的悔着呆着，一边也不断的暗泣着，我真不知坐尽了多少的时间；直到那位女郎醒来，陪我去洗了澡回来，又喝了几杯热酒之后，方才回复了平时的心状。三个钟头之后，皱着长眉，靠着车窗，在向御殿场一带的高原雪地里行车的时候，我的脑里已经起了一种从前所绝不曾有过的波浪，似乎在昨天的短短一夜之中，有谁来把我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

“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这就是我当时混乱的一团思想的翻译。[1]

三　生非容易死非甘

去岁教育部有令留学生各记日记报部之举，亦有唱议反对者，予实亦非赞成此举者也。然日记为人生之反照镜，伟人烈士，其一言一动，多足以移易风尚，而感化世俗。若不逐日记录，则其半生之事业功勋，只残留于国史传中之半张纸上。其一日一时之思想，一举一动之威仪，势必至如水上波纹，与风俱逝耳，是不亦可惜哉！予非伟人，予亦非烈士，然人各有志，时势若草，虽黄河浊水，亦有贯入银河之一日；为鹏为雀，固不能于细蛋时论定也。

此日记非为教育部令而著，亦非为他日史官之参考而著。要之如赤松麟迹，其一时一刻之变迁移易，俱欲显然残留于纸上耳！丁巳阳历二月十六夜。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夜膳后访大贺先生。归途中，仰视星月，颇有天体有恒，人事无常感。因欲立遗言状一纸，防死后之无人识我意也：

遗言状草稿

……

予生三岁即丧父，虽幼时尝见先考图形，然终不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郁达夫手迹

能想象其为人。“汝父正直，故有汝辈。他年汝辈之子、若孙，亦当以是告之。”此祖母之言也。“汝父正直、谨饬而自晦，使汝父若在者，汝辈当不至有今日。”此生母陆氏之言也。予脑中之先考行状，如此而已矣！……翌年二十一岁更至名古屋八高欲习医，因给供不支，改习文学理财。曼兄不知，怨予志不一定，绝不与交，亦不欲以弟视予。予无力与之争也。平生喜藏书。得钱尽买书，故日用时不足。曼兄疑予无行，是以屡告急而不欲为之助。此番绝予，想亦此之由。而予卒因不能自明而死……

天暖后当小作校外功程，以救目下穷状耳！

……因给供不支，改习文学理财。……

三月七日

……昨日思成一大政治家，为中国雪数十年之积辱；今日更欲成一大思想家，为世界吐万丈长之华光。然而世人皆忌我、嫉我、怨我、迫我，便予不得不成一万事投人好之人。万事投人好，是牛马奴妾之不若，而谓郁文为之乎?!

三月十一日

予辈月费只三十三元耳。以之购书籍，则膳金无出；以之买器具，则宿费难支。学工者不能于休假期中往各处参观工场；学医者不能于放课时间入病院实习诊察……

三月十五日

……

午前听藤家先生讲中文，嘲骂中国人颇不能堪。欲作书与校长，使勿再轻狂若此，恐反招辱，不果。午后读鲁曼鲁澜哲学警句，曰：人生非若春日蔷薇，乃暗暗中无穷之战斗耳！万苦千难欲沮丧我，然我决不欲为所服！……

五月三十一日

……午前，为日人某嘲弄，笑我国弱也。此后当一意用功，以图报复耳！……

六月三日

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

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之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国，不见彼印度、朝鲜、犹太、埃及人乎，彼亦犹人也，而为人所杀戮、轻笑者何哉？无国故也。呜呼！彼辈生后已不识祖国之土地，忍泪吞声，甘心受人侮弄宜也！若予则生及季世，目见国事之沦亡，岂得瞑目学愚，甘心受人辱骂乎？吾不能也，吾不能也；宁死耳，吾不能学此也！

六月五日

……俗语曰：万恶淫为首，诚非虚语也。

六月七日

……读唐诗至“依柱寻思倍惆怅”句，忽忆及少年轻薄，受人嘲侮时事（眉注：嘲侮，初与范某见某于教会堂时事也）。觉以后不得不日日用功，图雪此耻！……

六月八日

……自与曼兄绝交后，予之旧友一朝弃尽，影形相吊，迄今半载，来访穷庐者二三小孩外只洗衣妇及饭店走卒耳。……

六月十日

……购纸印数事。隆子嘱代买《寮歌集》四册，

为之奔走半日。……告以已为定妥《寮歌集》。

……

六月十一日

……念隆子不置。……发垂垂及颊际，衣睡服，晨妆尚未毕也。……归家后如醉如痴，觉一日心忐忑不能定。……私怨隆儿何以不以家系、学籍事问予，……总为女儿含羞，不易动问故耳……坐立不安，觉总有一物横亘胸中，吞之不得，吐又不能，似火中蚁，似圈中虎。……已为Venus所缚矣！

……

……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六月二十日

……予已不幸，予断不能使爱予之人，亦变而为不幸。此后予不欲往隆儿处矣！……

……夜思兄弟无情，几欲自杀。……

六月二十一日

……予之兄弟诚如舜之兄弟，无一日不以杀予为事也，然予倘被杀，天帝当鉴予诚，为予图报耳。……

六月二十四日

……午后至隆儿处取英诗集，与诀别，以后不复欲与见矣！

（是日眉批：自十日起，至二十四日止，此十四日中予乃梦中人也。）

七月二十日

……午前为祖母送香篮至后土祠，诸巫女皆赞予孝祖母，大笑。……

八月九日

……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潜媞氏手书也。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夜月明，三更出至江上，与浩兄联句。……曼兄七、八年前留别作中语……

八月十日

……晨八时发曼兄邮片，寄昨夜联句去也。……

九月五日

……昨发曼兄信一封，寄往大理院。我虽如此，彼恨我之情犹未已也吁！……

九月二十七日

……（《紫荆花》自序略）兄弟皆伪也，世有兄杀弟者。象是也，郑伯是也。更有弟杀兄者，匡义是也。

世人不察，以兄弟为同气之枝，误矣！予今日不得不作是书，作是书而不足以醒世人也，予将蹈东海而逝矣！读予书者其亦有所感乎？

十月八日

……

今日晤刘某，伊将于下月初休学返家，从事开垦。与谈一小时，觉兔儿葛纳夫《新土》第一页之引用语忽成金色，予之想象又开一新生面矣。为外界所触，即欲有所动作，时机一过寂焉无声，此予之敝也，亦予之性也。闻刘某语，觉予之本性又现，忽欲将《紫荆花》之后半部移入荒山野岸，置主人翁于鹿豕苦工之间，并将首章文字拟就——十年沈梦为茅店鸡声所破，跃起重衾，天光未赤，西窗裂缝，色正微茫，觉襟前慈母手中故线色与绝似。举手遮目，旧事都如电影，一一回旋于十指纹中。泪欲流时，荒鸡又唱，被衣启户，见东方云缕红似春潮，齐向予高唱朝礼，青女满郊，衬出寒鸦数点，凄凄凛凛，始识昨夜已抵黄村古驿矣！——……

十月十一日

……

兰坡书来，附有《戒缠足文》。

十月十五日

……写真系一观书，半面书为 The War and After，余即以之为写真之名。……

十月二十一日

……入舍，得兰坡书，有诗、文六篇附入。

十二月十九日

……夜入地狱，得来年自新之暗示，平生第一大事也。卢骚忏悔录中亦云云。……

十二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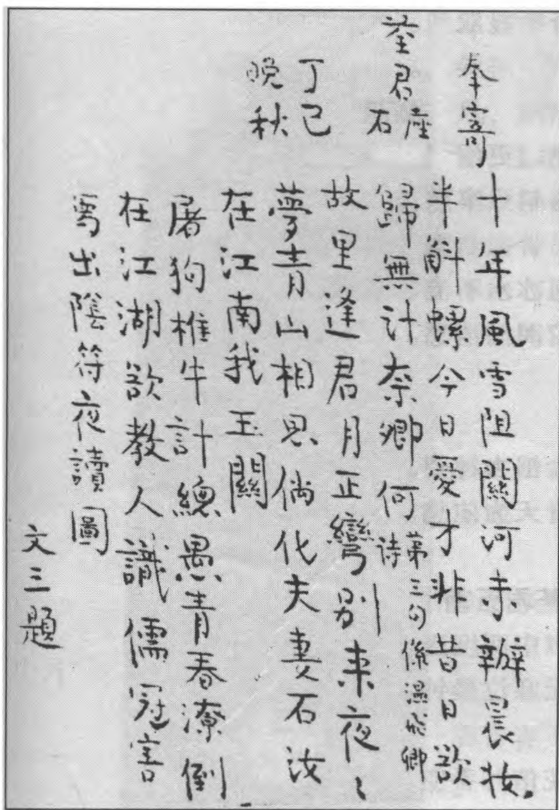
……晨至东京，昨夜本拟宿静冈，因不能安眠，卒于十二时乘车来东京，吁伤矣！……予近来之费用较之未病前大有差异，不识予近来之消费，果为病故乎，抑假病之因而逞予下劣之私欲也！要之，予之精神上之堕落，至昨日而极。若由此不改入正路，则恐死无日矣！予之祖母、母亲、兄弟、叔伯咸望予成人；予之未婚妻某望予尤切。予而自弃若此，何以对祖、若母、妻、若兄？更何以对亡父于地下？……万恶之端已开，从此而入地狱，极易易耳。当头被击，尚不能醒者，未足与谈禅，未足与上懊怜比山者也。生死关头，在此半岁中，诫之哉！[①]

四　结发妻孙荃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夜见某，十六日上船，十七日有此作即寄（五首）

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
解识将离无限恨，阳关只唱第三声。

① 节选自《丁巳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郁达夫手迹

梦隔蓬山路已通，
不须惆怅怨东风，
他年来领湖州牧，
会向君王说小红。

杨柳梢头月正圆，
摇鞭重写定情篇。
此身未许缘亲老，
请守清闺再五年。

立马江浔泪不干，
长亭决别本来难。
怜君亦是多情种，
瘦似南朝李易安。

一纸家书抵万金，
少陵此语感人深。
天边鸿雁池中鲤，
切莫临风惜尔音。

赠　　名

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寄和荃君原韵四首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未有文章惊海内，更无奇策显双亲。
论才不让相如步，恨煞黄金解弄人。

十年海外苦羁留，不为无家更泪流。
鬼蜮乘轩公碌碌，杜陵诗句只牢愁。

何堪岁晏更羁留，塞上河冰水不流。
一曲阳关多少恨，梅花馆阁动清愁。

寄和荃君

客里逢春懒上楼，无端含泪去神州。
阿侬亦是多情者，碧海青天为尔愁。

梦醒枕上作，翌日寄荃君五首

与君十载湖亭约，骊唱声中两度逢。
昨夜摽梅天外落，离人无寐泣晨钟。

昨夜星辰昨夜风，一番花信一番空。
相思清泪知多少，染得罗衾尔许红。

莫对空床怨腐儒，腐儒情岂负罗敷？
问谁甘作瞿塘贾，为少藏娇一亩庐。

别凤离鸾古有之，苏家文锦谢家词。
要知天上双栖乐，不及黄姑渺隔时。

万一青春不可留，自甘潦倒作情囚。

儿郎亦是多情种，颇羡尚书燕子楼。

新婚未几，病疟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悲佳人之薄命，嗟贫士之无能，饮泣吞声，于焉有作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棹江湖去，芦荻花间结净庵。

寄内五首

青衫红粉两蹉跎，偕隐名山计若何？
泣向通天台下过，斜阳风紧乱云多。

昔日曾谈别后心，谈时涕泣已难禁。
当时只道难离别，别后谁知恨更深。

一霎青春不可留，为谁飘泊为谁愁？
前生若道无缘分，不合今生配作俦。

贫士生涯原似梦，异乡埋骨亦甘心。
不该累及侯门女，敲破清闺夜夜砧。

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
百年人世多风雨，不及泉台岁月长。①

① 选自《郁达夫全集》第十卷。

五 《沉沦》及其他

一个人活在世上，生了两只脚，天天不知不觉地，走来走去，走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细想则已，你若回头来细想一想，则你所已经走过了的路线，和将来不得不走的路线，实在是最自然，同时也是最复杂，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条路，你转弯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辈子也走不了。有时候你以为是没有路了，然而几个圈围一打，则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续，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长，约而言之，

公元 117 年的罗马帝国

我们所走的路，是继续我们父祖的足迹，而将来我们的子孙所走之路，又是和我们的在一条延长线上的。

外国人说，“各条路都引到罗马去”，然而到了罗马之后，或是换一条路换一个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旧是有路的，罗马决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它接合起来，连成了一条直线来回头一看，实在是可以使人惊骇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们的心境行动，也是如此，你若把过去的一切，平铺起来，回头一看，自家也要骇一跳。因为自家以为这样平庸的一个过去，回顾起来，也有那么些个曲折，那么些个长度。

我在过去的创作生活，本来是不自觉的。平时为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于无聊之际，拿起笔来写写，不知不觉的五六年间，总计起来，也居然积写了五六十万字。两年前头，应了朋友之请，想把三十岁以前做的东西，汇集在一处，出一本全集。后来为饥寒所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这事情也就搁起。去年冬天，从广州回到了上海，什么事情也不干，偶尔一检，将散佚的作品先检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沉沦”、“茑萝”两集，修改了一下，订成了一本“鸡肋”。现在又把上两集所未录的稿子修葺成功，编成了这一本“过去”。

对于全集出书的意见，和各集写成当时的心境环境，都已在上举两集的头上说过了，现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如何的和小说发生关系”，“如何的动起笔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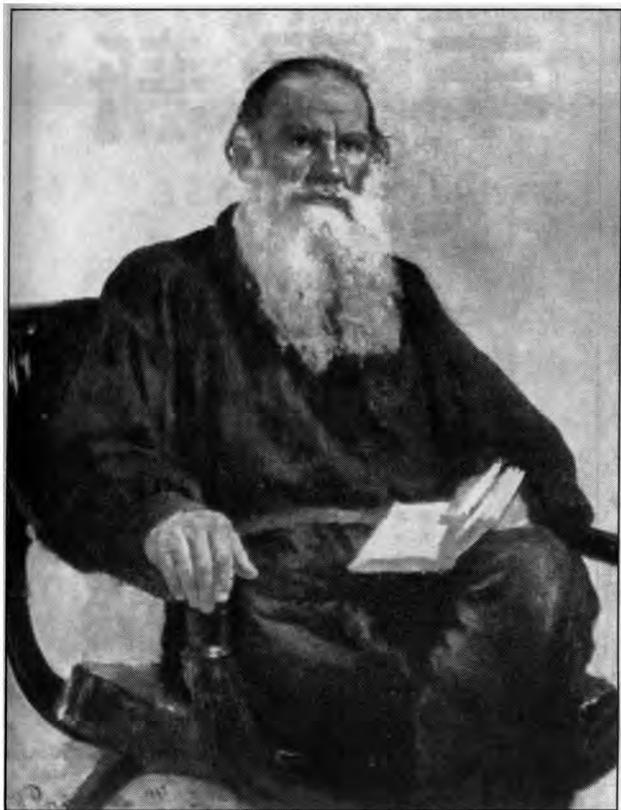
又“对于创作，有如何的一种成见”等等，来乱谈一下。

我在小学中学念书的时候，是一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学校的功课，做得很勤，空下来的时候，只读读四史和唐诗古文，当时正在流行的《礼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说和林畏庐的翻译说部，一本也没有读过。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校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只箱里，拿出了两部书来，一部是《石头记》，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后，进了中学校，礼拜天的午后，我老到当时旧书铺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旧书铺里买了一部《西湖佳话》，和一部《花月痕》。这两部书，是我有意看中国小说的时候，和我相接触的最初的两部小说。这一年是宣统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学里读书。

第二年武昌革命军起了事，我于暑假中回到故乡，秋季开学的时候，省立各学校，都因为时局关系，关门停学，我就改入了一个教会学校。那时候的教会学校程度很低，我于功课之外，有许多闲暇，于是就去买了些浪漫的曲本来看，记得《桃花扇》和《燕子笺》，是我当时最爱读的两本戏曲。

这一年的九月里去国，到日本之后，拼命的用功补习，于半年之中，把中学校的课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岁的春天，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这一年的功课虽则很紧，但我在课余之暇，也居然读了两本俄国杜儿葛纳夫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



俄国作家
列·托尔斯泰

一跟西洋文学接触，郁达夫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甚至把学校的功课都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

和西洋文学的接触开始了，以后就急转直下，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

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就是现在，于吃饭做事之外，坐下来读的，也以小说为最多。这是我和西洋小说发生关系以来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学校的神经病时代，说不定也因为读俄国小说过多，致受了一点坏的影响。

至于我的创作，在《沉沦》以前，的确没有做过什么可以记述的东西，若硬的要说出来，那么我在去国之先，曾经做过一篇模仿《西湖佳话》的叙事诗，在高等学校时代，曾经做过一篇记一个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恋爱的故事。这两篇东西，原稿当然早已

不在，就是篇中的情节，现在也已经想不出来了。我的真正的创作生活，还是于《沉沦》发表以后起的。

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所以《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既无真生命在内，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磨琢的。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当时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哪里有这一种体裁？”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实在还混乱得很，适之他们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过博得一小部分的学生的同情而已，大家决想不到变迁会这样的快的。



《青年杂志》从第二期起改名《新青年》

《新青年》在当时引起的思想界变化的迅速，出乎郁达夫的意料，他原以为那只引起了一部分学生的同情，影响并不大。

后来《沉沦》出了书，引起了许多议论，一九二二年回国以后，另外也找不到职业，于是做小说卖文章的自觉意识，方才有点抬起头来了。接着就是《创

造》周报、季刊等的发行，这中间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一九二三的一年，总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的一年，在这一年之内，做的长短小说和议论杂文，总有四十来篇（现在在这集子里所收的，是以这一年的作品为最多）。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间，心里虽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在这一期的作品里，自家觉得稍为满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里了。所以在这集里，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这一年在武昌大学里教书，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读了不少的线装书籍，结果终因为武昌的恶浊空气压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从事于创作以来，像这一年那么的心境恶劣的经验，还没有过。在这一年中，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我以为以后我的创作力将永久地消失了。后来回到上海来小住，闲时也上从前住过的地方去走走，一种怀旧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将我的创作欲唤起，一直到现在止，虽则这中间，也曾南去广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来做过伟大的东西，但自家想想，今后仿佛还能够奋斗，还能够重新回复一九二三年当时的元气的样子。

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

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纯客观的描写的标本，那么他著的小说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又岂不是同他一样的么？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岂不是也和他一样的吗？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己的体验。美国有一位有钱的太太，因为她儿子想做一个小说家（她儿子是曾在哈佛大学文科毕业的），有一次写信去问Maugham，要如何才可以使她的儿子成功。M. 氏回答她说："给他两千块金洋钱一年，由他去鬼混去！"（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s!）我觉得这就是作家要尊重自己一己的体验的证明。

关于这一层，我也和一位新进作家讨论过好几次，我觉得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做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所以我主张，无产阶级的文学，非要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不可。他反驳我说："那么许多大文豪的小说里，有杀人

哈佛大学图书馆



做贼的事情描写在那里，难道他们真的去杀了人做了贼了么?”我觉得他这一句话，仍旧是驳我不倒。因为那些大文豪的小说里所描写的杀人做贼，只是由我们这些和作家一样的也无杀人做贼的经验的人看起来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杀人者做贼者看起来，恐怕他们不但不能感动，或者也许要笑作家的浅薄哩!

所以我对于创作，抱的是这一种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是决不能丧失的。若有人以为这一种见解是错的，那么请他指出证据来，或者请他自己做出几篇可以证明他的主张的作品来，那更是我所喜欢的了。

于“过去”一集编了之后，回顾了一下从前的经过，感慨正是不少，现在可惜我时间没有，不能详细地写它出来，勉强做了这一段短文，聊把它拿来当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时于上海之寓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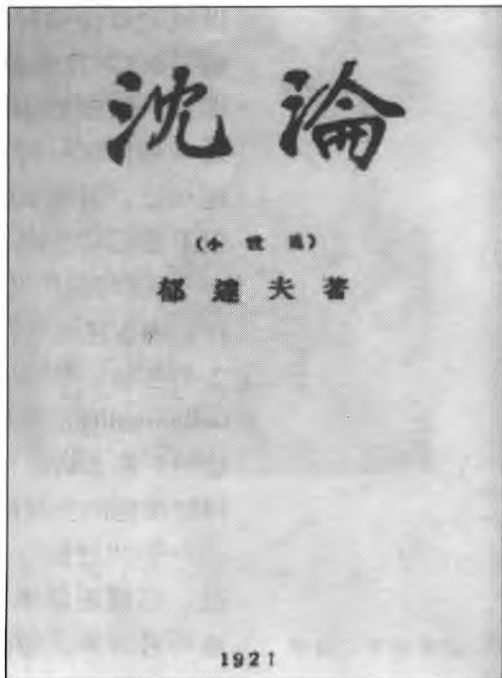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月《文学周报》第五卷第十一、十二号合刊，据《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1]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

①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①



《沉沦》初版封面

《沉沦》的出版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了很大争议，而对于郁达夫来说，他真正的创作生活开始了。

我的三篇小说，都不是强有力的表现。自家做好之后，也不愿再读一遍。所以这本书的批评如何，我是不顾着的。第一篇《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第二篇《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主人公的思想在他的那篇演说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就把它们作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的。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做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第三篇附录的《银灰色的死》，是在

① 《忏余独白》，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时事新报》上发表过的，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学灯》栏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做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间，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却是他的盛意，我不得不感谢他的。

《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往年也曾做过一篇《还乡记》，但是在北京的时候，把它烧失了，我现在正想再做它出来，不晓得也可以比得客拉衣耳的《法国革命史》么？①

《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是成于一个时期的，年代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当时国内，虽则已有一班人在提倡文学革命，然而他们的目标，似乎专在思想方面，于纯文学的讨论创作，还是很少。在这一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过后两三年，《沉沦》竟受了一班青年病者的热爱，销行到了二万余册。到现在潮流逆转，有几个市侩，且在摹声绘影，造作奇形怪状的书画，劫夺青年的嗜好，这《沉沦》的诲淫冤罪，大约是可以免去了，我在重编此书的卷后，也不知不觉的想向那些维持风化的批评家，发放半脸微笑的嘲讥。②

① 《〈沉沦〉自序》，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② 《〈鸡肋集〉题辞》，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第三章　零余者

远远的城外河边，有几点灯火，看得出来，大约紫蓝的天空里，也有几点疏星放起光来了吧？大道上断续的有几乘空马车来往，车轮的踱踱踱踱的声音，好像是空虚的人生的反响，在灰暗寂寞的空气中散了。我遵了大道，以几点灯火作了目标，将走近西直门的时候，模糊隐约的我的脑里，忽而起了一个霹雳。到这时候止，常在脑里起伏的那些毫无系统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中心点上，成了一个霹雳，显现了出来。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这就是霹雳的核心，另外的许多思想，不过是些附属在这霹雳上的枝节而已。这样的忽而发现了思想的中心点，以后我就用了科学的方法推了下去。

一　归航

微寒刺骨的初冬晚上，若在清冷同中世似的故乡小市镇中，吃了晚饭，于未敲二更之先，便与家中的老幼上了楼，将你的身体躺入温暖的被里，呆呆的隔着帐子，注视着你的低小的木桌上的灯光，你必要因听了窗外冷清的街上过路人的歌音和足声而泪落。你因了这灰暗的街上的行人，必要追想到你孩提时候的景象上去。这微寒静寂的晚间的空气，这幽闲落寞的夜行者的哀歌，与你儿童时代所经历的一样，但是睡在楼上薄棉被里，听这哀歌的人的变化却如何了？一想到这里谁能不生起伤感的情来呢？——但是我的此言，是为像我一样的无能力的将近中年的人而说的——

郁达夫像



我在日本的郊外夕阳向晚的山野田间散步的时候，也忽而起了一种同这情怀相像的怀乡的悲感；看看几个日夕谈心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减少下去的时候，我也想把我的迷游生

活（Wandering life）结束了。

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第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啊啊，这柔情一脉，便是千古的伤心种子，人生的悲剧，大约是发芽在此地的罢？

我于未去日本之先，我的高等学校时代的生活背景，也想再去探看一回。我于永久离开这强暴的小国之先，我的迭次失败了的浪漫史（Romance）的血迹，也想再去揩拭一回。

"轻薄淫荡的异性者呀，你们用了种种柔术，想把来弄杀了的他，现在已经化作了仙人，想回到他的须弥故国去了。请你们尽在这里试用你们的手段罢，他将要骑了白鹤，回到他的母亲怀里去了。他回去之后，定将拥挟了霓裳仙子，舞几夜通宵的歌舞，他是再也不来向你们乞怜的了。"

我也想用了微笑，代替了这一段言语，向那些愚弄过我的妇人，告个长别，用以泄泄我的一段幽恨。为了这种种琐碎的原因，我的回国日期竟一天一天的延长了许多的时日。

从家里寄来的款也到了，几个留在东京过夏的朋友为我饯行的席也设了，想去的地方，也差不多去过了，几册爱读的书也买好了，但是要上船的第一天（七月的十五）我又忽而跑上日本邮船公司去，把我的船票改迟了一班，我虽知道在黄海的对面有几个——我只说几个——与我意气相合的朋友在那里等我，但

是我这莫名其妙的离情，我这像将死时一样的哀感，究竟教我如何处置呢？我到七月十九的晚上，喝醉了酒，才上了东京的火车，上神户去趁翌日出发的归舟。

二十的早晨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赤色的太阳光线已经将神户市的一大半房屋烧热了。神户市的附近，须磨是风光明媚的海滨村，是三伏中地上避暑的快乐园，当前年须磨寺大祭的晚上，是我与一个不相识的妇人共宿过的地方。依我目下的情怀说来，是不得不再去留一宵宿，叹几声别的，但是回故国的轮船将于午前十点钟开行，我只能在海上与她遥别了。

“妇人呀妇人，但愿你健在，但愿你荣华，我今天是不能来看你了。再会——不……不……永别了……”

须磨的西边是明石，紫式部的同画卷似的文章，蓝苍的海浪，洁白的沙滨，参差雅淡的别庄，别庄内的美人，美人的幽梦……

“明石呀明石！我只能在游仙枕上，远梦到你的青松影里，再来和你的儿女谈多情的韵事了。”

八点半钟上了船，照管行李，整理舱位，足足忙了两个钟头；船的前后铁索响的时候，铜锣报知将开船的时候，我的十年中积下来的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不由得化作了数行冰冷的清泪，把海湾一带的风景，染成了模糊像梦里的江山。

“啊啊，日本呀！世界一等强国的日本呀！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的日本呀！我去之后，你的海岸大约依旧是风光明媚，你的儿女大约依旧是荒淫无忌地过去的。天色的苍茫，海洋的浩荡，大约

总不至因我之去而稍生变更的。我的同胞的青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里来，继续了我的运命，受你的欺辱的。但是我的青春，我的在你这无情的地上花费了的青春！啊啊，枯死的青春呀，你大约总再也不能回复到我的身上来了罢！”

二十一日的早晨，我还在三等舱里做梦的时候，同舱的鲁君就跳到我的枕边上来说：“到了到了！到门司了！你起来同我们上门司去罢！”

我乘的这只船，是经过门司不经过长崎的，所以门司，便是中途停泊的最后的海港，我的从昨日酝酿成的那种伤感的情怀，听了门司两字，又在我的胸中复活了起来。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捏了牙刷，我就跟了鲁君走出舱来。淡蓝的天色，已经被赤热的太阳光线笼罩了东方半角。平静无波的海上，贯流着一种夏天早晨特有的清新的空气。船的左右岸有几堆同青螺似的小岛，受了朝阳的照耀，映出了一种浓润的绿色。前面去左船舷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翠绿的横山，山上有两株无线电报的电杆，突出在碧落的背景里；这电杆下就是门司港市了。船又行进了三五十分钟，回到那横山正面的时候，我只见无数的人家，无数的工厂烟囱，无数的船舶和桅杆，纵横错落的浮映在天水中间的太阳光线里，船已经到了门司了。

门司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上海虽然有日本的居民，天津汉口杭州虽然有日本的租界，但是日本的本土，怕今后与我便无缘分了。因为日本是我所最厌恶的土地，所以今后大约我总不至于再来的。因为我是无产阶级的一介分子，所以将来大

约我总不至坐在赴美国的船上，再向神户横滨来泊船的。所以我可以说门司便是此次我的脚所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了。

我因为想深深的尝一尝这最后的伤感的离情，所以衣服也不换，面也不洗，等船一停下，便一个人跳上了一只来迎德国人的小汽船，跑上岸上去了。小汽船的速力，在海上振动了周围清新的空气，我立在船头上觉得一种微风同妇人的气息似的吹上了我的面来。蓝碧的海面上，被那小汽船冲起了一层波浪，汽船过处，现出了一片银白的浪花，在那里返射着朝日。

在门司海关码头上岸之后，我觉得射在灰白干燥的陆地路上的阳光，几乎要使我头晕；在海上不感得的一种闷人的热气，一步一步的逼上我的面来，我觉得我的鼻上有几颗珍珠似的汗珠滚出来了；我穿过了门司车站的前庭，便走进狭小的锦町街上去。我想永久将去日本之先，不得不买一点什么东西，作作纪念，所以在街上走了一回，我就踏进了一家书店。新刊的杂志有许多陈列在那里，我因为不想买日本诸作家的作品，来培养我的创作能力，所以便走近里面的洋书架去。小泉八云 Lafcadio Hearn 的著作，Modern Library的丛书占了书架的一大部分，我细细的看了一遍，觉得与我这时候的心境最适合的书还是去年新出版的John Paris的那本Kimono（日本衣服之名）。

我将要离日本了，我在沦亡的故国山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以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这书若是日本人所著，他的描写，

必至过于真确，那时候我的追寻远地的梦幻心境，倒反要被那真实粗暴的形象所打破。我在那时候若要在沙上建筑蜃楼，若要从梦里追寻生活，非要读读朦胧奇特、富有异国情调的，那些描写月下的江山，追怀远地的情事的书类不可；从此看来，这Kimono便是与这境状最适合的书了，我心里想了一遍，就把Kimono买了。从书店出来又在狭小的街上的暑热的太阳光里走了一段，我就忍了热从锦町三丁目走上幸町的通里山的街上去。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的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的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

小家之伍
郁達夫譯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30

1930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小家之伍》封面

我在一家姓安东的妓家门前站了一忽，同饥狼似的饱看了一回烂熟的肉体，便又走下幸町的街路，折回到了港口。路上的灰尘和太阳的光线，逼迫我的身

体，教我不得不向咖啡店去休息一场；我在去码头不远的一家下等的酒店坐下的时候，身体也真疲劳极了。

喝了一大瓶啤酒，吃了几碗日本固有的菜，我觉得我的消沉的心里，也生了一点兴致出来，便想尽我所有的金钱，上妓家去瞎闹一场；但拿出表来一看，已经过十二点了，船是午后二点钟就要拔锚的。

我出了酒店，手里拿了一本Kimono，在街上走了两步，就把游荡的邪心改过，到浴汤去洗了一个澡，因以涤尽了十几年来，堆叠在我这微躯上的日本的灰尘与恶土。

上船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一点半了。三十分后开船的时候，我和许多离日本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立在三等舱外甲板上的太阳影里，看最后的日本的陆地。门司的人家远去了，工场的烟囱也看不清楚了，近海岸的无人绿岛也一个一个的少下去了，我正在出神的时候，忽听一等舱的船楼上有清脆的妇人声在那里说话，我抬起头来一看，见有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立在船楼的栏杆边上，在那里和一个红脸肥胖的下劣西洋人说话。那少女皮肤带着浅黑色，眼睛凹在鼻梁的两边，鼻尖高得很，瞳人带些微黄，但仍是黑色，头发用烙铁烫过，有一圈珍珠，带在蓬蓬的发下。她穿的是黄白薄绸的一件西洋的夏天女服，双袖短得很，她若把手与肩胛平张起来，你从袖口能看得出她腋下的黑影，和胸前的乳头来。她的颈项下的前后又裸着两块可爱的黄黑色的肥肉。下面穿的是一条短短的围裙，她的瘦长的两条腿露出在鱼白的湖绉裙下。从玄色的丝袜里蒸发出来的她的下体的香味，我

好像也闻得出来的样子。看看她那微笑的短短的面貌，和一排洁白的牙齿，我恨不得拿出一把手枪来，把那同禽兽似的西洋人击杀了。

“年轻的少女呀，我的半同胞呀！你母亲已经为他们异类的禽兽玷污了，你切不可再与他们接近才好呢！我并不想你，我并不在这里贪你的姿色；但是，但是像你这样的美人，万一被他们同野兽一样的西洋人蹂躏了去，教我如何能堪呢！你那柔软黄黑的肉体被那肥胖和雄猪似的洋人压着的光景，我便在想象的时候，也觉得眼睛里要喷出火来。少女呀少女！我并不要你爱我，我并不要你和我同梦。我只求你别把你的身体送给异类的外人去享乐就对了。我们中国也有美男子，我们中国也有同黑人一样强壮的伟男子，我们中国也有几千万几万万家财的富翁，你何必要接近外国人呢！啊啊，中国可亡，但是中国的女子是不可被他们外国人强奸去的。少女呀少女！你听了我的这哀愿罢！”

我的眼睛呆呆的在那里看守她那颧骨微突嘴巴狭小的面貌，我的心里同跪在圣女玛利亚像前面的旧教徒一样，尽在那里念这些祈祷。感伤的情怀，一时征服了我的全体，我觉得眼睛里酸热起来，她的面貌，就好像有一层Veil罩着的样子，也渐渐的朦胧起来了。

海上的景物也变了。近处的小岛完全失去了影子，空旷的海面上，映着了夕照，远远里浮出了几处同眉黛似的青山；我在甲板上立得不耐烦起来，就一声也不响，低了头，回到了舱里。

太阳在西方海面上沉没了下去，灰黑的夜阴从大

海的四角里聚集了拢来，我吃完了晚饭，仍复回到甲板上来，立在那少女立过的楼底之下。我仰起头来看看她立过的地方，心里就觉得悲哀起来，前次的纯洁的心情，早已不复在了，我心里只暗暗地想：

“我的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教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到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事也不难，她立在我头上板上的时候，我只须用一点奇术，把我的头一寸一寸的伸长起来，钻过船板去就对了。”

想到了这里，我倒感着了一种滑稽的快感；但看看船外灰黑的夜阴，我觉得我的心境也同白日的光明一样，一点一点被黑暗腐蚀了。

我今后的黑暗的前程，也想起来了。我的先辈回国之后，受了故国社会的虐待，投海自尽的一段哀史，也想起来了。

“我在那无情的岛国上，受了十几年的苦，若回到故国之后，仍不得不受社会的虐待，教我如何是好呢！日本的少女轻侮我，欺骗我时，我还可以说‘我是为人在客’，若故国的少女，也同日本妇人一样的欺辱我的时候，我更有什么话说呢！你看那Euroesina（黄白杂色人）不是已在那里轻侮我了么？她不是已经不承认我的存在了么？唉，唉，唉，唉，我错了，我错了。我是不该回国来的。一样的被人虐待，与其挨故国同胞的欺辱，倒还不如受他国人的欺辱更好自家宽慰些。”

我走近船舷，向后面我所别来的国土一看，只见

得一条黑线，隐隐的浮在东方的苍茫夜色里。我心里只叫着说：

“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Avé Japo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呢！”[①]

二　海上通信

晚秋的太阳，只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雾空蒙的西方海角。本来是黄色的海面被这夕照一烘，更加红艳得可怜了。从船尾望去，远远只见一排陆地的平岸，参差隐约的在那里对我点头。这一条陆地岸线之上，排列着许多一二寸长的桅樯细影，绝似画中的远草，依依有惜别的余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近照，一时光辉起来，飒飒的凉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离人的泪眼，周围边上，只带着一道红圈。是薄寒浅冷的时候，是泣别伤离的日暮。扬子江头，数声风笛，我又上了这天涯漂泊的轮船。

以我的性情而论，在这样的时候，正好陶醉在惜别的悲哀里，满满的享受一场感伤的甜味。否则也应该自家制造一种可怜的情调，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风尘仆仆，一事无成。若上举两事都办不到的时候，至少也应该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伟大的自然的烟景。但是这几种情怀，我一种也酿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龌龊杂乱的海轮中层的舱口，我的心里，只充满

① 《归航》，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了一种愤恨，觉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杀死几个人，才肯甘休。这愤恨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因为上船的时候，海关上的一个下流的外国人，定要把我的书箱打开来检查，检查之后，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宁的一册著作拿去。二是因为新开河口的一家卖票房，收了我头等舱的船钱，骗我入了二等的舱位。



列宁像

在日本读书时的郁达夫对列宁很崇拜，很欣赏他的作品。

啊啊，掠夺欺骗，原是人的本性，若能达观，也不会有这一番气愤，但是我的度量却狭小得同耶稣教的上帝一样，若受着不平，总不能忍气吞声的过去。我的女人曾对我说过几次，说这是我的致命伤，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改不过这个恶习惯来。

轮船愈行愈远了，两岸的风景，一步一步的荒凉起来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愤，却终于渐渐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实对你们说，自从你们下船上岸之后，我一直到了现在，方想起你们三人的孤凄的影子来。啊啊，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

天色暗下来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楼头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怀中在那里伊吾学语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几位比我们还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涛，你若能这样的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恼。我愿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阳光里，我愿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污泥深处去，我愿意背负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痨恶疾，就在此处消灭了我的残生。

啊啊！这些感伤的咏叹，只能博得恶魔的一脸微笑，几个在资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将要拿了我这篇文字，去佐他们的淫乐的金樽，我不说了，我不再写了，我等那一点西方海上的红云消尽的时候，且上舱里去喝一杯白兰地吧，这是日本人所说的Yakezake！

（十月五日七时书）

昨天晚上因为多喝了一杯白兰地，并且因为前夜在F. E. 饭店里的一夜疲劳，还没有恢复，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我梦见了一个十五六的少女和我同舱，我硬要求她和我亲嘴的时候，她回复我说：

> 你若要宝石，我可以给你Rajah's diamond，
> 你若要王冠，我可以给你世上最大的国家，
> 但是这绯红的嘴唇，这未开的蔷薇花瓣，
> 我要保留着等世上最美的人来！

我用了武力，捉住了她，结果竟做了一个“风月宝鉴”里的迷梦，所以今天头昏得很，什么也想不出来。但是与海天相对，终觉得无聊，我把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说《被剪的花儿》读了。

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小说，周作人氏也曾译过几篇，但那几篇并不是他的最大的杰作。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其他如《指纹》，《李太白》等，都是优美无比的作品。最近发表的小说集《太孤寂了》，我还不曾读过。依我看来，这一篇《被剪的花儿》也可说是他近来的最大的收获。书中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真是无微不至，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他在日本现代的作家中，并不十分流行，但是读者中间的一小部分，却是对他抱着十二分的好意的。有一次何畏对我说：

“达夫！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洁高傲，中国人却不能了解你，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办不到的。”

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但是在目下的中国，想以作家立身，非但干枯的我没有希望，即使Victo Hugo，Charles Dickens，Gerhart Hauptmann等来，也是无望的。

沫若！仿吾！我们都是笨人，我们弃去了康庄的大道不走，偏偏要寻到这一条荆棘丛生的死路上来。我们即使在半路上气绝身死，也同野狗的毙于道旁一样，却是我们自家寻得的苦恼，谁也不能来和我们表

同情，谁也不能来收拾我们的遗骨的。啊啊！又成了牢骚了，“这是中国文人最丑的恶习，非绝灭它不可的地方”，我且收住不说了吧！

单调的海和天，单调的船和我，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缩得不堪。十二时中，足破这单调的现象，只有晚来海中的落日之景，我且搁住了笔，去看The Glorious Sun-Setting吧！

（十月六日日暮的时候）

这一次的航海，真奇怪得很，一点儿风浪也没有，现在船已到了烟台了。烟台港同长崎门司那些港埠一些儿也没有分别，可惜我没有金钱和时间的余裕，否则上岸去住他一二星期，享受一番异乡的情调，倒也很有趣味。烟台的结晶处是东首临海的烟台山。在这座山上，有领事馆，有灯台，有别庄，正同长崎市外的那所检疫所的地点一样。沫若，你不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检疫所作的诗么？我现在坐在船上，遥遥的望着这烟台的一带山市，也起了拿破仑在嫒来娜岛上之感，啊啊，漂流人所见大抵略同，——我们不是英雄，我们且说漂流人吧！

山东是产苦力的地方，烟台是苦力的出口处。船一停锚，抢上来的凶猛的搭客，和售物的强人，真把我骇死，我足足在舱里躲了三个钟头，不敢出来。

到了日暮，船将起锚的时候，那些售物者方散退回去，我也出了舱，上船舷上来看落日。在海船里，除非有衣摆奈此的小说《默示录的四骑士》中所描写的那种同船者的恋爱追逐之外，另外实没有一件可以慰遣寂寥的事情，所以我这一次的通信里所写的也只

是落日，Sun Setting，Abend Roete，etc.，etc.，请你们不要笑我的重复！

我刚才说过，烟台港和长崎门司一样，是一条狭长的港市，环市的三面，都是浅淡的连山。东面是烟台山，一直西去，当太阳落下去的那一支山脉，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但是我想这一支山若要命名，要比“夕阳”“落照”等更好的名字，怕没有了。

一带连山，本来有近远深浅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的，现在当这落照的中间，都只染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烟，也蒙蒙的起了，便使我想起故乡城市的日暮的景色来，因为我的故乡，也是依山带水，与这烟台市不相上下的呀！

日光没了，天上的红云也淡了下去。一阵凉风吹来，忽使人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上，看看烟台市中一点两点渐渐增加起来的灯火，看看甲板上几个落了伍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的卖物的土人，忽而簌落簌落的滴下了两粒眼泪来。我记得我女人有一次说，小孩子到了日暮，总要哭着寻他的娘抱，因为怕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这时候我的心里，大约也被这一种Nost-algia笼罩住了吧，否则何以会这样的落寞！这样的伤感！这样的悲愁无着处呢！

这船今晚上是要离开烟台上天津去的，以后是在渤海里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津。我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邮。愿你与婀娜和小孩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好，愿你们的精神能够振作；啊啊，这样在勉励你们的我自家，精神正颓丧得很呀！我还要说

什么！我还有说话的资格么！

（十月七日晚八时烟台舱中）

不知在什么时候，我记得你曾说过，沫若，你说：“我们的拿起笔来要写，大约是已经成了习惯了，无论如何，我此后总不能绝对的废除笔墨的。”这一种冯妇之习，不但是你免不了，怕我也一样的吧。现在精神定了一定，我又想写了。

昨天船离了烟台，即起大风，船中的一班苦力，个个头上都淋成五色。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他们都是连绵席地而卧，所以你枕我的头，我枕你的脚。一人吐了，二人就吐，三人四人，传染过去。铤而走险，急不能择，他们要吐的时候就不问是人头人足，如长江大河的直泻下来。起初吐的是杂物，后来吐黄水，最后就赤化了。我在这一个大吐场里，心里虽则难受，但却没有效他们的颦，大约是曾经沧海的结果，也许是我已经把心肝呕尽，没有吐的材料了。

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芦草上看的。几堆泥屋，一滩野草，野草里的鸡犬，泥屋前的穿红布衣服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里的风景。

船靠岸的时候，已经是夜半了。二哥哥在埠头等我。半年不见，在青白的瓦斯光里他说我又瘦了许多。非关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

从清冷的长街上，在灰暗凉冷的空气里，把身体搬上这家旅店里之后，哥哥才把新总统明晚晋京的话，告诉我听。好一个魏武之子孙，几年来的大愿总算成就了，但是，但是只可怜了我们小百姓，有苦说不出

来。听说上海又将打电报，抬菩萨，祭旗拜斗的大要猴子戏。我希望那些有主张的大人先生，要干快干，不要虚张声势地说："来来来！干干干！"因为调子唱得高的时候，胡琴有脱板的危险。中国的没有真正革命起来的原因，大约是受的"发明电报者"之害哟！

几天不看报，倒觉得清净得很。明天一到北京，怕又不得不目睹那些中国特有的承平新气象，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太平时节，心里实在是怕看这些黄帝之子孙的文明制度了。

夜也深了，老车站的火车轮声，也渐渐的听不见了，这一间奇形怪状的旅舍里，也只充满了鼾声。窗外没月亮，冷空气一阵一阵的来包围我赤裸裸的双脚。我虽则到了天津，心里依然是犹豫不定：

"究竟还是上北京去做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做隐士？"

"名义上自然是隐士好听，实际上终究是漂流有趣。等我来问一个诸葛神卦，再决定此后的行止吧！"

敕敕敕，弟子郁，……

……

十月八日夜三时书于天津的旅馆内[①]

三　我与"创造社"

创造社的历史并不长，记得是在六、七年前（大约是一九二〇年前后的事情吧），那时候我还在东京帝大经济学部念书，资平在同校的地质学系，仿吾在造兵科。有一天春天的下午，我们三人，约了田汉到我

① 《海上通信》，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的寓楼上来谈天，打算合起来出一个文学杂志。当时我和资平住在不忍池边上的池之端一位同学的二楼上。官费正在闹荒的时候，所以我们穷也穷到了极点。那一天午后，我和资平，二人合起来出了一块钱买了一块钱的橘子，打算开会的时候大家吃的。等到午后二点多钟，仿吾如约来了，而田汉终究不到。我们把橘子吃完，看电灯上了火，田汉还是不来。我与资平，只好自认晦气，白花了一块钱，会终究开不成功。仿吾背上书袋，临走的时候，也只叫了几声“马鹿！马鹿！”

这时候，沫若在九州帝大的医科，他时常有信和诗寄来，竭力的促成我们结一个团体，来出一种杂志。所以那一天他虽然没有从几千里路跑来参与这一块钱的橘子会，但仿吾却把他的信和诗稿，一齐带来，作他对于我们的提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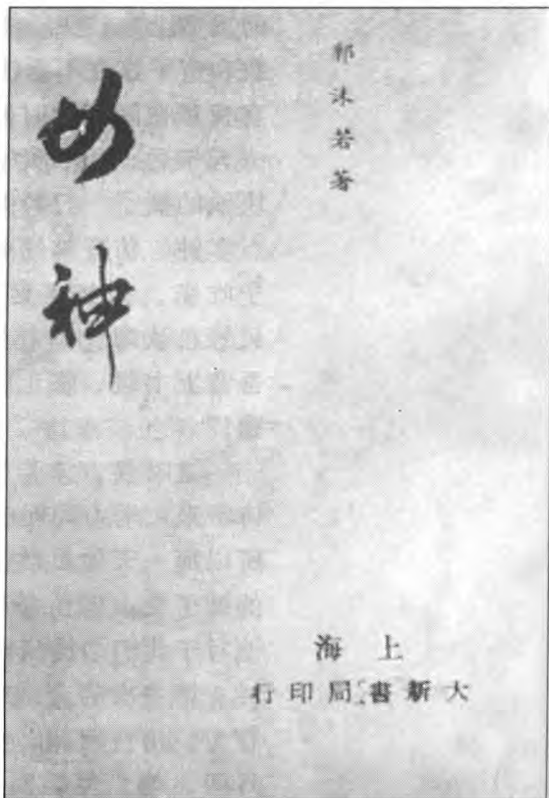
第一次的会，终于是这样的流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仿吾回国，在上海一家书局里当编辑。三、四月间，他仍复想回日本，函促沫若来上海代他的职。这时候我因为胃肠不好，进了东京的一家病院。沫若接到了仿吾的来信，犹豫不定，且同时又听见了我的病，他就从日本的西南，跑了几千里路，到东北来看形势，同时也来看看我的病。他在西京停留了一日，和京都帝大的同学郑伯奇等接洽了一次。把出杂志、出丛书的计划，约略和大家谈了一谈。到东京之后，也会了田汉、徐祖正等，在病院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就匆匆的回去了。

这一件事情，我曾经做过一篇《友情和胃病》的

短篇小说，文笔拙劣，而且只在一个小报的末尾上登了几天，所以没有人注过意。我现在已经把它修改了一遍，编在全集第二卷的《鸡肋集》里了。

到了夏天，沫若决意回国，到上海的时候，就把我的《沉沦》和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催去付印。先此，他已经把他在报上杂志上发表过的诗歌戏曲收集起来，出了一本《女神》（《女神》和后出的《星空》现在我们在请他修改付排，大约本年年内，可以合起来出一本沫若的全诗集）。

他在上海住到了秋天，似乎厌起来了，想回日本去，一边在促我回上海来替他的职。我于那一年的九、十月之交回国，一边转赴安徽去教书，一边就担负了沫若交下来的《创造季刊》编辑的重责。



诗集《女神》初版本

1921 年 8 月，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其崭新的内容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开创了新的诗风，闻一多称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苗子”。

这时候创造社的旗帜，已经张起。创造社丛书一、二册，也已经在市场上销售了（前后的详细情形，当另外撰文记述）。

在安庆住了半年，日日编讲义，忙于授课，把《创造季刊》编辑的事情搁起。中间又遭了几个军阀摧残学校的惨事，年底下同逃难似的回到了上海。在上

海住了两个月，才把季刊第一期的稿子交出。急忙赶到东京，去提出论文，受毕业考试，急急乎殆哉，我在东京车站下车的第二天，学校就开始考了。

这一年的夏天，仿吾赴湖南教书去了，沫若于暑假中回上海，暑假后又返日本，编了一期第二期的季刊。

我在日本住到第二年的春天，因为留日学生官费问题回国，在杭州住了一个月，办了一点小小的交涉，正想折回东京去的时候，安庆又来催我去教书了。

这时候沫若也已回国，我在安庆住得不久，就也回来到了上海，仿吾也从长沙，赶到上海来和我们同住。嗣后两年，我们一边在饮书局的薄醴，一边更在受社会上已成名的诸人的反对，苦战恶斗，拼命地吃苦，拼命地做文章。这中间就出了几期季刊，一年周报，和一百日的《创造日》。这中间我们的苦况，在沫若的作品里，我的作品里和仿吾的大刀阔斧的论战文里，都可以看得出，此地不再说了。

两三年的苦战之后，矢穷弦尽，再也不能支持了，我们三人就一哄而散，仿吾回湖南，沫若去日本，我也逃往北京去，依靠我的哥哥。

其后沫若又回到上海来，做了一年的穷文士，我去湖北，在武昌大学教了半年书，仿吾也在长沙一个有名无实的铁工厂里当厂长。

这中间过得最安适的，是僻处在广东蕉岭的矿山中的资平。他老先生在那里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受了一般人的尊敬，一面在矿山当技师，一面还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后来不知怎么的风色一转，他辞了矿山

的技师，跑上武昌当时的师大去教书了。

我于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和一位北大的朋友去武昌的时候，第一个来接我的，是领着小孩的资平。三四年不见，他竟长得胖胖，像一个小资本家了，虽然他的衣服是穿得很蹩脚。

武昌的改设大学，是我们去了以后的事情，当时我和校长石先生，是主张聘沫若去当文科学长的，哪里知道一位卑污狗贱的李什么蛋和一位同样的什么什么，从中捣鬼，硬想把师大改国立大学的计划打破，并且因为饭碗问题，就暗中阻止沫若的来武昌就职。我们在武昌，又和这些狗仔苦战了半载，终于被它们咬走。这一年的夏天，却逢仿吾也自湖南来武昌，我和资平二人，就竭力怂恿他出来办出版部。我们三人只在武昌印章程，拉股子，一边在上海计划奔走的，却是沫若和全平。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我自武昌下来，到了上海，和沫若等决议，将创造社出版部弄起，一面编印《创造》和《洪水》，一面再来出书。可是事不凑巧，这一年的冬天，染了吐血病，所以只好到杭州病院里去养了两个月的病。这中间，为出版部出力奔走的，只有全平和沫若两人。

到了一九二六——就是去年的春天——我从杭州肺病院出来到上海的时候，出版部已经租下了闸北宝山路三德里的房子，一块小小的招牌，也已经挂上了。

其后我们去广州，担负编辑筹股等事，全平等在上海作印刷门市批发等工作。不幸去年一年中间出书不多，又因年终时局不靖，创造社被封了一次以后，

风鹤时惊，弄得一般办公者，无心专业，所以结算下来，却只够开销伙食，而一般出资股东的红利，到现在还没有分发。

现在我们出版部的事情，由我一个人负责来办了，却又当一周年将满之期，我们虽则能力薄弱，然也想尽我们的至善，为社会谋一点福。然而大事须从小处做起，光吹大炮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当这周年纪念的时候，先出这一张小小的周报，一边奉送给拥护我们的股东，爱读者，及同情者，作一个秀才的人情，一边也想以粗浅的文字，低廉的价目，来灌输些较新



上海望平街

望平街仅二百余米，却集中了上海几十家报刊、出版机构。其中有像《申报》、《时报》这样著名的报纸。有人把这条街比做英国伦敦新闻出版业的中心舰队街。1926年，郁达夫为创造社出版部不辞辛苦地操劳。

较彻底的知识。朋友诸君，我们大家应该联合起来，要干什么便干什么，先从这暗无天日的上海做起。[①]

前年的冬天，我徇了朋友的愿望，辞去了职业，回到上海来编辑处理创造社的刊物。一到上海，就做了一篇《广州事情》，随后又做了几篇关于方向转换及阶级文艺的短文。当时同人中就有对我不满的，我也以以后不再做议论文自誓。后来狂风暴雨，时局变迁，一直到了去年的七月。八月上旬，果然来了一件奇祸，当时新来上海主持创造社的人，就以我的空言招祸，于实际毫无补益的大义相责备。一位司银钱出入的，且对我个人很周密的表示了反抗的精神。我于事件结束，一场Comedy of Furors闭幕的时候，就脱离了创造社的关系。一脱离创造社之后，现在就成了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时代落伍者了。没落也罢，灭亡也好，我只希望以后各人都能走上各人自己所想走的路去，或向成功光明的方面，或向黑暗堕落自杀的方面，不过总要诚诚实实地，不虚不伪地。[②]

四　还乡

（一）

"比在家庭的怀抱里觉得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像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没有的，法国的这一句古歌，实在是把人情世态道尽了。

当微雨潇潇之夜，你若身眠古驿，看看萧条的四

① 《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② 《翻译说明就算答辩》，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壁，看看一点欲尽的寒灯，倘不想起家庭的人，这人便是没有心肠者，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葬身之所呀！我们在客中卧病的时候，每每要想及家乡，就是这事的明证。

我空拳只手的奔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把路费用尽，在赤日的底下，在车行的道上，我就不得不步行出城。缓步当车，说起来倒是好听，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堕落的文明里沉浸过的我，既贫贱而又多骄，最喜欢张张虚势，更何况平时是以享乐为主义的我，又哪里能够好好的安贫守分，和乡下人一样的蹀躞泥中呢！

这一天阴历的六月初三，天气倒好得很。但是炎炎的赤日，只能助长有钱有势的人的纳凉佳兴，与我这行路病者，却是丝毫无益的！我慢慢的出了凤山门，立在城河桥上，一边用了我那半旧的夏布长衫襟袖，揩拭汗水，一边回头来看看杭州的城市，与杭州城上盖着的青天和城墙界上的一排山岭，真有万千的感慨，横亘在胸中。预言者自古不为其故乡所容，我今朝却只能对了故里的丘山，来求最后的荫庇，五柳先生的心事，痛可知了。

啊啊！亲爱的诸君，请你们不要误会，我并非是以预言者自命的人，不过说我流离颠沛，却是与预言者的境遇相同，社会错把我作了天才待遇罢了。即使罗秀才能行破石飞鸡的奇迹，然而他的品格，岂不和漂泊在欧洲大陆，猖狂乞食的其泊西（gipsy）一样么？

我勉强走到了江干，腹中饥饿得很了。回故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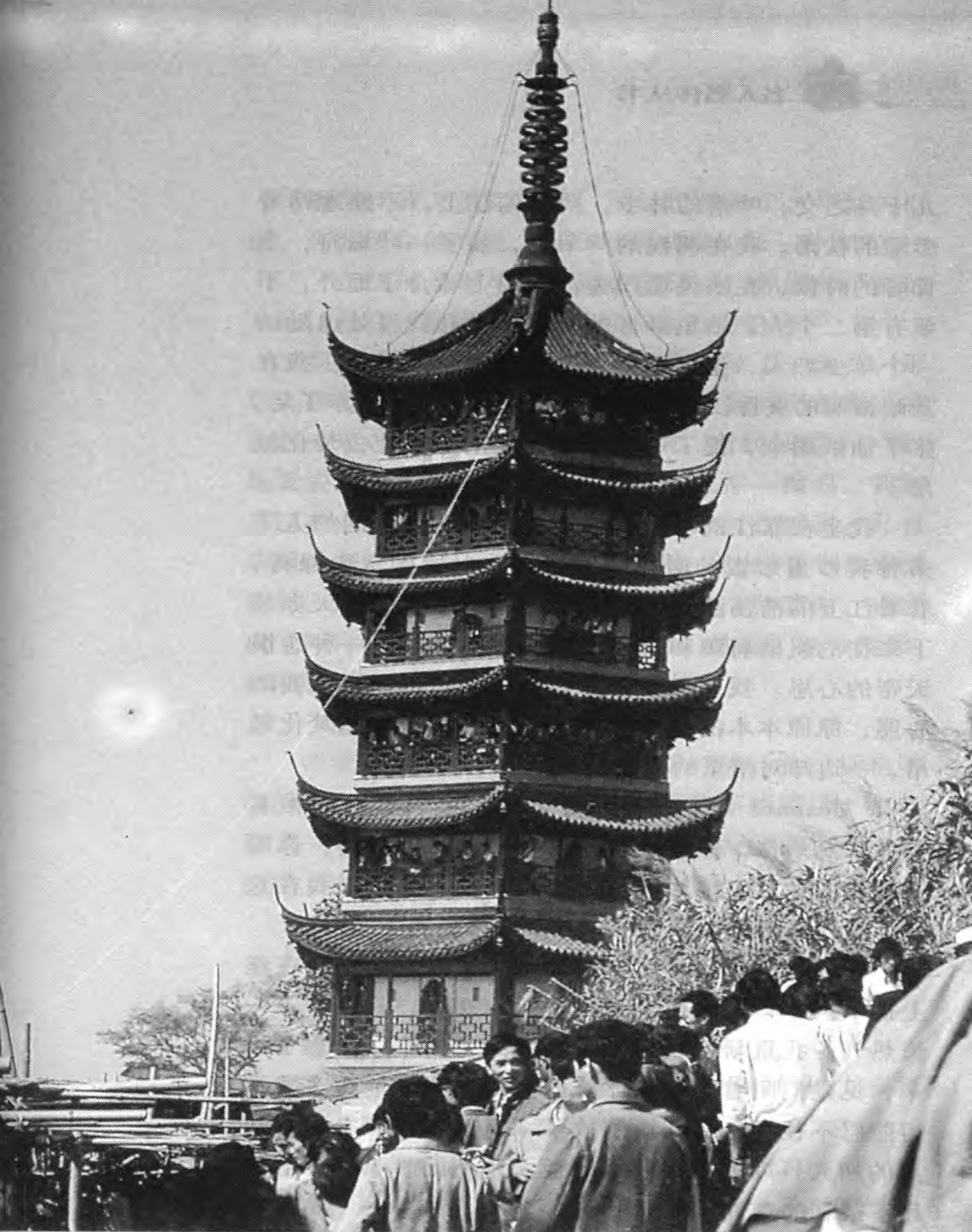
的早班轮船，当然已经开出，等下午的快船出发，还有三个钟头。我在杂乱窄狭的南星桥市上漂流了一会儿，在靠江的一条冷清的夹道里找出了一家坍败的饭馆来。

饭店的房屋的骨骼，同我的胸腔一样，肋骨已经一条一条的数得出来了。幸亏还有左侧的一棍木椽，从邻家墙上，横着支住在那里，否则怕去秋的潮汛，早好把它拉入了江心，作伍子胥的烧饭柴火去了。店里的儿张板凳桌子，都积满了灰尘油腻，好像是前世纪的遗物。账柜上坐着一个四十内外的女人，在那里做鞋子。灰色的店里，并没有什么生动的气象，只有在门口柱上贴着的一张“安寓客商”的尘蒙的红纸，还有些微现世的感觉。我因为脚下的钱已快完，不能更向热闹的街心去寻辉煌的菜馆，所以就慢慢的踱了进去。

啊啊，物以类聚！你这短翼差池的饭馆，你若是二足的走兽，那我正好和你分庭抗礼结为兄弟哩。

（二）

假使天公下一阵微雨，把钱塘江两岸的风景，罩得烟雨模糊，把江边的泥路，浸得污浊难行，那么这时候江干的旅客，必要减去一半，那么我乘船归去，至少可以少遇见几个晓得我的身世的同乡；即使旅客不因之而减少，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云蒙着，阶前屋外有儿点雨滴的声音，那么围绕在我周围的空气和自然的景物，总要比现在更带有些阴惨的色彩，总要比现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点，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边。最好是秋风凉冷的



镇海塔

九十月之交，叶落的林中，阴森的江上，不断地筛着渺濛的秋雨。我在凋残的芦苇里，雇了一叶扁舟，当日暮的时候，在送灵柩归去。小船上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个人，棺里卧着的，若不是和我寝处追随的一个年少妇人，至少也须是一个我的至亲骨肉。我在灰暗微明的黄昏江上，雨声淅沥的芦苇丛中，赤了足，张了油纸雨伞，提了一张灯笼，摸上船头上去焚化纸帛。

我坐在靠江的一张破桌子上，等那柜上的妇人下来替我炒蛋炒饭的时候，看看西兴对岸的青山绿树，看看江上的浩荡波光，又看看在江边沙渚的晴天赤日下来往的帆樯肩舆和舟子牛车，心里忽起了一种怨恨天帝的心思。我怨恨了一阵，痴想了一阵，就把我的心愿，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来。我一边在那里焚化纸帛，一边却对棺里的人说：

“Jeanne！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要开船了！怕有野鬼来麻烦你，你就拿这一点纸帛送给他们罢！你可要饭吃？你可安稳？你可是伤心？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了，我只在你的边上……”

我幽幽的讲到最后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两手，把头伏了下去，两面颊上，只感着了一道热气。我重新把我所欲爱的女人，一个一个想了出来，见她们闭着口眼，冰冷的直卧在我的前头。我觉得隐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声哭声。那个在炉灶上的妇人，以为我在催她的饭，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声气说：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请再等一忽儿！”

啊啊！我又想起来了，我又想起来了，年幼的时候，当我哭泣的时候，祖母母亲哄我的那一种声气！

“已故的老祖母，倚闾的老母亲！你们的不肖的儿孙，现在正落魄了在江干等回故里的船呀！”

我在自己制成的伤心的泪海里游泳了一会儿，那妇人捧了一碗汤，一碗炒饭，摆到了我的面前来。我仰起头来对她一看，她倒惊了一跳。对我呆看了一眼，她就去绞了一块手巾来递给我，叫我擦一擦面。我对了这半老妇人的殷勤，心里说不出的只在感谢。几日来因为睡眠不足，营养不良的缘故，已经是非常感情衰弱，动着就要流泪的我，对她的这一种感谢，也变成了两行清泪，噗嗒的滴下了腮来。她看了这种情形，就问我说：

“客人，你可是遇见了坏人？”

我摇了摇头，勉强的对她笑了一笑，什么话也不能回答。她呆呆的立了一会儿，看我不能讲话，也就留了一句“饭不够，好再炒的”安慰我的话，走向她的柜上去了。

（三）

我吃完了饭，付了她二角银角子，把找回来的八九个铜子，也送给了她，她却摇着头说：

“客人，你是赶船的么？船上要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哩，这几个铜子你收着用罢！”

我以为她怪我吝啬，只给她几个铜子的小账，所以又摸了两角银角子出来给她。她却睁大了眼睛对我说：

“咿咿！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她硬不肯受，我才知道了她的真意，所以说：

“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要给你几个小账的。”

她又推了一回，才收了三个铜子说：

“小账已经有了。”

啊啊，我自回中国以来，遇见的都是些卑污贪暴的野心狼子，我万万想不到在浇薄的杭州城外，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妇人的。妇人呀妇人，你的坍败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铺，大约就是你的真诚的结果，社会对你的报酬！啊啊，我真恨我没有黄金十万，为你建造一家华丽的酒楼。

“再会再会！”

“顺风顺风！船上要小心一点。”

“谢谢！”

我受妇人的怜惜，这可算是平生的第一次。

我出了饭馆，从太阳晒着的冷静的这条夹道，走上轮船公司的那条大街上去。大约是将近午饭的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比曩时少了许多。我走到轮船公司门口，向窗里一看，见账房内有五六个男子围了桌子，赤了膊在那里说笑吃饭。卖票的窗前的屋里，在角头椅上，只坐着两个乡下人，在那里等候，从他们的衣服态度上看来，他们必是临浦萧山一带的农民，也不知他们有什么心事，他们的眉毛却蹙得紧紧的。

我走近了他们，在他们旁边坐下之后，两人中间的一个看了我一眼，问我说：

“鲜散（先生）！到临浦厌办（烟篷）儿个脸(钱)?”

“我也不知道，大约是一二角角子吧。”

“喏（你）到啥地方起（去）咯？”

“我上富阳去的。”

“哎（我们）是为了打官司到杭州来咯。”

我并不问他，他却把这一回因为一个学堂里出身的先生告了他的状，不得不到杭州来的事情对我详细地诉说了：

“哎真勿要打官司啦！格煞（现在）田里已（又）忙，宁（人）也走勿开，真真苦煞哉啦！汉（那）个学堂里个（的）鲜散，心也脱凶哉，哎请啦宁刚（讲）过好两遍，情愿拿出八十块洋钿不（给）其（他），其（他）要哎百念块。喏（你）看，格煞五荒六月，教哎啥地方去变出一百念块洋钿来呢！”

他说着似乎很伤心的样子。

“唉唉！你这老实的农民，我若有钱，我就给你一百二十块钱救你出险了。但是

Thou's met me in an evil hour;

……

To spare thee now is past my power,

……”

我心里这样的一想，又重新起了一阵身世之悲。他看我默默的不语，便也住了口，仍复沉入悲愁的境里去了。

（四）

我坐在轮船公司的那只角上，默默的与那农民相对，耳里断断续续的听了些在账房里吃饭的人的笑语，

只觉得一阵一阵的哀心隐痛，绝似临盆的孕妇，要产产不出来的样子。

杭州城外，自闸口至南星，统江干一带，本是我旧游之地，我记得没有去国之先，在岸边花艇里，金尊檀板，也曾眠醉过几场。江上的明月，月下的青山，与越郡的鸡酒，佐酒的歌姬，当然依旧在那里助长人生的乐趣。但是我呢？我身上的变化呢？我的同干柴似的一双手里，只捏了三个两角的银角子，在这里等买船票！

过了一点多钟，轮船公司的那间屋里，挤满了旅人，我因为怕逢知我的同乡，只俯了首，默默的坐着不敢吐气。啊啊，窗外的被阳光晒着的长街，在街上手轻脚健快快活活来往的行人，请你们饶恕我的罪罢，这时候我心里真恨不得丢一个炸弹，与你们同归于尽呀。

跟了那两个农民，在窗口买了一张烟篷船票，我就走出公司，走上码头，走上跳板，走上驳船去。

原来钱塘江岸，浅滩颇多，码头下有一排很长的跳板，接在那里。我跟了众人，一步一步的从跳板上走到驳船里去的时候，却看见了一个我自家的影子，斜映在江水里，慢慢的在那里前进。等走到跳板尽处，将上驳船的时候，我心里忽而想起了一段我女人写给我的信上的话来：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出过门，那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让我一个人回去的话，原是激于一时的意气而发，我实不知道抱着一个六个月的孩子的妇人的单独旅行，是如何的苦法的。那天午后，你送我上车，



1922年郁达夫与夫人孙荃、子龙儿合影

贫贱夫妻百事哀。郁达夫觉得自己愧对妻儿。

车开之后，我抱了龙儿，看看车里坐着的男女，觉得都比我快乐。我又探头出来，遥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见了儿家工厂，和屋上排列的那里的一列烟囱。我对龙儿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觉的涌出了两滴眼泪。龙儿看我这样子，也好像有知识似的对我呆住了。他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尽对我呆看。我看了这种样子，更觉得伤心难耐，就把我的颜面俯上他的脸去，紧紧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会儿，就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火车行行前进，我看看车窗外的野景，忽而想起去年你带我出来的时候的景象。啊啊！去岁的初秋，你我一路出来上A地去的快乐的旅行，和这一回惨败了回来的情状一比，当时的感慨如何，大约是你所能

推想得出的罢！

“在江干的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的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个信给住在江干的我的母舅，他就来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轮船之后，买了票子，他又来陪我上船去。龙儿硬不要他抱，所以我只能抱着龙儿，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的走上那骇人的跳板去，等跳板走尽的时候，我想把龙儿交给母舅，纵身一跳，跳入钱塘江里去的。但是仔细一想，在昏夜的扬子江边还淹不死的我，在白日的这浅渚里，又哪里能达到我的目的？弄得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人家笑话，还不如忍着罢。

“我到家以后，这几天来，简直还没有取过饮食，所以也没有气力写信给你，请你谅我……”

（五）

啊啊，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的女人吓，我累你不少了。

我走上了驳船，在船篷下坐定之后，就把三个月前，在上海北站，送我女人回家的事情想了出来。忘记了我的周围坐着的同行者，忘记了在那里摇动的驳船，并且忘记了我自家的失意的情怀，我只见清瘦的我的女人抱了我们的营养不良的小孩在火车窗里，在对我流泪。火车随着蒸汽机关在那里前进，她的眼泪洒满的苍白的脸儿，也和车轮合着了拍子，一隐一现的在那里窥探我。我对她点一点头，她也对我点一点头。我对她手招一招，教她等我一忽，她也对我手招一招。我想使尽我的死力，跳上火车去和她做一块儿，

但是心里又怕跳不上去，要跌下来。我迟疑了许久，看她在窗里的愁容，渐渐的远下去，淡下去了，才抱定了决心，站起来向前面伸出了一只手去。我攀着了一根铁干，听见了一声咚咚的冲击的声音，纵身向上一跳，觉得双脚踏在木板上了。忽有许多嘈杂的人声，逼上我的耳膜来，并且有几只强有力的手，突突的向我背后推打了几下。我回转头来一看，方知是驳船到了轮船身边，大家在争先的跳上轮船来，我刚才所攀着的铁干，并不是火车的回栏，我的两脚也并不是在火车中间，却踏在小轮船的舷上了。

我随了众人挤到后面的烟篷角上去占了一个位置，静坐了几分钟，把头脑休息了一下，方才从刚才的幻梦状态里醒了转来。向船外一望，我看见透明的淡蓝色的江水，在那里反射日光。更抬头起来，望到了对岸，我看见一条黄色的沙滩，一排苍翠的杂树，静静的躺在午后的阳光里吐气。

我弯了腰背孤伶仃的坐了一忽，轮船开了。在闸口停了一停，这一只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小轮船就扑突扑突的奔向西去。两岸的树林沙渚，旋转了好几次，江岸的草舍，农夫，和偶然出现的鸡犬小孩，都好像是和平的神话里的材料，在那里等赫西奥特（Hesiod）的吟咏似的。

经过了闻家堰，不多一忽，船就到了东江嘴。上临浦义桥的船客，是从此地换入更小的轮船，溯支江而去的。买票前和我坐在一起的那两个农民，被茶房拉来拉去的拉到了船边，将换入那只等在那里的小轮船去的时候，一个和我讲话过的人，忽而回转头来对

我看了一眼，我也不知不觉的回了他一个目礼。啊啊！我真想跟了他们跳上那只小轮船去，因为一个钟头之后，我的轮船就要到富阳了，这回前去停船的第一个码头，就是富阳了，我有什么面目回家去见我的衰亲，见我的女人和小孩呢？

但是运命注定的最坏的事情，终究是避不掉的。轮船将近我故里的县城的时候，我的心脏的鼓动也和轮船的机器一样，扑突扑突的响了起来。等船一靠岸，我就杂在众人堆里，披了一身使人眩晕的斜阳，俯着首走上岸来。上岸之后，我却走向和回家的路径方向相反的一个冷街上的土地庙去坐了二点多钟。等太阳下山，人家都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方才乘了夜阴，走上我们家里的后门边去。我侧耳一听，听见大家都在庭前吃晚饭，偶尔传过来的一声我女人和母亲的说话的声音，使我按不住地想奔上前去，和她们去说一句话，但我终究忍住了。乘后门边没有一个人在，我就放大了胆，轻轻推开了门，不声不响的摸上楼上我的女人的房里去睡了。

晚上我的女人到房里来睡的时候，如何的惊惶，我和她如何的对泣，我们如何的又想了许多谋自尽的方法，我在此地不记下来了，因为怕人家说我是为欲引起人家的同情的缘故，故意的在夸张我自家的苦处。①

五　零余者的苦闷

M君，F君：

到了北京后，已经有两个月了。我记得从天津的

① 《还乡杂记》，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旅馆里发出那封通信之后，还没有和你们通过一封信；临行时答应你们做的稿子，不消说是没有做过一篇。什么“对不起吓”，“原谅我吓”的那些空文，我在此地不愿意和你们说，实际上即使说了也是没有丝毫裨益的。这两个月中间的时间，对于我是如何的悠长？日夜只呆坐着的我的脑里，起了一种怎么样的波涛？我对于过去，对于将来，抱了怎么样的一个愿望？这些事情，大约是你们所不知道的罢；你们若知道了，我想你们一定要跑上北京来赶我回去，或者宽纵一点，至少也许要派一个人或打一个电报，来催我仍复回到你们日夜在谋脱离而又脱离不了的樊笼里去。我的情感，意识，欲望和其他的一切，现在是完全停止了呀，M！我的生命执念和死的追求现在也完全消失了呀！F！啊啊，以我现在的心理状态讲来，就是这一封信也是多写的，我……我还要希望什么？啊啊，我还要希望什么呢？上北京来本来是一条死路，北京空气的如何腐劣，都城人士的如何险恶，我本来是知道的。不过当时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烂下去的我，老住在上海，任我的精神肉体，同时崩溃，也不是道理，所以两个月前我下了决心，决定离开了本来不应该分散而实际不分散也没有方法的你们，而独自一个跑到这风雪弥漫的死都中来。当时决定起行的时候，我心里本来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希望，但是在无望之中，漠然的我总觉有一个“转换转换空气，振作振作精神”的念头。啊啊，我当时若连这一个念头也不起，现在的心境，或者也许能平静安逸，不致有这样的苦闷的！欺人的“无望之望”哟，我诅咒你，我诅咒你！……

拿起笔来，顺了我苦闷的心状，写了这么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像这样的写下去，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我胸中压住的一块铅铁吐露得出来。啊啊，M，F，我还是不写了罢，我还是不写的好……不过……不过这样的沉默过去，我怕今晚上就要发狂，睡是横竖睡不着了，难道竟这样呆呆的坐到天明么？这绵绵的长夜，又如何减缩得来呢？M，F！我的头昏痛得很，我仍复写下去罢，写得纠缠不清的时候，请你们以自己的经验来补我笔的不足。

“到北京之后，竟完全一刻清新的时间也没有过，

北京前门火车站前

在北京的郁达夫陷入无穷的苦闷之中，他不断的写信给创造社的同伴倾诉自己的苦衷。

从下车之日起，一直到现在此刻止，竟完全是同半空间的雨滴一样，只是沉沉落下。”这一句话，也是假的。若求证据，我到京之第二日，剃了数月来未曾梳理的长发短胡，换了一件新制的夹衣，捧了讲义，欣欣然上学校去和我教的那班学生相见，便是一个明证。并且在这样消沉中的我，有时候也拿起纸笔来想写些什么东西。前几天我还有一段不曾做了的断片，被M报拿了去补纪念刊的余白哩，……所以说我近来“竟完全是同半空间的雨滴一样，只是沉沉落下”也是假的。但是像这样的瞬间的发作，最多不过几个钟头。这几个钟头过后，剩下来的就是无穷限的无聊和无穷限的苦闷。并且像这样的瞬间的发作，至多一个月也不过一次，以后我觉得好像要变成一年一次几年一次的样子，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呀！

那么除了这样的几个钟头的瞬间发作之外，剩下来的无穷的苦闷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M！F！请你们不要笑我罢！实际上我自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苦闷，这样的无聊！

难道是失业的结果么？……现在我名义上总算已经得了一个职业，若要拼命干去，这几点钟学校的讲义也尽够我日夜的工作了。但是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我的职业，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讲到职业的问题，我觉得倒不如从前失业时候的自在了。

难道是失恋的结果么？……噢噢，再不要提起这



一个怕人的名词。我自见天日以来，从来没有晓得过什么叫做恋爱。运命的使者，把我从母体里分割出来以后，就交给了道路之神，使我东流西荡，一直漂泊到了今朝，其间虽也曾遇着几个异性的两足走兽，但她们和我的中间，本只是一种金钱的契约，没有所谓"恋"，也没有所谓"爱"的。本来是无一物的我，有什么失不失，得不得呢？你们若问起我的女人和小孩如何，那么我老实对你们说罢，我的亲爱她的心情，也不过和我亲爱你们的心情一样，这一种亲爱，究竟可不可以说是恋爱，暂且不管它，总之我想念我女人和小孩的情绪，只有同月明之夜在白雪晶莹的地上，当一只孤雁飞过时落下来的影子那么浓厚。我想这胸中的苦闷，和日夜纠缠着我的无聊，大约定是一种遗传的疾病。但这一种遗传，不晓得是始于何时，也不知将伊于何底，更不知它是否限于我们中国的民族的？



《浮士德》插图

我近来对于几年前那样热爱过的艺术，也抱起疑念来了。呀，M，F！我觉得艺术中间，不使人怀着恶感，对之能直接得到一种快乐的，只有几张伟大的绘画，和几

段奔放的音乐，除此之外，如诗，文，小说，戏剧和其他的一切艺术作品，都觉得肉麻得很。你看歌德的诗多肉麻啊，什么“紫罗兰吓，玫瑰吓，十五六的少女吓”，那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垂死的时候，能把它们拿来作药饵么？美莱迭斯的小说，也是如此的啊，并不存在的人物事实，他偏要说得原原本本，把威尼斯的夕照和伦敦市的夜景，一场一场的安插到里头去，枉费了造纸者和排字者的许多辛苦，创造者的他自家所得的结果，也不过一个永久的死灭罢了，那些空中的楼阁，究竟建设在什么地方呢？像微虫似的我辈，讲起来更可羞了。我近来对北京的朋友，新订了一个规约，请他们见面时绝对不要讲关于文学上的话，对于我自家的几篇无聊的作品，更请求他们不要提起。因为一提起来，我自家更羞惭得窜身无地，我的苦闷，也更要增加。但是到我这里来的青年朋友，多半是以文学为生命的人。我们虽则初见面时有那种规约，到后来三言两语，终不得不讲到文学上去。这样的讲一场之后，我的苦闷，一定不得不增加一倍。

为消灭这一种内心苦闷的缘故，我却想起了种种奇特的方法出来。有时候我送朋友出门之后，马上就跑到房里来把我所最爱的东西，故意毁成灰烬，使我心里不得不起一种惋惜悔恼的幽情，因为这种幽情起来之后，我的苦闷，暂时可以忘了。到北京之后的第二个礼拜天的晚上，正当我这种苦闷情怀头次起来的时候，我把颜面伏在桌上动也不动的坐了一点多钟。后来我偶尔把头抬起，向桌上摆着的一面蛋形镜子一照，只见镜子里映出了一个瘦黄奇丑的面形，和倒覆

在额上的许多三寸余长，乱蓬蓬的黑发来。我顺手拿起那面镜子向地上一掷，啪的响了一声，镜子竟化成了许多粉末。看看一粒一粒地上散溅着的玻璃的残骸，我方想起了这镜子和我的历史。因为这镜子是我结婚之后，我女人送给我的两件纪念品中的最后的一件。她和这镜子同时给我的一个钻石指环，被我在外国念书的时候质在当铺里，早已满期流卖了，目下只剩了这一面意大利制的四圈有象牙螺钿镶着的镜子，我于东西流转之际，每与我所最爱的书籍收拾在一起，随身带着的这镜子，现在竟化成一颗颗的细粒和碎片，溅散在地上。我呆呆的看了一忽，心里忽起了一种惋惜之情，几刻钟前，那样难过的苦闷，一时竟忘掉了。自从这一回后，我每于感到苦闷的时候，辄用这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来图一时的解放，所以我的几本爱读的书籍和几件爱穿的洋服，被我烧了的烧了，剪破的剪破，现在行箧里，几乎没有半点值钱的物事了。

有钱的时候，我的解闷的方法又是不同。但我到北京之后，从没有五块以上的金钱和我同过一夜，所以用这方法的时候，比较的不多。前月中旬，天津的二哥哥，

20 世纪 20 年代的香烟广告月份牌



寄了五块钱来给我，我因为这五块钱若拿去用的时候，终经不起一次的消费，所以老是不用，藏在身边。过了几天，我的遗传的疾病又发作了，苦闷半天，我才把这五元钱想了出来。慢慢的上一家卖香烟的店里尽这五元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我回家来一时的把这一大包香烟塞在白炉子里燃烧起来。我那时候独坐在恶毒的烟雾里，觉得头脑有些昏乱，且同时眼睛里，也流出了许多眼泪，当时内心的苦闷，因为受了这肉体上的激刺，竟大大的轻减了。

一般人所认为排忧解闷的手段，一时我也曾用过的手段，如醇酒妇人之类，对于现在的我，竟完全失了它们的效力。我想到了一年半年之后若现在正在应用的这些方法，也和从前的醇酒妇人一样，变成无效的时候，心里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层烦恼。啊啊！我若是一个妇人，我真想放大了喉咙，高声痛哭一场！

前几个月在上海做的那一篇夏夜的幻影，你们还记得么？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近来于无聊之极，写出来的几篇感想不像感想小说不像小说的东西里，还是这篇夏夜的幻想有些意义。不过当时的苦闷，没有现在那么强烈，所以还能用些心思在修辞结构上面。我现在才知道了，真真苦闷的时候，连叹苦的文字也做不出来的。

夜已经深了。口外的火车，远远绕越西城的车轮声，渐渐的传了过来。我想这时候你们总应该睡了罢？若还没有睡，啊啊，若还没有睡，而我们还住在一起，恐怕又要上酒馆去打门了呢！我一想起当时的豪气，反而只能发生出一种羡慕之心，当时的那种悲愤，完

全没有了。人生到了这一个境地，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希望呢？[①]

北国的寒宵，实在是沉闷得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不眠症者，更觉得春夜之长。似水的流年，过去真快，自从海船上别后，匆匆又换了年头。以岁月计算，虽则不过隔了五个足月，然而回想起来，我同你们在上海的历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几百年的样子。河畔冰开，江南草长，虫鱼鸟兽，各有阳春发动之心，而自称为动物中之灵长，自信为人类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旧是奄奄待毙，没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没有雄心欢迎来日。几日前头，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来访我的贫居。他问我："为什么要消沉到这个地步？"我问他："你何以不消沉，要从东城跑许多路特来访我？"他说："是为了职务。"我又问他："你的职务，是对谁的？"他说："我的职务，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我说："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他的来访的目的，本来是为问我对于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意见如何，中国将来的教育方针如何的，——他之所以来访者，一则因为我在某校里教书，二则因为我在日本住过十多年，或者对于某种事项，略有心得的缘故——后来听了我这一段诡辩，他也把职务丢开，谈了许多无关紧要的闲话走了。他走之后，我一个人衔了纸烟想想，觉得人类社会的许多事情，毕竟是庸人自扰。什么国富兵强，什么和平共乐，都是一班野兽，于饱食之余，在

① 《一封信》，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

暖梦里织出来的回文锦字。像我这样的生性，在我这样的境遇下的闲人，更有什么可想，什么可做呢？写到这里我又想起T君批评我的话来了，他说："某书的作者，嘲世骂俗，却落得一个牢骚派的美名。"实在我想T君的话，一点儿也不错。人若把我们的那些浅薄无聊的"徒然草"合在一处，加上一个牢骚派的名目，思欲抹杀而厌鄙之，倒反便宜了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些东西，本来是同身上的积垢，口中的吐气一样，不期然而然的发生表现出来的，哪里配称作牢骚，更哪里配称作派呢？我读到《歧路》，沫若，觉得你对于自家的艺术的虚视——这虚视两字，我也不知道妥当不妥当，或者用怀疑两字比较得的切吧——也和我一样。不错不错，我这封信，是从友人宴会席上回来，读了《歧路》之后，拿起笔来写的。我写这一封信的动机，原是想和你们谈谈我对于《歧路》的感想的呀！

郁达夫与斯诺、郭沫若合影



沫若！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

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惟一的一道实味。就是京沪报章上，为了金钱或者想建筑自家的名誉的缘故，在那里含了敌意，做文章攻击你的人，我仔细替他们一想，觉得他们也在感着这凄切的孤独。惟其感到孤独，所以他们只好做些文章来卖一点金钱，或者竟牺牲了你来博一点小小的名誉，毕竟他们还是人，还是我们的同类，这“孤单”的感觉，终究是逃不了的，所以他们的文章里最含恶意，攻击你最甚的处所，便是他们的孤独感表现得最切的地方。名利的争夺，欲牺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恶心，——简单点说，就说生存竞争吧——依我看来，都是由这“孤单”的感觉催发出来的。人生的实际，既不外乎这“孤单”的感觉，那么表现人生的艺术，当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来对于艺术的意见和评价，都和从前不同了。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没有什么特异有区别的地方。努力于艺术，献身于艺术，也不须有特别的表现。牢牢捉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由他写成诗歌小说也好，制成音乐美术品也好，或者竟不写在纸上，不画在布上壁上，不雕在白石上，不奏在乐器上，什么也不表现出来，只教他能够细细的玩味这“孤单”的感觉，便是绝好的“创造”。

仿吾！这一段无聊的废话，你看对不对？我在写这封信之先，刚从一位朋友处的宴会回来，席上遇见了许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都已经成了富者，现在是资本家了。我夹在这些衣狐裘者的老

同学中间，当然觉得十分的孤独，然而看看他们挟了皮箧，奔走不宁的行动，好像他们也有些在觉得人生的孤寂的样子。我前边不是说过了么？惟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暇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们，所以我这主观的推测，也许是错了的。

我现在因为抱有这一种感想，所以什么东西也写不下来，什么东西也不愿意拿来阅读。有时候要想玩味这“凄切的孤单”，在日斜的午后，老跑出城外去独



郁达夫手迹

步。这里城外多是黄沙的田野，有儿处也有清溪断壁，绝似日本郊外未开辟之先的代代木新宿等处。不过这里一堆一堆的黄土小冢，和有钱的人家的白杨松树的坟茔很多，感视稍微与日本不同一点。今晚在宴会的席上，在许多鸿儒谈笑的中间，我胸中的感觉，同在这样的白杨衰草的坟地里漫步时一样。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比从前进步了；从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满的朋

友——实际上除你们几个人之外，哪一个境遇比我不美满？——相处，老要起一种感伤，有时竟会滴下泪来。现在非但眼泪不会滴下来，并且也能如他们一样的举起箸来取菜，提起杯来喝酒。不过从前的那一种喜欢谈话的冲动，现在没有了。他们入坐，我也就坐，他们吃菜，我也吃菜。劝我喝酒，我就喝，干杯就干杯。席散了，我就回来。雇车雇不着，就慢慢的在黄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车马车，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他们从车中和我点头，我也回点一头。他们不点头，我也让他们的车子过去，横竖是在后头跟走几步，他们的车子就可以老远的上我前头去的，所以无避入叉路上去的必要。还有一点和从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里，他们来要求我猜拳的时候，我总笑笑，摇摇头，举起杯来喝一杯酒，教他们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个人猜。近来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过默默的走回家来坐坐，吸吸烟，倒点茶喝喝。

今晚的宴会，散得很早，我回家来吸吸烟喝喝茶，觉得还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周报的《歧路》来看。沫若！大卫生的诗，实在是做得不坏，不过你的几行诗，我也很喜欢念。你的小孩的那个两脚没有的洋囡，我说还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头他们去买一个新的时候，怕又要破费几角钱哩。

昨天一个朋友来说他读到《歧路》，真的眼泪出了。我劝他小心些，这句话不要说出来教人家听见，恐怕有人要说他的眼泪不值钱。他说近来他也感染了一种感伤病，不晓得怎么的，感情好像回返小孩子时代去了。说到这里，他忽而眼圈又红了起来，叫了我

一声："达夫！我……我可惜没有钱……"我也对他呆看了半晌，后来他一句话也不说，立起身来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门去了。（这样的朋友，上我这里来的很多。他们近来知道了我的脾气，来的时候，艺术也不谈了，我的几篇无聊的作品和周报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几次我们真有主客两人相对，默默而过半点钟的时候。像这样的Pause的中间，我觉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满足。因为有客人在前头，我一时可以不被那一种独坐时常想出来的无聊的空虚思想所侵蚀，而一边这来客又不在言语，我的听取对话和预备回答的那些麻烦注意可以省去。）不过，沫若！我说你那一篇《歧路》写得很可惜，你若不写出来，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种浓厚的孤独感里浸润好几天。现在写出了之后，我怕你的那一种"凄切的孤单"之感，要减少了吧？

仿吾！我说你还是保守着独身主义，不要想结婚的好！恐怕你若结了婚，一时要失掉你的这孤独之感。而这孤独之感，依我说来，便是艺术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说是艺术的本身。所以你若结了婚，怕一时要与艺术违离。讲到这里我怕你要反问我"那么你们呢？你和沫若呢？"是的，我和沫若是一时与艺术离异过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孤独罢了。……

嗳！嗳！不知不觉，已经写到午前三点钟了。

仿吾！沫若！要想写的话，是写不完的，我迟早还是弄几个车钱到上海来一次吧！大约我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暑假以后，我怎么也要设法回浙江去实行我的乡居的宿愿。若在最近的时期中弄不到车钱，

不能够到上海来，那么我们等六月里再见吧！

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午前三时[①]

零余者

Arm am Beutel, krank am Herzen,
Schleppt ich meine langen Tage,
Armut ist die groesste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

不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过的这几句诗，轻轻的在口头念着，我两脚合了微吟的拍子，又慢慢的在一条城外的大道上走了。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
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
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
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诗的意思，大约不外乎此，实际上人生的一切，我想也尽于此了。“不过令人愁闷的贫苦，何以与我这样的有缘？使人生快乐的富裕，何以总与我绝对的不来接近？”我眼睛呆呆的注视着前面空处，两脚一步一步踏上前去，一面口中虽在微吟，一面于无意中又在作这些牢骚的想头。

是日斜的午后，残冬的日影，大约不久也将收敛光辉了，城外一带的空气，仿佛要凝结拢来的样子。

① 《北国的微音》，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视野中散在那里的灰色的城墙，冰冻的河道，沙土的空地荒田，和几丛枯曲的疏树，都披了淡薄的斜阳，在那里伴人的孤独。一直前面大约在半里多路前的几个行人，因为他们和我中间距离太远了，在我脑里竟不发生什么影响。我觉得他们的几个肉体，和散在道旁的几家泥屋及左面远立着的教会堂，都是一类的东西，散漫零乱，中间没有半点联络，也没有半点生气，当然更没有一些儿的情感了。

“唉嘿，我也不知在这里干什么？”

微吟倦了，我不知不觉便轻轻的长叹了一声。慢慢的走去，脑里的思想，只往昏黑的方面进行；我的头愈俯愈下了。

——实在我的衰退之期，来得太早了。……像这样一个人在郊外独步的时候，若我的身子忽而能同一堆春雪遇着热汤似的消化得干干净净，岂不很好么？……回想起来，又觉得我过去二十余年的生涯是很长的样子……我什么事情没有做过？……儿子也生了，女人也有了，书也念了，考也考过好几次了，哭也哭过，笑也笑过，嫖赌吃着，心里发怒，受人欺辱，种种事情，种种行为，我都经验过了，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过？……等一等，让我再想一想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没有经验过的事情了，……自家死还没有死过；啊，还有还有，我高声骂人的事情还不曾有过，譬如气得不得了的时候，放大了喉咙，把敌人大骂一场的事情。就是复仇复了的时候的快感，我还没有感得过。……啊啊！还有还有，监牢还不曾坐过，……唉，但是假使这些事情，都被我经验过了，也有什么？

结果还不是一个空么？……嘿嘿，嗯嗯。——到了这里，我的思想的连续又断了。

>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
> 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
> 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
> 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微微的重新念着前诗，我抬起头来一看，觉得太阳好像往西边又落了一段，倒在右手路上的自己的影子，更长起来了。从后面来的几乘人力车，也慢慢的赶过了我。一边让他们的路，一边我听取了坐车的人和车夫在那里谈话的几句断片。他们的话题，好像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啊啊，可羡的你们这几个虚无主义者，你们大约是上前边黄土坑去买快乐去的吧，我见了你们，倒恨起我自家没有以前的生趣来了。

一边想一边往西北走去，不知不觉已走到了京绥铁路的路线上。从此偏东北再进几步，经过了白房子的地狱，便可顺了通万牲园的大道进西直门去的。苍凉的暮色，从我的灰黄的周围逼近拢来，那倾斜的赤日，也一步一步的低垂下去了。大好的夕阳，留不多时，我自家以为在冥想里沉没得不久，而四边的急景，却告诉我黄昏将至了。在这荒野里的物体的影子，渐渐的散漫了起来。不知从何处吹来的微风，也有些急促的样子，带着一种惨伤的寒意。后面踱踱踱踱的又来了一乘空的运货马车，一个披着光面皮里子的车夫，默默的斜坐在前头车板上吃烟，我忽而感觉得天寒岁



北京西直门外大街

自视为零余者的郁达夫在北京西直门旁的高墈上四处张望，感到一种日暮的悲哀。

暮，好像一个人飘泊在俄国的乡下。马车去远了，白房子的门外，有几乘黑旧的人力车停在那里。车夫大约坐在踏脚板上休息，所以看不出他们的影子来。我避过了白房子的地狱，从一块高墈上的地里，打算走上通西直门的大道上去。从这高处向四边一望，见了凋丧零乱排列在灰色幕上的野景，更使我感得了一种日暮的悲哀。

——唉唉，人生实在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歌歌哭哭，死死生生，……世界社会，兄弟朋友，妻子父母，还有恋爱，啊呀，恋爱，恋爱，恋爱，……还有金钱，……啊啊……

Armut ist die groesste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

好诗好诗！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s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好诗好诗！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我的错杂的思想，又这样的弥散开来了。天空高处，寒风呜呜的响了几下，我俯倒了头，尽往东北的走去，天就快黑了。

远远的城外河边，有几点灯火，看得出来，大约紫蓝的天空里，也有几点疏星放起光来了吧？大道上断续的有几乘空马车来往，车轮的踱踱踱踱的声音，好像是空虚的人生的反响，在灰暗寂寞的空气中散了。我遵了大道，以几点灯火作了目标，将走近西直门的时候，模糊隐约的我的脑里，忽而起了一个霹雳。到这时候止，常在脑里起伏的那些毫无系统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中心点上，成了一个霹雳，显现了出来。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这就是霹雳的核心，另外的许多思想，不过是些附属在这霹雳上的枝节而已。这样的忽而发见了思想的中心点，以后我就用了科学的方法推了下去：

——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

完全没有用的。a superfluous man! a useless man! superfluous! superfluous……证据呢？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这时候，我的两只脚已经在西直门内的大街上运转。四边来往的人类，究竟比城外混杂得多。天也已经昏黑，道旁的几家破店和小摊，都点上灯了。

——第一……我且从远处说起吧……第一，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我这样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社会，也没有一些儿损害，这是千真万确的。……第二，且说中国吧！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中国生我养我，有什么用处呢？……再缩小一点，嗳，再缩小一点，第三，第三且说家庭吧！啊，对于我的家庭，我却是个少不得的人了。在外国念书的时候，已故的祖母听见说我有病，就要哭得两眼红肿。就是半男性的母亲，当我有一次醉死在朋友家里的时候，也急得大哭起来。此外我的女人，我的小孩，当然是少我不得的！哈哈，还好还好，我还是个有用之人。——

想到了这里，我的思想上又起了一个冲突。前刻发现的那个思想上的霹雳，几乎可以取消的样子，但迟疑了一会儿，我终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矛盾性。抬起头来一看，我才知道我的身体已被我搬在一条比较热闹的长街上行动。街路两旁的灯火很多，来往的车辆也不少，人声也很嘈杂，已经是真正的黄昏时候了。

——像这样的时候，若我的女人在北京，大约我总不会到市上来飘荡的吧！在灯火底下，抱了自家的

儿子，一边吻吻他的小嘴，一边和来往厨下忙碌的她问答几句，踱来踱去，踱去踱来，多少快乐啊！啊啊，我对于我的女人，还是一个有用之人哩！不错不错，前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决，我究竟还是一个有用之人么？——

这时候，我意识里的一切周围的印象，又消失了。我还是伏倒了头，慢慢的在解决我的疑问：

——家庭，家庭，……第三，家庭，……让我看，哦，啊，我对于家庭还是一个完全无用之人！……丝毫没有功利主义的存心，完全沉溺于的盲目之爱的我的祖母，已经死了。母亲呢？……啊啊，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几块钱……——

我那时候两只手却插在大氅的袋内，想到了这里，两只手自然而然的向袋里散放着的几张钞票捏了一捏。

——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我的女人，我不去娶她，总有人会去娶她的；我的小孩，我不生他，也有人会生他的，我完全是一个无用之人呀，我依旧是一个无用之人呀！——

急转直下的想到了这里，我的胸前忽觉得有一块铁板压着似的难过得很。我想放大了喉咙，啊的大叫它一声，但是把嘴张了好几次，喉头终放不出音来。没有方法，我只能放大了脚步，向前同跑也似的急进了几步。这样的不知走了几分钟，我看见一乘人力车跑上前来兜我的买卖。我不问皂白，跨上了车就坐定了。车夫问我上什么地方去，我用手向前指指，喉咙



任颐的《苏武牧羊》

郁达夫想象在日本九州海岸的郭沫若，一定比苏武当年牧羊瀚海的情状，还要凄凉。

只是和被熟铁封锁住的一样，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人力车向前面跑去，我只见许多灯火人类，和许多不能类列的物体，在我的两旁旋转。

“前进！前进！像这样的前进吧！不要休止，不要停下来！”

我心里一边在这样的希望，一边却在恨车夫跑得太慢。

十三年正月十五日[①]

沫若：

和你分手，是去年十月的初旬，——记不清哪一日了，但我却记得是双十节到北京的——接到你从白滨寄出，在春日丸船上写的那封信，是今年的四月底边。此后你也没有信来，我也怕写信给你，一直到现在，——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日——我与你的中间，竟没有书札来往。我怕写信给你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我自春天以来，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我怕像这样的消息，递传给你，也只能增大你的愁怀，决不能使你盼望我振作的期待，得有些微的满足。第二是：因为我想象你在九州海岸的生涯，一定比苏武当年，牧羊瀚海的情状，还要孤凄清苦，我若

① 《零余者》，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忽从京洛，写一纸长书，将中原扰攘的情形，缕缕奉告，怕你一时又要重新感到离乡去国之悲，那时候，你的日就镇静的心灵，又难免不起掀天的大浪。此外还有几种原因，由主观的说来，便是我天性的疏懒，再由客观的讲时，就是我和你共事以后，无一刻不感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总觉得对你不起的深情。记得《两当轩集》里有几句诗说：强半书来有泪痕，不将一语到寒温，久迟作答非忘报，只恐开缄亦断魂，……我现在把它抄在这里，聊当作我两三月来，久迟作答的辩解。

五月初——记不清是哪一日了，总之是你离开上海之后，约莫有一个多月的光景——我因为我在北京的生活太干寂了，太可怜了，胸中在酝酿着的闷火，

北京旧时代的前门大街



太无喷发的地方了，在一天东风微暖的早上，带了一文铅笔，几册洋书，飘然上了南下的征车，行返上海。当车过崇文门，去北京的内城渐远的时候，我一边从车座里站起来，开窗向后面凝望，一边我心里却切齿的作了底下的一段诅咒：“美丽的北京城，繁华的帝皇居，我对你绝无半点的依恋！你是王公贵人的行乐之乡，伟人杰士的成名之地！但是Sodom的荣华，Pompey的淫乐，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续几何时？问去年的皓雪，而今何处？——But 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year?——像我这样的无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苍天不死，今天在这里很微弱地发出来的这一点仇心，总有借得浓烟硝雾来毁灭你的一日！杀！杀！死！死！毁灭！毁灭！我受你的压榨，欺辱，蹂躏，已经够了，够了！够了！……”那时候因为我坐的一间三等车室内，别无旁客，所以几月来抵死忍着，在人前绝不曾洒过的清泪，得流了一个痛快。沫若，我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诅咒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车中竟起了这样的一段毒念。你说我在这北京度过的这半年余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还是安乐？具体的话我不说了，这首都里的俊杰如何的欺凌我，生长在这乐土中的异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过来人，大约总能猜测吧！

上车的第二天半夜里到了上海，下车后，即跑上民厚里你我同住过的那间牢房里去，楼底下的厨房内，只有几根柴纵横的散在那里。那一天厨房里的那个电灯泡，好像特别的灰暗，冰冷的电光——虽则是春风沉醉的晚上，但我只觉得这屋内的电灯光是冰冷

的——同褪剩的洪水似的淡淡地凝结在空洞的厨板上，锅盖上，和几只破残的碗钵上，在这些物事背后拖着的阴影，却是很浓厚的。进了前间起坐室一看，我和你和仿吾婀娜小孩等坐过的几张椅子，都七坍八败的靠叠在墙边，只有你临行时不曾收拾起的许多破书旧籍，这边一堆，那边一捆的占尽了这间纵横不过二丈来方的前室。前楼的两张床上，帐子都已撤去，地板上铺满了些破新闻纸，校稿的无用者和许多信札的废纸废封，光床上堆在那里的是仿吾的不曾拿去洗的旧衣服和破袜汗衫之类。后楼上，你于送你夫人小孩上日本去后，独自一个在那里写成你的《歧路》和《十字架》等篇的后楼上，正如暴风过后的港一样，到处只留着些坍败倒坏的痕迹，一阵霉烂的气味，突然侵袭了我的嗅觉，我一个人不知不觉竟在那张破床床沿上失神默坐了几分钟。那一晚仿吾因为等我不到，上别处去消闷去了。空屋里只有N氏一人，睡在那里候我到来。他说，书局要他们搬家，有许多器具，都已搬走了。他又说，仿吾和他，因为料定我一到上海就要找上这里来，所以是死守着不走的。末了他更告诉我说，在这里已经两个礼拜不举火了，他们要吃饭的时候，是锁着门——因为屋内一个底下人也没有了——跑上外边去吃的。

在这间荒废的屋里住了四五天，和仿吾等把周报结束，与季刊的稿子清整了一下，更在外面与《太平洋》杂志有关的朋友商议了些以后合出周报的事情，我就于全部事务完了的那天早晨坐了沪杭早车回浙江去。

这一回的南下，表面上虽则说是为收拾周报，和商议与《太平洋》杂志合作的事情而去，但我的内心，实际上想上南边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使我脱离这万恶贯盈的北京，而别求生路。殊不知到上海一看，我的半年余的出亡，使我的去路，闭塞得比《茑萝行》时代更加绝望。不但如此，且有几个寄生在资本家翼下，一边却在高谈革命建国的文人，和几个痛骂礼拜六派的作品，而自家在趣味比礼拜六更低的杂志上大做文章，一面又拉了不愿意的朋友，也在这新礼拜六上作小说的方言学者，正在竭力诋毁我和你和仿吾。我看看这种情形，听了些中国文坛上特有的奇闻逸事，觉得当上车时那样痛恨的北京城，比卑污险恶的上海，还要好些。于是我的不如归去的还乡高卧的心思，又渐渐的抬起头来了。

到家的头两天，总算快乐得很，亲戚朋友，相逢道故，家庭之内，也不少融融之乐。好，到了第三天，事件就发生了。

总之，是我的女人不好。那一天晚上吃夜饭的时候，我在厅前陪母亲多喝了一杯酒，所以母亲与我都是很快乐的在灯前说笑。我的女人在厨下吃完了晚饭，也抱了龙儿——我的三岁的小孩——过来，和我们坐一起。那时候我和母亲手里正捏了一张在北京的我的侄儿的穿洋服的照片在那里看。我的女人看了照片上的侄儿的美丽的小洋服——侄儿也三岁了——赞美得了不得，便顺口对龙儿说了一句笑话说：

“龙！你要不要这样的好洋服穿？”

早熟的龙儿，虽然话也讲不十分清楚，但虚荣心

却已经发达，听了他娘的这句话，便连声的嚷要！要！要！我也同他开玩笑，故意的说了一声“没有！”可怜的这小孩，以为我在骂他，就放声大哭起来。我们三人——母亲和我和我的女人——用尽了种种手段，想骗他不哭，但他却不听从。平时非常钟爱他的我的老母，到了后来，也生了气，冷视了他一眼说：

“你这孩子真不听话，穿洋服要前世修来的呀，哪来恶诈就诈得到的呢？你要哭且向你的爸爸去哭，我是没有钱做洋服给你穿！”

讲完了话，母亲就走开了。我因为这孩子脾气不好，心里早已觉得不耐烦，及听了母亲的话，更觉得十分的羞恼，所以马上就涨红了脸，伸出手去狠命的向他的小颊上批了两下。粉白的小脸上立刻即胀出了几个手指红印来，他的哭声，也一时狂叫了起来。母亲听了他的狂叫的哭声，赶进来的时候，我的女人，已经流了一脸眼泪，伏着背把龙儿搂在怀中，在发着颤声的安抚他说：

“宝，心肝肉，乖宝……不哭吧……娘不好，……噢，娘……娘不好……噢，总是娘说了一声不好……”

我的女人抱他上楼去后半天，他睡着了方才不哭。后来我上楼去睡的时候，我的女人还含了眼泪，呆坐在床沿上，在守着他睡觉。我脱下了夹衫摸进床去，抱他到灯下来看时，见他的脸上红肿得比被打的时候更厉害。我叫我的女人拿开香粉盒来，好在他的伤痕上敷上些香粉，她只默默的含着深怨对我看了一眼，我当时因为余怒未息，并且同时心里又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后悔，所以就放大了喉音对我女人喝了一声说：

“你怎么不站起来拿！”

手里的龙儿，被我惊醒，又哭了起来。我的女人，急促的闭了一闭眼睛，洒出了两大颗泪滴，马上把香粉盒拿出来放在桌上，从我手里把龙儿夺了过去，而且细声的对我说：

“我抱着，你敷罢！”

这话还没有说完，她又低了头宝宝心肝的叫起来了。我一边替龙儿擦眼泪敷粉，一边心里却在对他央告：

“宝！别哭吧！爸爸不好，爸爸打得太重了，乖宝，别哭吧！总是爸爸不好，没能力挣钱做洋服给你穿。”

这心里的央告，正想以轻微的语言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咽喉不知怎么的也哽塞住了，同时鼻子也酸了起来。这事件以后的第三天，上海的某书肆忽而寄来了一封挂号信和一篇小说的原稿，信上说：

“已经答应你的稿费一百元，因为这篇小说描写性欲太精细了，不能登载，只好作为罢论，以后还请先生赐以另外的稿子，本社无任欢迎。”

信上的言语虽然非常恭敬，但我非但替小孩做洋服的钱，和在家里的零用钱落了空，就是想再出去到北京上海来流离的路费也没有了。像这样的情形的故乡，当然不能久住。第二天我把我的女人所有的高价的衣服首饰，全部质入了当铺，得了百余块钱，再出奔至上海。我的女人和龙儿，送我上船的时候，都流着眼泪哭了。但龙儿这一回的哭却不是因为小脸的痛，虽则他的创痕还没有除去。

1918 年的北京德胜门外大街

重到上海，和仿吾玩了二天，因为他也正在筹划旅费，预备到广东去，所以第二天的晚上我就乘了夜快车回到北京来了。啊啊！万恶的首都，我还是离不了你！离不了你！

这一次到北京之后，已经差不多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但这两个半月中间，除为与《太平洋》杂志合作事，少行奔走外，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书也不读，一半大约也因为那拿衣服首饰换来的一百块钱消费得太快，而继续进来的款子没有的原因。啊啊！沫若，再见吧！[①]

① 《给沫若》，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

六　小春天气

（一）

与笔砚疏远以后，好像是经过了不少时日的样子。我近来对于时间的观念，一点儿也没有了。总之案头堆着的从南边来的两三封问我何以老不写信的家信，可以作我久疏笔砚的明证。所以从头计算起来，大约自我发表最后的一篇整个儿的文字到现在，总已有一年以上，而自我的右手五指，抛离纸笔以来，至少也得有两三个月的光景。以天地之悠悠，而来较量这一年或三个月的时间，大约总不过似骆驼身上的半截毫毛；但是由先天不足，后天亏损——这是我们中国医生常说的话，我这样的用在这里，请大家不要笑我——的我说来，渺焉一身，寄住在这北风凉冷的皇城人海中间受尽了种种欺凌侮辱，竟能安然无事的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却是一种摩西以后的最大奇迹。

回想起来这一年的岁月，实在是悠长得很呀！绵绵钟鼓初长的秋夜，我当众人睡尽的中宵，一个人在六尺方的卧房里踏来踏去，想想我的女人，想想我的朋友，想想我的黯淡的前途，曾经熏烧了多少枝的短长烟卷？睡不着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了蜡烛幽脚幽手的跑上厨房去烧些风鸡糟鸭来下酒的事情，也不止三次五次。而由现在回顾当时，那时候初到北京后的这种不安焦躁的神情，却只似儿时的一场噩梦，相去好像已经有十几年的样子，你说这一年的岁月对我是长

也不长？

这分外的觉得岁月悠长的事情，不仅是意识上的问题，实际上这一年来我的肉体精神两方面，都印上了这人家以为很短而在我却是很长的时间的烙印。去年十月在黄浦江头送我上船的几位可怜的朋友，若在今年此刻，和我相遇于途中，大约他们看见了我，总只是轻轻的送我一瞥，必定会仍复不改常态地向前走去的。（虽则我的心里在私心默祷，使我遇见了他们，不要也不认识他们！）

这一年的中间，我的衰老的气象，实在是太急速的侵袭到了，急速的，真真是很急速的。“白发三千丈”一流的夸张的比喻，我们暂且不去用它，就减之又减的打一个折扣来说吧，我在这一年中间，至少也的的确确的长了十岁年纪。牙齿也掉了，记忆力也消退了，对镜子剃削胡髭的早晨，每天都要很惊异地往后看一看，以为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是别一个站在我后面的没有到四十岁的半老人，腰间的皮带，尽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往里缩，后来现成的孔儿不够，却不得不重用钻子来新开，现在已经开到第二个了。最使我伤心的，是当人家欺凌我侮辱我的时节，往日很容易起来的那一种愤激之情，现在怎么也鼓励不起来。非但如此，当我觉得受了最大的侮辱的时候，不晓从何处来的一种滑稽的感想，老要使我作会心的微笑。不消说年青时候的种种妄想，早已消磨得干干净净，现在我连自家的女人小孩的生存，和家中老母的健否等问题都想不起来；有时候上街去雇得着车，坐在车上，只想车夫走往向阳的地方去——因为我现在忽而

怕起冷来了——慢一点儿走，好使我饱看些街上来往的行人，和组成现代的大同世界的形形色色。看倦了，走倦了，跑回家来，只想弄一点美味的东西吃吃，并且一边吃，一边还要想出如何能够使这些美味的东西吃下去不会饱胀的方法来，因为我的牙齿不好，消化不良，美味的东西，老怕不能一天到晚不间断的吃过去。

（二）

现在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是一年中间最好不过的十月。江北江南，正是小春的时候。况且世界又是大同，东洋车、牛车、马车上，一闪一闪的在微风里飘荡的，都是些除五色旗外的世界各国的旗子。天色苍苍，又高又远，不但我们大家酣歌笑舞的声音，达不到天庭，就是我们的哀号狂泣，也和耶和华的耳朵，隔着蓬山几千万叠。生逢这样的太平盛世，依理我也应该向长安的落日，遥进一杯祝颂南山的寿酒，但不晓怎么的，我自昨天以来，明镜似的心里，又忽而起了一层翳障。

仰起头来看看青天，空气澄清得怖人；各处散射在那里的阳光，又好像要对我说一句什么可怕的话，但是因为爱我怜我的缘故，不敢马上说出来的样子。脚底下铺着扫不尽的落叶，忽而索落索落的响了一声，待我低下头来，向发出声音来的地方望去，又看不出什么动静来了，这大约是我们庭后的那一颗槐树，又摆脱了一叶负担了吧。正是午前十点钟的光景，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我因为孤零丁一个人在屋里坐不住，

所以才踱到院子里来的，然而在院子里站了一忽，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昨晚来的那一点小小的忧郁，仍复笼罩在我的心上。

当半年前，每天只是忧郁的连续的时候，倒反而有一种余裕来享乐这一种忧郁，现在连快乐也享受不了的我的脆弱的身心，忽而沾染了这一层虽则是很淡很淡，但也好像是很深的隐忧，只觉得坐立都是不安。没有办法，我就把香烟连续的吸了好儿枝。

是神明的摄理呢？还是我的星命的佳会？正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候，门铃儿响了。小朋友G君，背了水彩画具架进来说：

"达夫，我想去郊外写生，你也同我去郊外走走吧！"

G君年纪不满二十，是一位很活泼的青年画家，因为我也很喜欢看画，所以他老上我这里来和我讲些关于作画的事情。据他说："今天天气太好，坐在家里，太对大自然不起，还是出去走走的好。"我换了衣服，一边和他走出门来，一边告诉门房"中饭不来吃，叫大家不要等我"的时候，心里所感得的喜悦，怎么也形容不出来。

（三）

本来是没有一定目的地的我们，到了路上，自然而然的走向西去，出了平则门。阳光不问城内城外，一例的很丰富的洒在那里。城门附近的小摊儿上，在那里摊开花生来的小贩，大约是因为他穿着的那件宽大的夹袄的原因吧，觉得也反映着一味秋气。茶馆里

的茶客，和路上来往的行人，在这样和煦的太阳光里，面上总脱不了一副贫陋的颜色；我看看这些人的样子，心里又有点不舒服起来，所以就叫G君避开城外的大街沿城折往北去。夏天常来的这城下长堤上，今天来往的大车特别的少。道旁的杨柳，颜色也变了，影子也疏了。城河里的浅水，依旧映着晴空，返射着日光，实际上和夏天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我觉得总有一种寂寥的感觉，浮在水面。抬头看看对岸，远近一排半凋的林木，纵横交错的列在空中。大地的颜色，也不似夏日的葱茏，地上的浅草都已枯尽，带起浅黄色来了。法国教堂的屋顶，也好像失了势力似的，在半凋的树林中孤立在那里。与夏天一样的，只有一排西山连亘的峰峦。大约是今天空气格外澄鲜的缘故吧，这排明褐色的屏障，觉得是近得多了，的确比平时近得多了。此外弥漫在空际的，只有明蓝澄洁的空气，悠久广大的天空和饱满的阳光，和暖的阳光，隔岸堤上，忽而走出了两个着灰色制服的兵来。他们拖了两个斜短的影子，默默的在向南行走。我见

西斯廷圣母

（拉斐尔作）



了他们，想起了前几天平则门外的抢劫的事情，所以就对G君说：

“我看这里太辽阔，取不下景来，我们还是进城去吧！上小馆子去吃了午饭再说。”

G君踏来踏去的看了一会儿，对我笑着说：

“近来不晓怎么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的灵感，常常闪现在我的脑里。今天是不成了，没有带颜料和油画的家伙来。”

他说着用手向远处教堂一指，同时又接着说：

“几时我想画画教堂里的宗教画看。”

“那好得很啊！”

猫猫虎虎的这样回答了一句，我就转换方向，慢慢的走回到城里来了。落后了几步，他也背着画具，慢慢的跟我走来。

（四）

喝了两斤黄酒，吃得满满的一腹。我和G君坐在洋车上，被拉往陶然亭去的时候，太阳已经打斜了。本来是有点醉意，又被午后的阳光一烘，我坐在车上，眼睛觉得渐渐的朦胧了起来。洋车走尽了粉房琉璃街，过了几处高低不平的新天地，交入南下洼旷野的时候，我向右边一望，只见几列鳞鳞的屋瓦，半隐半现的在西边一带的疏林里跳跃。天色依旧是苍苍无底，旷野里的杂粮，也已割尽，四面望去，只是洪水似的午后的阳光，和远远躺在阳光里的矮小的坛殿城池。我张了一张睡眼，向周围望了一圈，忽笑向G君说：

“‘秋气满天地，胡为君远行’，这两句唐诗真有

意思，要是今天是你去法国的日子，我在这里饯你的行，那么再比这两句诗适当的句子怕是没有了，哈哈……”

只喝了半小杯酒，脸上已涨得潮红的G君也笑着对我说：踞着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忧郁，又笼罩上我的心来了。

G君含了满足的微笑，尽在那里闭了一只眼睛——这是他的脾气——细看他那未完的杰作。我催了他好几次，他才起来收拾画具。我们二人慢慢的走回家来的时候，他也好像倦了，不愿意讲话，我也为那种忧郁所侵袭，不想开口。两人默默的走到灯火荧荧的民房很多的地方，G君方开口问我说：

“这一张画的题目，我想叫‘残秋的日暮’，你说好不好？”

“画上的表现，岂不是半夜的景象么？何以叫日暮呢？”

他听了我这句话，又含了神秘的微笑说：

“这就是今天早晨我和你谈的神秘的灵感哟！我画的画，老喜欢依画画时候的情感节季来命题，画面和画题合不合，我是不管的。”

“那么，‘残秋的日暮’也觉得太衰飒了，况且现在已经入了十月，十月小阳春，哪里是什么残秋呢？”

“那么我这张画就叫做‘小春’吧！”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进了一条热闹的横街，两人各雇着洋车，分手回来的时候，上弦的新月，也已起来得很高了。我一个人摇来摇去的被拉回家来，路上经

过了许多无人来往的乌黑的僻巷。僻巷的空地道上，纵横倒在那里的，只是些房屋和电杆的黑影。从灯火辉煌的大街，忽而转入这样僻静的地方的时候，谁也会发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出来，我在这初月微明的天盖下面苍茫四顾，也忽而好像是遇见了什么似的，心里的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更深起来了。

十三年旧历十月初七日[1]

七　关于创作

一九二二年，在日本的大学里毕了业，回国来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这中间所受的待遇，所感到的悲哀，到第二年的暑假止，又写成了一本“茑萝”小集，共有小说不像小说，记事不像记事的杂文三篇。

《茑萝集》出后——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一般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对于艺术的志趣，也大家明白了，可是在这里，我又接受了一个新称号，就是说我是一个颓废者，一个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伟大的天才，我是没有，如洪钟大吕般的号吹，我也没有，天生就我是这样的一个能力薄弱的人，靡靡也罢，颓废也罢，这一回我却不顾前后左右，勇猛的前进了，结果就在一九二四的一年中，写成了几篇实在是衰颓得透顶的自伤自悼之文。这些文章，有的已收在《寒灰集》里，有的还在这里重新修改，大约在此集出后的两三个月中间，也能够印行问世。

一九二五年是我衰颓到极点以后，焦躁苦闷，想

① 《小春天气》，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把生活的行程改过的一年。这一年中书也不读，文章也不写，从前年冬尽，到这年的秋后止，任意的喝酒，任意的游荡，结果于冬天得了重病，对人生又改了态度。在客中病卧了半年，待精神稍稍恢复的时候，我就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这中间虽没有写得文章，然而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灭，革命事业的难成，却添了一层确信。

一九二六年年底，迁回上海，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对于这助力的感谢，我很想不以笔墨来铭记，我很想以后半生的行为思想来表彰，现在可以不必说，总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现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1]

《还乡记》是《茑萝集》的最后一篇。这最后一篇的最后一页，我于昨日写完了。自去年冬天以来，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我抱了绝大的希望想到俄国去做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虚无的观念，在扬子江边，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过，但是柔顺无智的我的女人，劝我终止了。清明节那一天送女人回了浙江，我想于月明之

① 《〈鸡肋集〉题辞》，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夜，吃一个醉饱，图一个痛快的自杀，但是几个朋友，又互相牵连的教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现在的心里，还是苦闷得和半年前一样。

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

七月中旬，我抱了一个悲痛的决心回家了一次。我的母亲、女人、小孩，都不使我实行我的决心。但是彻底的讲来，这不过是我卸诿责任之辞，根本上还是我的决心不坚的缘故罢。以死压人，是可羞的事，不死而以死为招牌，更是可羞。然而我的心境是如此，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世上若骂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认的，世上若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昨天写完了《还乡记》的最后一页，重新把《茑萝集》的稿子看了一遍，我的眼泪竟同秋雨似的湿了我的衣襟。朋友，你们不要问我这书中写的是事实不是事实，你们看了这书也不必向这书的主人公表同情，因为这书的主人公并不值得你们的同情的。即使这书的一言一句，都是正确的记录，你我有什么法子，可以救生这主人公于穷境？总之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人类，是我们的主人公的榨压机，我们若想替他复一复仇，只须我们能够各把自家的仇怨报复了就对了。

这书应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读这书的时候，并不能得着愉快。本来是寥寥的几个爱读我的著书的人

中，想读我这一本书的，大约更要减少下去。但是我不信在现代的不合理的社会里，竟无一个青年，能了解这书的主人公的心理。我也不信使人不快乐的书，就没有在世上存在的权利。

《血泪》是去年夏天在某报上发表，《茑萝行》是《创造》二卷一期里的一篇小说，《还乡记》是最近为《创造日》补白而作的。三篇虽产生年月不同，落笔时的心境各异，然而我想一味悲痛的情调，是前后一贯的。

这书付印之后，大约到出世之日止，至少总要一两个月工夫。我不知秋风吹落叶的时候，我这孱弱的病体，还能依然存在地球上否？前天医生诊出了我的病源，说我的肺尖太弱，我只希望一个苦痛少一点的自然的灭亡，此外我对现世更无牵挂了。[①]

自《沉沦》见天日以来，匆匆的岁月，已经历有两年。回想起来，对《沉沦》的毁誉褒贬，都成了我的药石。我本来原自知不能在艺术的王国里，留恋须臾，然而恶人的世界，塞尽了我的去路，有名的伟人，有钱的富者，和美貌的女郎，结了三角同盟，摈我斥我，使我不得不在空想的楼阁里寄我的残生。这事说起来虽是好听，但是我的苦处，已经不是常人所能忍的了。

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

① 《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半年来因失业的结果，我的天天在作梦的脑里，又添了许多经验。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得意的诸君，你们不要来买吧，因为这本书，与你们的思想感情，全无关涉，你们买了读了，也不能增我的光荣。

我可以不再多讲了，因为我所欲讲的，都写在后面三篇小说里，可怜的读者诸君——请你们恕我这样的说——你们若能看破人生终究是悲哀苦痛，那么就请你们预备，让我们携着手一同到空虚的路上去吧！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八日午后

叙于上海的贫民窟里[1]

① 《〈茑萝集〉自序》，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第四章　向往南方

若在北方，这时候只是一片黄沙瘠土，空林里总认不出一串青枝绿叶来，而这南乡的二月，水边山上，苍翠欲滴的树叶，不消再说，江岸附近的水田里，仿佛是已经在忙分秧稻的样子。珠江江口，汊港又多，小岛更伙，望南望北，看得出来的，不是嫩绿浓荫的高树，便是方圆整洁的农园。树荫下有依水傍山的瓦屋，园场里排列着荔枝龙眼的长行，中间且有粗枝大干，红似相思的木棉花树，这是梦境呢还是实际？

一　南行杂记

（一）

上船的第二日，海里起了风浪，饭也不能吃，僵卧在舱里，自家倒得了一个反省的机会。

这时候，大约船在舟山岛外的海洋里，窗外又凄凄的下雨了。半年来的变化，病状，绝望，和一个女人的不名誉的纠葛，母亲的不了解我的恶骂，在上海的几个月的游荡，一幕一幕的过去的痕迹，很杂乱地尽在眼前交错。

上船前的几天，虽则是心里很牢落，然而实际上仍是一件事情也没有干妥。闲下来在船舱里这么的一想，竟想起了许多琐杂的事情来：

"那一笔钱，不晓几时才拿得出来？

"分配的方法，不晓有没有对C君说清？

"一包火腿和茶叶，不知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北京？

"啊！一封信又忘了！忘了！"

像这样的乱想了一阵，不知不觉，又昏昏的睡去，一直到了午后的三点多钟。在半醒半觉的昏睡余波里沉浸了一回，听见同舱的K和W在说话，并且话题逼近到自家的身上来了：

"D不晓得怎么样？"K的问话。

"叫他一声吧！"W答。

"喂，D！醒了吧？"K又放大了声音，向我叫。

“呜呜……呜……醒了，什么时候了？”

“舱里空气不好，我们上‘突克’去换一换空气罢！”

K的提议，大家赞成了，自家也忙忙的起了床。风停了，雨也已经休止，“突克”上散坐着几个船客。海面的天空，有许多灰色的黑云在那里低回。一阵一阵的大风渣沫，还时时吹上面来。湿空气里，只听见那几位同船者的杂话声。因为是粤音，所以辨不出什么话来，而实际上我也没有听取人家的说话的意思和准备。

三人在铁栏杆上靠了一会儿，K和W在笑谈什么话，我只呆呆的凝视着黯淡的海和天，动也不愿意动，话也不愿意说。

正在这一个失神的当儿，背后忽儿听见了一种清脆的女人的声音。回头来一看，却是昨天上船的时候看见过一眼的那个广东姑娘。她大约只有十七八岁年纪，衣服的材料虽则十分朴素，然而剪裁的式样，却很时髦。她的微突的两只近视眼，狭长的脸子，曲而且小且薄的嘴唇，梳的一条垂及腰际的辫发，不高不大的身材。并不白洁的皮肤，以及一举一动的姿势，简直和北京的银弟一样。昨天早晨，在匆忙杂乱的中间，看见了一眼，已经觉得奇怪了，今天在这一个短距离里，又深深地观察了一番，更觉得她和银弟的中间，确有一道相通的气质。在两三年前，或者又要弄出许多把戏来搅扰这一位可怜的姑娘的心意，但当精力消疲的此刻，竟和大病的人看见了丰美的盛馔一样，心里只起了一种怨恨，并不想有什么动作。

她手里抱着一个周岁内外的小孩，这小孩尽在吵着，仿佛要她抱上什么地方去的样子。她想想没法，也只好走近了我们的近边，把海浪指给那小孩看。我很自然的和她说了两句话，把小孩的一只肥手捏了一回。小孩还是吵着不已，她又只好把他抱回舱里去。我因为感着了微寒，也不愿意在“突克”上久立，过了几分钟，也就匆匆地跑回了船室。

吃完了较早的晚饭，和大家谈了些杂天，电灯上火的时候，窗外又凄凄的起了风雨。大家睡熟了，我因为白天三四个钟头的甜睡，这时候竟合不拢眼来。拿出了一本小说来读，读不上几行，又觉得毫无趣味。丢了书，直躺在被里，想来想去想了半天，觉得在这一个时候对于自家的情味最投合的，还是因那个广东女子而惹起的银弟的回忆。

计算起来，在北京的三年乱杂的生活里，比较得有一点前后的脉络，比较得值得回忆的，还是和银弟的一段恶姻缘。

人生是什么？恋爱又是什么？年纪已经到了三十，相貌又奇丑，毅力也不足，名誉，金钱都说不上的这一个可怜的生物，有谁来和你讲恋爱？在这一种绝望的状态里，醉闷的中间，真想不到会遇着这一个一样飘零的银弟！

我曾经对什么人都声明过，“银弟并不美。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若硬要说出一点好处来，那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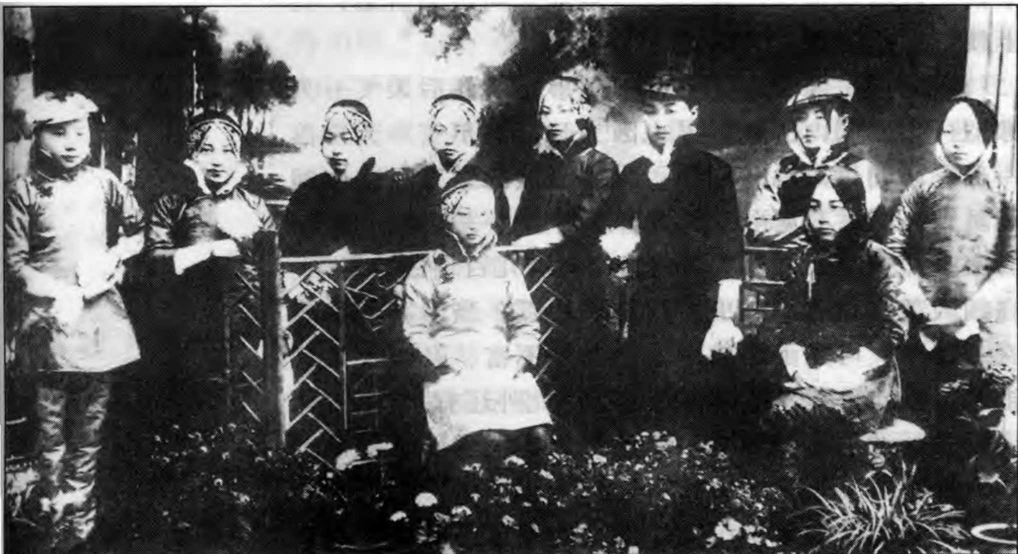
酒后的一次访问，竟种下了恶根，在前年的岁暮，前后两三个月里，弄得我心力耗尽，一直到此刻还没

有恢复过来，全身只剩了一层瘦黄的薄皮包着的一副残骨。

这当然说不上是什么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分别。啊啊，你们若要笑我的蠢，笑我的无聊，也只好由你们笑，实际上银弟的身世是有点可同情的地方在那里。

她父亲是乡下的裁缝，没出息的裁缝，本来是苏州塘口的一个恶少年，因为姘识了她的娘，他们俩就逃到了上海，在浙江路的荣安里开设了一间裁缝摊。当然是一间裁缝摊，并不是铺子。在这苦中带乐的生涯里，银弟生下了地。过了几时，她父亲又在上海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子，大小四人就又从上海逃到了北京。拐来的那个女子，后来当然只好去当娼妓，银弟的娘也因为男人的不德，饮上了酒，渐渐的变成了班

上海选出的妓女“十美图”



子里的龟婆。罪恶贯盈，她父亲竟于一天严寒的晚上在雪窠里醉死了。她的娘以节蓄下来的四五百块恶钱，包了一个姑娘，勉强维持她的生活。像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银弟也长大了。在这中间，她的娘自然不能安分守寡，和一个年轻的琴师又结成了夫妇。循环报应，并不是天理，大约是人事当然的结果，前年春天，银弟也从“度嫁”的身份进了一步，去上捐当作了娼女。而我这前世作孽的冤鬼，也同她前后同时的浮荡在北京城里。

第一次去访问之后，她已经把我的名姓记住，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前后醉了回家，家里的老妈子就告诉我说：“有一位姓董的，已经打了好儿次电话来了。”我当初摸不着头脑，按了老妈子告诉我的号码就打了一个回电。及听到接电话的人说是蘼香馆，我才想起了前一晚的事情，所以并没有教他去叫银弟讲话，马上就把接话机挂上了。

记得这是前年九、十月中的事情，此后天气一天寒似一天，国内的经济界也因为政局的不安一天衰落一天，胡同里车马的稀少，也是当然的结果。这中间我虽则经济并不宽裕，然而东挪西借，一直到年底止，为银弟开销的账目，总结起来，也有儿百块钱的样子。在阔人很多的北京城里，这儿百块钱，当然算不得怎么一回事，可是由相貌不扬，衣饰不富，经验不足的银弟看来，我已经是她的恩客了。此外还有一件事情，说出来是谁也不相信的，使她更加把我当作了一个不是平常的客人看。

一天北风刮得很厉害，寒空里黑云飞满，仿佛就

要下雪的日暮，我和几个朋友，在游艺园看完戏之后，上小有天去吃夜饭去。这时候房间和散座，都被人占去了，我们只得在门前小坐，候人家的空位。过了一忽，银弟和一个四十左右的绅士，从里面一间小房间里出来了。当她经过我面前的时候，一位和我去过她那里的朋友，很冒失的叫了她一声，她抬头一看，才注意到我的身上，窑子在游戏场同时遇见两个客人本来是常有的事情，但她仿佛是很难为情的丢下了那个客人来和我招呼。我一点也不变脸色，仍复是平平和和的对她说了几句话，叫她快些出去，免得那个客人要起疑心。她起初还以为我在吃醋，后来看出了我的真心，才很快活的走了。

好容易等到了一间空屋，又因为和银弟讲了几句话的结果，被人家先占了去，我们等了二十几分钟，才得了一间空座进去坐了。吃菜吃到第二碗，伙计在外边嚷，说有电话，要请一位姓×的先生说话。我起初还不很注意，后来听伙计叫的的确是和我一样的姓，心里想或者是家里打来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游艺园，而小有天又是我常去吃晚饭的地方。猫猫虎虎到电话口去一听，就听出了银弟的声音。她要我马上去她那里，她说刚才那个客人本来是要请她听戏，但她拒绝了。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吃完晚饭，出游艺园的时候，时间还早，朋友们不愿意就此分散，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决定要我上银弟那里去问她的罪。

在她房里坐了一个多钟头，接着又打了四圈牌，吃完了酒，想马上回家，而银弟和同去的朋友，都要我在那里留宿。他们出去之后，并且把房门带上，在



外面上了锁。

那时候已经是一点多钟了，妓院里特有的那一种艳乱的杂音，早已停歇，窗外的风声，倒反而加起劲来。银弟拉我到火炉旁边去坐下，问我何以不愿意在她那里宿。我只是对她笑笑，吸着烟，不和她说话。她呆了一会儿，就把头搁在我的肩上，哭了起来。妓女的眼泪，本来是不值钱的，尤其是那时候我和她的交情并不深，自从头一次访问之后，拢总还不过去了三四次，所以我看了她这一种样子，心里倒觉得很不快活，以为她在那里用手段。哭了半天，我只好抱她上床，和她横靠在叠好的被条上面。她止住眼泪之后，又沉默了好久，才慢慢地举起头来说：


上海虹庙，妓女多在此进香

“耐格人啊，真姆拨良心！……”

又停了几分钟，感伤的话，一齐的发出来了：

“平常日甲末，耐总勿肯来，来仔末，总说两句鬼话啦，就跑脱哉。打电话末，总教老妈子回复，说‘勿拉屋里！’真朝碰着仔，要耐来拉给搭，耐回想跑

回起，叫人家格面子阿过得起？……数数看，像哦给当人，实在勿配做耐格朋友……”

说到了这里，她又重新哭了起来，我的心也被她哭软了。拿出手帕来替她擦干了眼泪，我不由自主的吻了她好半天。换了衣服，洗了身，和她在被里睡好，桌上的摆钟，正敲了四下。这时候她的余哀未去，我也很起了一种悲感，所以两人虽抱在一起，心里却并没有失掉互相尊敬的心思。第二天一直睡到午前的十点钟起来，两人间也不曾有一点猥亵的行为。起床之后，洗完脸，要去叫早点心的时候，她问我吃荤的还是吃素的，我对她笑了一笑，她才跑过来捏了我一把，轻轻的骂我说：

“耐拉取笑娥呢，回是勒拉取笑耐自家？”

我也轻轻的回答她说：

“我益格沫事，已经割脱着！”

这一晚的事情，说出来大家总不肯相信，但从此之后，她对我的感情，的确是剧变了。因此我也更加觉得她的可怜，所以自那时候起到年底止的两三个月中间，我竟为她付了几百块钱的账。当她不净的时候，也接连在她那里留了好几夜宿。

去年正月，因为一位朋友要我去帮他的忙，不得不在兵荒燎乱之际，离开北京，西车站的她的一场大哭，又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躺在船舱里的棉被上，把银弟和我中间的一场一场的悲喜剧，回想起来之后，神经愈觉得兴奋，愈是睡不着了。不得已只好起来，拿了烟罐火柴，想上食堂去吸烟去。跳下了床，开门出来，在门外的通路上，

却巧又遇见了那位很像银弟的广东姑娘。我因为正在回忆之后，突然见了她的形象，照耀在电灯光里，心里忽而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竟瞪了两眼，呆呆的站住了。她看了我的奇怪的样子，也好像很诧异似的站住了脚。这时候幸亏同船者都已睡尽，没有人看见，而我也于一分钟之内，回复了意识，便不慌不忙的走过她的身边，对她问了一声："还没有睡么?"就上食堂去吸烟去。

（二）

从上海出发之后第四天的早晨，听说是已经过了汕头，也许今天晚上可以进虎门的。船客的脸上，都现出一种希望的表情来，天也放晴，"突克"上的人声也嘈杂起来了。

这一次的航海，总算还好，风浪不十分大，路上也没有遇着强盗，而今天所走的地方，已经是安全地带了。在"突克"的左旁，一位广东的老商人，一边拿了望远镜在望海边的岛屿，一边很努力的用了普通话对我说了一段话。

太阳忽隐忽现，海风还是微微的拂上面来，我们究竟向南走了几千里路，原是谁也说不清楚，可是纬度的变迁的证明，从我们的换了夹衣之后，还觉得闷热的事实上找得出来，所以我也不知不觉的对那老商人说：

"老先生，我们已经接触了南国的风光了!"

吃了早午饭，又在"突克"上和那老商人站立了一回，看看远处的岛屿海岸，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我就回到了舱里去享受午睡。大约是几天来运动不足，消化不良的缘故，头一搁上枕，就做了许多乱梦。梦见了去年在北京德国病院里死的一位朋友，梦见了两月前头，在故乡和我要好的那个女人，又梦见了几回哥哥和我吵闹的情形，最后又梦见我自家在一家酒店门口发怔，因为这酒家柜上，一盘一盘陈列着在卖的净是煮熟了的人头和人的上半身。

午后三点多钟，睡醒之后，又上“突克”去看了一次，四面的景色，还是和午前一样，问问同伴，说要明天午后，才得到广州，幸而这时候那广东姑娘出来了，和她不即不离的说了几句极普通的话，觉得旅愁又减少了一点。这一晚和前几晚一样，看了几页小说，吸了几支烟，想了些前后错杂的事情，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船到虎门外，等领港的到来，慢慢的驶进珠江，是在开船后第五天的午后三点多钟，天空黯淡，细雨丝丝在下，四面的小岛，远近的渔村，水边的绿树，使一般船客都中心不定地跑来跑去在“突克”和舱室的中间行走，南方的风物，煞是离奇，煞是可爱！

若在北方，这时候只是一片黄沙瘠土，空林里总认不出一串青枝绿叶来，而这南乡的二月，水边山上，苍翠欲滴的树叶，不消再说，江岸附近的水田里，仿佛是已经在忙分秧稻的样子。珠江江口，汊港又多，小岛更伙，望南望北，看得出来的，不是嫩绿浓荫的高树，便是方圆整洁的农园。树荫下有依水傍山的瓦屋，园场里排列着荔枝龙眼的长行，中间且有粗枝大干，红似相思的木棉花树，这是梦境呢还是实际？我

在船头上竟看得发呆了。

“美啊！这不是和日本长崎口外的风景一样么？”同舱的K叫着说。

“美啊！这简直是江南五月的清和景！”同舱的W也受了感动。

“可惜今天的天气不好，把这一幅好景致染上了忧郁的色彩。”我也附和他们说。

船慢慢的进了珠江，两岸的水乡人家的春联和门楣上的横额，都看得清清楚楚。前面老远，在空濛的烟雨里，有两座小小的宝塔看见了。

“那是广州城！”

“那是黄埔！”

像这样的惊喜的叫唤，时时可以听见，而细雨还

广州大平路

1926年，经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任广东大学文科教授及出版部主任。

是不止，天色竟阴阴的晚了。

吃过晚饭，再走出舱来的时候，四面已经是夜景了。远近的湾港里，时有几盏明灭的渔灯看得出来，岸上人家的墙壁，还依稀可以辨认。广州城的灯火，看得很清，可是问问船员，说到白鹅潭还有二十多里。立在黄昏的细雨里，尽把脖子伸长，向黑暗中瞭望，也没有什么意思，又想回到食堂里去吸烟，但W和K却不愿意离开“突克”。

不知经过了几久，轮船的轮机声停止了。“突克”上充满了压人的寂静，几个喜欢说话的人，也受了这寂静的威胁，不敢做声，忽而船停住了，跑来跑去有几个水手呼唤的声音。轮船下舢板中的男女的声音，也听得出来了，四面的灯火人家，也增加了数目。舱里的茶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这时候也站在我们的身旁，对我们说：

“船已经到了，你们还是回舱去照料东西罢！广东地方可不是好地方。”

我们问他可不可以上岸去，他说晚上雇舢板危险，还不如明天早上上去的好，这一晚总算到了广州，而仍在船上宿了一宵。

在白鹅潭的一宿，也算是这次南行的一个纪念，总算又和那广东姑娘同在一只船上多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天一亮，不及和那姑娘话别，我们就雇了小艇，冒雨冲上岸来了。[①]

① 《南行杂记》，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二　一个人在途上

在东车站的长廊下，和女人分开以后，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个。频年漂泊惯的两口儿，这一回的离散，倒也算不得什么特别。可是端午节那天，龙儿刚死，到这时候北京城里虽已起了秋风，但是计算起来，去儿子的死期，究竟还只有一百来天。在车座里，稍稍把意识恢复转来的时候，自家就想起了卢骚晚年的作品《孤独散步者的梦想》的头上的几句话：

“自家除了已身以外，已经没有弟兄，没有邻人，没有朋友，没有社会了。自家在这世上，像这样的，已经成了一个孤独者了……”

然而当年的卢骚还有弃养在孤儿院内的五个儿子，

卢骚故居

郁达夫对卢骚十分推崇，曾翻译他的《孤独散步者的梦想》。



而我自己哩，连一个抚育到五岁的儿子都还抓不住！

离家的远别，本来也只为想养活妻儿。去年在某大学的被逐，是万料不到的事情。其后兵乱迭起，交通阻绝，当寒冬的十月，会病倒在沪上，也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静息了一年之半，谁知这刚养得出趣的龙儿，又会遭此凶疾的呢？

龙儿的病报，本是在广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连接了几个北京的电报。换船到天津，已经是旧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见了门上的白纸条儿，心里已经是跳得慌乱，从苍茫的暮色里赶到哥哥家中，见了衰病的她，因为在大众之前，勉强将感情压住。草草吃了夜饭，上床就寝，把电灯一灭，两人只有紧抱的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气也换不过来，更哪里有说一句话的余裕？

受苦的时间，的确脱煞过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叹的连续。晚上上床，两口儿，哪敢提一句话？可怜这两个迷散的灵心，在电灯灭黑的黝暗里，所摸走的荒路，每会凑集在一条线上，这路的交叉点里，只有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龙儿之墓”的四个红字。

妻儿因为在浙江老家内，不能和母亲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当时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时候龙儿正长得肥满可爱，一举一动，处处教人欢喜。到了五月初，从某地回京，觉得哥哥家太狭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间渺小的住宅。夫妻两个，日日和龙儿伴乐，闲时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处，及门前的杨柳荫中带龙儿去走走。这一年



静心斋

静心斋位于北海北岸，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建，有乾隆小花园和园中园之称

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

秋风吹叶落的时候，别了龙儿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学去为朋友帮忙，当时他们俩还往西车站去送我来哩！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来还同昨日的情形一样。

过了一月，某地的学校里发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小住了两星期，本来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碍于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于一天寒风刺骨的黄昏，上西车站去乘车。这时候因为怕龙儿要哭，自己和女人，吃过晚饭，便只说要往哥哥家里去，只许他送我们到门口，记得那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和老妈子立在门口，等我们俩去了好远，还“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几声。啊啊，这几声惨伤的呼唤，便是我在这世上听到的他叫我的最后的声音！

出京之后，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续便染了病，遇了强盗辈的争夺政权，其后赴南方暂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才返北京。

想起来，龙儿实在是一个填债的儿子，是当饥离困厄的这几年中间，特来安慰我和他娘的愁闷的使者！

自从他在安庆生落地以来，我自己没有一天脱离过苦闷，没有一处安住到五个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担着十字架的重负，只是东西南北的奔波漂泊。然当日夜难安，悲苦得不了的时候，只教他的笑脸一开，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赶到北京的时候，他的尸体，早已在妙光阁的广谊园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说是脑膜炎。自从得病之日起，一直到

旧历端午节的午时绝命的时候止，中间经过有一个多月的光景。平时被我们宠坏了的他，听说此番病里，却乖顺得非常。叫他吃药，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顺的躺上。病后还能说话的时候，只问他的娘："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我的女人，于惑乱之余，每幽幽的问他："龙！你晓得你这一场病，会不会死的？"他老是很不愿意的回答说："哪儿会死的哩？"据女人含泪的告诉我说，他的谈吐，绝不似一个五岁的小儿。

未病之前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午后他在门口玩耍，看见西面来了一乘马车，马车里坐着一个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远远看见，就急忙丢下了伴侣，跑进屋里去叫他娘出来，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因为我去年离京时所戴的，是一样的顶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来到门前，马车已经过去了，他就死劲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说："爸爸怎么不家来吓？爸爸怎么不家来吓？"他娘说慰了半天，他还净是哭着，这也是他娘含泪和我说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小小的灵心，常有这望远思亲的伤痛。

去年六月，搬住什刹海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堤上散步，因为他看见了人家的汽车，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顿。又有一次，也是因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这实在只能怪我做父亲的没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给他穿，雇汽车给他坐。早知他要这样的早死，我就是典当抢劫，也应该去弄一点钱来，满足他这点

点无邪的欲望。到现在追想起来，实在觉得对他不起，实在是我太无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说，濒死的前五天，在病院里，他连叫了几夜的爸爸！她问他："叫爸爸干什么！"他又不响了，停一会儿，就又再叫起来。到了旧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状态，医师替他抽骨髓，他只会直叫一声"干吗？"喉头的气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头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气总不肯断。他娘哭叫几声"龙！龙！"他的小眼角上，就会迸流些眼泪出来，后来他娘看他苦得难过，倒对他说：

"龙！你若是没有命的，就好好的去罢！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来？就是你爸爸回来，也不过是这样的替你医治罢了。龙！你有什么不了的心愿呢？龙！与其这样的抽咽受苦，你还不如快快的去罢！"

他听了这一段话，眼角上的眼泪，更是涌流得厉害。到了旧历端午节的午时，他竟等不着我的回来，终于断气了。

丧葬之后，女人搬往哥哥家里，暂住了几天。我于五月十日晚上，下车赶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门打了半天，没有应声。后来抬头一看，才见了一张告示邮差送信的白纸条。

自从龙儿生病以后，连日夜看护久已倦了的她，又哪里经得起最后的这一个打击？自己当到京之夜，见了她的衰容，见了她的泪眼，又哪里能够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里小住了两三天，我因为想追求龙儿生前的遗迹，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复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它一两个月。

搬回去那天，一进上屋的门，就见了一张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里的花灯。听说这张花灯，是南城大姨妈送他的，因为他自家烧破了一个窟窿，他还哭过好几次来的。

其次，便是上房里砖上的几堆烧纸钱的痕迹！系当他下殓时烧给他的。

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棵枣树，去年采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要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时候且哭且谈，总要到更深人静，方能入睡。在这样的幽幽的谈话中间，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坠枣之声。

北京旧时代的东直门外大街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坟墓。先在一家南纸铺里买了许多冥府的钞票，预备去烧送给他。直到到了妙光阁的广谊园茔地门前，她方从呜咽里清醒过来，说："这是钞票，他一个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车转来，到琉璃厂去买了些有孔的纸钱。她在坟前哭了一阵，把纸钱钞票烧化的时候，却叫着说：

"龙！这一堆是钞票，你收在那里，待长大了的时候再用，要买什么，你先拿这一堆钱去用罢！"

这一天在他的坟上坐着，我们直到午后七点，太阳平西的时候，才回家来。临走的时候，他娘还哭着说：

"龙！龙！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怕冷静的么？龙！龙！人家若来欺你，你晚上来告诉娘罢！你怎么不想回来了呢？你怎么梦也不来托一个呢？"

箱子里，还有许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气，到七月中旬，已经是很冷了。当微凉的早晚，我们俩都想换上几件夹衣，然而因为怕见到他旧时的夹衣袍袜，我们俩却净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谁也不说出口来，说"要换上件夹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里睡午觉，她骤然从床上坐了起来，鞋也不拖，光着袜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里，并且更掀帘跑上外面院子里去。我也莫名其妙跟她跑到外面的时候，只见她在那里四面找寻什么，找寻不着，呆立了一会儿，她忽然放声哭了起来，并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问说："你听不听见？你听不听见？"哭完之后，她才告诉我说，在半醒半睡的中间，她听见"娘！娘！"的叫了两声，的确是龙的声音，她很坚

定的说："的确是龙回来了。"

北京的朋友亲戚，为安慰我们起见，今年夏天常请我们俩去吃饭听戏，她老不愿意和我同去，因为去年的六月，我们无论上哪里去玩，龙儿是常和我们在一处的。

今年的一个暑假，就是这样的，在悲叹和幻梦的中间消逝了。

这一回南方来催我就道的信，过于匆促，出发之前，我觉得还有一件大事情没有做了。

中秋节前新搬了家，为修理房屋，部署杂事，就忙了一个星期。出发之前，又因了种种琐事，不能抽出空来，再上龙儿的坟地里去探望一回。女人上车站来送我上车的时候，我心里尽酸一阵痛一阵的在回念这一件恨事。有好几次想和她说出来，教她于两三日后再往妙光阁去探望一趟，但见了她的憔悴尽的颜色，和苦忍住的凄楚，又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讲成。

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1]

三　劳生日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至三十日）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三。

自从五月底边起，一直到现在，因为往返于北京广州之间，行踪没有定着的时候，所以日记好久不记

[1]　《一个人在途上》，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了。记得六月初由广州动身返京，于旧历端午节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两夜，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因为接到了龙儿的病电，便匆匆换船北上。到天津是阴历五月初十的午前，赶到北京，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多了。暑假中的三个月，完全沉浸在悲哀里。阴历的八月半后迁了居，十数天后出京南下，在上海耽延了两星期之久，其间编了一期第五期的《创造》月刊，做了一篇《一个人在途上》的杂文，仓皇赶到广州，学校里又起了风潮，我的几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

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理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北京的女人前几天有信来，悲伤得很，我看了也不能不为她落泪，今天又作了两封信去安慰她去了。

天气晴朗，好个秋天的风色，可惜我日暮途穷，不能细玩岭表的秋景，愧煞恨煞。

搬来此地，本也为穷愁所逼，想著译一点新书，弄几个钱寄回家去，想不到远遁到此，还依旧有俗人来袭，托我修书作荐，唉唉，我是何人？我哪有这样

的权力？真叫人气死，真叫人愤死！

今天是旧历的九月廿八，离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真不晓得荃君是如何的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否？

晚上读谷崎润一郎氏小说《痴人之爱》。

四日，星期四，旧历九月廿九。

午前在床上，感觉得凉冷，醒后在被窝里看了半天《痴人之爱》。早餐后做《迷羊》，写到午后，写了三千字的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一出屋外，看看碧落，真觉得秋天的可爱。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

回来作信与荃君，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至北京。唉唉！贫贱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识要哪一年哪一日才能合住在一块儿。

晚上上东山去，《迷羊》作成后，想写一篇《喀拉衣儿和他的批评态

郁达夫作品《迷羊》


迷羊

郁達夫著

北新書局發行

度》寄给《东方杂志》，去卖几个钱。作上海郑心南的信。

初五日，今天是旧历的十月初一，星期五。

昨晚上因为领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的社会的报酬，也太微薄了。上床之后，看了半天书，一直到十二点钟才睡着，所以今天一早醒来，觉得有点头痛。天气很晴爽，出去出恭的时候，太阳刚从东方小屋顶上起来，一阵北风，吹得我打了两个冷痉。

九点钟的时候，去邮局汇钱，顺便在清一色吃了饭。十二点前后去教会书馆看书，遇见了一位岭南大学的学生。同他向海珠公园，先施天台逛了两个钟头。回来想睡一觉午睡，但又睡不着。

午后三点去学校出版部看了报，四点钟到家吃饭。

晚餐后出去散了一次步，想往西关大新公司去看坤戏，因为搭车不舒服，就不去了。回来写了两张小说，《迷羊》的第一回已经写完，积有五千多字了。作寄上海出版部的信，要他们为我去买两本外国书寄来。

六日，星期六，旧历十月初二日。

午前起床后，见天日晴和，忽想到郊外去散步，小说又做不下去了。到学校办事处去看了报，更从学校坐车到了西堤，在大新公司楼上，看了半天女伶的京戏，大可以助我书中的描写。晚上和同事们去饮茶，

到十点钟才回来。

七日，日曜，晴爽。

午前起来，觉得奔投无路，走到天日的底下，搔首问天，亦无法想。昨晚上接到了一位同乡来告贷的苦信，义不容辞，便亲自送了十块钱去。顺便去访石君蘅青，谈到中午十二点，至创造社分部，遇见了仿吾王独清诸人。在茶楼饮后，同访湖南刘某，打了四圈牌，吃了夜饭，才回寓来。

八日，月曜，晴。

天气很好，而精神不快，一天没有做什么事情。《迷羊》只写了两页，千字而已。午前把Turgenieff's Clara Militch读了，不甚佳。我从前想做《人妖》，后来没有做完，就被晨报馆拿去了，若做出来，恐怕要比杜葛纳夫的这篇好些。午后睡了一个多钟头，是到广东后第一次的午睡。

午后在家看A. Wilbrandt的小说Der Sanger，看了三十余页，亦感不出他的好处来，不过无论如何，比中国现代的一般无识无知的自命为作家做的东西，当然要强百倍。晚饭后，无聊之极，上大街去跑了半天。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紧张些才好，近两三年来，实在太颓丧了，可怜可惜。

九日，火曜，旧历十月初五日。

今晨学校内有考试，午前九时，出去监考。吃中饭的时候，和戴季陶氏谈了些关于出版部的事情，想

于一礼拜内，弄一个编辑部的组织法出来。

午后无事忙，在太阳底下走得热得很，想找仿吾又找不见，所以上西关大新公司屋顶去玩了半天。晚上在聚丰园饮酒，和仿吾他们，谈到夜半才回来。今天上东山去，知沫若的小女病了，曾去博爱病院看了一次病。

十日，水曜，晴朗，不过太热，似五月天气。

午前去监考，一直到午后四点钟。到创造社分部去坐了一忽。回来吃晚饭，喝了一瓶啤酒，想起北京的荃君和小孩，又哭了一阵。晚上入浴，好像伤了风，作北京的家信。

十一日，木曜，晴，热，旧历十月初七日。

早晨又头痛不可耐，勉强去学校看试卷，看到午后二时才回来。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在街上闲步，看见了一对从前我认识的新结婚的夫妇。啊啊！以后我不知道自家更有没有什么作为了，我很想振作。

晚上月亮很好，可惜人太倦了，不能出去逛。看我在过去一礼拜内所做的文字，觉得很不满意，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要写它（《迷羊》）完来。

仿吾、独清两人，为《洪水》续出，时来逼我的稿子，我因为胆小，有许多牢骚不敢发。可怜我也老了，胆量缩小了。

明天中午，有人邀我去吃饭，我打算于明日起，再来努力，再来继续我两三年前奋斗的精神。

喝了一杯酒，又与同乡的某某辈谈了半天废话。今天是倦了，倦极了。打算从明天起，再发愤用功。

十二日，金曜，晴，旧历十月初八日。

我自离家之后，已有一个半月，这七八天内，没有接到北京的来信，心里很是不快。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



俄国诗人普希金

午前读普希金的小说Die Pique Dame一篇。虽则像一短篇，然而它的地位很重要。德文译者说，这一篇东西，在俄国实开写实派、心理派之先路。男主人公之Hermann象征德国影响，为Dostoieffsky之小说《罪与罚》之主人公Rodion Raskolnikow之模型，或者也许不错，Pushkin的撰此小说，在一八三四年。

中午去东山吴某处午膳，膳后同他去访徐小姐，伊新结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陪她和他们玩了半天，在南园吃晚饭，回来后，已经十一点多了。

晚上睡不着，看日本小说《望乡》。

十三日，土曜，晴（十月初九）。

今天一早就醒了，作了一封北京的家信。赴学校监考，一直到下午四点半止。就和仿吾到分部去坐了一忽。

洗澡，在陆园饮茶当夜膳。今天课堂上，遇见了薛姑娘，她只一笑，可怜害了她答案都没有做完。

十四日，日曜，雨（十月初十日），凉冷。

到广州后，今天总算第一次下雨，天气也凉起来了，颇有些秋意。昨晚接到杨振声一信，说《现代评论》二周年纪念册上，非要我做一篇文章不可，我想为他们写一点去。

午前上东山去，见了一位姓麦的女孩，系中山大学的文预科学生，木天正在用死力和她接近。

打牌打到晚上，在大雨之下，在昏暗的道上，我一个人走回家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灯下对镜，一种落魄的样子，自家看了，也有点怜惜。就取出《水云楼词》来读了几阕：

黄叶人家，芦花天气，到门秋水成湖。携尊船过，帆小入菰蒲。谁识天涯倦客，野桥外，寒雀惊呼。还惆怅，霜前瘦影，人似柳萧疏。　愁予。空自把乡心寄雁，泛宅依凫，任相逢一笑，不是吾庐。漫托鱼波万顷，便秋风难问莼鲈。空江上，沉沉戍鼓。落日大旗孤。

十五日，月曜，今天又雨，天奇冷，旧历十月十一日也。

午前起来，换上棉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儿。儿时故乡的寒宵景状，也在脑里萦回了好久，唉，我是有家归未得！

午前本要去看试卷的，但一则因为天雨，二则因为头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往长街上走了一转，身上的棉衣，尽被雨淋湿了。在学校的宿舍里，遇见伯奇，他告诉我说："白薇来广州了。"他的意思，是教我去和她接近接近，可以发生一点新的情趣，但是我又哪里有这一种闲情呢？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的六十余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午后在家里睡觉，读小说《望乡》。

十六日，阴雨，火曜，旧历十月十二日也。

午前在家中不出，读小说《望乡》。午后赴分部晤仿吾，因即至酒馆饮酒，在席上见了白薇女士。她瘦得很，说话的时候，带着鼻音，憔悴的样子，写在她的身上脸上。在公园的黄昏细雨里，和她及独清、仿吾走了半天，就上西关的大新天台去看戏，到半夜才回来。

十七日，阴晴，水曜，旧历十月十三日也。

昨天发了三封信，一封给武昌张资平，一封给天津玄背社，一封给上海徐葆炎。盼北京的信不来，心里颇为焦急。早晨到学校去看报，想把中山大学内的编辑委员会组织案来考虑一下，终于没有写成功。



中山大学校园内的
孙中山塑像

仿吾要我去上海，专办出版部的事情，我心里还没有决定，大约总须先向学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们付清我的欠薪之后，才能决定。接上海蒋光赤来信，他也是和仿吾一个意见，要我在上海专编《创造》，作文学生涯，然而我心里却很怕，怕又要弄得精穷。

午后和戴季陶氏谈出版部事，他有意要我办一种小丛书。我本想辞职，他一定不肯让我辞。领了八九两月份的残余薪水，合计起来，只有一百余元而已。

十八日，木曜（十月十四），晴了。

早晨就跑到西关邮政局去汇了一百块钱给北京的荃君。午前就在市上跑来跑去跑了半天。

午后遇见王独清、穆木天，吃了酒。当夕阳下山的时候，登越秀山的残垒，看了四野的风光。晚上月亮很大，和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

十九日，金曜（旧历十月十五日），晴。

早晨起来，就觉得头昏，好像是没有睡足似的，大约是几日来荒唐的结果吧。写了一封给北京女人的信，去西关清一色吃了午饭，午后就在创造社分部楼上遇见了独清。他要我和白薇上东山去，我因为中山大学开会的原因，没有答应他，和他们在马路上分别了。

学校开会，一直开到了午后六时，坐车到东山，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一个人在东山酒楼吃了夜饭，就回来睡觉。今天接到了五六封信。

二十日，土曜，晴（十月十六）。

午前起来，头还是昏昏然不清醒，作了两封信寄北京。一封写给荃君，一封系给皮皓白，慰他的失明之痛的。

十点钟前后去夷乘那里，和他一道去亚洲旅馆看有壬，托他买三十元钱的燕窝，带回北京去。请他们两个在六榕寺吃饭，一直到午后三时才回来。

洗了一个澡，换了一身衣服，打算从今天起，再振作一番，过去的一个礼拜，实在太颓废，太不成话了。

晚上同白薇上刘家去，见了一位新结婚的L太太，说是军长T的女儿，相貌很好。同她们打了四圈牌，走回家来，天又潇潇地下起雨来了。

二十一日，日曜，阴晴（十月十七日）。

午前仿吾自黄埔来，要我上东山王独清那里去等



创造社发起人郭沫若(前排坐者)、成仿吾(左立者)、郁达夫(右立者)在上海合影

1921年7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在日本成立了创造社。成立时的激情与梦想，曾让郁达夫激动难眠，之后的恩恩怨怨，艰难发展，也曾让他黯然伤神。

他。等到十一点钟，他来了。大家谈了一些改组创造社内部的事情。创造社本来是我和资平、沫若、仿吾诸人惨淡经营的，现在被他们弄得声名狼藉了。大家会议的结果，决定由我去担当总务理事，在最短的时间内，去上海一次，算清存账，整理内部。我打算于二礼拜后，到上海去一趟。现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真觉得中国是不可救药了。

午后在夷乘的岳家吃饭打牌，三点多钟，送仿吾进了病院，又到沙面外国地去走了一阵。我到广州以后，沙面还没有去过，这一次是头一趟，听说有日本店前田洋行，代卖日本新闻杂志等物，今朝并没有看见，打算隔日再去。

现在我的思想，已经濒于一个危机了，此后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我以后想在思想的方面，修养修养。年纪到了中年，身体也日就衰老，若再醉生梦死的过去一二年，则从前的努力，将等于零，老残之躯，恐归无用，振作的事情，当自戒酒戒烟，保养身体做起。

午前写了一封信给北京的荃君，告诉伊已有二十余元钱的燕窝，托唐有壬带上了。自搬到法科学院住后，已有二十天左右，发回去的家信，还没有复书，不晓得究竟亦已送达了没有。

今天见到了婀娜夫人，她忠告我许多事情，要我也和她男人一样，能够做一点事业，我听了心里感着异样的凄凉。

晚上头痛，大约是午后吃酒过度的缘故，十一时就寝，把日文小说《望乡》读完了。

二十二日，月曜，晴，旧历十月十八日。

晨甫起床，就有一个四川的青年来访，被他苦嬲不已，好容易把他送走，才同一位同乡，缓步至北门外去散步，就在北园吃了中饭。天上满是微云，时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斓照晒在树林间。在水亭上坐着吃茶，静得可人。引领西北望，则白云山之岩石，黄紫苍灰，无色不备，真是一个很闲适的早晨。

吃完了早午膳，从城墙缺处走回学校里来，身上的棉袍，已经觉得太热了。

赴学校看报后，就和木天等到沙面的日本人开的店里去定了十二月份明年正月份的两本《改造》杂志。在沙面的外国地界走了一圈，去榕树阴里，休息了好半天，才走回学校来。

三点钟时开了一个应付印刷工人的预备会，决定于本礼拜四下午二点和他们工人代表及工会代表会商条件，大约此事是容易解决的。

晚上在学校里吃饭，七点前后，到分部去坐了一忽，同仿吾去饮茶，十点前后，才回到法科的宿舍来。

做了一半中山大学小丛书的计划书，十二点上床就寝。

二十三日，火曜，晴（十月十九）。

早晨把小丛书的计划书弄妥，到学校里看了几份报。同一位广东学生在杏香吃饭，饭后又遇见了一位江苏的学生，和他在旧书店里走了几个钟头。买了一册Edna Lyall的小说A Hardy Norseman（一八八九），读了几页，觉得描写的手腕，实在不高明。我从前已经读过这一个著者的一册小说Donovan了，觉得现在的这一本她晚年的作品，还赶不上她的少作。按此小说家本名Ada Ellen Bayley，卒于一九〇三年，有Won by Waiting（一八七九），Donovan（一八八二），We Two（一八八四），Doreen（一八九四），Hope the Hermit（一八九八）等小说，都不甚好，当是英国第三四流的女作家。

午后三四点钟，洗了澡，去会季陶，没有会到，就把计划书搁下，走了。

上第二医院去看仿吾，见他缚了脚，横躺在白色床里，坐了十几分钟，就出来至清一色吃夜饭，身上出了一阵大汗。

今天接了荃君的一封信，说初次寄的一百六十元，已接到了，作回信，教她好好的保养身体。

二十四日，水曜（十月二十），晴。

午前起床后，觉得天空海阔，应出外去翱翔。从法科学院后面的山上，沿了环城马路，一直的走上粤秀山的废墟去吊了半天的古。太阳晒得很烈，棉袄觉得穿不住了，便从一条小道，经过女师门前，走向公园旁的饭馆。

独酌独饮，吃了个痛快，可是又被几个认识的人捉住了，稍觉得头痛。午后在学校开会，遇见了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晚上在大钟楼聚餐，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觉得很头痛。今天一天，总算把不快活的事情经验尽了，朋友的事情，多言的失着，创造社的分裂，无良心的青年的凶谋。

二十五日，木曜（十月廿一日），晴。

午前又有数人来访，谈到十一点钟，我才出去，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次很满足的中饭，午后上学校去和工人谈判。等了半个多钟头，印刷工人不来，就同黄女士上东山去玩了半天，回寓居，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今天气力疏懈，无聊之至，想写信至北京，又不果。

二十六日，金曜（二十二日），晴。

午前九时半至学校看报，有A. E. Housman's Last Poems一册，已为水所浸烂，我拿往学校，教女打字员为我重打一本。这好乌斯曼的诗，实在清新可爱，有

闲暇的时候，当介绍他一下。

中午与同乡数人，在妙奇奇吃饭，饮酒一斤，已有醉意，这两天精神衰颓，身体也不好，以后总要振作振作才好。

接到上海寄来 Eugene O'Neill's Dramatic Works (The Moon of Caribbees & Other 6 plays, Beyond the Horizon）二册，看了一篇，觉有可译的价值。

阅报知国民政府有派员至日本修好消息。我为国民政府危，我也为国民政府惜。

午后五时约学生数人在聚丰园吃饭。饭后到创造社分部，晤仿吾，决定于五日后启行，到上海去整理出版部的事情，广州是不来了，再也不来了。见了周某骂我的信，气得不了，就写了一封快信去北京，告诉家中，于五日后动身的事情。

二十七日，土曜（十月二十三日），晴，热。

今天天气只能穿单衫，早晨起，犹着棉袄，中午吃饭的时候，真热得不了。去沙面看书，《改造》十一月号还没有来，途中遇仿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饭。席间谈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真想得没有办法。人心不良，处处多是阴谋诡计，实在中国是没有希望了。这一批青年，这一批天良丧尽的青年，真不晓得如何才能改善他们。

我决定于二三天之内启行，到上海去一趟。不过整理的事情，真一时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午后译书三四页，系 Eugene O'Neill的一幕剧。

晚上见了周某的信，心里又气得不了，他要这样

的诋毁我，不晓他的用意何在。

二十八日，日曜（二十四日），阴晴，热。

午前有同乡某来，和他谈了些天，想去看几个同乡在充军人者，访了几处，都没有见到。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一瓶啤酒，吃了点心，又在创造社分部去谈到午后。

午后天气转晴了，但是很热，跑到东山，找朋友多没有遇见。和潘怀素跑了一个午后，终于在东方酒楼吃了夜饭才回。大家在今天午后，都感到了一种异样的孤独，分手之际，两人都说 So traurig bin ich noch nie gewesen!

又遇见了王独清，上武陵酒家去饮了半宵，谈了些创造社内幕的天，总算胸中痛快了一点，九点钟入浴，晚上睡不安稳，因为蚊子太多的缘故。

二十九日，月曜（二十五日），阴晴。

今天怕要下雨，天上浮云飞满，但时有一点两点的青天出露，或者也会晴爽起来的。

无聊之至，便跑上理发馆去理发。一年将尽，又是残冬的急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只赢得许多悲愤，啊，想起来，做人真是没趣。

午后去学校，向戴季陶及其他诸委员辞去中大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职，明日当去算清积欠。夜和白薇及其他诸人去逛公园，饮茶，到十一点钟才回来。天闷热。

十一月三十日，火曜（旧历十月二十六日），雨。

早晨醒来，就觉得窗外在潇潇下雨。午前作正式辞职书两封，因恐委员等前来劝阻，所以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十点钟的时候，去访夷乘，托了他一点琐事，他约我礼拜六午前去候回音。

中午在经致渊处吃午饭，午后无聊之极，幸遇梁某，因即与共访薛姑娘，约她去吃茶，直到三时。回来睡到五时余，出去买酒饮，并与阿梁去洗澡，又回到芳草街吃半夜饭，十一时才回到法校宿舍来睡觉，醉了，大醉了。

十一月日记尽于此，从明日起，我已无职业，当努力于著作翻译，后半生的事业，全看今后的意志力能否坚强保持。总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话不错。

记于广州之法科学院[1]

四　行矣广州，不再来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广州

一日，阴晴，旧历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今朝是失业后的第一日。早晨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失业者了，心里的郁闷，比平时更甚。天上有半天云障，半天蓝底。太阳也时出时无。凉气逼人。

一早就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来，定要我去和他照相，不得已勉强和他去照了一个。顺便就走到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去座谈，木天和麦小姐，接着来了，杂谈了些闲天，和他们去别有村吃中饭。喝了三大杯

① 《劳生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酒，竟醉倒了，身体近来弱，是一件大可悲的事情。

回到分部，仿吾也自黄埔返省，谈了些整理上海出版部的事情，一直到夜间十时，总算把大体决定了。

今天曾至学校一次，问欠薪事，因委员等不在，没有结果。

接了荃君的来信，伤感之至，大约三数日后，要上船去上海，打算在上海住一月，即返北京去接家眷南来。

此番计自阳历十月二十日到广州以来，迄今已有四十余天了，这中间一事也不做，文章也一篇都写不成功，明天起，当更努力。

二日，阴，星期四，旧历十月二十八日。

天气不好，人亦似受了这支配，不能振作有为，今天又萎靡得不了。午前因为有同乡数人要来，所以在家里等他们，想看书，也看不进去，只写了一封给荃君的信。

十时左右，来了一位同乡的华君，和他出去走了一阵，便去访夷乘。在夷乘那里，却遇见了伍某，他请我去吃饭，一直到了午后的三时，才从西园酒家出来，这时候天忽大晴且热。

和仿吾在创造社出版部分了手，晚上在家中坐着无聊，因与来访者郭君汝炳，去看电影。是Alexander Dumas 的The three Musketeers，主角D'Artangan系由Douglas Fairbanks扮演，很有精彩，我看此影片，这是第二回了，第一回系在东京看的，已经成了四五年前的旧事。

郭君汝炳，是我的学生，他这一回知道了我的辞职，并且将离去广州，很是伤感，所以特来和我玩两天的，我送了他一部顾梁汾的《弹指词》。

晚上回来，寂寥透顶，心里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不快。

三日，晴，星期五，旧历十月二十九。

午前九时，又有许多青年学生来访，郭君汝炳于十时前来，赠我《西泠词萃》四册和他自己的诗《晚霞》一册。

和他出去到照相馆照相。离情别绪，一时都集到了我的身上。因为照相者是一个上海人，他说上海话的时候，使我忆起了别离未久的上海，忆起了流落的时候每在那里死守着的上海，并且也想起了此番的又不得不仍旧和往日一样，失了业，落了魄，萧萧归去的上海。

照相后，去西关午膳，膳后坐了小艇，上荔枝湾去。天晴云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云山，只见一座紫金堆，横躺在阳光里，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这里却将交入残冬了。一路上听风看水，摇出白鹅潭，横斜又到了荔枝湾里，到荔香园上岸，看了些凋零的残景，衰败的亭台，颇动着张翰秋风之念。忽而在一条小路上，遇见了留学日本时候的一位旧同学，在学校里此番被辞退的温君。两三个都是不得意的闲人，从残枝掩覆着的小道，走出荔香园来，对了西方的斜日，各作了些伤怀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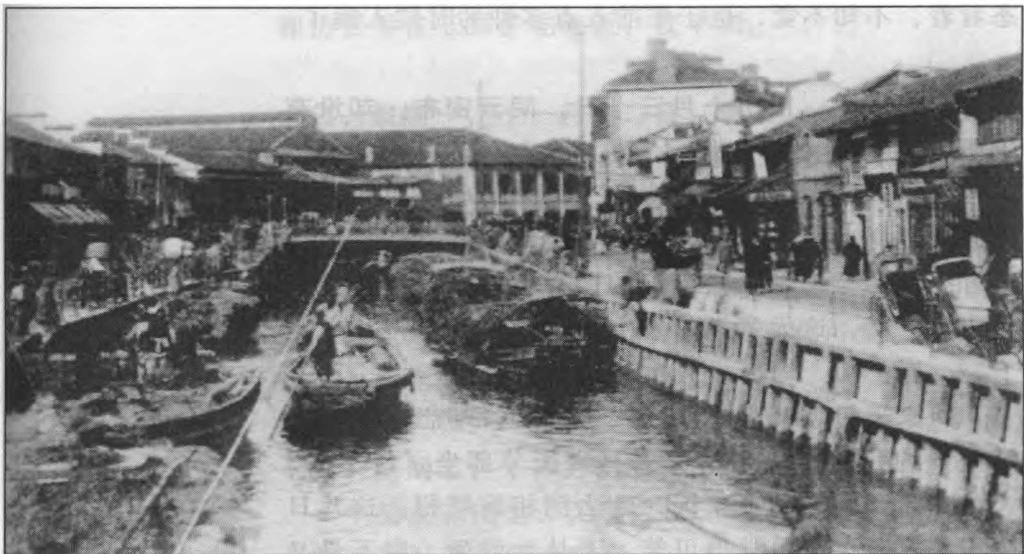
在西关十八甫的街上，和郭君别了，走上茶楼去

和温君喝了半天茶。午后四五点钟，仍到学校里去了一趟，又找不到负责的委员们，薪金又不能领出，懊丧之至。

晚上又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及慕我者，设饯筵于市上，席间遇见了许多生人，一位是江苏的姓曾的女士，已经嫁了，她的男人也一道在吃饭，一位是石蘅青的老弟，态度豪迈，不愧为他哥哥的弟弟。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独多，醉了。十点多钟，和石君、洪君、白薇女士及陈震君又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到十二点散戏出来，酒还未醒。路上起了危险的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终于扬声别去。

这时候天又开始在下微雨，回学校终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午前一点多钟到了陈塘，穿来穿去走了许多狭斜的巷陌，下等的妓馆，都已闭门睡了。各处酒楼上，弦歌和打麻雀声争喧，真是好个销金的不夜之城。我隔雨望红楼，话既不通，钱又没有，只得在闹热的这一角腐颓空气里，闲跑瞎走，走了半个多钟头，觉得像这样的雨中漂泊，终究捱不到天明，所以就摸出了一条小巷，坐洋车奔上东堤的船上去。

夜已经深了，路上只有些未曾卖去的私娼和白天不能露面的同胞在走着。到了东堤岸上，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疍妇，隔着一重门同睡。她们要我叫一个老举来伴宿，我这时候精神已经被耗蚀尽了，只是摇头不应。



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

在江上的第一次寄生，心里终究是怕的，一边念着周美成的《少年游》：

>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洞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感旧》）

一边只在对了横陈着的两疍妇发抖，一点一滴的数着钟声，吸了几枝烟卷，打死了几个蚊子，在黑黝黝的洋灯底下，在朱红漆的画艇中间，在微雨的江上，在车声脚步声都已死寂了的岸头，我只好长吁短叹，叹我半生恋爱的不成，叹我年来事业的空虚，叹我父母生我的时日的不辰，叹着，怨着，偷眼把疍妇的睡

态看着，不知不觉，也于午前五点多钟的时候入睡了。

四日，星期六，旧历十月三十日，阴云密布，却没有下雨。

七点钟的时候醒来，爬出了乌冷的船篷，爬上了冷静的堤岸，同罪人似的逃回学校的宿舍，在那里又只有一日的“无聊”很正确的，很悠徐的，狞笑着在等我。啊啊，这无意义的残生，的确是压榨得我太重了。

回家来想睡又睡不着，闲坐无聊，却想起了仿吾等今日约我照相的事情。去昌兴街分部坐了许多时，人总不能到齐，吃了干饭，才去照相馆照相。这几日照相太多，自家也觉得可笑，若从此就死，岂不是又要多留几点行迹在人间，这真与我之素愿，相违太甚了。

午后四点多钟，和仿吾去学校。好容易领到了十一月份的薪水。赶往沙面银行，想汇一点钱至北京，时候已太迟了。

晚上又在陈塘饮酒，十点钟才回来，洗澡入睡，精神消失尽了。

五日，日曜，旧历十一月初一日，晴。

早晨起来，觉得天气好得很，想上白云山去逛，无奈找不到同伴，只剩了一个人跑上同乡的徐某那里，等了一个多钟头，富阳人的羁留在广东者都来了，又和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午后和同乡者数人去大新天台听京戏，日暮归来，

和仿吾等在玉醪春吃晚饭，夜早眠。

六日，星期一，十一月初二日，晴。

早晨跑上邮局去汇了一百四十元大洋至北京。在清一色吃午饭，回家来想睡，又有人来访了，便和他们上明珠影戏院去看电影，晚上在又一春吃晚饭。饭后和阿梁上观音山去散步，四散的人家，一层烟雾，又有几点灯光，点缀在中间。风景实在可爱。晚风凉得很，八点前后，就回来睡了。

七日，星期二，十一月初三日，阴，多风。

午前在家闷坐，无聊之极，写了一首《风流事》，今晚上仿吾他们要为我祝三十岁的生辰，我想拿出来作一个提议：

小丑又登场。
大家起，为我举离觞。
想此夕清樽，千金难买，
他年回忆，未免神伤。
最好是，题诗各一首，写字两三行。
踏雪鸿踪，印成指爪，
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
数从前事业，羞煞潘郎。
只几篇小说，两鬓青霜。
谅今后生涯，也长碌碌，
老奴故态，不改佯狂。

君等若来劝酒，醉死无妨。

（小丑登场事见旧作《十一月初三》小说中）

午后三时后，到会场去。男女的集拢来为我做三十生辰的，共有二十多人，总算是一时的盛会，酒又喝醉了。晚上在粤东酒楼宿，一晚睡不着，想身世的悲凉，一个人泣到了天明。

八日，星期三，旧历十一月初四日，晴。

天气真好极了，但觉得奇冷，昨晚来北风大紧，有点冬意了。早晨，阿梁跑来看我，和他去小北门外，在宝汉茶寮吃饭。饭后并在附近的田野里游行，总算是快快活活的过了一天。真是近年来所罕有的很闲适地过去的一天。

午后三四点钟，去访薛姑娘。约她出来饮茶，不应，复转到创造社的分部坐了一会儿。在街上想买装书的行李，因价贵没有买成。

晚上和白薇女士等吃饭，九点前返校。早睡。

接到了天津玄背社的一封信。说我写给他们的信，已经登载在《玄背》上，来求我的应许的。

九日，星期四，十一月初五，晴。

早晨阿梁又来帮我去买装书的行李，在街上看了一阵，终于买就了三只竹箱。和阿梁及张曼华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饭后至中山大学被朋友们留住了，要我去打牌。自午后一点多钟打起，直打到翌日早晨止，输钱不少，在擎天酒楼。

十日，星期五（十一月初六），先细雨后晴。

昨晚一宵不睡，身体坏极了，早晨八点钟回家，睡也睡不着。阿梁和同乡华歧昌来替我收书，收好了三竹箱。和他们又去那家小饭馆吃了中饭，便回来睡觉，一直睡到午后四时。刚从梦里醒来，独清和灵均来访我，就和他们出去，上一家小酒馆饮酒去。八点前后从酒馆出来，上国民戏院，去看Thackeray的Vanity fair电影。究竟是十八世纪前后的事迹，看了不能使我们十分感动。晚上十点钟睡觉，白薇送我照相一张。很灵敏可爱。

十一日，星期六，十一月初七，晴，然而不清爽。

同乡的周君客死在旅馆里。早晨起来，就有两位同乡来告我此事，很想去吊奠一番，他们劝我不必去，因为周君的病是和我的病一样的缘故。

和他们出去访同乡叶君，不遇，就和他们去北门外宝汉茶寮吃饭。饭后又去买了一只竹箱，把书籍全部收起了。

仿吾于晚上来此地，和他及木天诸人在陆园饮茶。接了一封北京的信，心里很是不快活，我们都被周某一人卖了。

武昌张资平也有信来，说某在欺骗郭沫若和他，弄得创造社的根基不固，而他一人却很舒服的远扬了。唉，人心不古，中国的青年，良心真丧尽了。

十二日，星期日（初八日），夜来雨，今晨阴闷。

晨八时起床，候船不开，郭君汝炳以前礼拜所映

的相片来赠。与阿梁去西关，购燕窝等物，打算寄回给母亲服用的。

在清一色午膳，膳后返家，遇白薇女士于创造社楼上。伊明日起身，将行返湖南，托我转交伊在杭州之妹的礼物两件。

晚上日本联合通信社记者川上政义君宴我于妙奇香酒楼，散后又去游河，我先返，与白薇谈了半宵，很想和她清谈一晚，因为身体支持不住，终于在午前二点钟的时候别去。

返寓已将三点钟了。唉，异地的寒宵，流人的身世，我俩都是人类中的渣滓。

十三日，星期一（初九），阴闷。

奇热，早晨访川上于沙面，赠我书籍数册。和他去荔枝湾游。回来在太平馆吃烧鸽子。

他要和我照相，并云将送之日本，就和他在一家照相馆内照相。晚上仿吾、伯奇饯行，在聚丰园闹了一晚。

白薇去了，想起来和她这几日的同游，也有点伤感。可怜她也已经白过了青春，此后正不晓得她将如何结局。

十四日，星期二（初十），雨，闷，热。

午前赴公票局问船，要明日才得上去。这一次因为自家想偷懒，所以又上了人家的当，以后当一意孤行，独行我素。

与同乡华君，在清一色吃饭，约他于明天早晨为

我搬行李，午后在创造社分部，为船票事闹了半天，终无结果。决定明日上船，不管它开不开，总须于明早上船去。

昨日接浩兄信，今日接曼兄信，他们俩都不能了解我，都望我做官发财，真真是使我难为好人。

晚上请独清及另外的两位少年吃夜饭，醉到八分。此番上上海后，当戒去烟酒，努力奋斗一番，事之成败，当看我今后立志之坚不坚。我不屑与俗人争，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的政治家争，百年之后，容有知我者，今后当努力创作耳。

自明日上船后，当不暇书日记，病闲日记之在广州作者，尽于今宵。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1]

[1] 《病闲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第五章　新生的青春

不消说这一次我看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

一　恋爱日记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在上海郊外，艺术大学楼上客居。

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起，到十二月十四日止，在广州闲居，日常琐事，尽记入《劳生日记》、《病闲日记》二卷中。去年十二月十五，自广州上船，赶回上海，作整理创造社出版部及编辑月刊《洪水》之理事。开船在十七日，中途阻风，船行三日，始过汕头。第四天中午，到福建之马尾，为十二月廿一日。翌日上船去马尾看船坞，参谒罗星塔畔之马水忠烈王庙，求签得第二十七签；文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明水秀，海晏河清。"是日为冬至节，庙中管长，正在开筵祝贺，见了这签诗，很向我称道福利。翌日船仍无开行消息，就和同船者二人，上福州去。福州去马尾马江，尚有中国里六十里地。先去马江，换乘小火轮去南台，费时约三小时。南台去城

郁达夫与创造社部分同人合影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门十里，为闽江出口处，帆樯密集，商务殷繁，比福州城内更繁华美丽。十二点左右，在酒楼食蚝，饮福建自制黄酒，痛快之至。一路北行，天气日日晴朗，激刺游兴。革命军初到福州，一切印象，亦活泼令人生爱。我们步行入城，先去督军署看了何应钦的威仪，然后上粤山去了望全城的烟火。北望望海楼，西看寺楼钟塔，大有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之感。午后三时，在日斜的大道上，奔回南台，已不及赶小火轮了，只好雇小艇一艘，逆风前进，日暮途穷，小艇濒于危急者四五次，终于夜间八点钟到船上，饮酒压惊。第二天船启行，又因风大煤尽，在海上行了二个整天，直至自福州开行后的第四日，始到上海，已经是一年将尽的十二月二十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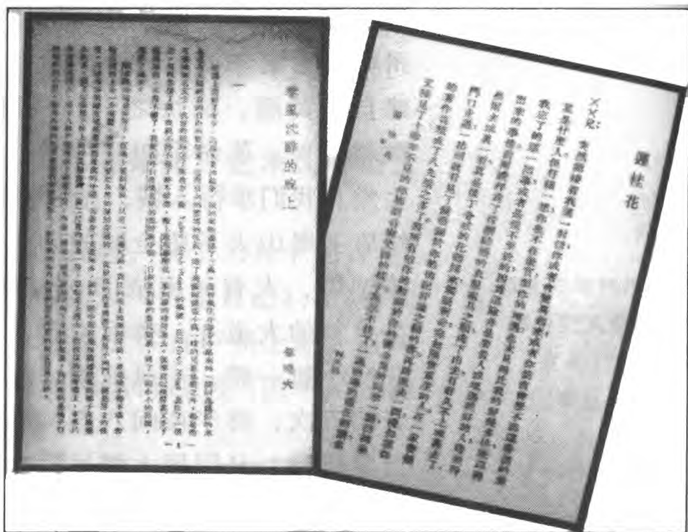
到上海后，又因为检查同船来的自福建运回之缴械军队，在码头远处，直立了五小时。风大天寒，又没有饮食品疗饥，真把我苦死了。那一天午后到创造社出版部，在出版部里住了一宵。

第二天廿八，去各处访朋友，在周静豪家里打了一夜麻雀牌。廿九日午后，始迁到这市外的上海艺术大学里来。三十日去各旧书铺买了些书，昨天晚上又和田寿昌、蒋光赤去俄国领事馆看“伊尔玛童感”的跳舞，到一点多钟才回来宿。

这艺术大学的宿舍，在江湾路虹口公园的后边。四面都是乡农的田舍。往西望去，看得见一排枯树，几簇荒坟，和数间红屋顶的洋房。太阳日日来临，窗外的草地也一天一天地带起生意来了，冬至一阳生也。

昨晚在俄国领事馆看“伊尔玛童感”的新式舞蹈，

总算是实际上和赤俄艺术相接触的头一次。伊尔玛所领的一队舞女，都是俄国墨斯哥国立舞蹈学校的女学生，舞蹈的形式，都带革命的意义，处处是“力”的表现。以后若能常和这一种艺人接近，我相信自家的作风，也会变过。



《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

今天是一九二七年的元日，我很想于今日起，努力于新的创造，再来作一次创世纪里的耶和华的工作。

中午上出版部去，谈整理部务事，明日当可具体的决定。几日来因为放纵太过，头脑老是昏迷，以后当保养一点身体。

革命军入浙，孙传芳的残部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富阳对峙。老母在富阳，信息不通，真不知如何是好。

今日风和日暖，午后从创造社回来独坐在家里，很觉得无聊，就出去找到了华林，和他同去江南大旅社看了一位朋友。顺便就去宁波饭馆吃晚饭，更在大马路买了许多物件，两人一同走回家来，烧煮龙井芽茶饮后，更烤了一块桂花年糕分食，谈到八点钟，华林去了，我读Willian H. Davies的《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及其他的杂书。心总是定不下来，啊啊，这不安定的生活！

十点左右。提琴家的谭君来闲谈，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才就寝。

一月二日，晴，日曜，旧历十一月廿九日。

早晨八点钟就醒了，想来想去，倍觉得自己的生涯，太无价值。

此地因为没有水，所以一起来就不能洗脸。含了烟卷上露台去看朝日，觉得这江南的冬景，实在可爱。东面一条大道，直通到吴淞炮台，屋旁的两条淞沪路轨，反映着潮红的初日，在那里祝贺我的新年，祝贺我的新生活。四周望去，尽是淡色的枯树林，和红白的住宅屋顶。小鸟的鸣声，因为量不宏多，很静寂，很萧瑟。

有早行的汽车，就在南面的江湾路上跑过，这些都是附近的乡村别墅里的阔人的夜来淫乐的归车，我在此刻，并不起嫉妒他们，咒诅他们的心思。



徐志摩与妻子陆小曼

1927年1月2日，郁达夫理发时遇到徐志摩夫妇，谈及浙江战事，大家都很伤心。

前几日上海的小报上，载了许多关于我的消息行动，无非是笑我无力攫取高官，有心甘居下贱的趣语，啊啊，我真老大了吗？我真没有振作的希望了吗？伤心哉，这不生不死的生涯！

十时左右上出版部去，略查了一回账，又把社内的一个小刊物的问题解决了。

午后去四马路剃发，见了徐志摩夫妇，谈浙杭战事，都觉伤心。

在马路上走了一回。理发后就去洗澡。温泉浴室真系资本家压榨穷人血肉的地方，共产政府成立的时候，就应该没收为国有。

晚上在老东明饮酒吃夜饭。醉后返寓，看《莲子居词话》，十二时睡觉。

三日，星期一，旧历十一月三十日，晴朗。

晨五时就醒了，四顾萧条，对壁间堆叠着的旧书，心里起了一种毒念。譬如一个很美的美人，当我有作有为的少日，她受了我的爱眷，使我得着了许多我美满的饱富的欢情，然而春花秋月，等闲度了，到得一天早晨，两人于夜前的耽溺中醒来，嗒焉相对，四目空觑，当然说不出心里还是感谢，还是怀怨。啊啊，诗书误了我半生荣达！

起火烧茶，对窗外的朝日，着实存了些感叹的心思。写了三数页文章，题名未定，打算在第六期的月刊上发表。十时左右，去出版部，议昨天未了的事情。总算结了一结过去的总纠葛，此后是出版部重兴的时机了。

《洪水》第二十五期的稿子，打算于后天交出，明日当在家中伏处一天。

在出版部吃中饭，饭后出去看蒋光赤，徐葆炎兄妹，及其他的友人，都没有遇见。买了一本记Wagner的小说名《Barrikader》，是德国Zdenko Vou Kraft做的，千九百二十年出版。看了数页，觉得作者的想象力很丰富，然而每章书上，总引有Wagner的自传一节，证明作者叙述的出处，我觉得很不好，容易使读者感到Disillusion的现实。四点钟左右，坐公共汽车回家，路上遇见了周静豪夫妇。周夫人是我喜欢的一个女性，她教我去饮酒，我就同她去了，直喝到晚上的十点钟才回家睡觉。

四日，星期二，阴历十二月初一，晴爽。

早起看报，晓得富阳已经开火了，老母及家中亲戚，正不知逃在何处，心里真不快活。

早膳后读《莲子居词话》后两卷，总算读完了。感不出好处来，只觉得讨论韵律，时有可取的地方而已。有几首词，却很好，如海盐彭仲谋《茗斋诗余》内的《霜天晓角》（卖花用竹山摘花韵）：

> 睡起煎茶，听低声卖花。留住卖花人间，红杏下，是谁家？几家花肯赊，却怜花瘦些。花瘦关卿何事，且插朵，玉骚斜。

《寻芳草》（和稼轩韵）：

这里一双泪，却愁湿，那厢儿被。被窝中，忘却今夜里，上床时，不曾睡。睡也没心情，搅恼杀，雪狸撺戏。怎月儿，不会人儿意。单照见，阑干字。

无锡王宛先（一元）《芙蓉舫集》中之《醉春风》：

记得送郎时，春浓如许，满眼东风正飞絮。香车欲上，　着啼痕软语。归期何日也，休教误。忽听疏砧，又惊秋暮。冷落黄花澹无绪。半帘残月，和着愁儿同住。相思都尽了，休重铸。

《绮罗香》（用梅溪词韵将别西湖）：

对月魂销，寻花梦短，此地恰逢春暮。绝胜湖山，能得几回留住。吊苏小，红粉西陵，咏江令，绿波南浦。看纷纷，油壁青骢，六桥总是断肠路。重来楼上凝眺，指点斜阳外，扁舟归渡。过雨垂杨，换尽旧时媚妩。牵愁绪，双燕来时，萦别恨，一莺啼处，为情痴，欲去还留？对空樽自语。

十时顷，剧作家徐葆炎君来，与谈至午后一点，出访华林，约他同到市上去闲步。天气晴暖，外面亦没有风，走过北四川路伊文思书铺，买了几本好书。

Austin Dobson：《Samuel Richardson》

J. H. E. Cress：《George Meredith》

Trotzky：《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用了二十元钱。又到酒馆去喝酒，醉后上徐君寓，见了他的妹妹，真是一个极忠厚的好女子，见了她我不觉对欺负她的某氏怨愤起来，啊啊，毕竟某氏是一个聪明的才子。晚上在周静豪家吃饭，太觉放肆了，真有点对周太太不起。吃完了晚饭，和华林及徐氏兄妹出来，在霞飞路一家小咖啡馆，吃了两杯咖啡，到家已经十一点钟了。

五日，星期三（十二月初二），晴。

午前醒来又是很早，起火煮茶后，就开始看《洪水》第二十五期稿子，于午前看毕，只剩我的《广州事情》及《编辑后》五千字未做了。一二日内，非做成交出不可。交稿子后，就去各地闲走，在五芳斋吃中饭。饭后返寓，正想动手做文章，来了许多朋友，和他们杂谈半天，便与周静豪夫妇去伊家夜膳，膳后去看Gogol's Tallas Bulba电影。十一时余，从电影馆出来，夜雾很大，醉尚未醒，坐洋车归。在床上看日人小说一篇，入睡时为午前一点。

六日，星期四（初三日），晴。

午前雾大，至十二时后，始见日光。看葛西善藏小说二短篇，仍复是好作品，感佩得了不得。昨天午后从街上古物商处买来旧杂志十册，中有小说二三十篇。我以为葛西的小说终是这二三十篇中的上乘作品。

有人来访，谈创造社出版部内部整理事宜，心里很不快乐，总之中国的现代青年，根底都太浅薄，终究是不能信任，不能用的。

吃饭后去创造社出版部，又开了一次会，决定一切整理事情自明朝起实行。从创造社出来，走了许多无头路，终于找到了四马路的浴室，去洗了一个澡。心身觉得轻快了一点。洗澡后，又上各处去找逃难的人民，打算找着母亲和二哥来，和他们抱头痛哭一场，然而终于找不到。自十六铺跳上电车的时候，天色已阴森森的向晚了。在法大马路一家酒馆里喝得微醉，回家来就上床入睡，今天觉得疲倦得很。

七日，星期五，阴（十二月初四）。

早晨醒来，觉得头脑还清爽，拿起笔来就写《广州事情》，写了四千多字，总算把《洪水》二十五期的稿子写了了。一直到午后一点多钟，才拿了稿子上创造社出版部去。和同人开会议新建设的事情，到三点钟才毕。回家来的路上，买了三瓶啤酒，夜膳前喝完了两瓶。读了两三篇日文小说。晚上又出去上旧书铺闲看，买了两三本小说。一本是Beresford的Revolution，想看看英国这一位新进作家的态度。

晚上看来看去，读了许多杂书，想写小说，终觉得倦了。明朝并且要搬回创造社出版部去住，所以只能不做通宵的夜工，到十二点钟就睡了。

八日，星期六（初五），雨大风急。

晨七时即醒，听窗外雨滴声，倍觉得凄楚。半生事业，空如轻气，至今垂老无家，栖托在友人处，起居饮食，又多感不便，啊，我的荃君，我的儿女，我的老母！

本欲于今日搬至创造社出版部住，因天雨不果。午前读日人小说一篇，赴程君演生招宴，今晚当开始编《创造》第六期。

想去富阳，一探母亲消息，因火车路不通，终于不能行。写信去问人，当然没有回信。战争诚天地间最大的罪恶，今后当一意宣传和平，救我民族。

汉口英人，又欺我们的同胞，听说党军已经把英租界占领了，不知将来如何结果，大约总还有后文。

在陶乐春和程君等聚餐后，已近四点钟了，到邓仲纯的旅馆去坐了一个多钟头。这时候天已放晴，地上的湿气，也已经收敛起来，不过不能见太阳光而已。

郁达夫的《日记九种》

以坦率直露著称的郁达夫生前曾发表过多种日记。



和华林在浴堂洗了澡，又上法界去看徐葆炎兄妹。他们的杂志《火山月刊》停刊，意思要我收并他们到《创造》《洪水》中来，我马上答应了他们。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钟，在炉边和谭君兄妹谈了一会儿杂天，听窗外的风声很大，十二点就寝。

九日，日曜，初六，阴晴，西北风，凉冷。

早晨起来，就写小说，一直写到午后二点多钟，才到创造社

出版部去。看信件后，仍复出来走了一趟。天色阴沉，心里很不快活。

三点半钟回到寓舍，正想继续做小说，田汉来了。坐谈了半点多钟，他硬要和我出去玩。

先和他上一位俄国人家里去，遇见了许多俄国的小姐太太们。谈尽三四个钟头，就在他们家里吃俄国菜。七点左右，叫了一乘汽车，请他们夫妇二人去看戏。十点前戏散，又和那两位俄国夫妇上大罗天去吃点心和酒。到十一点钟才坐汽车返寓。这一位俄国太太很好，可惜言语不通。

十日，日曜，初七，晴爽。

早晨起来，觉得天气太好，很想出去散步。但那篇小说还没有做完，第六期《创造》月刊也没有编好，所以硬是坐下来写，写到午后二点多钟，竟把那篇小说写完了，名《过去》，一共有万二千字。

出去约华林上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了许多信札，又看了我女人的来书，伤心极了。她责备我没有信给她，她说在雪里去前门寄皮袍子来给我，她又说要我买些东西送归北京去。我打算于《创造》六期编完后，再复她的信。

在酒馆和华林喝了许多酒，即上法界一位朋友那里去坐。他说上海法科大学要请我去教德文，月薪共四十八元，每一礼拜六小时，我也就答应了。

七点前后，在一家清真馆子里吃完晚饭，便上恩派亚戏园去看电影。是一个历史影片，主演者为John Barrymore，情节还好，导演也好，可惜片子太旧了。

明天若月刊编得好，当于午后三点钟去Carlton看Merry Widow去。

今天的一天，总算成绩不坏，以后每天总要写它三千字才行。月刊编好后，就要做《迷羊》了。这一篇小说，我本来不想把它做成，但已经写好了六千多字在这里，做成来也不大费事。并且由今天的经验看来，我的创作力还并不衰，勉强的要写，也还能够写得出来，且趁这未死前的两三年，拼它一拼命，多做些东西罢！

未成的小说，在这几月内要做成的，有三篇：一，《蜃楼》；二，《她是一个弱女子》；三，《春潮》。此外还有广东的一年生活，也尽够十万字写，题名可作《清明前后》，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也必须于今年写成才好。

为维持生活计，今年又必须翻译一点东西。现在且把可翻译或必翻译的书名开在下面：

一、杜葛纳夫小说Rudin，Rauchen，Fruehlings Wogen。

二、Lermontov's Ein Held unserer Zeit.

三、Sundermann's Die Stille Muehle.

四、Dante's Das neue Leben.

此外还有底下的几种计划：

一、做一本《文学概论》。

二、扩张《小说论》内容，作成一本《小说研究》。

三、做一本《戏剧论》。

四、做一部《中国文学史》。

五、介绍几个外国文人如Obermann作者Senancourt. Amiel，George Gissing；Mark Rutherford，James Thomson（B. V. ），Clough，William Morris，Gottfried Keller，Carlyle等，及各国的农民文学。

Thoreau's Walden，也有翻译介绍一番的必要。

十一日，星期二（旧历十二月初八）。

昨晚因为想起了种种事情，兴奋得很，一直到今日午前三点多钟，不能睡觉。天上的月亮很好，我的西南窗里，只教电灯一灭，就有银线似的月光流进来。

今天起来，已经是很迟了，把《创造月刊》第六期的稿子看了一遍，觉得李初梨的那篇戏剧《爱的掠夺》很好。月刊稿一共已合有六七万字了，我自己又做了一篇《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等》附在最后，月刊第六期，总算编好了。午后二

1927 年郁达夫像

“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点多钟，才拿到出版部去交出。

在出版部里，又听到了一个恶消息，说又有两三人合在一处弄了我们出版部的数千块钱去不计外，还有另外勾结一家书铺来和我们捣乱的计划。心里真是不快活，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我在出版部里等候了好久，终没有人来，所以于五点前后，郁郁而出，没有法子，只好去饮酒。喝了许多白干，醉不成欢，就到Carlton去看Merry Widow的影片。看完了影片，已经是七点多了，又去福建会馆对门的那家酒馆，喝了十几碗酒，酒后上周家去坐谈两小时，入浴后回来，已经是半夜了。

十二日，晴快，星期三（旧历十二月初九）。

早晨起来后，就上华林那里去吃咖啡。太阳晒得和暖，也没有寒风吹至，很想尽情地玩它一天。华林的老母和徐葆炎、倪贻德、夏莱蒂三人，接着来了，我就请他们去市内吃饭，一直吃到午后三点，才分手散去。

从饭馆出来，又买了些旧书，四点前后，上出版部去。看了信札，候人不来，就又出去上徐葆炎那里，把他们的稿子拿了，和一位旧相识者上法大马路去喝酒。

酒后又去创造社，和叶某谈判了一两个钟头，心里更是忧郁，更觉得中国人的根性的卑劣，出来已经是将戒严的时候了——近日来上海中国界戒严，晚上八九点钟就不准行人往来——勉强的同一位旧相识者上新世界去坐了半夜，对酒听歌，终感不出乐趣。到

了十二点钟，郁郁而归，坐的是一路的最后一次电车。

十三日，星期四，虽不下雨，然多风，天上也有彤云满布在那里，是旧历的十二月初十了。

昨晚上接到邮局的通知书，告我皮袍子已由北京寄到，我心里真十分的感激荃君。除发信告以衷心感谢外，还想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去，为她做过年的开销。

中午云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日赶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泣一场。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五，晴暖如春天。

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可惜天气太暖，穿着皮袍子走路，有点过于蒸热，走上汽车，身上已经出汗了。王独清自广东来信，说想到上海来而无路费，嘱为设法。我与华林，一清早就去光华为他去交涉寄四十元钱去。这事也不晓能不能成功，当于三日后，再去问他们一次，因为光华的主人不在。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

也在那里忆我？

午后三四点钟，上出版部去看信，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因而就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晚上在出版部吃晚饭，酒还没有醒。月亮好极了，回来之后，又和华林上野路上去走了一回。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从明天起，当做一点正当的事情，或者将把《洪水》第二十六期编起来也。

十五日，星期六（旧历十二月十二）。

夜来风大，时时被窗门震动声搅醒。然而风系自南面吹来，所以爽而不凉，天上已被黑云障满了，我怕今天要下雨或雪。

午前打算迁入创造社出版部去住，预备把《洪水》二十六期来编好。

十时前后去创造社出版部，候梁君送信去，丁在君病未起床，故至十二时后，方见梁君拿了在君的复信回来。在君复信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饭后校《洪水》第二十五期稿，已校毕，明日再一校，后日当可出版。

午后二点，至Carlton参与盛家孙女嫁人典礼，遇见友人不少，四时顷礼毕，出至太阳公司饮咖啡数杯。新郎为邵洵美，英国留学生，女名盛佩玉。

晚上至杭州同乡孙君处，还以《出家及其弟子》译本一册，复得见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韵楼游，人多不得畅玩，遂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女

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廿二，我已答应她送酒一樽去。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后只有十日了，我希望廿二这一天，早一点到来。今天接北京周作人信，作答书一，并作致徐耀辰、穆木天及荃君书。荃君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

今天一天，应酬忙碌，《洪水》廿六期，仍旧没有编成功，明日总要把它编好。

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十六日，星期日（十二月十三），雨雪。

昨晚上醉了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吧！

窗外面在下雪，耳畔传来了许多檐滴之声。我的钱，已经花完了，今天午前，就在此地做它半天小说，去卖钱去吧！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写小说，快写小说，写好一篇来去换钱去，换了钱来为王女士买一点生辰的礼物。

午后雪止，变成了凉雨。冒雨上出版部去谈了一会儿杂天，三时前后出来街上，去访问同乡李某，想问问他故乡劫后的情形何如，但他答说“也不知道”。

夜饭前，回到寓里，膳后徐葆炎来谈到十点钟才去。急忙写小说，写到十二点钟，总算写完了一篇，

名《清冷的午后》。怕是我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东西。

十七日，星期一，十四日，阴晴。

午前即去创造社出版部。编《洪水》第二十六期；做了一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共有二千多字。编到午后，才编毕。天又下微雨了，出至四马路洗澡，又向酒馆买小樽黄酒二，送至周静豪家，差用人去邀王女士来同饮，饮至夜九时，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坐到十点左右，才回家来。

十八日，星期二，十五，阴晴。

因为《洪水》已经编好，没有什么事情了，所以早晨就睡到十点多钟。孙福熙来看我，和他谈到十二点钟，约华林共去味雅酒楼吃午饭。

饭后至创造社，看信件，得徐志摩报，说司令部要通缉的，共有百五十人，我不晓得在不在内。

郭爱牟昨有信来，住南昌东湖边三号，有余暇当写一封长信去复他。张资平亦有信来，住武昌鄂园内。

三四点钟，又至尚贤坊四十号楼上访王女士，不在。等半点多钟，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

晚上在周家吃饭，谈到十点多钟方出来。又到尚贤坊门外徘徊了半天，终究不敢进去。夜奇寒。

十九日，星期三，十六，快晴。

天气真好极了，一早起来，心里就有许多幻想，

终究不能静下来看书做文章。十时左右，跑上方光焘那里去，和他谈了些关于王女士的话，想约他同去访她，但他因事不能来，不得已只好一个人坐汽车到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信札去。吃饭之后，蒋光赤送文章来了，就和他一道去访王女士。谈了二个钟头，仍复是参商咫尺。我真不能再忍了，就说明了为蒋光赤介绍的意思。

午后五点多钟和蒋去看电影。晚饭后又去王女士那里，请她们坐了汽车，再往北京大戏院去看Elinor Glyn's Beyond The Rock的影片。十一时前后看完影片出来，在一家小酒馆内请她们喝酒。回家来已经是午前一点多钟了。写了一封给王女士的短信，打算明天去交给她。

今晚上月亮很大，我一个人在客楼上，终究睡不着。看看千里的月华，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琐事，又想到了王女士临去的那几眼回盼，心里只觉得如麻的紊乱，似火的中烧，啊啊，这一回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

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

二十日，星期四（旧历十二月十七），晴。

早晨十点前起床，方氏夫妇来，就和他们上创造社去。天气晴快，一路走去，一路和他们说对于王女士的私情。说起来实在可笑，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会和初恋期一样的心神恍惚。

在创造社出版部看信之后，就和他们上同华楼去吃饭，钱又完了，午后和我们一道去访王女士的时候，心里真不快活，而忽然又听到了她将要回杭州的消息。

三四点钟从她那里出来，心里真沉闷极了。想放声高哭，眼泪又只从心坎儿上流，眼睛里却只好装着微笑。又回到出版部去拿钱，遇见了徐志摩。谈到五点钟出来。在灰暗的街上摸走了一回。终是走投无路。啊啊，我真想不到今年年始，就会演到这一出断肠的喜剧。买了几本旧书，从北风寒冷的北四川路上走回家来，入室一见那些破书旧籍，就想一本一本的撕破了它们，谋一个"文武之道，今夜尽矣"的舒服。想来想去，终究是抛不了她，只好写一封信，仍旧摸出去去投邮。本来打算到邮局为止的，然而一坐汽车，竟坐到了大马路上。吃了咖啡，喝了酒，看看时间，还是八点多一点儿，从酒馆出来，就一直的又跑上她那里去。推门进去一看，有她的同住者三四人，正在围炉喝酒，而王女士却躲在被窝里暗泣。惊问她们，王女士为什么就这样的伤心？孙太太说："因为她不愿离我而去。"我摸上被窝边上，伸手进去拉她的手，劝她不要哭了，并且写了一张字条给她。停了三五分钟，她果然转哭为笑了。我总以为她此番之哭，却是为我，心里十分的快乐。二三个钟头以前的那一种抑郁的情怀，不晓消失到哪里去了。

从她那里出来，已经是十一点钟。我更走到大世界去听了两个钟头的戏，回家来已经是午前的两点钟了。

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

功，窗外北风很大，明天——否否——今天怕要下雪，我到了这三点多钟，还不能入睡。我只在幻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二十一日，星期五（旧历十二月十八日），晴。

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坏了，我不得不恨那些住在她周围的人。今天的一天，真使我失望到了极点。

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一家她也认识，我也认识的人家去。这一家的主人，本来是人格不高，也是做做小说之类的人，我托他去请她来。天气冷得很，太阳光晒在大地上，竟不发生一点效力出来。我本想叫一乘汽车去的，这几天因为英界电车罢工，汽车也叫不到。坐等了半点多钟，她只写了一个回片来说因病不能来，请我原谅。

已经是伤心了，勉强忍耐着上各处去办了一点事情，等到傍晚的六点左右，看见街上的电灯放光，我就忍不住的跑上她那里去。一进她的房，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在那里饮酒高笑。她们一看见我，更笑得不了，并且骗我说她已经回杭州去了。实际上她似乎刚出外去，在买东西。坐等了二个钟头，吃完晚饭，她回来了，但进在别一室里，不让我进去，我写给她的信，她已经在大家前公开。我只以为她是在怕羞，去打门打了好几次，她坚不肯开。啊啊！这就是这一场求爱的结束！

出了她们那里，心里只是抑郁。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听到午前一点多钟，心里更是伤悲难遣，就又去喝酒，喝到三点钟。回来之后，又只是睡不着觉，在室内走走，走到天明。

二十二日，星期六（十二月十九日），晴，奇寒。

冒冷风出去，十一点前后，去高昌庙向胡春藻借了一笔款。这几日来，为她而花的钱，实在不少，今日袋里一个钱也没有，真觉得穷极了。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和厂长的胡君别去，坐在车上，尽是一阵阵的心酸，逼我堕泪。不得已又只好上周家去托周家的佣人，再上她那里去请她来谈话。她非但不来，连字条也不写一个，只说头痛，不能来。

午后上志摩那里去赴约，志摩不在。便又上邵洵美那里去，谈了两三个钟头天。

六点到创造社出版部。看了些信，心里更是不乐，吃晚饭之后，只想出去，再上她那里去一趟。但想想前几回所受的冷遇，双脚又是踌躇不能前进。在暮色沉沉的街上走了半天，终究还是走回家来。我与她的缘分，就尽于此了，但是回想起来，这一场的爱情，实在太无价值，实在太无生气。总之第一只能怪我自家不好，不该待女人待得太神圣，太高尚，做事不该做得这样光明磊落，因为中国的女性，是喜欢偷偷摸摸的。第二我又不得不怪那些围在她左右的人，他们实在太不了解我，太无同情心了。

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这一次的短话，也不过是梦中间的一场恶景罢了，我也可以休矣。

二十三日，星期日，阴晴（十二月二十日）。

晚上又睡不着，早晨五点钟就醒了。起来开窗远望，寒气逼人。半边残月，冷光四射，照得地上的浓霜，更加凉冷。倒了一点凉水，洗完手脸，就冲寒出去，上北火车站去。街上行人绝少，一排街灯，光也不大亮了。

因为听人说，她于今天返杭州去，我想在车上再和她相会一次。等了二点多钟，到八点四十分，车开了，终不见她的踪影。在龙华站下来，看自南站来的客车，她也不在内。车又开了，我的票本来是买到龙华的，查票者来，不得已，只能补票到松江下来。

在松江守候了两点钟，吃了一点点心，去杭州的第二班车来了，我又买票到杭州，乘入车去遍寻遍觅，

杭州西湖的断桥晨雾

断桥横卧在里西湖和外西湖的分水点上，一端为环湖北路，另一端为白堤。



她又不来。车里的时光，真沉闷极了。车窗外的野景萧条，太阳也时隐时出，野田里看不见一个工作的农民，到处只是军人，军人，连车座里，也坐满了这些以杀人为职业的禽兽。午后五点多钟，到了杭州，就在一家城站附近的旅馆内住下，打算无论如何，总要等候她到来，和她见一次面。

七点钟的一次快车，半夜十二点的夜快车到的时候，我都去等了，倒被守站的军士们起了疑心，来问我直立在站头有何事情，然而她终究不来。

晚上上西湖去，街上萧条极了，湖滨连一盏灯火也看不见，人家十室九空，都用铁锁把大门锁在那里。

我和一位同乡在旅店里坐谈，谈到午前二点，方上床就寝，然而也一样的睡不着。

二十四日，星期一，阴晴（十二月廿一日）。

早晨九点钟起来，我想昨天白等了一天，今天她总一定要来了，所以决定不回富阳，再在城站死守一日。

车未到之前，我赶上女师她所出身的学校去打听她在杭州的住址。那学校的事务员，真昏到不能言喻，终究莫名其妙，一点儿结果也没有。

到十二点前，仍复回城站，自上海来的早快车，还没有到。无聊之至，踏进旧书铺去买了五六块钱的旧书，有一部《红芜词钞》，是海昌嵩生钟景所作，却很好。

午后一点多钟，上海来的快车始到，我捏了一把冷汗，心里跳跃不住，尽是张大了眼，在看下车的人，

有几个年轻的女人下车来，几乎被我错认了迎了上去，但是她仍复是没有来。

气愤之余，就想回富阳去看看这一次战争的毒祸，究竟糜烂到怎么一个地步。赶到江干，船也没有，汽车也没有，而灰沉沉的寒空里，却下起雪来了。

没有办法，又只好坐洋车回城站来坐守。看了第二班的快车的到来，她仍复是没有，在雪里立了两个钟头，我想哭，但又哭不出。天色阴森的晚了，雪尽是一片一片的飞上我的衣襟来，还有寒风，在向我的脸颊上吹着，我没有法子，就只好买了一张车票，坐夜车到上海来了。

午前一点钟，到上海的寓里，洗身更换衣服后，我就把被窝蒙上了头部，一个人哭了一个痛快。

二十五日，星期二（十二月廿二日），晴。

早晨仍复是不能安睡。到八点后就起了床。上创造社出版部去，看了许多的信札。太阳不暖不隐，天气总算还好，正想出去，而叶某来了。就和他吵闹了一场，我把我对青年失望的伤心话都讲了。

办出版部事务，一直到晚上的七时，才与林微音出去。先上王女士寄住的地方去了一趟，终究不敢进去。就走上周家去，打算在那里消磨我这无聊的半夜。访周氏夫妇不在，知道他们上南国社去了，就去南国社，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

十二点后，和叶鼎洛出来，上法界酒馆去喝酒。第一家酒不好，又改到四马路去痛饮。

到午前的两点，二人都喝醉了，就上马路上去打野鸡。无奈那些雏鸡老鸭，都见了我们而逃，走到十六铺去，又和巡警冲突了许多次。

终于在法界大路上遇见了一个中年的淫卖，就上她那里去坐到天明。

二十六日，星期三，旧历十二月廿三，晴。

从她那里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和她吃了粥，又上她那里去睡了一睡。

九点前后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吸完了才回来，上澡堂去洗澡。

午饭前到出版部，办事直办到晚上的五点。写了两封信，给荃君和岳母。

回到寓里来，接到了一封嘉兴来的信，系说王女士对我的感情的，我又上了当了，就上孙君那里去探听她的消息。费了许多苦心，才知道她是果于前三日回去，住在金刚寺巷七号。我真倒霉，我何以那一天会看她不见的呢？我又何以这样的粗心，连她的住址都不曾问她的呢？[①]

二十七日，星期四，旧历十二月廿四，晴。

昨天探出了王女士的住址，今晨起来，就想写信给她。可是不幸午前又来了一个无聊的人，和我谈天，一直谈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十二点前到出版部去，看了许多信札，午饭后，跑上光华去索账。管账的某颇无礼，当想一个法子出来罚他一下才行。午后二点多钟，上周勤豪家去，只

① 《村居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有周太太一个人在那里和小孩子吃饭。坐谈了一会儿，徐三小姐来了。她是友人故陈晓江夫人徐之音的妹妹。

晚上在周家吃饭，饭后在炉旁谈天，谈到十点多钟。周太太听了我和王女士恋爱失败的事情，很替我伤心，她想为我介绍一个好朋友，可以得点慰抚，但我总觉得忘不了王女士。

二十八日，星期五（十二月廿五），天气晴朗可爱，是一个南方最适意的冬天。

早晨十点前后，华林来看我，我刚起床，站在回廊上的太阳光底下漱口洗牙齿。和华林谈了许多我这一次的苦乐的恋情，吃饭之前，他去了。

我在创造社吃午饭，看了许多信，午后真觉得寂寥之至。仿吾有信来，说我不该久不作书，就写了一封快信给他。无聊之极，便跑上城隍庙去。一年将尽，处处都在表现繁华的岁暮，这城隍庙里也挤满了许多买水仙花、天竺的太太小姐们。我独自一个，在几家旧书摊上看了好久，没有办法，就只好踏进茶店的高楼上去看落日。看了半天，吃了一碗素面，觉得是夜阴逼至了，又只得坐公共汽车，赶回出版部来吃晚饭。

晚饭后，终觉得在家里坐不住，便一直的走上周家去。陈太太实在可爱之至，比较起来，当然比王女士强得多，但是，但是一边究竟是寡妇，一边究竟还是未婚的青年女子。和陈太太谈了半夜，请她和周勤豪夫妇上四马路三山会馆对面的一家酒家去吃了排骨和鸡骨酱，仍复四人走回周家去。又谈到两点多钟，就在那里睡了。上床之后，想了许多空想。

今天午前曾发了一封信给王女士，且等她两天，看看有没有回信来。

周太太约我于旧历的除夕（十二月廿九），去开一间旅馆的大房间，她和陈太太要来洗澡，我已经答应她了。

二十九日，星期六（十二月廿六），晴爽。

午前十时从周家出来，到创造社出版部。看了几封信后，就打算搬家，行李昨天已经搬来了，今天只须把书籍全部搬来就行。

午后为搬书籍的事情，忙了半天，总算从江湾路的艺术大学，迁回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二楼亭子间里。此后打算好好的做点文章，更好好的求点生活。

晚上为改修创造社出版部办事细则的事情，费去了半夜工夫。十点后上床就寝，翻来覆去，终究睡不着，就起来挑灯看小说。看了几页，也终于看不下去，就把自己做的那一篇《过去》校阅了一遍。

三十日，星期日，阴晴。

今天是旧历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又是一年将尽了，想起这一年中间的工作来，心里很是伤心。

早晨七八点钟，见了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辑的来信，说要我为他撑门面，寄点文字去。我的头脑，这几日来空虚得很，什么也不想做，所以只写了一封信去复他，向他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意见。第一诫他不要贪得材料，去挑拨是非，第二教他要努力扶植新进的作家，第三教他不要被恶势力所屈服，要好好的登

《世界日报》(1926年8月2日版)

《世界日报》副刊编辑曾向郁达夫约稿，但郁达夫什么也不想做，只向他提了一点小小的意见。

些富有革命性的文字。

午前整理书籍，弄得老眼昏迷，以后想不再买书了，因为书买得太多，也是人生的大累啊！

今天空中寒冷，灰色的空气罩满了全市，不晓得晚上会不会下雪。寒冬将尽了，若没有一天大雪来点缀，觉得也仿佛是缺少一点什么东西似的。

我在无意识的中间，也在思念北京的儿女，和目前问题尚未解决的两个女性，啊，人生的矛盾，真是厉害，我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彻底，哪一天能够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超人。

午后出去访徐氏兄妹，给了他们五块钱度岁，又和他们出去，上城隍庙去喝了两三点钟的茶。回来已经快六点钟了，接到了一封杭州王女士的来信。她信上说，是阴历十二月廿二日的早晨去杭州的，可惜我那一天没有上北火车站去等候。然而我和她的关系，怕还是未断，打算于阴历正月初二三，再到杭州去访她去。写了一封快信，去问她的可否，大约回信，廿九的中午总可以来，我索性于正月初一去杭州也好。

夜饭后，又上周家去，周太太不在家，之音却在灯下绣花，因为有一位生人在那里，她头也不抬起来，然而看了她这一种温柔的态度，更使我佩服得了不得。

坐了两三刻钟，没有和她通一句话的机会，到了十点前几分，只好匆匆赶回家来，因为怕闸北中国界内戒严，迟了要不能通行。临去的时候，我对她重申了后天之约，她才对我笑了一笑，点了一点头。

路过马路大街，两旁的人家都在打年锣鼓，请年菩萨。我见了他们桌上的猪头三牲及檀香红烛之类，不由得伤心入骨，想回家去。啊啊，这飘泊的生涯，究竟要到何时方止呢！

回家来又吃酒面，到十一点钟，听见窗外放爆竹的声音，远近齐鸣，怀乡病又忽然加重了。

一月三十一日，旧历十二月廿八，星期一。

一九二七年的一月，又过去了，旧历的十二月小，明天就是年终的一日。到上海后，仍复是什么也不曾做，初到的时候的紧张气氛，现在已经消失了，这是大可悲的事情，这事情真不对，以后务必使这一种气

氛回复转来才行。我想恋爱是针砭懒惰的药石，谁知道恋爱之后，懒惰反更厉害，只想和爱人在一块，什么事情也不想干了。

早晨一早起来，天气却很好，晴暖如春，究竟是江南的天候，昨日有人来找我要钱，今天打算跑出去，避掉他们。听说中美书店在卖廉价，很想去看看。伊文思也有一本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小品文，今天打算去买了来。以后不再买书，不再虚费时日了。

午前早饭也不吃，就跑了出去，在五芳斋吃了一碗汤团，一碟汤包，出来之后，不知不觉就走上中美书店去了。结果终究买了下列的几本书。

The Heir, by V. Sackvill-West

Nocturne, by Frank swinnerton

Liza of Lambeth, by W. somerset Maugham

The Book of Blanch, by Dorothy Richardson

In the Key of Blue, by John Addington Symonds

Studies in Several Literatures, by Peck

一共花了廿多块钱，另外还买了一本Cross著的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ovel，可以抄一本书出来卖钱的。

午后，出版部的同人都出去了，我在家里看家。晚上听了几张留声机器片，看日本小说《沉下去的夕阳》。

一月来的日记，今天完了，以后又是新日记的开始，我希望我的生活，也能和日记一样的刷新一回，再开一个新纪元。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上海的出版部内

（据《达夫日记》，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版）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阴晴，旧历年终的二十九日。

午前心不宁静，因为昨夜发现了致命的病症。早晨起来，就上几个医生的朋友那里去，一个也看不到，不得已只好领了一瓶药来服用。

十二点前后，为找一间旅馆，跑了许多地方，终于找不着。一直到午后二三点钟，才定了沧洲旅馆的一间二楼洋台房，No. 48。

三四点钟，迁入此房内住，Burlington Hotel本系住外国人的旅馆，所似清静得很。

晚上周氏夫妇，和徐家三姊妹来此地洗澡，一直洗到深夜的十二点钟。和她们谈到午前二点，上周家去吃年夜饭，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多钟了。

今天华林也来，他也在这里洗澡，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Manager颇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

夜深一个人睡在床上，默想Madam S. 的动作，行为，很想马上带她出国去，上巴黎或南欧Venice，Florence去度异国之春，但是钱总来不转，惰性又太重，终只是一场空想罢了。

二月二日，阴晴，正月元旦，今年是丁卯年了。

昨晚入睡迟，今早又睡不着，八点多钟就醒了。洗澡梳头毕，吃了一壶红茶，两片面包。

火炉熊熊不息，室内空气温暖，一个人坐在curtain后，听窗外面的爆竹声，很有点出世之想，仿佛是An Attic philosopher在巴黎看新年景物的样子，啊！这一种飘泊生活，不晓得要哪一年才告结束。

很想在此地久住，但用费太昂，今天午前，必须离开此地，不过将来若经济充裕的时候，总要再来住它一两个月，因为地方闲静清洁，可以多作瞑想的工夫。

午前十一时记于沧洲饭店之二楼客舍

十二时前出Burlington Hotel（沧洲旅馆），到创造社出版部午膳。天气总不开朗，虽不下雨，然亦暗暗使人不快。午后和出版部同人玩骨牌，输了两块多钱。傍晚五时前后，出至周家，和女太太们打牌，打到天明。之音为我代打，赢了不少。并且于打牌后，和我掷了一把双六，我得了一副不同，她又嫣然地一笑。

在周家睡觉，至第二日午前十一点才起床。

二月三日，旧历正月初二，雨，星期四。

十一点钟起床，见窗外雨大，屋瓦尽湿，之音也起来了，我觉得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含有什么意思似的。起床后遇见了地震，周太太和之音都骇慌了。吃了两碗年糕，坐洋车冒雨回到出版部来。

午后整理书籍，费去了半天工夫。雨仍是不止，很觉得郁闷，本想去杭州会王女士去，因为天气不好，也不愿行。

晚上和梁、成二君至大世界听戏，听到午前一点钟，出来吃了一点酒食，就坐汽车回到出版部来。

四日，星期五，旧历正月初三，阴晴，有雨意。

午前睡至十一时始起床。又整理书籍，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午后和徐君至Embassy Theatre看 Don Juan电影，主演者为John Barrymore，片子并不好。傍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下起雪来了。晚上在出版部，和他们谈了些关于出版部的事情。看《沉下去的夕阳》到午前一点，总算把这一部小说看完了。

五日，星期六，阴晴，旧历正月初四。

午前十时离床，有许多友人来访，邀他们在家里吃午饭，饭后看日文小说若干张。

楼君建南于午后三时顷来约我去看电影。到北京大戏院，则日班三点钟开映的一次，已经赶不及了，就上全羽居茶楼去饮茶，直坐到四点多钟，仍复去北京大戏院。

画名Saturday Night，系美国Paramount影片之一，导演者为Cecil DeMille。情节平常，演术也不高明，

街头大幅的美国电影广告和吉士香烟广告

民国时期西方广告已经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城市的街头。



一张美国的通俗画片而已。

从影戏院出来，已将九点钟了，就和楼君上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晚饭，谈了许多天，楼君实在是一位很诚实的青年。

一路上走回家来，我只在想我此刻所进行的一件大事。去年年底我写了两封信去给王，问她以可否去杭州相会，她到现在还没有回信给我。

啊！真想不到到了中年，还曾经验到这一种love的pain。

到家之后，知道室内电灯又断线了，在洋烛光的底下，吸吸烟，想想人生的变化，真想出家遗世，去做一个完全无系累，无责任的流人，假使我对王女士的恋爱，能够成功，我想今后的苦痛，恐怕还要加剧，因为我与她二人，都是受了运命的播弄的人，行动都不能自由。

今天接了许多信，重要的几封，如张资平的，荃君的，王独清的，打算于两三天之内复他们。

晚上九点前后就上床睡了，但翻来覆去，终究是睡不着。

薄情的王女士，尤其使我气闷。她真是一个无情者，我真错爱了她了。

在床上睡不着，又只好披衣坐起来看书，但是看来看去，书终是看不进。这两三星期中间，情思昏乱，都为了女人，把我的有生命的工作丢弃了，以后想振作起来，努力一番，把这些女魔驱去。但是，但是这样柔弱的我，此事又哪能够办到。啊，我现在真走到山穷水尽的人生的末路了，到西洋去，还是想法子，

赶快上西洋去吧!

六日,晴,星期日,正月初五。

早晨起,即出至法界访朋友,他告诉我,郭夫人,想和我一见,晚上请我去他家里吃饭。回出版部吃饭后,又去北四川路看电影。影片不佳,中途就出来,倒是买了几本日文书,还差强人意。并在杂志摊上见了二月号的《新潮》,上面有一段记事,名《南方文学者之一群》,系奉我为南方文学之正主者,盖日本新闻记者某之所撰,亦一笑付之。

几日不见之音,很想去探听她的消息,午后六时前去周家,伊方与周静豪对坐在灯下。喜欢得不得了,就约他们去大新舞台听戏。坐席买定后,教他们先入座,我去友人家吃夜饭,见了几位认识的夫人。一年余不见,郭夫人消瘦了一点,问复初事,说他就快回上海来。

九点半夜膳吃完,急赶到大新舞台,听了一出《四郎探母》。之音的柔心,为四郎的别妻打动了。

一点前后,戏散出来,又和他们去菜馆吃饭,她只吃了两口酒,还是我强迫她喝的。出菜馆,和她们一道上周家去宿。

七日,星期一,晴爽,正月初六。

十点钟起床,急回至出版部,看了许多信。午后有去访郭夫人之约,大约今晚上,又须在郭家吃晚饭了。

中饭吃完之后,又来了许多穷朋友,结果是寸步

不能移动，陪他们去北四川路走了一趟，走到午后四时，天起了北风，下起雪来了。

和他们分散，一个人走回家来，终不想回到冷冰冰的出版部去。走进了宝山路，就折入一条狭巷，寻到百星大戏院（Pantheon Theatre）去看电影。影片名Helen of Troy，是德国人导演的。内容是Homer's Iliad的前半部。到影戏场里坐下，几星期来的疲劳和哀怨，一齐放弛出来了。当映画的中间，竟乌乌昏睡了过去。七点多钟，电影还没有映完，我心里就忧郁得难堪，所以只好走了出来，在储蓄会的食堂里吃晚餐。

餐厅很大，我只孤冷清的一个人，想想我这半月来的单恋的结果，竟勃嗒勃嗒的滴落了两点眼泪来。举头看玻璃窗外面的夜里的天空，有一钩镰刀样的月亮，照得清莹洁白。我想Madam S. 她的自己的女性，还没有觉醒，第一期的青春期里，糊里糊涂就结下了婚姻，生下了小孩，不久便遇到了她男人的死，到了这第二期的second blooming period，她当然不会觉醒起来的。我所要求的东西，她终究不能给我。啊啊，回想起来，可恨的，还是那一位王女士，我的明白的表示，她的承受下去的回答，差不多已经可以成立了。谁知到了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时候，她又会给我一个打击的呢？

我也该觉悟了，是resignation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confess，

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我的纯洁的真情。

大约我的时候是已经过去了，blooming season是不会来了，像我这样的一生，可以说完全是造物主的精神的浪费，是创造者的无为的播弄。上帝——若是有上帝的时候——（或者说运命也好）做了这一出恶戏，对于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出版部里的酒也完了，营业也开始了，以后我只有一个法子可以逃出种种无为的苦闷——就是拚命的做事情，拚命的干一点东西出来，以代替饮酒，代替妇人，代替种种无谓的空想和怨嗟。

前两天立春了，今晚上还有几点飞雪从月光里飞舞下来，我希望这几点雪是去年寒冬的葬仪，我希望今天的一天，是过去的我的末日。

八日，星期二，晴，正月初七。

昨天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读词喝酒喝到夜半，终究睡不着。就偷偷地出去，冒出了戒严的界线，在寒风星斗吹照着的长街上，坐车到陆家观音堂的周家去。

已经是十二点了，打门进去，周太太早已和静豪睡在一张床上，之音一个人睡在里间房里。我看了她的头发，看了她的灰白的面色，很想像她当时和晓江同睡的情形。坐了三分钟的样子，便一个人踉跄出来，又喝了许多酒，找出了一个老妓，和她去燕子窠吸鸦片烟吸到天明。

六点钟天亮之后，和她走到了白克路登贤里，约她于礼拜四再去，我就一个人从清冷的早晨街上，走

回出版部来。

一直睡到十二点钟，有许多人来访我，陪他们说闲话，吃晚饭，到了晚上的七点以后才和蒋光赤出去，又到陆家观音堂的周家去。

坐坐谈谈，谈到了深夜的十二点。请之音及周氏夫妇去喝酒，喝到午前两点，才和她们回去，又在周家宿了一晚。

九日，星期三，正月初八日。

今天天气很好。早晨十点前后起来，看床前有一缕日光照着。周太太亲到厨下去为我烧煮年糕，吃了两碗，就回到出版部来。又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有几个不知道义的青年，竟不顾羞耻，来和我拌嘴。

午饭后出至江湾路艺术大学，见了周氏夫妇，但不见之音。与他们谈了半日的闲天，又请他们上同华楼去吃晚饭，并且着人去请了之音来。这一次大约是我和她们的最后的晚餐，以后决定不再虚费精力时日了。七点半回家，接到了王女士的来信，她说我这次打算赴杭州的动机是不应该的。我马上写了一封回信，述说了一遍我的失望和悲哀，也和她长别了，并告诉她想去法国的巴黎，葬送我这断肠的身世。啊啊，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

巴黎去，到巴黎去吧！

十日，星期四，晴爽，旧历正月初九。

早晨睡到十时，方才醒来，总算是到上海之后，

睡得最安稳，最满足的一夜。午前楼君、李君来谈，吃过午饭，又有许多文学青年来访，就和他们出去，同时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大约我和她的关系将从此终断了。

上豫丰泰去吃酒，吃到下午五时多，就又去周家吃饭。晚饭后因为月亮很好，走上北京大戏院去看Ibaez的Blood and Sand，主角Collardo Juan由Valentino扮演，演得很不错。

十一点前，又回到周家去宿，在睡梦中，还和周氏夫妇谈了许多话。夜间咳嗽时发，我的身体大约是不行了。啊啊，若在现在一死，我恐怕我的一腔哀怨，终于诉不出来。我真恨死了王女士，我真咒死了命运之神，使我们两人终于会在这短短的生涯里遇到了。

十一日，星期五，晴爽，正月初十日。

今天早晨也睡到了十时。在周家吃了中饭，就去剃头洗澡，心里只觉得空虚，对于人生终不能感到一点儿趣味，大约中年的失恋者，心境都是如此的吧！昨晚睡后周太太又和我谈了许多关于之音的话。

午后三点钟回到创造社出版部来，内部的事情愈弄愈糟了。有许多办事的人，都要告假回去，从明日起，我是寸步不能移开的了。

晚上又接到映霞的来信，她竟明白表示拒绝了。也罢，把闲情付于东流江水，想侬身后，总有人怜。今晚上打算再出去大醉一场，就从此断绝了烟，断绝了酒，断绝了如蛇如蝎的妇人们。

半夜里醉了酒回来，终于情难自禁，又写了一封

信给映霞。我不知道这一回究竟犯了什么病，对于她会这样的依依难舍，我真下泪了，哭了，哭了一个痛快。我希望她明天再有信来，后天再有信来。我还是在梦想我和她两人恋爱的成功！

十二日，星期六，旧历正月十一，晴爽。

午前于九点钟起床，觉得头脑昏痛，又有病了，夜来咳嗽厉害，我怕我自家的生命，将从此缩短。午饭前去吴淞路买了一本旧《改造》新年号来，内有创作许多篇，想于这几日内读完它们。

午后因为天气太好，不知不觉，竟走了出去，又买了一本《新潮》新年号，内有葛西善藏的一篇小说名《醉狂者之独白》，实在做得很好。此外又买了许多英文小说：Laura，by Ethel Sidgwick；Memoirs of A Midget，by Walter de la Mare；Debts of Honour，by Maurus Jökai，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rthur B. Yoland；O Pioneers，by Willa S. Cather。这几个作家的书，我从前都已经读过了。Ethel Sidgwick的Promise，Walter de la Mare的Henry Brocken，Maurus Jkai的Eyes Like the Blue Sea（?）和Willa S. Cather's One of Ours等，都是很好的小说。

其中尤其是Maurus Jkai的东西，使人很能够快乐地读下去。他虽是一个匈牙利的作家，然而小说里却颇带有Cosmopolitic的性质。鲁迅也读了他的许多小说，据鲁迅说，Jkai是他所爱读的一个外国作家。他的东西，虽然不深刻，然而使人读了不至于讨厌，大抵popular的作家，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不凡了。张资



郭沫若像

郁达夫在《洪水》上发表《广州事情》后，郭沫若写信责备他倾向太坏。

平的小说，还不能赶上他运甚。并且他也是一位实行革命的人，和我国的空谈革命，而只知升官发财者不同。

接到了郭沫若的一封信，是因为《洪水》上的一篇《广州事情》责备我倾向太坏的，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人或要分道而驰的。

晚上月亮很好，出版部的一个伙计回家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在家。想了许多将来的计划，不晓得能不能够实行。

王女士又有信来，我真不明了她的真相。她说的话，很是冠冕堂皇，然而一点儿内容也没有。我想结果，终究是因为我和她的年龄相差太远，这一次的恋爱，大约是不会成立的。

自阴历正月十五起，我想把我的放浪行为改变一下，锐意于创造社的革新。将来创造社出版部的发展计划，也不得不于这几个月内定一定。

好久不写信到广东、武昌、南昌去了，大约明后天当写它一天的信，去报告出版部的计划和将来发展的步骤。

半夜里又去喝酒，喝得半醉回来，想想我这一次和王女士的事情，真想放声高哭，我这一次又做了一个小丑，王女士的这样的吞吞吐吐，实在使人家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你说教人要不要气死呢！

唉，可怜我一生孤冷，大约到死的那日止，当不能够和一位女人亲近，我只怨我的运命，我以后想不再作人家的笑柄。

十三日，星期日，正月十二日。

门外头在下缣纤的雨，早晨十点前起来，坐在卖书的桌前，候昨晚去送行的两位办事者回来。

饭后读《改造》正月号的小说，到午后三点友人叶鼎洛和周静豪来访我，谈到傍晚。

晚上去邵家吃满月酒，雨仍是丝丝不止。同席者有徐志摩、刘海粟及邵氏夫妇等。笑谈吸烟，一直到了午前的三时。

雨下得很大，出到街上，已经见不到人影了。街灯的光，反映在马路上的水面里，冷静得很。本来和周静豪约好，上他家去睡的，可是因为夜太深了，所以不去，走上法界的花烟间去，吸了三个钟头的鸦片烟。

十四日，星期一，阴晴，正月十三日。

早晨从花烟间出来，雨还是不止，吸食鸦片烟太多，头脑昏痛得很。到家就倒在床上睡了，睡到午前十一点半。

午饭后又去周家，见了周太太，告以十五日在大

东开房间。回来的途上买了许多旧书。有一本Max Geissler的小说Das Heidejahr，却是很好的一本Heimatkunst的创作，德文学史家Bartel也很称赞Geissler。

此外还有一本美国的E. N. Westcott著的David Harum，此书久已闻名了，想读它一读。Westcott是Central New York人，生于一八四六年九月廿四，以肺病卒于一八九八年的三月三十一。David Harum却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而现在已经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代表纽约的商人气质的大作了。可怜作者竟没有见到他的著作的成功，比我还要悲惨些。

周作人

周作人在来信中赞扬了《过去》，对书中的女性描写认为是很独到的。



昨夜来的疲劳未复原，今夜在十点前就上床睡了。

十五日，星期二，正月十四，终日下雨，愁闷得很。

午前十点起床，又犯了头晕的病，一天心散神迷，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中饭后，冒雨出去走了一趟。在外国书铺子里，买了一本Leonard Merrick著的小说Cynthia。按这一个作家，专描写艺术家的生活，颇有深沉悠徐之趣，其他尚有The Worldlings（一九〇〇），Conrad in Quest of

his Youth （一九〇三），The House of Lynch（一九〇七），The Position of Peggy Harper（一九一一）等。有暇当再去收集些来翻读。

晚上在家里看书，接到了周作人的来信，系赞我这一回的创作《过去》的，他说我的作风变了，《过去》是可与Dostoieffski，Garsin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我真觉得汗颜，以后要努力一点，使他的赞词能够不至落空。

又接到了一封家信和王女士的信，前者使我感泣，她的诚心待我，实在反使我感到痛苦，啊，这delicate，devotional mind！后者也比前不同了，稍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她的真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炼我，看我的诚意如何。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去给她，告诉她以我对她的衷情。

十六日，星期三，正月十五，阴晴。

昨晚上，睡不安稳，所以今天觉得头昏。早晨十点前起床，就有许多朋友来访我，和他们谈到中午。

午饭后因为与之音、周太太等有约，就上大东去开房间。午后二点钟到周家，和她们谈了一阵，到三点钟前一道去大东。

折回创造社出版部，又办了些琐事，傍晚六点前后复去大东，和她们吃饭，打牌饮酒，一直闹到天明。

今夜喝酒过多，身体不爽，真正的戒酒，自今日始。下次再若遇见之音，她必要感佩我戒烟戒酒的毅力了。

《穷冬日记》终于今日，时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午前[1]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晴爽（正月廿六）。

想来想去，终觉得我这一回的爱情是不纯洁的。被映霞一逼，我的抛离妻子，抛离社会的心思，倒动摇起来了，早晨一早，就醒了不能再睡，八点多钟，回到出版部里。几日来的事情，都还积压着没有办理。今天一天，总想把许多回信复出，账目记清，《洪水》二十七期编好，明天好痛痛快快地和映霞畅谈一天。

午后将《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送出，我做了一篇《打听诗人的消息》，是怀王以仁的。稿子编好后，心里苦闷得很，不得已就跑出去，到大马路去跑了一趟。又到天发池去洗了一个澡，觉得身体清爽得许多。

晚上又写了一张信，预备明天去交给映霞的。晚饭多吃了一点，胸胃里非常感着压迫，大约是病了，是恋爱的病。

读日本作家谷崎精二著的《恋火》，系叙述一个中年有妻子的男子名木暮者，和一位名荣子的女人恋爱，终于两边都舍不得，他夹在中间受苦，情况和我现在的地位一样。

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向晚的时候，坐电车回来，过天后宫桥的一刹那，我竟忍不住哭起来了。啊啊，这可咒诅的命运，这不可解的人生，我只愿意早一天死。

① 《穷冬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二十八日，星期一，阴晴（正月廿七）。

早晨在床上躺着，还在想前天和映霞会见的余味。我真中了她的毒箭了，离开了她，我的精神一刻也不安闲。她要我振作，要我有为，然而我的苦楚，她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只想早一天和她结合。

午前在家里，办了一点小事，就匆匆的走了，走上孙氏夫妇处，因为她约定教我今天上那里去会她。等得不耐烦起来，就上霞飞路俄国人开的书店去买了十块钱左右的书。中间有德国小说家Bernhard Kellermann's Der Tunnel一册，此外多是俄国安特列夫著的德译剧本。

好容易，等到十二点钟过后，她来了，就和她上江南大旅社去密谈了半天，我的将来的计划，对她的态度等，都和她说了。自午后二点多钟谈起，一直谈到五点钟左右。

室内温暖得很，窗外面浮云四蔽，时有淡淡的阳光，射进窗来。我和她靠坐在安乐椅上，静静的说话，我以我的全人格保障她，我想为她寻一个学校，我更想她和我一道上欧洲去。

五点钟后，和她上四马路酒馆去喝酒，同时也请孙氏夫妇来作陪。饭后上大马路快活林去吃西餐茶点，八点前后又逼她上旅馆去了一趟，我很想和她亲一个嘴，但终于不敢，九点钟后，送她上孙家去睡，临别的时候，在门口，只亲亲热热的握了一握手。她的拿出手来的态度，实在是gehorsam，我和她别后，一个人在路上很觉得后悔，悔我在旅馆的时候，不大胆一点，否则我和她的first kiss已经可以封上她的嘴了。

在电灯照着的，空空的霞飞路上走了一回，胸中感到了无限的舒畅。这胜利者的快感，成功的时候的愉悦，总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在街路上走了半点多钟，我觉得这一个幸福之感，一个人负不住了，觉得这一个重负，这样的负不了了，很想找几个人说说话。不知不觉，就走上了周家的楼上，那儿的空气，又完全不同，有小孩子绕膝的嬉弄，有妇女们阅世的闲谈，之音、慕慈，更有一位很平和的丈夫，能很满足的享受家庭的幸福的丈夫周静豪。和她们谈谈笑笑，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才回返江南大旅社去。

一个人坐在日间映霞坐过的安乐椅上，终觉得不能睡觉，不得已就去洗了一个澡。夜已经深了，水也不十分热，猫猫虎虎洗完澡后，又在电灯下，看了半个钟头的书。上床之后，翻来覆去，一睡也不能睡，到天将亮的时候，才合了一合眼。

三月一日，星期二，阴明（正月廿八日）。

午前八点多钟就起了床，梳洗之后，赶上尚贤坊孙氏寓居，又去看映霞，她刚从床上起来，穿了一身短薄的棉袄，头发还是蓬松未掠。我又发现了她的一种新的美点。谈了几句天，才晓得昨天晚上回来，孙氏的夫人，因月经期中过劳，病了，大家觉得不快。我今天还想约映霞出来再玩一天，但我却碍于友谊，

不得不在孙夫人的床前看她的病。坐到十点钟前，我知道她一定不能脱身，她也对我丢了个眼色，所以只好一个人无情无绪地离开了孙氏的寓居。

上周家去坐了一会儿，之音为我烧煮馄饨，吃了两碗。匆匆回出版部来，看了许多来信。中间有我女人的一封盼望我回京很切的家书，我读了真想哭了。

午后更是坐立不安，只想再和映霞出来同玩，在四马路办了一点社内的公务，就又坐电车上尚贤坊去。孙夫人的病已经好了许多，映霞仍复在床前看病。有一位在天津的银行员，却坐在映霞的对面，和她在谈笑，我心里一霎时就感着了不快，大约是嫉妒罢？我也莫名其妙，不知这感情是从何处来的。

痴坐了一两个钟头，看看映霞终究没有出来和我同玩的希望了，就决意出来，走到马路上来，昨晚这样感到满足的心，今天不知怎么的，忽而变了过来，一种失望、愤怨、悲痛的心思，突如其来的把我的身体压住，压得我气都吐不出来。又在霞飞路上跑了一圈，暗暗的天色，就向晚了，更上那家俄国书铺去走了一遭，买了两本高尔基的剧本，心绪灰颓，一点儿感不出做人的兴致来。走出那家书铺，大街上的店里，已经上电灯了。很想上金神父路去找华林谈话，但又怕中国界要戒严，不能回出版部去，所以只好坐了公共汽车，回返闸北。

吃了夜饭，在灯前吸烟坐着，心事更如潮涌。想再出去，再去看看映霞，但又怕为她所笑。不得已，只好定下心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约她于礼拜五那天（三月四日）午后，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电车停留处

候我，我好再和她谈半天的话。我和她这一次恋爱的成功与否，就可以在这一天的晚上决定了。若要失败我希望失败得早点，免得这样的不安，这样的天天做梦。啊啊，The agony of love，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厉害。

三月二日，星期三，阴晴（正月廿九）。

昨晚上因为想映霞的事情，终于一宵不睡，早晨起来，一早就去梅白克路坤范女中看她，因为她寄住在坤范的她的一位女同学那里。寻了半天，才寻着了那个比小学还小的女中学，由门房传达进去，去请她的女友陈锡贤女士出来，她告诉我“映霞上她姊姊那里去了”，可怜我急得同失了母的小孩一样，想哭又哭不出来。不得已只好坐了电车回家，吃过午饭，便又同游魂病者似的跑出外面去。

先上霞飞路的书店里去了一趟，买了两本德译俄国小说，然后上周家去，周氏夫妇及小孩都不在，只有之音，坐在那里默想。我和她谈了许多天，她哭了，诉说她的苦闷。安慰了她一阵，末了我自己也哭了半天。

天上只有灰色的浮云可以看得见，雨也不下，日光也不射出来。到了向晚的时候，我和之音，两人坐了车上她娘家去。到了她的家里。上她房里去坐了一会儿，匆匆地又辞了她跑上南国社去看周氏夫妇。她们正在那里赌钱，我也去输了十二块大洋。

晚上七至九的中间，跑上法科大学去授德文，我的功课排在晚上，系礼拜二三四的三天。今天因为是

第一天上课，学生不多，所以只与一位学生谈了些关于讲授德文的空话，就走了出来。

法科大学的学生，欢迎我得很，并且要我去教统计学，我已经辞了，万一再来缠纠，只好勉强担任下去，不过自家的损失大一点罢了，勉强要教也是可以教的。

晚上在周家宿，又是一宵未曾合眼。近来的失眠症又加剧了，于身体大有妨碍，以后当注意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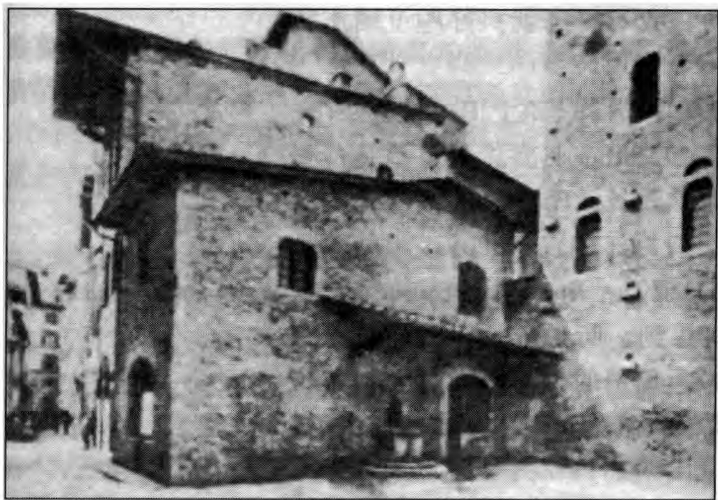
三月三日，星期四（正月三十日），阴晴。

早晨十点钟起床，和两位朋友上城隍庙去喝茶吃点心，到午后一点多钟才回家来。办了许多出版部的事情，并且上邮政局中国银行及德茂钱庄去了一趟。又坐电车到卡德路，去洋书铺买了一本Compton Mackenzie's Carnival。这一本书是他的初期的作品，和Sinister Street是相并的知名之作，空下来当读它一读。

晚上查出版部的账，开批发单子，今天的一天，总算这样的混过去了，也没有十分想映霞的余裕。我只希望她明天能够如约的来会我，啊，我一想到明天的密会，心里就会发起抖来。

今天天气很暖，的确是有点春意了。明天要不下雨才好。我打算于明天早晨出去，就去各大旅馆去找定一间房间，万一新新公司没有好房间，就预备再到江南大旅社去。

旧历的正月，今天尽了，明天是二月初一，映霞若能允我所请，照我的计划做去，我想我的生活，从



相传但丁住过的房子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明天起，又要起一个重大的变化。真正的La Vita Nuova，恐怕要自明天开始呢！

我打算从明天起，于两个月内，把但丁的《新生》译出来，好做我和映霞结合的纪念，也好做我的生涯的转机的路标。明天的日记，第一句应该是Incipit Vita Nuova！

三月四日，星期五，晴，但太阳不大，阴历二月初一。

今天是阴历的二月初一，我打算从今天起，再来努一番力，下一番工夫，使我这一次和映霞的事情能够圆满的解决，早一天解决，我就好多做一点事业。

早晨在家里办了许多事情，午饭后就出去到先施面前去候她。从一点半候起，候了她二个半钟头，终于不见她来，我气愤极了。在先施的东亚酒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我就跑上坤范去找她，而她又不在。这一个午后，晚上，真把我气极了，我就在旅馆里写了一封和她绝交的信，但心里还是放不下，所以晚上又在大马路跑来跑去跑了半天。

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我想以后不再和女人交际了，我想我的北京的女人，

或者也是这样不诚实的，我不得已就只好跑上酒店去喝酒。

酒喝了许多，但终喝不醉，就跑上旧书铺去买书，买了一本John Trevena’s Heather来读。这一本是他做的三部曲之一，第一部名Furze The Cruel，这是第二部，第三部名Granite，第一部表现Cruelty，第二部表现Endurance，第三部表现The Spirit Of Strength，其他的两部，可惜我没有买到。听说Trevena只有这三部小说，可以说是成功的，其余的都不行。这三部小说的描写Dartmoor的情景，大约是Local Colour很浓厚的小说。

读了几页这屈来文那的Heather也感不出兴味来，自怨自艾，到午前的两点，才入睡。

入睡前，曾使人送一封信去，硬要映霞来，她的回信说，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教我勿外出候她。

三月五日（旧历二月初二），星期六，晴爽。

午前八点钟就起了床，心神不定，专候她来。等到九点多钟，她果然来了，我的喜悦，当然是异乎寻常，昨天晚上的决心，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问她昨天何以不来，她只说：“昨天午后，我曾和同居的陈锡贤女士，上创造社去找你的。”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她的确也在想见我，所以就把往事丢掉，一直的和她谈将来的计划。

从早晨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去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天上浮云四布，凉风习习，

吹上她的衣襟，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并且有许多高大的建筑物指给她看，她也是十分满足，我更觉得愉快，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吃过晚饭，我送她回去。十点前后，回到旅馆中来，洗澡入睡，睡得很舒服，是我两三年来，觉得最满足的一夜。

三月六日，星期日（二月初三），阴，后雨。

午前十点钟起床，就回创造社出版部来。天忽而变得灰暗，似乎要下雨的样子。

办了半天多的公事，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信上并且附了两首旧诗，系记昨天的事的：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惭形，
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

因为我昨天约她上欧洲去行婚礼，所以第一首说到五湖泛舟的事情。她本姓金，寄养在外祖家，所以姓王，老母还在，父亲已经没有了。她的祖父王二南先生，是杭州的名士。

晚上到刘海粟家去吃晚饭，因为他请我过好几次了，所以不得不去，席间见了徐志摩及其他二三个女

人，美得很。饭后玩牌九，我输了二十多块，心里很忧郁，就因为我不能守王女士的诫诰。

到周家去宿，又输了五六块钱。

三月七日，星期一（二月初四），天大雨。

早晨冒雨回出版部来，办了许多公事，写了许多催款的回信。午后又接到了一封映霞的来信，心里实在想和她见面，到了午后，捱压不住了，就跑上坤范去看她。又约她一道出来，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窗外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

到了晚上八点钟，她要回去，我送她上车。她一定不要我送她回去，不得已只好上雨中的马路上去跑了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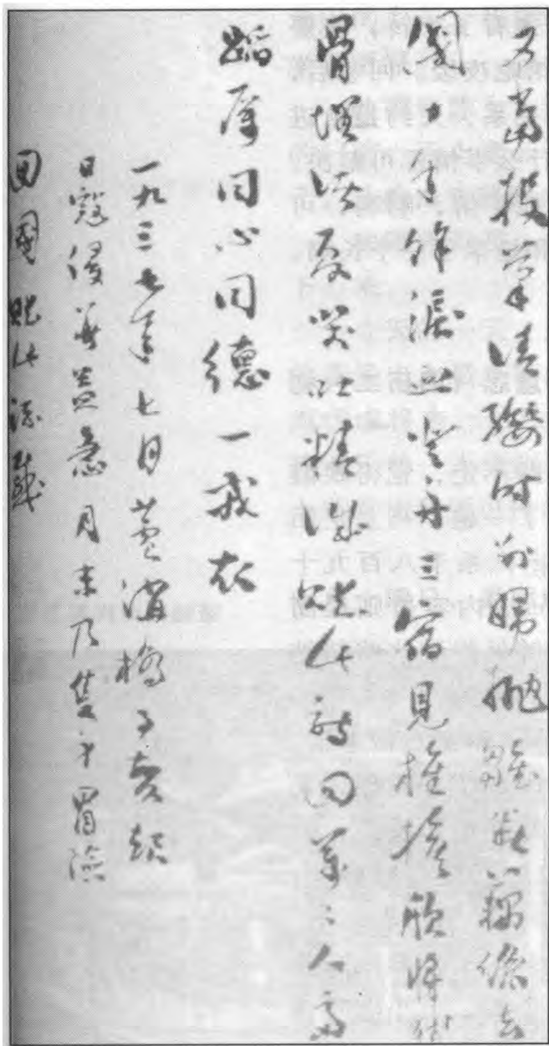
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万分。答应她一定照她所嘱咐我的样子做去，和她亲了几个很长很长的嘴。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溶化在一处了。

晚上独坐无聊，又去约了蒋光赤来谈到天明。

三月八日，星期二（二月初五），大雨未歇。

早晨十点前起床，到江西路德国书铺去买了两本小说，一本是Beenhard Kellermann的恋爱小说Ingeborg，一本是Thomas Mann的Herrund Hund，这两本小说，都可以翻译，我打算于今年之内，翻它们出来。

从今天起，我要戒酒戒烟，努力于我的工作。午



郭沫若手迹

后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告诉她以我的决心，我的工作，并且约她于礼拜日同去吴淞看海。

晚上冒雨出去，上法科大学去授课，学生要我讲时事问题及德国文学史，我答应了。

八点多钟回闸北创造社出版部，雨犹未歇。接仿吾来信，说沫若亦有信去给他，骂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所以不得不附和蒋介石等，我很晓得他的苦处。我看了此信，并仿吾所作一篇短文名《读〈广州事情〉》，心里很不快活。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

晚十二点钟就寝。[1]

三月九日，星期三，天气晴快，(二月初六)。

午前因为接到了一封映霞的信，很想去看她，并且天气也很好，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很多，所以暂时忍耐着，只上中国银行及邮政局去了一趟。午饭后，怎么也忍不住了，就跑上坤范去找她，约她出来，东跑西走，跑

① 《新生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了半天，并且和她上美术专门学校去看了一转，决要她进美专。晚上和她在一家日本菜馆吃夜饭。回家后，又为她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和她的关系，大约是愈进愈复杂了，以后只须再进一步，便什么事情都可解决。今天和她谈我将来的计划，她也很能了解，啊啊，可咒诅的我的家庭。临别的时候，又和她亲了一个长嘴，并且送她到坤范女中的门口。

十日，星期四，晴和，大有春天的意思（旧历二月初七）。

早晨十点前起来，心里只是跳跃不定，觉得映霞定要来看我。上中国银行及邮局去了一趟，马上走回家来，并且买了一本Moral Pathology，系千八百九十五年出的书，著者为Arthur E. Giles。内容虽则很简单，但是难为他在那一个时候，能够见得到这些精神的现象。读了一遍，很有所得。

午后阳光晒得很和暖，四肢疏懒，不愿意做事情。跑上上海银行去存了些款，就走到尚贤坊去看孙氏夫人。因为她不在，正想走出外去，却冲见了映霞，听她说，她已经上出版部去找过了我。真是喜出望外，就和她一路的上郊外去走。

阳光则虽和暖，但天上浮云很多，坐公共汽车到了徐家汇，走上南洋大学去转了一个圈，上小咖啡馆喝了半个多钟头的茶，天上却刮起风来了。从法界一直走到大西路口，到静安寺叫了汽车，上坤范去约陈女士出来吃晚饭。又去约蒋光赤，周勤豪夫妇，光赤不来，周氏却来了。饭后想去开房间，但先施的东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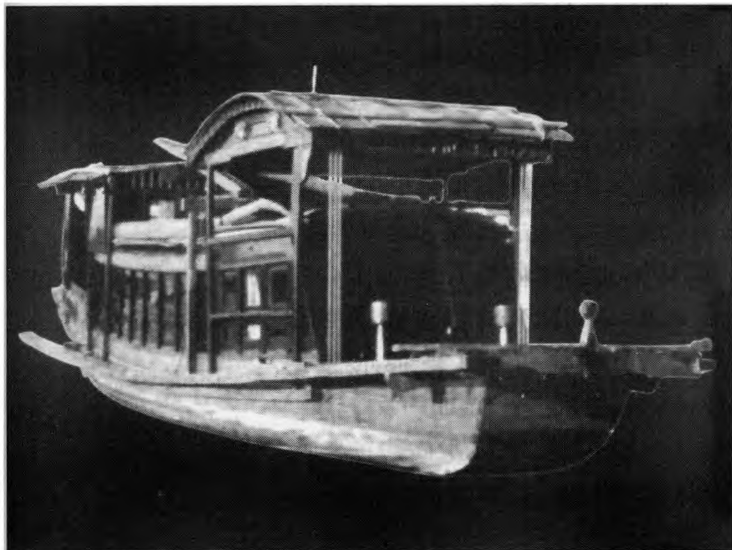
永安的大东，和新新，都已客满了，就只好上周家去坐到更深。

映霞和陈女士要回去，我送她们到梅白克路学校的门前。天上寒云飞满，星月都看不见，似乎要下雪了。从梅白克路回来，又在周家宿了一晚。

映霞告诉我，她不愿意进美专了，因为她也定不下心来。

今天的一天，总算过得很有意义，也是我和映霞的恋爱史上最美满的一页。但因为太满足了，我倒反而忧虑将来，怕没有好结果，啊啊，我这不幸的人，连安乐的一天幸福，也不敢和平地享受，你说天下世上还有比我更可怜的动物吗？

浙江嘉兴南湖游船



四月十四日，星期四，雨（三月十三）。

在船上，天明的时候，船到嘉兴。午后天放晴了，船过塘栖，已将近四点，结果于五点半后，到拱宸桥。

这时候天上晴明高爽，在洋车上坐着，虽则心里很急，但也觉得很舒服。

在西湖饭店

里住下，洗了一洗手脸，就赶到金刚寺巷映霞的家里去，心里只在恐怖，怕她的母亲，她的祖父要对我辱骂，然而会见后，却十分使我惊喜。

一到她家，知道映霞不在，一位和蔼的中年妇人教我进去坐候，她就是映霞的母亲，谈了几句话后，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因为我已经可以知道她不是我们的恋爱的阻难者。坐等了十来分钟，电灯亮了，映霞还是不来，心里倒有点焦急，起立坐下者数次，想出来回到旅馆里去，因为被她母亲劝止了，就也只好忍耐着等待下去。吃晚饭的时候，她终于来了，当然喜欢得了不得，就和她出去吃晚饭。晚饭毕，又和她上旅馆去坐到十一点钟，吻了半天的嘴脸，才放她回去，并约定明天一早就去看她。

十五日，星期五，晴爽（阴历三月十四）。

昨晚上因为有同乡某来在旅馆里宿，所以一夜不曾安睡，送映霞出去后，直到午前两点钟才上床。今早又一早就醒了，看见天气的晴朗，心里真喜欢得了不得。午前八点钟前，就去映霞家里，和她的兄弟保童、双庆，也相熟了。

在她的房里坐了一会儿，等她梳完了头，就请她们上西湖去玩去。等了一忽，她的外祖父，就是她的现在承继过去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也来了。他是一个旧日的名士，年纪很大——七十五——然而童颜鹤发，蔼然可亲。和我谈了半日，就邀我去西湖午膳。和映霞的全家，在三义楼饭后，祖父因有事他去，她们上我的旅馆里去休息了一忽。

因为天气太好，就照预定的计划同她们出去游了半日湖。在漪园的白云庵里求了两张签，与映霞的婚姻大约是可以成的。其后过三潭印月，上刘庄，去西泠印社，照了一张相，又上孤山，回至杏花村吃了一点点心，到湖滨公园的时候，已经是六点多了。送她们上了黄包车，回到旅馆里来，却遇见了昨晚的那位同乡和他的情人文娟。这文娟，前年冬天，也曾为我发誓赌咒，我也一时为她迷乱过的，现在居然和她的情人同来看我了，我这时心里又好笑，又好气，然而一想到映霞，就什么也冰消了。和她们应酬了一场，又上一位同乡潘某家去吃了晚饭，到十点过后，仍旧踏月去城站附近的金刚寺巷，访映霞和她的母亲等。

在映霞家里吃了半夜饭，到十一点后才回到旅馆里来睡觉，文娟的情人，仍是不去，所以又是一晚睡不安稳。

十六日，星期六，晴爽，三月半。

午前将旅馆的账付了一下，换了一间小房间，在十点钟前上映霞家去。

和她出来，先到湖滨坐公共汽车到灵隐，在一家素饭馆里吃了面，又转坐了黄包车上九溪十八涧去。

路过于坟、石屋洞、烟霞洞等旧迹，都一一下车去看了一趟。

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绿，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

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

“我好像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像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

“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走到午后三四点钟，才回到城里来。上育婴堂去看她的祖父，却巧又遇见了扫墓回来的她的母亲。因为她祖父在主理杭州育婴堂的事情，住在堂内，她母亲是时常来看他的。

坐谈了半天，我约他和她们上西湖三义楼去吃晚饭。我和映霞先行，打算去旅馆小坐，不意在路上又遇见了孙氏夫人，她本来是寄住在上海尚贤坊的，也可算是我们这一次结合的介绍人。顺便就邀孙夫人也去旅馆小坐，坐到六点多钟，一同上三义楼去吃饭，同席者除映霞的全家外，又加了这位孙夫人，当然是热闹得不堪。

吃完晚饭，看了东方升起来的皓月，送祖父和孙夫人等上了车，我和映霞，及她的小弟弟双庆，又回到旅馆里去。

开门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有许多名片和函件放在那儿，因为怕出去应酬，所以又匆匆和映霞等逃了出来，且将行李等件搬上金刚寺巷，以后拟在她的家里暂住。晚上谈话谈到十二点多钟，很安适的在映霞床

上睡了，她把床让给了我，自家却去和她的娘同睡。

十七日，星期日，晴朗（三月十六）。

早晨起来，因为天气太好，又和她的全家上灵隐去。在灵隐前面的雅园里吃中饭，午后在老虎洞口照了两张照相，一张是我和映霞两人的合照，一张是我和她的全家照的，照片上只少了那位老祖父。

晚上回来还早，又去玉泉，灵峰等处，坐到将晚，才回城里来。今天的一天春游，饱尝了些家庭团圆的乐味，和昨天的滋味又不同，总算也是我平生的赏心乐事之一。

晚饭时和老祖父喝了许多酒，月亮很好，和映霞出去，上城站附近去看月亮。走到十二点钟，才回来睡觉。

十八日，星期一，晴（三月十七日）。

午前和映霞坐着谈天，本来想于今天回上海，因为她和她母亲弟弟等坚决留我，所以又留了一天。

中午喝酒，吃肥鸭，又和她母亲谈了些关于映霞和我的将来的话。中饭后，和保童、映霞又上灵隐去取照相，一直到将晚前的五点多钟，才回到岳坟来赶船。

在湖船里遇了雨，又看了些西湖的雨景，因为和映霞捱坐在一块，所以不觉得船摇得慢。

晚上早睡了，因为几天来游倦的原因。临睡之前，映霞换了睡衣上床前来和我谈心，抱了她吻了半天，是我和她相识后最亲爱的一个长嘴。

十九日，星期二，雨（三月十八日）。

决定今天起身回上海，所以起了一个早。早饭后冒雨赶车，立候了两三点钟，因为车不开，终于仍旧回到映霞的家里。

午饭后鼾睡了半天，上湖滨去访了几位同乡，晚上早睡。临睡之前，本候映霞来和我亲嘴，然而她却不来，只高声的向她娘说了一声“娘，我睡了”。似乎是教我不要痴等的样子。

二十日，星期三，天大雨（三月十九日）。

本不想走，然而怕住久了又不便，所以就决心冒雨去赶火车。自十点钟上车，在人丛中占了一席地，被搬到上海来，一连走了十四个钟头才到，到北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闸北戒严，不能出车站一步，就在车站上的寒风里坐到天明。

二十一日，星期四，天晴（三月二十日）。

天明六时出车站，走回闸北的出版部里。大雨之后，街上洗得很干净。寒风吹我衣裾，东方的太阳也在向我微笑，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大约是生命的力量。到出版部里坐了一忽，就出去洗澡并办创造社的公务。回来又上内山书店去了一趟，买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来。

午后又办了许多创造社的公务，寄款给张资平，付新亚印刷所的印书款等。

在北四川路路上走着，觉得早晨感到的那一种生

命力，还在我的体内紧张着，和阿梁上邮局去了一趟，出来就去喝酒，喝得大醉回来，路上上一家旧书铺去买了两册外国书。午后四点多钟，就上床睡了，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二十二日，星期五（三月廿一），晴爽。

昨天早晨，发了一封给映霞的快信，今天一早起来，又写了一封给映霞，一封给她祖父的两封信。自家跑上邮局去寄快信，回来买了一张外国报来读。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

奋斗的初步，就想先翻一两部思想新彻的书，以后如有机会，也不妨去做实际的革命工作。

午后把创造社积压下来的社务弄了一弄清，并将几日来的日记补记了一下，总也算是我努力的一种表白。

晚上当看一点书，因为好久不读书了，长此下去，怕又要变成一个不学无术的中国式的政客。

我平生最恨的是做官，尤其是那些懒惰无为的投机官僚。中国的所以弄得不好的，一大半就因为这些人过多的原因，而这些人的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了少读书。

二十三日，星期六（三月廿二日），晴朗。

午前一早就有同乡来，想看书却又静不下来，所

以只好和他们出去。

先上四马路各家书馆去催账，后又上十六铺乡亲家去托了一点事情。上日清船埠去候郭夫人，未到。

中午回家，午后作账单，直至五时前方出去，觉屋外的自然，分外的可亲可爱，这是劳动的赐物。我以后要劳动了，因为要享乐，先必需劳动，劳动以后的享乐，其味更纯更厚，比无聊过日子，实在要好百倍。

天气很好，傍晚一个人驱车过辣斐德路，看那路旁两排的中产人家，实在可以使人爱慕。残阳碎铺在红色砖瓦上，庭前的泊辣丹奴斯，朴泊辣树叶，都嫩绿了。微风吹来，还带着一点乐音，足证明这是文化的都市，而南京浦口的战事，丝毫不能混到我的脑筋里来。

从辣斐德路一直走往金神父路，去访华林，和他出来吃晚饭，又谈了许多关于爱情的天，并谈了些我这一回到杭州去的经验。

晚上回来，清了这一个月的本部部员的开销，啊，这创造社出版部，今年实在支撑不过去了，我怕要因此而生大病，我又想横竖事业也弄不好，不如和映霞一块儿死了倒干脆。临睡前，又作映霞的信，拟明天去作平信寄出。

二十四日，星期日（三月二十三日），晴朗。

今天是礼拜，午前起来，看了高远的天空，很想跑到郊外去散步，但是出版部的事情，又一刻也离开不得。

看书看到十点左右，出去上租界去跑了一趟。遇见了一位新闻记者，他把许多近事和我说了，使我想起了周静豪夫妇约我去吃午饭的前天的信。和这一位记者去城隍庙喝了半点钟茶，又走了些无头路，于十二点半乘电车去徐家汇。附近的草地绿树，碧桃杏花，真令人有世外之想，可是不知怎么，看了这样大好的春光，我终生发不出愉乐忘我的感情来，决不能回复十数年前，在日本郊外的时候那样的一心一意的陶醉在自然怀里的感情了。大约我是老了，我的自然的天性被物欲所污了。

投映霞的信于信筒去的时候，很想在这一个时候和她在一块儿，因为她若在我的身旁，我的对于自然感受性必要强些，耐久些，猛烈些。

在徐家汇吃了午饭，享受了些绝对和平的乡村都市的静趣，又和他们打牌打到晚上午前的一点多钟。

二十五日，星期一（三月廿四），晴暖。

真是春天了，但我昨夜似为春寒所中，觉得头痛腰酸，身上在发烧。

在朝阳光里，在两旁的嫩绿的树列下，在乡下的大道上，坐车上华林那里去的时候，身上觉得很不舒服。在华林那里写了一封给映霞的信，并托他为我在他的近边找一间房子，预备不能回华界来的时候好去宿，便于正午前回到闸北来。那些雇用的伙计们又于我的不在中间图谋不轨了，气得我饭也吃不下去。

午前接到了映霞的信，马上复了她，自家去邮局投寄快信，她已经由杭州转赴嘉兴去就二中附小的教

职了，我听了很为她喜。

寄信回来，看看窗外的残阳，都变了红色，我的眼也花了，头也晕了，怕大病将作，勉强记完了二日来的日记，或者自明日起要就床了。啊啊，我若就此而死，那么那些去年在创造社出版部里捣乱的卖我的无良心的自命少年艺术家，应该塑成一排铁像，跪在我的坟前。[①]

二　情书一束

王女士：

在客里的儿次见面，就这样的匆匆别去，太觉得伤心。

你去上海之先，本打算无论如何，和你再会谈一次的，可是都被你拒绝了，连回信也不给我一封。

这半个月来的我的心境，荒废得很，连夜的失眠，也不知是为了何事。

你儿时到上海来，千万请你先通知我，我一定到车站上去接你。有许多中伤我的话，大约你总不至于相信他们罢！

听说你对茗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决

① 《闲情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我对你的要求，希望你给我一个“是”或“否”的回答。

我在这里等你的回信。

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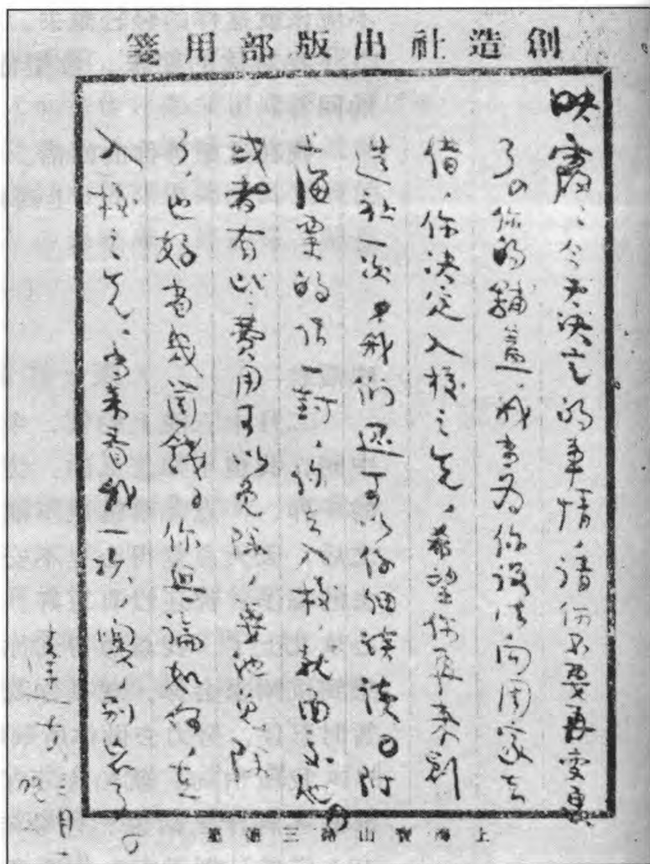
达夫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映霞君：

二月十三晚上的信，今晚上我才接着。这一个月中间，我也不知怎么的，仿佛又回到了做梦的时代去的一样，一点儿事情也不能做。自从那一天和你见面之后，天天总觉得心里不安静，所以弄得早应该发出去的稿子，都还没有写好。你劝我的话，我都铭刻在心坎儿上了。我总想得到你一点真诚的表示，所以每想到杭州来会你，现在你既在这样的劝我，我也只好暂时忍住，努力去做你所嘱咐我的事情罢。

我所怕的，就怕你不了解我，你既然能够了解，那我还有什么话说？你今年上半年打算怎么的过去？有一定的计划没有？你愿意再去教书么？你可不可以出来到上海来住？上海学校很多，我的朋友也很多，你若要想教书，我可以为你介绍，只教你将条件提出来就对了。譬如教什么，每星期多少钟点，等等。你愿不愿意再读书了？若愿意再进大学，我也可以为你设法。譬如南京的东南大学，武昌的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我都有熟人在那里。用费一切，你可以不管的。



創造社出版部用箋

映霞：今天決定的事情，請你不要再變更了。你的鋪蓋，我當為你設法向周家去借。你決定入校之後，希望你再來[illegible]送社一次，[illegible]我們還可以仔細談談。[illegible]

[illegible]

或者有些費用可以免除，要他免除了，也好省幾個錢。你無論如何，[illegible]入校之後，當來看我一次，噢，別忘了。

達夫 [illegible]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

郁达夫手迹

今年暑假后，我无论如何，总想出国去，当然想和你同去。现在就想努力做几部书出来卖，能够得到三千块钱，两人的费用就够了。已经有一家书店，答应我于暑假前送两千块版税给我，只教我能够给他一篇十万字的长篇。我想在三四个月里，做一二十万字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渡欧计划，也抱着乐观，可是可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非要得到像你这样的一位好友，常常激刺我不行。我的所以想到杭州来的原因，一半就是为想得一点激刺，一半也想得到一点real feeling，就是可以把空洞的feeling embody出来的实际。

我对你完全是一种Pure，pure affection，and strong enough to be everlasting，决不是一时的flirtation。这一点请你信用我，我是不撒谎的。

我平生做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这一个原因，倒经了许多失败。这一回我也在怕，怕因为我太

Frank的原因，致受你的Despise。王女士，我前回已经说过了，说过我这一回的心事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sincerely L—e过人”。

从明天起，我想开始工作了，我想实行你所吩咐我的话了。不过我觉得总还不能捉摸到一点reality，总还缺少一点味之不尽的回忆。在这一个中间，我总还在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一个相见的机会，赐我一个Interview，三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所以在屋里闷坐了一天。昨天晚上上伯刚那里去了一趟，他们都在笑我的痴笨。我也告诉了他们，说：“你已经很正当的拒绝了。”可是可是，这一句笑话，我总希望不至于实现。末了我还想你给我一张你的相片，你肯不肯？

达夫上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的晚上

映霞：

我真快要死了，一离开你，就觉得同失去了脑袋似的，神志总是不清。今朝从孙家出来，因为你离不开孙太太的原因，我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不得已只好跑上周家去坐着，因为孙家寓楼上的空气，实在压迫我得厉害，我坐在那里，胸中就莫名其妙的会感到一种不自由。周氏夫妇要我和他们去算命，我就跟他们去。瞎子先生说了许多吉利的话，果然他算出了我现在正在计划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话，我很想告诉你知道，可是午后跑上孙家去，又遇见了那位不相识的银行员。并且在孙氏夫妇的面前，我总觉得有话说

不出来。映霞，这一封信，不晓得你能不能够接到？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坤范女学去。我想约你于礼拜五（阳历三月四日，阴历二月初一）午后两点整，在大马路先施公司的门前（候电车的那一扇门前）相会。大约我总于两点前几分钟去等着，你一来，定能看见，不管天雨天晴，我是一定去的。这一封信于今晚上投邮，明朝是三月二日，大约明朝午后，你总可接到，若来得及，请你于接到这信后写一封短短的复书，我仍旧住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创造社出版部内，你有信请寄到此地来，一定能够接到，可以不必寄往周家去。

我对你的这第一次的请求，请你不要拒绝，并且你出来的时候，请你对你的同学说一声，说晚饭不回来吃的。

达夫上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晚上

映霞：

这一封信，希望你保存着，可以作我们两人这一次交游的纪念。

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内心既感到了这样热烈的爱，你试想想看外面可不可以和你同路人一样，长不相见的？因此我几次的要求

你，要求你不要疑我的卑污，不要远避开我，不要于见我的时候要拉一个第三者在内。好容易你答应了我一次，前礼拜日，总算和你谈了半天。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又觉得非见你不可，所以又匆匆的跑上尚贤坊去，谁知事不凑巧，却遇到了孙夫人的骤病，和一位不相识的生客的到来，所以那一天我终于很懊恼地走了。那一夜回家，仍旧是没有睡着，早晨起来，就接到了你一封信，——在那一天早晨的前夜，我曾有一封信发出，约你今天到先施前面来会——你的信里依旧是说，我们两人在这一个期间内，还是少见面的好。你的苦衷，我未始不晓得。因为你还是一个无瑕的闺女，和男子来往交游，于名誉上有绝大的损失，并且我是一个已婚之人，尤其容易使人家误会。所以你就用拒绝我见面的方法，来防止这一层。第二，你年纪还轻，将来总是要结婚的，所以你所希望于我的，就是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可以正式的和你举行婚礼。由这两层原因看来，可以知道你所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结婚，又其次才是两人中间的爱情。不消说这一次我看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

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而你对我的要求，第一就是不要我和你见面。我起初还以为这是你慎重将事的美德，心里很感服你，然而以我这几天自己的心境来一推想，觉得真正的感到热烈的爱情的时候，两人的不见面，是绝对的不可能的。若两个人既感到了爱情，而还可以长久不见面的话，那么结婚和同居的那些事情，简直可以不要。尤其是可以使我得到实证的，就是我自家的经验。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作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二十五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的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哪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积起来还不上半年。因为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长年的飘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什么。从我这自己的经验推想起

来，我今天才得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就是现在你对我所感到的情爱，等于我对于我自己的女人所感到的情爱一样。由你看起来，和我长年不见，也是没有什么的。既然是如此，那么映霞，我真真对你不起了，因为我爱你的热度愈高，使你所受的困惑也愈甚，而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将超过沸点，那么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是达到了极点了。爱情本来要两人同等的感到，同样的表示，才能圆满的成立，才能有好好的结果，才能使两方感到一样的愉快，像现在我们这样的爱情，我觉得只是我一面的庸人自扰，并不是真正合乎爱情的原则的。所以这一次因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自作自受，吃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己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酬酢。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了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再演想开来，我又发现了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说到了这里，我怕你要骂我，骂我在说俏皮话讥

讽你，或者你至少也要说我在无理取闹，无理生气，气你不肯和我相见，但是映霞，我很诚恳地对你说，这一种浅薄的心思，我是丝毫没有的。我从前虽则因为你不愿和我见面而曾经发过气，但到了现在——已经想前思后的想破了的现在，我是丝毫也没有怨你的心思，丝毫也没有讥骂你的心思了。我非但没有怨你讥诮你的心思，就是现在我也还在爱你。正因为爱你的原因，所以我想解除你现在的苦痛——心不由主，不得不勉强酬应的苦痛。我非但衷心还在爱你，我并且也非常的在感激你。因为我这一次见了你，才经验到了情爱的本质，才晓得很热烈的相爱人的时候的心境是如何的紧张的。我此后想遵守你所望于我的话，我此后想永远地将你留置在我的心灵上膜拜。我这一回只觉得对你不起，因为我一个人的热爱而致累及了你，累你也受了一个多月的苦。我对于自己所犯的这一点罪恶，认识得很清，所以今后我对于你的报答，你也仍旧是和从前一样，你要我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

映霞，这一回我真觉得对你不起，我真累及了你了。

映霞，你这一回也算是受了一回骗，把我之致累于你的事情，想得轻一点，想得开一点吧！

我还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断绝了我们的友谊，不要因此而混骂一班具有爱人的资格的男人。

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一个人自不量力的瞎闯的结果。我这一封信，可以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

疯犬咬了的人。你对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好恶之感，并没有什么男女的私情的。万一你要证明你的洁白，证明你的高尚，有将这一封信发表的必要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抗议。不过若没有这一种必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你保存着，保存到我的死后再发表。

最后我还要重说一句，你所希望我的，规劝我的话，我以后一定牢牢的记着。假使我将来若有一点成就的时候，那么我的这一点成就的荣耀，愿意全部归赠给你。

映霞，映霞，我写完了这一封信，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了，我我……

霞君鉴：

昨天的一日，总算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日子。我决计照昨天你所嘱咐的样子做去。此心耿耿，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我可以指天而誓。

杭州事未大定，你千万不可回去。在下礼拜内，我们当再玩一天，希望你能够允我的请求。我自今天起，要把生活转换，庶几可以报答你的好意。我对你如此的真诚，你若还不能信我，那是你的多疑，你要把这一种疑心丢掉才好。

你有什么不便，请你直接说与我知道，客气是生疏的时候的礼貌，我们的中间，是用不着的了。譬如你的日用起居各端，请你不客气地和我说出，我力虽微薄，心却热到沸点，能为你效劳的事情，就是丢掉生命也在所不惜。

很想做几句诗纪念纪念昨天的会谈情节，可是此调不弹已久，做不出来了。今天早晨，坐在车上，一路跑回家来，只想出了底下的几句不成调的东西：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笼鹅家世旧门庭，鸦凤追随自惭形。
欲撰西泠才女传，苦无椽笔写兰亭。
写给你笑笑。

达夫上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午后

映霞：

昨天的一天谈话，使我五体投地了，以后我无论如何，愿意听你的命令。我平生的吃苦处，就在表面上老要作玩世不恭的样子，所以你一定还在疑我，疑我是“玩而不当正经”，映霞，这是我的死症，我心里却是很诚实的，你不要因为我表面的态度，而疑到我的内心的诚恳，你若果真疑我，那我就只好死在你的面前了。临走的时候，我要——，你执意不肯，上车的时候，我要送你，你又不肯，这是我对你有点不满的地方，以后请你不要这样的固执。噢，噢，不要这样的固执。礼拜日若天气好，我一定和你去吴淞看海，那时候或是我来邀你，或是你来邀我，临时再决定吧！

我今天在开始工作，大约三四天后，一定可以把

《创造月刊》七期编好。第一我要感激你期望我之心，所以我一边在作工，一边还在追逐你的幻影，昨天的一天，也许是我的一生的转机吧！映霞，我若有一点成就，这功劳完全是你的。

我说不尽感谢你的话，只希望你对我的心，能够长此热烈过去，纯粹过去，一直到我们两人死的时候止，我们死是要在一道死的。

达夫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午后

来函读了，你何以会这样的呢？事情我一定为你去找，请你放心，别的事情当面再说。

切不可绕道宁波回去！[1]

① 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

第六章　风雨茅庐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了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一　我对社会的态度



叶圣陶（摄于1924年）

郁达夫认为叶圣陶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

《文化批判》创刊号里有一篇批评我的文字，说我对于社会的态度是和另外的两人一样的。只怕转述得不正确，现在我把原文抄出：

从主张提倡自然主义的一派——文学研究会的团体中，可以抽出叶圣陶。他是一个静观人生的作家，他只描写个人（——当然是很寂寞的有教养的一个知识阶级）和守旧的封建社会，他方面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隔膜”。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他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别一方面他的倾向又证明文学研究会标榜着自然主义的口号的误谬，这是非革命的倾向。

鲁迅这位老先生——允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

好在他不效L. 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郁达夫的悲哀，令一般青年切实地同感的原因，因为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他的所要申诉的，——他们都是《沉沦》中的主人公。但是，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

《奔流》

鲁迅和郁达夫合编，1928 年 6 月创刊，次年 12 月终刊，共出十五期。其内容主要是介绍欧美及日本的文艺作品。

我头脑昏愚，看了这批评之后，不晓得作者究竟是在褒我的呢，还是在贬我？抑或是褒有所不甘，贬有所顾忌，而最后是很巧妙地说出来的这一个似褒却贬的评断。可是我看了总终究有点不解。照作者的意思，明细叙说出来，则底下的一个公式是可以成立的：



郁达夫=叶圣陶+鲁迅

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一般青年所要申诉的=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语。

本来批评家批评人家的作品，是绝对自由的，不过遇到了模棱不决的评断的时候，则被批评者当然有点难受，而一般读者也有点张天师着鬼迷之感，所以我想在此地为这

批评加上一个注释，可以使读者明了一点这批评背后的事实。这批评的索隐当然要从我与创造社的关系说起，因为《文化批判》是创造社出版的缘故。

原来创造社是我和成、张、郭四人发起的。成立在十几年前我们的学生时代。后来回国之后，就为人作嫁，以创造社的名义出了许多丛书，许多刊物。中间忧患丛生，分离转变，四个人为创造社也着实吃了些苦受了些气。到了前两年的春天，得了许多同情者的资助，才设立了一个出版部，创造社总算得脱离了书贾们的压迫而完全造成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基础。谁知风云变起，出版部成立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几个外人来搅乱内部的事件发生了。

这事件就是那位在创造社服务，现在是老在向租界及政府当局告密，而当时正在和一位同事的同性作家出《比目集》的艺术家，想在创造社内另立一社，而以这社的名义出书出杂志的事情。

他们都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服务人员，除住房子吃饭拿薪水不计外，他们所出的书和杂志的包装、堆栈及印刷的校对等营业杂费，都由创造社负担，而这些书和杂志的纯利，全由这另一个社来收受的。所以结果弄得变成了创造社耗费了基金在养另外的一个社了。

这消息传到了当时我们都在那要当教员的广州，大家合议的结果，要我牺牲了教员的地位，到上海来整理出版部的事情。关于这“牺牲”两字，现在我又听到了一件事情，不得不在此夹叙一叙。

前年暑假以后，我担任的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出版部的事务。这当然还是经子渊氏在那里当校长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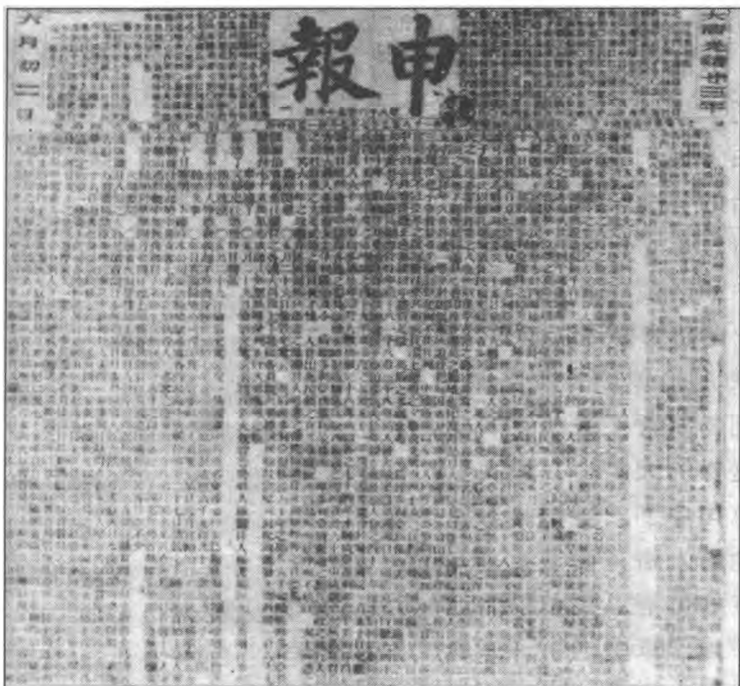
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而为我决定的职务。当我到了广州，子渊已经去职，换了戴传贤氏顾孟余氏朱家骅氏丁惟汾氏等五委员在那里负责。这几位委员，直接间接或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与我有点认识的，所以当我到了广州之后，在他们的那施行那种彻底手段发表解散中大命令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就送了一个仍留原职的聘书过来。当时广州正在混乱之中，我也不想再在那里混饭吃，可是因为欠薪未发，而委员们对我的意思，似乎也不是恶意，却之不得，所以也就马马虎虎的住了一月。一月之后，承骝先朱委员的好意，欠薪发给我了，我托了种种人去关说，并且又对戴委员面述了许多苦衷，才返还了聘书，奔回到上海来整理创造社的事情的。所以这事情在我说来，当然是一种“牺牲”，而当时在场劝我的诸人，也是说“非要我来牺牲一下不可”的，但是现在怎么样？据一位前几天我遇到的C君之所说，则现在的创造社内部的诸公，却都在说，我是因为当时在中大被五委员革职了，所以不得不到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来混饭吃的。听到了这一句话之后，与前情来对照一下，我想无论何人，总也免不了惊愕的吧？所以我的要在纸面上拖出这么些个伟人的名姓来，并不是想在这里夸一夸大口而卖阔绰，不过是想证明现代的人心的如何险恶而已。好在这革职不革职的问题，现在是还有几位和我当时同来的人在，大约他们的心里总该明白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说了。并且不被革职，也并不是什么荣誉，由昆仑山顶上的人看起来，正是要笑煞人的。还是闲话少说，让我再来说到本题上去吧！

从广州到了上海，和那位青年——因为他老在替我登广告，说老人某某某某，要出什么什么杂志云云——的比目艺术家办了许多的交涉，将社内之社肃清，把创造社全部的财产，托付了成仿吾氏的一位亲族管理，我就于去年夏天，完全脱离了创造社的关系。

和创造社脱离关系前后的事情，我记得曾在本年二月里的一篇《翻译说明就算答辩》里拉杂说起过的，现在若不嫌重复。请读者恕我再来叙说几句。

我之所以要和创造社脱离关系，就是因为对那些军阀官僚太看不过了，在《洪水》上发表了几篇《广州事情》及《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文字的原因。当时的几位老友，都还在政府中任职，以为我在诽谤朝廷，不该做如此的文章。后来又有几位日本文艺战线社的记者来上海，我又为他们写了一篇更明显的《诉诸日本无产阶级》的文章，这些文字，本来是尽人欲说的照例的话。而几位老友，都以为我说得太过火了。究竟不晓得是不是这几篇文字的原因，在去年的七月里，居然来了一位自称暗探的司令部的人员，到创造社出版部来说要拿人拘办。弄得出版部里的人员逃散一空，后来由郭复初氏去司令部说明了原委，由胡适之氏向黄膺白辩剖了究竟，创造社出版部才由我自己到警察厅去接受回来。而在这一场悲喜剧结束的时候，正由广州带了重大使命去日本的成仿吾氏，却对我说了这几句话：

“这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做了那种文章，致使创造社受了这样的惊慌与损失！那些纸上的空文，有什么用处呢？以后还是不做的好！”


申報

《申报》(1897 年 7 月 1 日版)

《申报》是民国时期影响力很大的报纸，郁达夫曾在上面刊登与创造社脱离关系启事。

因为这儿句警告的结果，成氏的那位亲族，现在在管理创造社的全部财产的那位亲族，本来就厌我监督的太严的这位成氏，竟对我很明显的表示了反抗的态度。我看了左右前后的这些情形，深恐以后再将以文字而招祸，致累及于创造社出版部的事业经营，所以就在去年八月十五日的《申报》《民国日报》上登了一个完全与创造社脱离关系的启事。这是我和创造社所以要分裂的实情实事，由此看来，也尽足以证明创造社诸公的如何稳健持重，如何的是现在革命政府的忠实同志了。而最可笑者，却有最近的一个名《青年战线》的刊物上，还在大大的登载，说他们是共产党的机关，说他们是在替第三国际宣传主义，致弄得他们搬地方请律师，乱得一塌糊涂。他们想获得青年的崇拜，想在文坛上作一个墨索里尼，作一个专卖机关的事情是有的，至于说他们是共产党徒，那我就可以为他们出来证明，证明他们决没有这样的胆量。

而尤其是可笑的，是前几天当我遇到C君的时候的那一番对我怒骂的话。他的意思，是因为那个名《青年战线》的刊物上利用了鲁迅，来骂了他们是共产党的结果，以为鲁迅是怕了他们的文学理论，所以在暗中作鬼，想利用了政治的势力来压迫他们，似乎现在的各级党部和中央政府及那个青年战线社的人们，都是由鲁迅在指使似的。而对我哩，因为我最近在和鲁迅合出一个杂志，似乎也在为鲁迅奔走，与他共同谋算，在借了政治上的势力压迫他们。其实政治上的势力，究竟有没有被那个刊物《青年战线》所动，还是一个疑问，而鲁迅若有这样的大势力，那我就相信他早可以不做文章而去做总司令了。至于我对鲁迅哩，也是无恩无怨，不过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的，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就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所以对于C君的那一种偏见，我是始终想为鲁迅在这里辩白，辩白他没有那么大的势力，辩白他没有那一种恶伏黑变之才，不管你骂我是鲁迅的共谋犯也好，骂我“没有辩护的余地”也好。

因为想为那篇批评我的文字，做一个背景的索引，枝枝节节，竟写了这么一大堆，我在此地想对读者告一个罪，总之归结起来，我是创造社前身的一个发起者，现在是已经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了，对创造社虽没有什么大功，但自家想想也决没什么大罪，创造社的所以能有今日，我想或许也与我前半生的无补实事的一点努力，有丝毫的关系，这就是我对于那个半

吞半吐的批评想说的几句话。也就是对那批评所想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的一点事实。

末了我更想对他们所主张的阶级文学的理论来表明我的态度。

我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抬头，是绝对承认的。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可是生在十九世纪的末期，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否认的。这些主张，我都已经在一本小著名《奇零集》的那册书里说过了，大约读过那册书的人，总已经知道得很明白，我也无须来再述。不过我对于不是工人，而可以利用工人，来组织工会，不是无产阶级者，而只教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不管你有几千万家财，有几十乘汽车，有几十间高大洋楼，只教你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心，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无产阶级者的这一种理论，我是绝对否定的。

言尽于此，别的话我不想再说了。我只希望秋凉一点的时候，能够做一点真正的翻译或创作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1]

二　灯蛾埋葬之夜

神经衰弱症，大约是因无聊的闲日子过了太多而起的。

对于“生”的厌倦，确是促生这时髦病的一个病根；或者反过来说，如同发烧过后的人在嘴里所感味

① 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到的一种空淡，对人生的这一种空淡之感，就是神经衰弱的征候，也是一样。

总之，入夏以来，这症状似乎一天在比一天加重；迁居之后，这病症当然也和我一道地搬了家。

虽然是说不上什么转地疗养，但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节季是交秋了，往后的这小屋的附近，这文明和蛮荒接界的区间，该是最有声色的时候了。声是秋声，色当然也是秋色。

先让我来说所以要搬到这里来的原委。

不晓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隐的印号”之后，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当然社会是有许多层的，但那“印号”的解释，似乎也有许多样。

最重要的解释，第一自然是叛逆，在做官是“一切”的国里，这“印号”的政治解释，本尽可以包括了其他种种。但是也不尽然，最喜欢含糊的人类，有必要的时候，也最喜欢分清。

于是第二个解释来了，似乎是关于“时代”的，曰“落伍”。天南北的两极，只教用得着，也不妨同时并用，这便是现代人的智慧。

来往于两极之间，新旧人同样的可以举用的，是第三个解释，就是所谓“悖德”。

但是向额上摩摸一下，这“该隐的印号”，原也摩摸不出，更不必说这种种的解释。或者行窃的人自己在心虚，自以为是犯了大罪，因而起这一种叫作被迫的Complex，也说不定。天下太平，本来是无事的，神经衰弱病者可总免不了自扰。所以断绝交游，抛撇亲串，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不敢现身露迹，只在一

阵阴风里独来独往的这种行径，依小德谟克利多斯Robert Burton的分析，或者也许是忧郁病的最正确的症候。

因为背上负着的是这么一个十字架，所以一年之内，只学着行云，只学着流水，搬来搬去的尽在搬动。暮春三月底，偶尔在火车窗里，看见了些浅水平桥，垂杨古树，和儿群飞不尽的乌鸦，忽然想起的，是这一个也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的界线地方。租定这间小屋，将几本丛残的旧籍迁移过来的，怕是在五月的初头。而现在却早又是初秋了。时间的飞逝，实在是快得很，真快得很。

小屋的前后左右，除一条斜穿东西的大道之外，全是些斑驳的空地。一垄一垄的褐色土垄上，种着些秋茄豇豆之类，现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时节了。而最好看的，要推向上包紧，颜色是白里带青，外面有一层毛茸似的白雾，菜茎柄上，也时时呈着紫色的一种外国人叫作lettuce的大叶卷心菜；大约是因为地近上海的缘故吧，纯粹的中国田园，也被外国人的嗜好所侵入了。这一种菜，我来的时候，原是很多的，现在却逐渐逐渐的少了下去。在这些空地中间，如突然想起似的，卑卑立着，散点在那里的，是一间两间的农夫的小屋，形状奇古的几株老柳榆槐，和看了令人不快的许多不落葬的棺材。此外同沟渠似的小河也有，以棺材旧板作成的桥梁也有；忽然一块小方地的中间，种着些颜色鲜艳的草花之类的卖花者的园地也有；简说一句，这里附近的地面，大约可以以江浙平地区中的田园百科大辞典来命名；而在这百

科大辞典中，异乎寻常，以一张厚纸，来用淡墨铜版画印成的，要算在我们屋后矗立着的那块本来是由外国人经营的庞大的墓地。

这墓地的历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从门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礼拜堂屋后为止的那两排齐云的洋梧桐树看来，少算算大约也总已有了六十几岁的年纪。

听土著的农人说来，这仿佛是上海开港以来，外国人最先经营的墓地，现在是已经无人来过问了，而在三四十年前头，却也是洋冬至外国清明及礼拜日的沪上洋人的散步之所哩。因为此地离上海，火车不过三四十分钟，来往是极便的。

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以这地段说起来，似乎略嫌贵些，但因这样的闲房出租的并不多，而屋前屋后，隙地也有几弓，可以由租户去莳花种菜，所以比较起来，也觉得是在理的价格。尤其是包围在屋的四周的寂静，同在坟墓里似的寂静，是在洋场近处，无论出多少金钱也难买到的。

初搬过来的时候，只同久病初愈的患者一样，日日但伸展了四肢，躺在藤椅子上，书也懒得读，报也不愿看，除腹中饥饿的时候，稍微吸取一点简单的食物而外，破这平平的一日间的单调的，是向晚去田塍野路上行试的一回漫步。在这将落未落的残阳夕照之中，在那些青枝落叶的野菜畦边，一个人背手走着，枯寂的脑里，有时却会汹涌起许多前后不接的断想来。头上的天色老是青青的，身边的暮色也老是沉沉的。

但在这些前后没有脉络的断想的中间，有时候也

忽然大小脑会完全停止工作。呆呆的立在野田里，同一根枯树似的呆呆直立在那里之后，会什么思想，什么感觉都忘掉，身子也不能动了，血液也仿佛是凝住不流似的，全身就如成了“所多马”城里的盐柱；不消说脑子是完全变作了无波纹无血管的一张扁平的白纸。

漫步回来，有时候也进一点晚餐，有时候简直茶也不喝一口，就爬进床去躺着。室内的设备简陋到了万分，电灯电扇等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月明之夜，睡到夜半醒来的时候，床前的小泥窗口，若晒进了月亮的青练的光儿，那这一夜的睡眠，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不单是有月亮的晚上，就是平常的睡眠，也极容易惊醒。眼睛微微的开着，鼾声是没有的，虽则睡在那里，但感觉却又不完全失去，暗室里的一声一响，虫鼠等的脚步声，以及屋外树上的夜鸟鸣声，都一一会闯进到耳朵里来。若在日里陷入于这一种假睡的时候，则一边睡着，一边周围的行动事物，都会很明细的触进入意识的中间。若周围保住了绝对的安静，什么声响，什么行动都没有的时候，那在这假寐的一刻中，十几年间的事情，就会很明细的，很快的，在一瞬间开展开来。至于乱梦，那更是多了，多得连叙也叙述不清。

我自己也知道是染了神经衰弱症了。这原是七八年来到了夏季必发的老病。

于是就更想静养，更想懒散过去。

今年的夏季，实在并没有什么大热的天气，尤其

是在我这一个离群的野寓里。

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的闷，晚餐后上床去躺了一忽，终觉得睡不着，就又起来，打开了窗户，和她两人坐在天井里候凉。

两人本来是没有什么话好谈，所以只是昂着头在看天上的飞云，和云堆里时时露现出来的一颗两颗的星宿。

一边慢摇着蒲扇，一边这样的默坐在那里，不晓得坐了多久了，室内桌上的一枝洋烛，忽而灭了它的芯光。

两人既不愿意动弹，也不愿意看见什么，所以灯光的有无，也毫没有关系，仍旧是默默的坐在黑暗里摇动扇子。

又坐了好久好久，天末似起了凉风，窗帘也动了，天上的云层，飞舞得特别的快。

打算去睡了，就问了一声：

“现在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了？”

她立了起来，慢慢走进了室内，走入里边房里去拿火柴去了。

停了一会儿，我在黑暗里看见了一丝火光和映在这火光周围的一团黑影，及黑影底下的半面她的苍白的脸。

第一枝火柴灭了，第二枝也灭了，直到了第三枝才点旺了洋烛。

洋烛点旺之后，她急急的走了出来，手里却拿着了那个大表，轻轻地说：

“不晓是什么时候了，表上还只有六点多钟呢？”

接过表来，拿近耳边去一听，什么声响也没有。我连这表是在几日前头开过的记忆也想不起来了。

“表停了！”

轻轻地回答了一声，我也消失了睡意，想再在凉风里坐它一刻。但她却又继续着说：

“灯盘上有一只很美的灯蛾死在那里。”

跑进去一看，果然有一只身子淡红，翅翼绿色，比蝴蝶小一点，但全身却肥硕得很的灯蛾横躺在那里。右翅上有一处焦影，触须是烧断了。默看了一分钟，用手指轻轻拨了它几拨，我双目仍旧盯视住这扑灯蛾的美丽的尸身，嘴里却不能自禁地说：

“可怜得很！我们把它去向天井里埋葬了吧！”

点了灯笼，用银针向黑泥松处掘了一个圆穴，把这美丽的尸身埋葬完时，天风加紧了起来，似乎要下大雨的样子。

拴上门户，上床躺下之后，一阵风来，接着如乱石似的雨点，便打上了屋檐。

一面听着雨声，一面我自语似的对她说：

“霞！明天是该凉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

一九二八年八月作[1]

三　沪战中的生活

一月二十八日，是阴晴的天气。我因为前夜看书看到了深夜，似乎感受了风寒，所以在那一天，竟在床上睡了一整天没有起来。

晚饭后有友人来谈，便一同出去上一家新故的友

① 《灯娥埋葬之夜》，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

人的家里，大家又聚谈到了夜半，其中有一位朋友，是住在江湾的车站近旁的。

谈话的资料，当然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掠中国的问题。大家都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在现一阶段里当然只限于与二十一条条件有关的几省，这一次对于上海的威胁最后通牒，总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因为一，南京政府已表示了完全的屈服，条件都已经承认了；二，实际上有许多抗日的机关，和国民党的报纸，都遵命封闭了，相打而没有对手——对手是有的，可只是些没有组织与没有武器的民众——当然是不至于发生冲突的。况且在这一天最后通牒满限的下午，虹口日本人住得最多的一带地域里，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并已经发出了安民的告示，说中国政府完全承认了最后通牒里所要求的条件，在上海已经不会发生战斗行为了，教居民不要自相掠扰，尽管大着胆，安居乐业好了。这一晚，大家谈谈说说，竟坐到了十二点钟过后，方才走散。因为各人的住所，都偏近在沪西的一隅，所以在回家来的路上，还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但等我在床上睡定，拿了一册新到的外国杂志，正想打开来在枕上阅看的时候，从窗外面的大道上却传进了许多乱杂的机器脚踏车汽车的轮步声来。这倒也不去管它，到了睡后醒来的午前两三点的时候，情形可不对了，于这些传令兵的机器脚踏车声之外，在暗黑的空中又听出了许多飞机的推进机声来。同在噩梦里似的又昏睡了三四个钟头，早晨起来一看，果然闸北天通庵一带中日两军已经开火了。《时报》上的“我军大胜”的四个红字，竟激动了全市民众的脑筋，



《时报》馆

《时报》1904年由狄葆贤在上海创刊，在辛亥革命期间，《时报》馆成为革命形势发展的信息中心。

扑扑扑扑的机枪声，啪啪啪的来福枪声，更打醒了租界上三百万居民的迷梦。

此后就是飞机炸弹，大炮机枪，火光烟焰，难民兵车的混合场面。谣言蜂起，百事中断，在一夜的中间，上海就变成了被恐怖所压倒的阿鼻地狱。

二十九日，是一天晴天。我也兴奋得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从自己的经验想来，高坐在南京的景阳宫里，只在呼喊着镇静，静的那些王侯将相，大约是因为没有身受着炮火的威胁之故。这一天在巷头街上，都是三五成群的市民的空谈高噪。言语中总脱不了打仗的

两字，消息总只是十九路军的英勇和东洋人的残酷无道，但是关于实际的战争情形，却一点儿也没有确实的报告。只有从接连不断的难民连索中间一人两人的口中所说出的恐怖状态，和飞满在天空的烟焰炮声，总算是唯一的事实断片。这一天，我也在马路上和一个朋友走了一个下午。

我们且走且谈且梦想，下面的许多主张和应有的猜度，仿佛是已经实现了的事实，中国因此一战，仿佛是已经成了世界的最先进最强而有力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似的：

——十九路军可以直冲到租界上来。

——租界，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者们加在

第19路军奋起抗战

“一·二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郁达夫兴奋得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中国人身上一切枷锁，立时斩断了就对。

——上海的中国住民有三百万，帝国主义者的军队及住民，合计起来，也不上十万，大家拼起命来，还怕什么?

——今晚电灯自来水交通机关华捕以及在帝国主义者门下服务的中国人，大约总须全体总罢工。租界上一定会先来一个暴动。

——工人及一切无产者的党，一定已经下了动员令了，这样的好机会不利用，还待什么时候起来革命。

——是巴黎公社再现在东方的时期了。

——明朝就是中国×××在上海组织成立的日子。

——先以民众的肉弹来封锁住吴淞口岸，使帝国主义者的军队外不得进，里不得出。

——大家一定要起来，先围缴了巡捕房的械，然后再去夺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兵士的军器。

——先和帝国主义者们算清了账，打倒了他们，再去肃清南京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政府，是顶容易的一件事情。

——国际关系哩，美国对中国当然是没有领土的野心的。英国哩，有印度在。法国虽可以对日本与以财政上及军械上的资助，然而究竟是缓不济急，赶来不及的。欧洲各国，受着经济恐慌的直接影响，对于东北事情，哪里还能够来顾问。万一德法的法西斯蒂一动，意大利的黑色军队一出发，那么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并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况且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就是对日本的法西斯蒂野心家的一个最大威胁。



1921 年的上海外滩

这样的兴奋着，高谈着，梦想着，我和那位朋友竟忘记了脚力的疲乏，从沪西一直走到了大马路的外滩，从外滩又走到了法界。在我们的周围前后，不消说是一样地在兴奋，在高谈。在梦想的三五成群的中国民众。两边的商店全罢了市，新闻纸，号外，标语，和不正确的谣言，飞满了全市。此外便是帝国主义者传令的兵车和调防的队伍，与难民的出埃及的长蛇大阵。而最奇怪的现象，是在租界的交通大道上，忽而不见了帝国主义者支配下的守卫的岗警，在这一天里，非但白色巡捕的面孔一张也不见，就是印度巡捕的硕大的黑体，也在街头巷尾，失去了踪影。东北的空中只是飞机声，枪声，火光，烟焰与叫号呼唤的声音。

这样的兴奋状态，一连继续了三五天。在头一日所梦想的种种事情，竟一件也没有发生。暴动并不起来，总罢工也没有消息，中国的军队也并没有冲到租界上来。这中间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愈来愈多，上海的戒严准备，也布置得水泄不通，虽则日日还听见大炮

枪声，夜夜还看见大火满天，但是神经却已经麻木了。头一次的兴奋过后，大而无当的空想幻想，逐渐地消散了开去，我和几位日日在我这里吃饭谈天的从北四川路逃来的朋友，倒想起迫近在身边的实际事情来了，于是就去做了些探访住在战区里的许多不曾见到的朋友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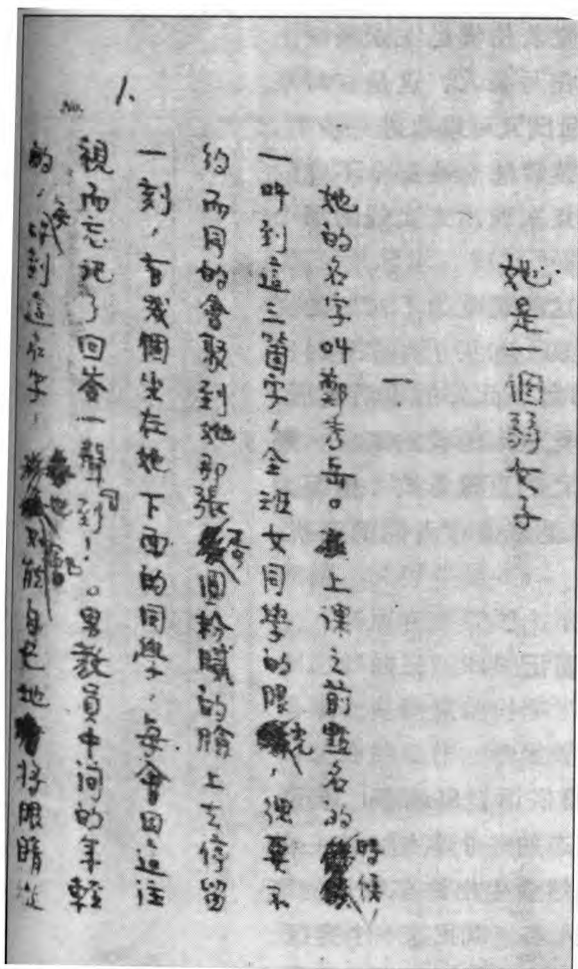
其后便是在战期里的经济压迫的缓避计划，和一个没落小资产知识阶级所能做到的对于这次帝国主义者来侵的自卫态度和表示等工作了。

这中间有几位朋友便发起了许多反帝抗日的协会联盟等团体，我虽则没有积极去帮忙活动，但是出席的出席，介绍的介绍，总算也尽一点毫无裨益的义务，而最觉得吃力不讨好的两件事情，便是在这战期里所做的两篇文字。

其一是为一个抗日反帝团体要出周刊之故，勉强写成的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当时是在美国那位浪漫技师萧脱刚在苏州阵亡之后，我对于他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等并不明白——因为这是在他死后的第二日，各报并没有详细的记载，而他的究竟死否，也是没有证实——所以只说了些称颂他的义烈，与愤恨中国政府军队的不抵抗和阴谋的废话。并且正当这个时候，日本对十九路军所发的通牒，是在责难该军的不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说他们的行动，是等于匪军，日本帝国的军队，系受了中国中央政府之托，来替天行道，代某总司令来做剿匪的事情的。此外我还听到有许多日本的政客告诉我的中国当局者所干的卑劣无耻到极点的消息，故而在那一篇短文里竟没有说到世界的大势，

和这一次日本来侵的国际背景与理论。更因为来催索那篇短文的朋友，简直是坐在客室里立等着般地在督促，所以写的时候，也将许多重要的议论抽了，只说了些梦话似的诗语。在这一种情形里写成的这篇短文，不提防竟于一个多月之后，才在那一个刊物的第一期上登了出来。大约是因为登在我那篇短文的前后的，都是些世界的名人，如巴比斯、高尔基等的言论之故，故而登出来了以后，听说在该刊的编辑委员们中间，居然惹起了一个绝大的问题。诸位编辑委员先生，仿佛以为我在替某派捧场，所以才写那篇东西的；他们以为我对于世界的情势，简直是完全不懂的样子。他们的意见，我原也明白，可是由我说来，则他们对我那篇短文的解释，却是完全逸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我并不是说，这一回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来侵，完全是由中国的几个军阀所造成的，我不过说这是一个近因而已，至于世界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或不可避免的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情势等抽象理论，则不但我这个从前也看过一点政治经济的书的人该有些一知半解的认识，我想就是××主义的党官，大约也该不会不知道得明明白白。

其二，是在战期里为经济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写出来的一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这小说的题材，我是在好几年前就想好了的，不过有许多细节和近事，是在这一次的沪战中，因为阅旧时的日记，才编好穿插进去，用作点缀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



No. 1.

她是一個弱女子

一

她的名字叫鄭秀岳。在上課之前點名的時候，一叫到這三箇字，全班女同學的眼光，總要不約而同的會聚到她那張香圓粉膩的臉上去停留一刻，有幾個坐在她下面的同學，每會因這注視而忘記了回答一聲「到！」。男教員中間的年輕

郁达夫手迹

在战期里为经济所逼，郁达夫用最大的速力写出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

哪一条路。三个女性中间，不消说一个是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堕落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犹疑不决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这小说的情节人物，当然是凭空的捏造，实际上既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也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的。可是当这小说出世不久的现在，我却忽而接到了许多由杭州的读者所寄来的信，问我书中的某某是不是在指实在的某某，因为书中所描写在那里的那一位土豪的女儿，实际上是和实在的某某相像得很，她的容貌言行性格和她所经过的许多事情，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那件新的情交，都是实在的事情。其中有一位读者，并且还附寄了一张女扮男装的照相来，问我书中所写的那位男性的女子，是否便是此人。这么一来，倒真使我有点难以应对了。总而言之，我想这些误会的所以发生，大约是因为我这一篇小说的技巧的拙劣之所致。因为急急于在报告事实，而忽略了把这些事实来美化艺术化的

工夫，所以使读者读后却只感觉着仿佛是在读报纸上的社会记事，于是就以为这是在写某人，这是在写某事。受了这一回的教训，我下回倒又可以改进一步了，但是这一次的失败，应该要请读者想想我那个不纯的动机，就是急急乎想粗制滥造点东西出来卖钱的那个卑劣心想而加以原谅。

在沪战期间，总算只做了这两篇吃力不讨好的文字，感到了许多幻象消灭的悲哀，和买了许多平时所不想买的关于战争及政治的书籍。此外的生活起居，则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因为我的寓居，是偏在沪西，还没有受到家破人亡的直接影响。但因为要做小说，因为要逃掉上我家里来避难者们的喧扰，一时逃难是也曾逃过的。[①]

四　移家琐记

（一）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了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

① 《沪战中的生活》，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搬来的那一天，是春雨霏微的星期二的早上，为计时日的正确，只好把一段日记抄在下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阴历四月初一）星期二。晨五点起床，窗外下着濛濛的时雨，料理行装等件，赶赴北站，衣帽尽湿。携女人儿子及一仆妇登车，在不断的雨丝中，向西进发。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盘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绿，浅淡尚带鹅黄。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较多，视孟东野稍为富有，沿途上落，被无产同胞的搬运夫，敲刮去了不少。午后一点到杭州城站，雨势正盛，在车上蒸干之衣帽，又涔涔湿矣。

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开始做室内装饰的工作。沙发是没有的，镜屏是没有的，红木器具，壁画纱灯，一概没有。几张板桌，一架旧书，在上海时，塞来塞去，只觉得没地方塞的这些破铜烂铁，一到了杭州，向三间连通的矮厅上一摆，看起来竟空空洞洞，像煞是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最后装上壁去的，却是上海八云装饰设计公司送我的一块石膏圆面。塑制者是江山徐葆蓝氏，面上刻出的是《圣经》里马利马格大伦的故事。看来看去，在我这间黝暗矮阔的大厅陈设之中，觉得有一点生气的，就只是这一块同深山白雪似的小小的石膏。

（二）

向晚雨歇，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问先搬来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个亮一点的灯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这样要捐，那样要税，居民的负担，简直比世界哪一国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电灯一项来说，每一个字，在最近也无法地加上了好几成的特捐。“烽火满天馁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这是几年前做过的叠秦韵的两句山歌，我听了这些话后，嘴上虽则不念出来，但心里却也私私地转想了好几次。腹诽若要加刑，则我这一篇琐记，又是自己招认的供状了，罪过罪过。

三更人静，门外的巷里，忽传来了些笃笃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哀音。问是什么？说是卖馄饨圆子的小贩营生。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却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这总也是民不聊生的一点点的实证罢？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觉。夜半挑灯，就只好拿出一本新出版的《两地书》来细读。有一位批评家说，作者的私记，我们没有阅读的义务。当时我对这话，倒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书店来要我出书简集的时候，我就坚决地谢绝了，并且还想将一本为无钱过活之故而拿去出卖的日记都教他们毁版，以为这些东西，是只好于死后，让他人来替我印行的；但这次将鲁迅先生和密斯许的书简集来一读，则非但对那位批评家的信念完全失掉，并且还在这一部两人的私记里，看出了许多许多平时不容

易看到的社会黑暗面来。至如鲁迅先生的诙谐愤俗的气概，许女士的诚实庄严的风度，还是在长书短简里自然流露的余音，由我们熟悉他们的人看来，当然更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可以不必提起，我想就是绝对不认识他们的人，读了这书，至少也可以得到几多的教训。私记私记，义务云乎哉？

从半夜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六点敲过，就率性走到楼下去洗了一洗手脸，换了一身衣服，踏出大门，打算去把这杭城东隅的侵晨朝景，看它一个明白。

（三）

夜来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像马加弹姆式的沙石马路上，还满涨着淤泥，天上也还浮罩着一层明灰的云幕。路上行人稀少，老远老远，只看得见一部慢慢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车的后形。从狭巷里转出东街，两旁的店家，也只开了一半，连挑了菜担在沿街赶早市的农民，都像没有灌气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萧条复萧条，衰落又衰落，中国的农村，果然是破产了，但没有实业生产机关，没有和平保障的像杭州一样的小都市，又何尝不在破产的威胁下战栗着待毙呢？中国目下的情形，大抵总是农村及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到大都会去。在大都会的帝国主义保护之下变成殖民地的新资本家，或变成军阀官僚的附属品的少数者，总算是找着了出路。他们的货财，会愈积而愈多，同时为他们所牺牲的同胞，当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来。结果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公式：农村中的

有产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大都会，等到资产花尽，而生财无道的时候，则这些素有恒产的候鸟就又得倒转来从大都会而小都市而仍返农村去做贫民。转转循环，丝毫不爽，这情形已经继续了二三十年了，再过五年十年之后的社会状态，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会的症结究在哪里？唯一的出路究在哪里？难道大家还不明白么？空喊着抗日抗日，又有什么用处？

一个人在大街上踱着想着，我的脚步却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开了倒车，几个弯儿一绕，竟又将我自己的身体，搬到了大学近旁的一条路上来了。向前面看过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浅浅的池塘。这附近一带，我儿时原也来过的。二十几年前头，我有一位亲戚曾在报国寺里当过军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陆军小学堂里当过学生。既然已经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它一看吧，好在昨晚没有睡觉，头脑还有点儿糊涂，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凉的妙药。

天气也渐渐开朗起来了，东南半角，居然已经露出了几点青天和一丝白日。土山虽则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坏。湖上的群山，环绕在西北的一带，再北是空间，更北是湖州境内的发样的青山了。东面迢迢，看得见的，是临平山，皋亭山，黄鹤山之类的连峰叠障。再偏东北处，大约是唐栖镇上的超山山影，看去虽则不远，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环视了一周，由远及近，用大量观察法来一算，我才明白了这附近的地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装局的北方，而

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装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晓的时候，还听见了一阵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时候，还看见了一名荷枪直立的守卫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我心里虽在这样的自作有趣，但一种没落的感觉，一种不能再在大都会里插足的哀思，竟渐渐地渐渐地溶浸了我的全身。[①]

五　秋霖日记

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杭州

九月一日（旧历八月初四），星期日，雨。

昨晚十二点后返寓，入睡已将午前二点钟，今晨六时为猫催醒，睡眠未足也。

窗外秋雨滴沥，大有摇落之感，自伤迟暮，倍增凄楚。统计本月内不得不写之稿，有《文学》一篇，《译文》一篇，《现代》一篇，《时事新报》一篇。共五家，要有十万字才应付得了，而《宇宙风》、《论语》等的投稿还不算在内。平均每日若能写五千字，二十天内就不能有一刻闲了；但一日五千字，亦谈何容易呢？

今天精神萎靡，只为《时事新报》写了一篇短杂文，不满千字，而人已疲倦，且看明日如何耳。

午后来客不断，共来八人之多；傍晚相约过湖滨，在天香楼吃夜饭。

① 《移家琐记》，见《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九月二日（八月初五），星期一，阴雨终日。

今天开始写作，因《文学》限期已到，不得不于三四日内交稿子。午前成千字，午后成千字，初日成绩如此，也还算不恶。晚上为谢六逸氏写短文一篇。

接沈从文、王余杞、李辉英、谢六逸诸人来信，当于一两日内作复。沈信系来催稿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的。


沈从文

九月三日（八月初六），星期二，阴，时有微雨。

晨八时起床，即送霞至车站，伊去沪，须一两日后返杭也。回来后，接上海丁氏信，即以快信复之。

今日精神不好，恐不能写作，且看下半天小睡后起来何如耳。

午前记

法国Henri Barbusse前几日在俄国死去，享年六十二岁，患的为肺炎。西欧文坛，又少了一名斗士，寂寞的情怀，影响到了我的作业：自接此报后，黯然神伤，有半日不能执笔。

傍晚秋原来，与共谈此事，遂偕去湖上，痛饮至

九点回寓。晚上仍不能安睡，蚊子多而闷热之故。

九月四日（八月初七）星期三，阴雨潮湿。

午前硬将小说写下去，成千余字。因心中在盼望霞的回杭，所以不能坦然执笔。

中午小睡，大雨后，向晚倒晴了。夜膳前，刘湘女来谈。七时半的火车，霞回来了，曾去火车站接着。

晚上十一点上床睡，明日须赶做一天小说，总须写到五千字才得罢手。因后天上海有人来，要去应酬，若这两三天内不结束这中篇，恐赶不上交出，《文学》将缺少两万余字的稿子。

九月五日（八月初八），星期四，阴，仍有雨意。

昨晚仍睡不安稳，所以今天又觉得神志不清，小说写得出写不出，恐成问题，但总当强勉的写上一点。

早餐后，出去剃了一个头，又费去了我许多时间，午前终于因此而虚度了，且待下午小睡后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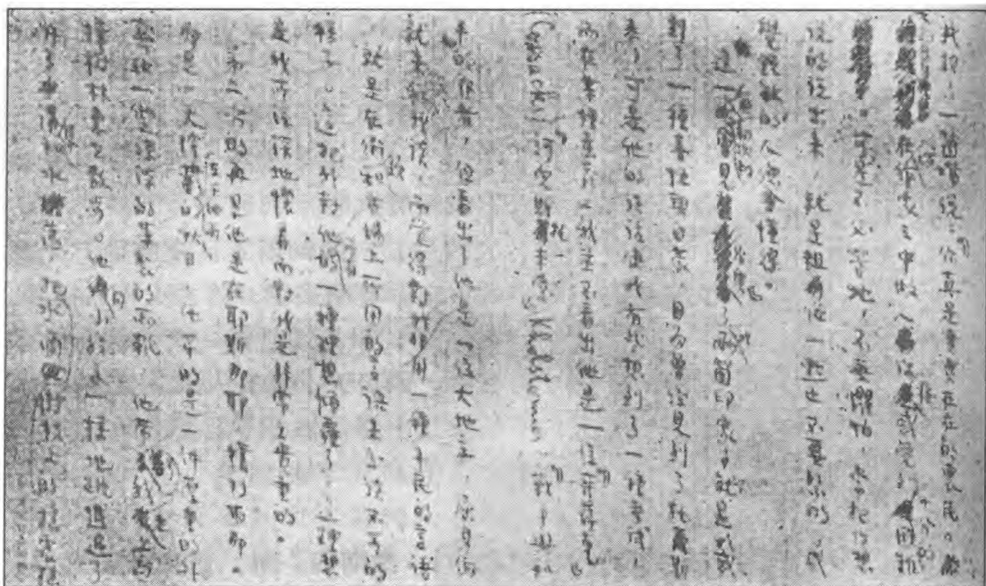
自传也想结束了它，大约当以写至高等学校生活末期为止，《沉沦》的出世，或须顺便一提。

午前记

晚上，过湖滨，访友二三人，终日不曾执笔。夜九至十时，有防空演习，灯火暗一小时，真像是小孩儿戏，并不足观，飞机只两架而已。

九月六日（八月初九）星期五，晴。

今日似已晴正，有秋晴的样子了，午前午后，拼命的想写，但不成一字。堆在楼下的旧书，潮损了，



郁达夫手迹

总算略晒了一晒。晚上刘开渠来，请去吃饭，并上大世界点了女校书的戏，玩到了十二点才回来，曾请挂第一牌的那位女校书吃了一次点心。回家睡下，已将一点钟了。

九月六日（八月初十），星期六，晴。

昨晚又睡不安稳，似患了神经衰弱，今日勉强执笔，午前成二千字。午后学生丁女士来访，赠送八月半礼品衣料多件，我以《张黑女志》两拓本回赠了她。晚上在太和园吃饭，曾谈到上旅顺、日本去游历的事情。此计若能实现，小说材料当不愁没有。十二时回寓就寝。

九月八日（八月十一），星期日，晴。

午前写了千余字，午后因有客来，一字不写，这一篇中篇，成绩恐将大坏，因天热蚊子多，写的时候无一贯的余裕也。

晚上月明，十时后去湖上，饮酒一斤。

九月九日（八月十二），星期一，晴，热极。

今日晨起，有九十度的热度，光景将大热几天。今晚又有约，丁小姐须来，午后恐又不能写作。午前写成两千余字，已约有一万字的稿子了，明天一日，当写完寄出。

晚上月明，数日来风寒内伏，今天始外发，身体倦极。

九月十日（八月十三），星期二，晴。

写至中午，将中篇前半写了，即以快信寄出，共只万三四千字而已，实在还算不得中篇，以后当看续篇能否写出。

丁小姐去上海，中午与共饮于天香楼，两点正送她上车，回来后小睡。晚上月明如画，在大同吃夜饭。

九月十一日（八月十四），星期三，晴。

近日因伤风故，头痛人倦，鼻子塞住；看书写作，都无兴致，当闲游一二日，再写《出奔》，或可给施蛰存去发表。

九月十二日（旧历中秋节），星期四，晴，午后大雨。

午前尚热至九十余度，中午忽起东北风，大雨入夜，须换穿棉袄。约开渠、叶公等来吃晚饭，吃完鸡一只，肉数碗，亦可谓豪矣。今日接上海寄来之《宇宙风》第一期。

晚上无月，在江干访诗僧，与共饮于邻近人家，酒后成诗一首。

九月十三日（八月十六），星期五，阴雨。

晨起寒甚，读德国小说《冷酷的心》，系Hauff作。乃叙Schwaben之Schwarz-wald地方的人物性格的一篇文艺童话。有暇，很想来译它成中文。

上午上湖滨去走走，买《瓯北诗话》等书册，赵瓯北在清初推崇敬业堂查慎行，而不重渔洋，自是一种见地。诗话中所引查初白近体诗句，实在可爱。

午后又不曾睡，因有客来谈。

九月十四日（八月十七），星期六，晴。

昧爽月明，三时起床，独步至吴山顶看晓月，清气袭人，似在梦中。

中午有友人来谈，与共饮至三时；写对五副，屏条两张，炕屏一堂。

晚上洵美自上海来访，约共去黄山，谢而不去。并闻文伯、适之等，亦在杭州。

九月十五（阴历八月十八），星期日，阴。

本与尔乔氏有去赭山看浙潮之约，天气不佳，今

《时事新报》(1911 年 5 月 29 日版)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是五四时期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副刊，是新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之一。

年当作罢矣。洵美等今日去黄山，须五日后回来也。

写上海信数封，成短文一篇，寄《时事新报》。

中午曼兄等自上海来，送之江干上船，我们将于四日后去富阳，为母亲拜七十生辰也。

九月十六日（八月十九），星期一，大雨。

终日不出，在家续写那篇中篇《出奔》，这小说，大约须于富阳回来后才写得了。近来顿觉衰老，不努力，不能做出好作品来的原因，大半在于身体的坏。

戒酒戒烟，怕是于身体有益的初阶，以后当勉行之。

晚上读时流杂志之类，颇感到没落的悲哀，以后当更振作一点，以求挽回颓势。

九月十七日（阴历八月二十日），星期二，晴。

昨晚兴奋得很，致失眠半夜，今晨八时前起床，头还有点昏昏然。作陶亢德，朱曼华信。

中秋夜醉吟之七律一首，尚隐约记得，录出之。

中秋无月，风紧天寒，访诗僧元礼与共饮于江干，醉后成诗，仍步曼兄牯岭逭署韵。

两度乘闲访贯休，前逢春尽后中秋。

偶来邃阁如泥饮，便解貉裘作质留。

吴地寒风嘶朔马（僧关外人也），庾家明月淡南楼。

东坡水调从头唱，醉笔题诗记此游。

曼兄原作乙亥中伏逭暑牯岭：

人世炎威苦未休，此间萧爽已如秋。
时贤几辈同忧乐，小住随缘任去留。
白日寒生阴壑雨，青林云断隔山楼。
勒移哪计嘲尘俗，且作偷闲十日游。

二叠韵一律，亦附载于此：

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后得牯岭逭暑来诗，步原

韵奉答，并约于重九日，同去富阳。

> 语不惊人死不休，杜陵诗只解悲秋。
> 蝎来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
> 为恋湖山伤小别，正愁风雨暗高楼。
> 重阳好作茱萸会，花萼江边一夜游。

九月十八日（八月廿一），星期三，晴。

晨起觉不适，因辍工独步至吴山绝顶，看流云白日。中午回寓，接上海来催稿信数封；中有蛰存一函，系嘱为珍本丛书题笺者，写好寄出。

晚上在湖上饮，回家时，遇王余杞于途中。即偕寓斋，与共谈别后事，知华北又换一局面。约于明日，去同游西湖。

九月十九日（八月廿二），星期四，晴和。

早晨写短文一，名《送王余杞去黄山》，可千字，寄《东南日报》。与余杞、秋芳等在大同吃饭，饭后去溪口，绕杨梅岭、石屋岭而至岳坟。晚上在杏花村饮。

九月二十日（八月廿三），星期五，晴。

晨六点钟起床，因昨日与企虞市长约定，今晨八点，将借了他的二号车去富阳拜寿也。大约住富阳两日，二十二日坐轮船回杭州。

中篇的续篇，尚未动笔，心里焦急之至，而家璧及《时事新报》之约稿期又到了，真不知将如何的对付。[1]

①《秋霖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六　耀春之殇

只教是一个动物，既然生了下来，不过迟早几年或几十年，死总免不了的。中国人的俗语，很彻底的在说，先注死后注生。英文中的一个不能免于死亡的形容词，大家在当作人字解，叫Mortal。

这一种谛观，这一种死的哲学的解识，当然谁也明白，我也晓得；但是对于死之伤痛，尤其是对于一个与已身有关的肉亲的死之伤痛，可终也不能学作太上的忘情。从前的圣贤，为悼爱子之丧，尚且哭至失明，我生原不肖，我又哪得不哭？

幼子耀春，生下来刚只两整年，是我们逃出上海，迁住杭州之后的那一年旧历五月十八日生的。搬家的时候，霞就有点害怕，怕于忙乱之中，要先期早产。用了种种的苦心，费了种种的周折，总算把家搬定了，胎也安下了，我们在灯下闲谈，就说及这一个未来的生命的命名。长子飞，次子云，是从岳家军里抄来的名字；同时


古本三國志
四大奇書
第一種
聲山別集
序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
之目曰史記也莊子也水滸與
西廂也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
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與

清代康熙刻本
《三国志》

郁达夫给儿子起名字还参考了《三国志》。

《三国志》里，也有飞、云的两位健将。那时候我们只希望有一位乖巧的女孩儿来娱老境，所以我首先就提议，生下来若是女孩子，当叫她作银瓶，藉以凑成大小眼将军一门忠孝节义的全套。而霞又说："若是男孩呢，可以叫他作亮；有了猛将，自然也少不得谋臣，历史上的智谋奇略之士，我只佩服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

他的生日，是一船民间所崇奉的元帅菩萨的生日，元帅菩萨的前身，当然是唐时的张睢阳巡。现在桐庐的桐君山上，还有一尊张睢阳的塑像塑在那里，百姓祀之唯谨，说这一位菩萨，有绝大的灵感。生下来之后，我也曾想到了那个巡字，但后来却终于被霞说服了，就叫他作亮；小名的耀春，系由阳春、殿春二位哥哥的名字而来的称谓；既名曰亮，自然有光，故而称耀，写作曜字，亦自可通。

他的先天是很足的；生下来时的肥硕，虽没有过过磅，可是据助产妇说来，在杭州城里，产儿的身体，肥得这样的，却很少见。三朝之后，就为雇乳母的事情，闹成了满城的风雨。原因是为了他的食量之大，应雇而来的将近百数个的乳母，每人都不够他的一天之食。好容易上诸暨去找了一个人来，奶总算够吃；但吃满周岁，她的奶也终于干涸，结果就促生了他去年夏季的奶痞之病。

去年天热，我和霞和飞，都去青岛住了月余；后来由青岛而之北平，由北平而去北戴河，一住再住，有两个多月不在家里。后来航空信来了，电报来了，都说耀春的病重，催我们马上回家，我们在赶回来的

路上，一夕数惊，每从睡梦里的骇醒过来，以为这一个末子终于无更生之望了，但后经同学钱潮医生的几次诊治，他的痟病竟霍然若失，到了秋天，又回复了平时肥白的状态。

经过了这一次的大病，大家总以为他是该有命的，以后总是很好养的；殊不知今年春天，又出了慢性中耳炎的恶疾，这一回又因伤风而成肺炎，最后才变成了结核性脑膜炎的绝症。卧病不上半月，竟在五月二十日（阴历四月十八，去年有闰月，距他生日，刚满念四个月）的晚上去世了。

他的这一回的生病，异常的乖，不哭不闹，终日只是昏昏地睡着。经钱医生验了血液，抽了脊髓以后，决定了他的万无生望，我们才借了一辆车，送他回了富阳的原籍。

墓碑葬具以及坟地等预备好之后，将他移入到东门外的一家寺院中去的早晨，他的久已干枯的眼角上才开始滴了几滴眼泪。这是从他害病之日起，第一次见到的眼泪。他人虽则小，灵性想来是也有的。人之将死，总有一番痛苦与哀愁，可怜他说话都还不曾学会，而这死的痛苦，死的哀愁，却同大人一样地深深尝透了；“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我的哀情，当然也比他自己临死时的伤痛不会得略有减处。

十年前龙儿死在北平，我没有见到他的尸身，也没有见到他的棺殓，百日之后，离开北平，还觉得泪流不止。现在他的坟土未干，我的陪病失眠的疲倦未复，每日闲坐在书斋看看中天的白日，惘惘然似乎只

觉着缺少了一件东西；再切实一点的说来，似乎自己的一个头，一个中藏着脑髓，司思想运动的头颅不见了。

十年之中，两丧继体，床帷依旧，痛感人亡；一想到他的明眸丰颊，玉色和声，当然是不能学东门吴子之无忧。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到深宵人静，仰视列星，我只有一双终夜长开的眼睛而已；潘岳思子之诗，庾信伤心之赋，我做也做不出，就是做了也觉得是无益的。[①]

七　风雨茅庐

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已经起了好几年了；明明知道创造欲是好，所有欲是坏的事情，但一轮到了自己的头上，总觉得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之中的最低限度的享有，是不可以不保住的。我衣并不要锦绣，食也自甘于藜藿，可是住的房子，代步的车子，或者至少也必须一双袜子与鞋子的限度，总得有了才能说话。况且从前曾有一位朋友劝过我说，一个人既生下了地，一块地却不可以没有，活着可以住住立立，或者睡睡坐坐，死了便可以挖一个洞，将己身来埋葬；当然这还是没有火葬，没有公墓以前的时代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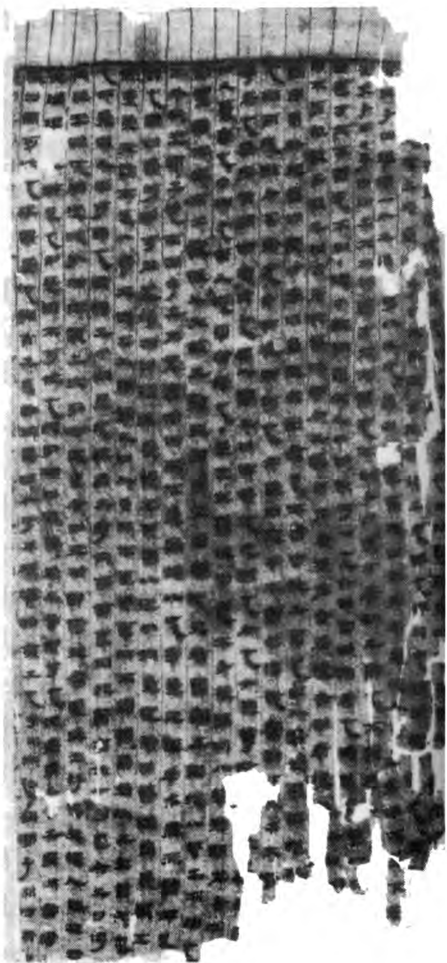
自搬到杭州来住后，于不意之中，承友人之情，居然弄到了一块地，从此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住呢，占据的还是别人家的房子。去年春季，写了一篇短短的应景而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的文章，说自己只想有一所小小的住宅；可是发表了不久，就来了一个

① 《记耀春之殇》，见《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回响。一位做建筑事业的朋友先来说："你若要造房子，我们可以完全效劳。"一位有一点钱的朋友也说："若通融得少一点，或者还可以想法。"四面一凑，于是起造一个风雨茅庐的计划即便成熟到了百分之八十，不知我者谓我有了钱，深知我者谓我冒了险，但是有钱也罢，冒险也罢，入秋以后，总之把这笑话勉强弄成了事实，在现在的寓所之旁，也竟丁丁笃笃地动起了工，造起了房了。这也许是我的Folly，这也许是朋友对于我的过信，不过从今以后，那些破旧的书籍，以及行军床，旧马子之类，却总可以不再去周游列国，学夫子的栖栖一代了，在这些地方，所有欲原也有它的好处。

本来是空手做的大事，希望当然不能过高；起初我只打算以茅草来代瓦，以涂泥来作壁，起它五间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但偶尔在亲戚家一谈，却谈出来了事情。他说："你要造房屋，也得拣一个日，看一看方向；古代的《周易》，现代的天文地理，却实在是有至理存在那里的呢！"言下他还接连举出了好几个很有征验的实例出来给我听，而在座的其他三四位朋友，并且还同时做了填具脚踏手印的见证人。更奇怪的，是他们所说的这一位具有通天入地眼的奇迹创



西汉帛书《周易》（残页）
湖南省博物馆藏

造者，也是同我们一样，读过哀皮西提，演过代数几何，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毕业生。经这位亲戚的一介绍，经我的一相信，当初的计划，就变了卦，茅庐变作了瓦屋，五开间的一排营房似的平居，拆作了三开间两开间的两座小蜗庐。中间又起了一座墙，墙上更挖了一个洞；住屋的两旁，也添了许多间的无名的小房间。这么的一来，房屋原多了不少，可同时债台也已经筑得比我的风火围墙还高了几尺。这一座高台基石的奠基者郭相经先生，并且还在劝我说："东南角的龙手太空，要好，还得造一间南向的门楼，楼上面再做上一层水泥的平台才行。"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的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只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作"夕阳楼"。现在这一座塔楼，虽则还没有盖起，可是只打算避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却也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有点像是外国乡镇里的五六等贫民住宅的样子了；自己虽则不懂阳宅的地理，但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清早或薄暮看起来，倒也觉得郭先生的设计，并没有弄什么玄虚，和科学的方法，仍旧还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时候看的原因，就因为我的胆子毕竟还小，不敢空口说大话要包工用了最好的材料来造我这一座贫民住宅的缘故。这倒还不在话下，有点儿觉得麻烦的，却是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的不符。皱眉想了几天，又觉得中国的山人并不入山，儿子的小犬也不是狗的玩意儿，原早已有人在干了，我这样小小的再说一个并不害人的谎，总也不至于有死罪。况且西湖

上的那间巍巍乎有点像先施永安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之以××草舍作名称，也不曾听见说有人去干涉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九九归原，还是照最初的样子，把我的这间贫民住宅，仍旧叫作了避风雨的茅庐。横额一块，却是因马君武先生这次来杭之便，硬要他伸了疯痛的右手，替我写上的。[1]

① 《记风雨茅庐》，见《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第七章　国破家亡我最知

“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来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敌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一　闽游杂记

今年是一个闰年，——闰三月，——我老早就晓得在阳历二月尽头，要大冷几天；年纪大了一点，怕寒怕暑，比年轻时厉害得多了，所以当旧历的年底，就在打算上什么地方去过一个冬尾和春头。

从前在一篇关于住所的话里，也曾提起过住家的适地；我以为北平住家，是最好也没有的地方，其次便想到了国民政府没有定鼎以前的南京，与偏处海滨，同时得享受海洋大陆两种调谐气候的福州。自从这一篇不关大体，猥杂无聊的浅短文字，在《文学》的散文栏里发表以来，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接连着就来了两个反响，致使我直到现在也还不能够逃出它们的圈子。

反响的第一个，是一位有志者的愿意借给我以造屋的金钱；结果，于杭州住屋之旁，一间避风雨的茅庐，就在去年年底，修盖起来了；到了现在，还是油漆未干，画龙之后，终于未曾点睛。反响的第二个，是这一回应了朋友之招，于阴历正月的初头，匆匆出走，附船南下的这一次的七闽之行。

上车的头一天晚上，杭州还是北风雨雪，寒冷得像在河北的旧都里一样。并且因为要决定出行与否的缘故，和内人还起了一场无谓的争执；闹闹吵吵，一直坐到了天亮，等太阳出来了的时候为止。上小面馆去吃了一碗鳝鱼面后，头脑虽说清醒了一点，但将头深缩着大氅的领里，看看天色，终于还不想马上就去



郁达夫读祭文

1941 年 11 月 9 日，在新加坡华侨各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上，郁达夫读祭文。

上飘泊的长途。因此捱迟了一刻，又捱迟了一点，终于捱到了八点三十几分，离杭宁特快通车开车前只有二十分钟的时候。霞拼命的催我，早就把一包被包，和一只手提箱送上等在门口的黄包车去了，我临时还忘记了一串锁钥。

在阳光眩目的城站月台上立定，侧目西看看凤凰山上的朝霞，一阵西风，忽而又吹上我的头发，于是就想起了那顶新买的黑呢软帽还没有带来。霞着了急，马上去打电话；我倒还是随随便便的，趁这晴和的天气，再上孤山灵峰去走它一天，不也很好么？只教有钱，路总不会得卖完，到得明天，车总也自然会再开的。但是不多一忽，车子也从南星桥开来了，同时帽子也由佣人赶送到了站上；这么一来，迟疑的口实，都已经没有，不得已只好慢吞吞走上了车座。到上海

是下午一点半的样子，在靖安轮船的舱里把身体横放倒的时候，看见太阳已经有点西斜，大约总在未末申初的几刻钟里了吧？不多一忽，船就开行了。

吴淞的进口出口，以及南行的海上风光，在这二十多年里，是不知道已经经过了多少次数的，所以也懒得上甲板上去吃西北风。和同舱的那位张涤如先生，一通问了姓名乡贯，知道彼此还是杭州许多亲戚朋友的Mutual Friend，所以我们喝着酒，谈着闲天，计算着船进马尾港口，横靠南台的时日与钟点，倒也忘记了离乡背井的悲哀。只是静默下来，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熬，先还浑浑然不晓得究竟是为了什么？随后方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场争吵，与今天开车时她那张立在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

“有办法，有办法，让我来打一个无线电回去安慰她罢！”可是叫了船舱侍役来一问，却又说，船上原也有无线电机的设备，但是船客是不可以借此打电报的；因此我这一点心痛，终于苦受了两天两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会住下，一个电报送出之后，方才稍稍淡薄了下去。

船进马尾港之先的一段渔村小岛的清景，以及大小五虎山，金刚腿，南北龟，瞿心庙，缺嘴将军等名胜故垒的眺望，想是到过福州的人，都看见过，听到过的事迹，我一时辨也辨不清，此地只能暂且不表，——记得在八九年前初到福州的时候，也曾经稍稍写过一点了——；只有一点，见了青山绿水的南国的海港，以及海港外山上孤立着的灯塔与洋楼，我心

里倒想起了波兰显克微支的那一篇写守灯塔者的小说，与挪威伊孛生的那出有名剧本《海洋夫人》里的人物与剧情。同时并且也想起了少年时候，一样的在这一种海港里进出时的心境，血潮一涨，老态也因而渐除，居然自己也跑上前跑落后地上甲板去和那些年少的同轮船者夹混了好半天。

三北公司闽行线的轮船靖安的惟一迷人处，是在直驶南台靠岸的六个大字；因为她的船身宽，船底平，乘着潮头，可以开进马尾，倒溯闽江而直上南台的新筑码头边上靠岸。但是这一次，不晓得是我的运气呢还是晦气，终于受了她的一次骗。上海出口的时候，大家都说后天早晨船可以到马尾，第三天的中午，就可以到南台市上去买醉听歌了，所以船上的人，都非常之快活，仿佛是踏上了靖安的舱板，就等于已经踏上了南台的沙岸似的。并且天气也晴和，晚上还有了元宵节前的大半规上弦的月亮；风平浪静，在过最险恶的温州洋时，也同在长江里行船一样，船身一摇晃也不曾摇晃。可是到了该进马尾港的第三天的早晨，船只同蚂蚁爬地球似的在口外的丛岛中徘徊，似乎对口外的白水青山，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船后面“水波不兴，清风徐来”，——用这两句古人的妙句来形容那一日船后面的情景，或者有人会感到诗意，但实际则推动机失去了作用，连船后面所必拖的一条水纹也激不起来，不消说当高速度前进时所振动起的那一股对面风，也终于没有——，比到苏东坡在赤壁放舟时的那种舒徐态度，我想只会得超过几分。因而等潮落之后，过了中午，我们才入了马尾，在江中间抛下锚。

幸亏赖张涤如君及几位在建设厅车务处任职的同船者的尽力，我才能于下午三点多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惊涛骇浪里爬上了小火轮，驶到了马尾的江边；否则，我想就是做了水鬼，也将问不到阎王那里去的路程，因为苦竹钩辀，那些苦力船家搬运男女在那里讲的，并不是中国话，也不是外国话，却是实实在在的马尾土话的缘故。

福州的情形大不同了；从前是只能从马尾坐小火轮去南台的一段路程，现在竟沿闽江东岸筑起了一条坦坦的汽车大道，大道上还有前面装置着一辆脚踏车，五六年前在上海的法界以及郊外也还看得见的三轮人力车在飞跑；汽车驶过鼓山的西麓，正当协和学院直下的里把路上，更有好几群穿着得极摩登的少年男女，在那里唱歌，散步，手挽着手的享乐浓春；汽车过后，那几位少女并且还擎摇着白雪似的手帕，微露着细磁似的牙齿，在向我招呼，欢笑，像在哀怜我的孤独，慰抚我的衰老似地。

到了南台，样子更不同了；从前的那些坍败的木头房屋，都变成了钢骨水泥的高楼；马路纵横，白牌子黑牌子的汽车也穿梭似的在鸣警笛。那一条驾在闽江江上的长桥，——万寿桥——拆去了环洞，改成了平面，仓前山上住着的中外豪绅，都可以从门口直登汽车，直上城里去了；十年的岁月，在这里总算也留下了成绩，和我自身的十年之前初到这里时的那一种勇气勃勃的壮年期来一比，只觉得福州是打了一针返老还童的强壮针，而我却生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大病；两个面目，完全相背而驰了十年，各不能认识各的固

有形容了；到了这里，我才深深地，深深地加倍感到了树犹如此，我老何堪的古人叹息。

南台本来是从前的福州的商业中枢，因而乐户连云，烟花遍地，晚上是闹得离人不能够安枕的，但现在似乎也受了世界经济衰落的影响，那一批游荡的商人，数目却减少了。大桥的南面是中洲，中洲的南面是仓前山，这两处地方，原系福州附廓的佳丽住宅区，若接亦离，若离也接，等于鼓浪屿之于厦门一样，虽则典丽华贵，依旧是不减当年，但远看过去，似乎红墙上的夕照，也少了一层光辉，这大约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吧？否则，想总是十年来的尘土，飞上了那些山上的洋楼，把它们的鲜艳味暗淡化了的缘故。

在南台的高楼上住下的第一晚，推窗一看，就看见了那一轮将次圆满的元宵前的皓月，流照在碎银子似的闽江细浪的高头。天气暖极，在夜空气里着实感到了一种春意，在这一个南国里的春宵，想该是“虫声新透绿窗纱”的时候了。看不多时，果然铜铜盘铜铜盘地来了几班踏高跷，跳龙灯的庆祝元宵者的行列，从大桥上经过，在走向仓前山去；于是每逢佳节思亲的感触，自然也就从这几列灯火的光芒上，传染到了我的心里，又想起闺中的小儿女来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撇下了窗前的美景，灭去了灯，关上了门，睡下去寻还乡的美梦，虽然有没有梦做，原也是说不定的。[1]

[1] 《闽游滴沥之一》，见《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州

二月二日，星期日，大约系旧历正月初十，天气晴爽。

侵晨六时起床，因昨晚和霞意见不合，通宵未睡也。事件的经过是如此的，前月十五日——已逼近废历年底了——福州陈主席公洽来函相招，谓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但当时因罗秘书贡华、戴先生及钱主任大钧（慕尹）等随委员长来杭，与周旋谈饮，无一日空，所以暂时把此事搁起。至年底，委员长返京，始匆匆作一陈公复函，约于过旧历年后南行；可以多看一点山水，多做一点文章。旧历新年，习俗难除，一日捱一日的过去，竟到了前晚；因约定的稿子，都为酬应所误，交不出去，所以霞急劝我行，并欲亲送至上海押我上船；我则夷犹未决，并也不主张霞之送我，因世乱年荒，能多省一钱，当以省一钱为得。为此两人意见冲突，你一言，我一语，闹吵竟到了天亮。

既经起了早，又觉得夫妇口角，不宜久持过去，所以到了八点钟就动身跳上了沪杭火车；霞送我上车时，两人气还没有平复。直到午后一点多钟在上海赶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驶出吴淞口，改向了南行之后，方生后悔，觉得不该和她多闹这一番的。

晚上风平浪静，海上月华流照；上甲板去独步的时候，又殷殷想起了家，想起了十余小时不见的她。

二月三日，星期一，晴和如旧历二、三月，已经是南国的春天了。

海上风平，一似长江无波浪时的行程；食量大增，

且因遇见了同舱同乡的张君铭（号涤如，系乡前辈暄初先生之子），谈得起劲，把船行的迟步都忘记在脑后。晚上月更明，风更小，旅客更觉宽慰。

二月四日，星期二，晴暖。

船本应于今晨九时到南台，但因机件出事，这一次走得特别的慢，到了午后一点，方停泊于马尾江中；这时潮落，西北风又紧，南台不能去了，不得已，只好在马江下船。幸张君为雇汽船，叫汽车，跑到晚上五点多钟，方在南台青年会的这间面对闽江的四层高楼上住定。去大厅吃了晚饭，在喷浴管下洗了一个澡，就去打电报，告诉霞已到福州，路上平安，现住在此间楼上。

十一点过，从小睡后醒转，想东想西，觉得怎么也睡不着。一面在窗外的洛阳桥——不知是否——上，龙灯鼓乐，也打来打去地打得很起劲；而溪声如瀑，月色如银，前途的命运如今天午后上岸时浪里的汽油船，大约总也是使我难以入睡的几重原因。重挑灯起来记日记，写信，预算明日的行动，现在已经到了午前三点钟了。上灯节前夜的月亮，也渐渐躲入了云层，长桥上汽车声响，野狗还在狂吠。

再入睡似乎有点不可能的样子，索性把明天——不对不对，应该说是今天——的行动节目开一开罢！

早上应该把两天来的报看一看。

十点左右，去省政府看陈主席。

买洗面盆、肥皂盒、漱口碗、纸笔砚瓦墨以及皇历一本。

打听几个同学和熟人在福州的住址，译德国汤梦斯曼的短篇小说三张；这些事情，若一点儿也不遗忘地做得了，那今天的一天，就算不白活。还有一封给霞的航空快信，可也须不忘记发出才好。

二月五日，星期三（该是旧历的正月十三上灯节了）。

阴晴不见天日，听老住福州的人说，这种天气，似乎在福州很多，这两月来，晴天就只有昨天的一日。

昨晚至午前四时方合了一合眼，今天七点半起床。上面所开的节目，差不多件件做了；惟陈主席处因有外宾在谈天，所以没有进见，约好于明日午前九时再去跑一趟。

买了些关于福州及福建的地图册籍，地势明白了一点；昨天所记的洛阳桥，实系万寿桥，俗称大桥者是；过此桥而南，为仓前山，系有产者及外人住宅区域，英领署在乐群楼山，美日法领署在大湖，都聚在这一块仓前山上，地方倒也清洁得很。

午后，同学郑心南来电话，约于六时来访，同去吃饭，当能打听到许多消息。

今晚拟早睡，预备明天一早起来。

二月六日，星期四（旧历正月十四），晴和。

昨晚同学郑心南厅长约在宣政路（双门前）聚春园吃饭，竟喝醉了酒；因数日来没有和绍酒接近，一见便起贪心的缘故。

夜来寒雨，晨起晴，爽朗的感觉，沁入肺腑，但双鼻紧塞，似已于昨晚醉后伤了风；以后拟戒去例酒，

好把头脑保得清醒一点。

九时晋见主席陈公，畅谈移时，言下并欲以经济设计事相托，谓将委为省府参议，月薪三百元，我其为蛮府参军乎？出省府后，去闽侯县谒同学陈世鸿，坐至中午，辞出。在大街上买《紫桃轩杂缀》一部，《词苑丛谈》之连史纸印者一部，都系因版子清晰可爱，重买之书。

午膳后登石山绝顶，俯瞰福州全市，及洪塘近处的水流山势，觉得福建省会，山水也着实不恶，比杭州似更伟大一点。

今天因为本埠《福建民报》上，有了我到闽的记载；半日之中，不识之客，共来了三十九人之多。自午后三点钟起，接见来客，到夜半十二时止，连洗脸洗澡的工夫都没有。

发霞的快信，告以陈公欲留我在闽久居之意。

二月十一日（正月十九），星期二，阴晴。

昨晚睡后，尚有人来，谈至十二点方去；几日来睡眠不足，会客多至百人以上，头脑昏倦，身体也觉得有点支持不住。

侵晨早起，即去南后街看旧书，又买了一部董天工典斋氏编之《武夷山志》，一部郭柏苍氏之《竹间十日话》，同氏著中老提起之《竹窗夜话》，不可得也。

回至寓中，陈云章主任已在鹄候；就一同上仓前山，先由王校长导看华南文理学院，清洁完美，颇具有闺秀学校之特处。复由陈校长导看英华中学，亦整齐洁净，而尤以生物标本福建鸟类之收集为巨观。中

午在陈校长家午膳，席间见魏女士及其令尊，也系住在仓前山上者。

午后去参观省立第四小学、小学儿童国语讲演竞赛会，及惠儿院；走马看花，都觉得很满足，不过一时接受了许多印象，脑子里有点觉得食伤。

晚上在田墩杨文畴氏家吃晚饭，系万国联青会之例会，嘱于饭后作一次讲演者，畅谈至十一点始返寓；在席上曾遇见沈绍安兰记漆器店主沈幼兰氏、城南医院院长林伯辉氏及电气公司的曾氏等。

今日始接杭州霞寄来之航空信一件，谓前此曾有挂号汇款信寄出，大约明晨可到也。

二月十五日（正月廿三），星期六，晴和如春三月。

昨晚乘山舆上鼓山，回视城中灯火历历，颇作遥思，因成俚语数句以记此游："我住大桥头，窗对涌泉寺，日夕望遥峰，苦乏双飞翅，夜兴发游山，乃遂清栖志，暗雨湿衣襟，攀登足奇致，白云拂面寒，海风松下恣，灯火记来程，回头看再四，久矣厌尘嚣，良宵欣静闷，借宿赞公房，一洗劳生悴。"（夜偕陈世鸿氏松永氏宿鼓山）

今晨三时即起床，洗涤尘怀，拈香拜佛，一种清空之气，荡旋肺腑。八时下山，又坐昨晚驾来之汽车返寓，因下午尚有一次讲演之约，不得不舍去此清静佛地也。

到寓后，来访者络绎不绝，大约有三十余人之多；饭后欲小睡，亦不可能。至三时，去影戏场讲演《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来听的男女，约有千余人，挤得讲

堂上水泄不通。讲完一小时，下台后，来求写字签名者，又有廿四五人，应付至晚上始毕。晚饭后，又有电政局的江苏糜文开先生来谈，坐至十一点前始去。

今天一天，忙得应接不暇，十二点上床，疲累得像一堆棉花，动弹不得了。

二月十八日（正月廿六），星期二，微雨时晴。

上午在看所买的《福州志》之类，忽有友人来访，并约去同看须贺武官；坐至十二点钟，同松永氏上日本馆子常盘吃午饭。酒喝醉了，出言不慎，直斥日本人侵略的不该，似于国际礼貌上不合，以后当戒绝饮酒。

傍晚，小月来约去小有天吃晚饭，饭后走至十点左右回寓。正欲从事洗涤，晋江地方法院院长同乡书农李氏忽来谒，与谈至十二点始去。

二月十九日（正月廿七日），星期三，阴闷。

今天精神不爽，头昏腰痛，午前来客不断，十二点五十五分去广播电台播音。晚上接杭州来的航空信平信共三封，一一作答，当于明天一早，以航空信寄出。为《论语》写的一篇编辑者言，也于今天写好，明日当一同寄出。

最奇怪的一封信，是一位河南开封的两河中学生所发者，他名胡佑身。和我素不认识，但这次却突然来了一封很诚恳的信，说买了一条航空奖券，中了三奖，想将奖金千元无条件地赠送给我。

以后的工作愈忙了，等明晨侵早起来，头脑清醒

一点之后，好好儿排一张次序单下来，依次做去。虽然我也在害怕，怕以后永也没有恢复从前的勇气的一日了。

四月一日（阴历三月初十），星期三，阴晴。

将历本打开来一看，今天是旧历的三月初十，去十四的清明节只有四日了；春进了这时，总算是浓酣到绝顶的关头，以后该便是莺声渐老，花到荼蘼，插秧布谷的农忙的节季。我的每年春夏之交要发的神经衰弱症，今年到了这半热带的福建，不知道会不会加重起来？两礼拜前，一逢着晴暖的日子，身体早就感到了异常的困倦，这一个雨水很多，地气极暖的南国气候，不知对我究竟将发生些怎么样的影响？

今天一早起来，开窗看见了将开往上海去的大轮船的烟突，就急忙写信，怕迟了又要寄不出而缓一星期。交通不便，发信犹如逃难摸彩，完全不能够有把握，是到闽以后，日日感到的痛苦；而和霞的离居两地，不能日日见面谈心，却是这痛苦的主要动机。

信写完后，计算计算在这半个月里要做的事情，却也不少，唯一的希望，是当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做了之先，少来些和我闲谈与赐访的人。人生草草五十年，一寸一寸的光阴，在会客闲谈里费去大半，真有点觉得心痛。现在为免遗忘之故，先把工作次序，及名目开在下面：

《闲书》的编订（良友）

《闽游滴沥》的续稿（《宇宙风》）

《高楼小说》及自传的末章（《论语》）（说预言，

如气候之类；说伪版书，说读书，等等）

记闽浙间的关系之类（《越风》）（从言语、人种、风习、历史，以及人物往来上立言）

《戚继光的故事》（《东南日报》）（泛记倭寇始末并戚的一代时事）

明末的沿海各省（预备做《明清之际》小说的原料）凡上记各节，都须于这半月之内，完全弄它们成功才行。此外则德文短篇的翻译，和法文的复习，也该注意。有此种种工作，我想四月前半个月，总也已经够我忙了；另外当然还有省府的公事要办，朋友的应酬要去。

到福建后，将近两月；回顾这两月中的成绩，却空洞得很。总算多买了二百元钱的旧书，和新负了许多债的两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

午后到福龙泉去洗了一个澡，买了些文房具和日用必需的什器杂物，像以后打算笼城拼命，埋头苦干的准备。像这样浓艳的暮春的下午，我居然能把放心收得下，坐在这冷清清的案头，记这一条日记，而预排我的日后的课程，总算可以说是我的进步；但反过来也未始不是一种衰老现象的表白，人到了中年，兴趣就渐渐杀也。

接到良友来催书稿的信，此外还附有新印行的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苦竹杂记》一册。

四月二日（三月十一），星期四，阴晴。

昨晚下了微雨，今晨却晴了，江浙有“棠棣花开落夜雨”之谣，现在正是棠棣花开的时候。早晨六时

起床，上省立图书馆去看了半天钱唐徐景熹朴斋编之乾隆《福州府志》。当时广西陈文恭公宏谋在任闽抚，而襄其事者，又有翰林院庶吉士会稽鲁曾煜、贡生钱唐施廷枢辈，所以这一部府志，修得极好。徐景熹为翰林院编修，系当时之福州府知府，当为一时的名宦无疑。书共有二十六册，今天只看了两册，以后还须去看两天，全部方能卒业。此外还有王应山之《闽都记》，陈寿祺之《福建通志》，省图书馆目录中也有，当都去取出来翻阅一过。现代陈石遗新编之《通志》，尚未出全，内容亦混乱不堪，不能看也。

午后又写了一封给霞的信，告以闽省财政拮据万状，三、四、五月，怕将发不出薪水全部。我自来闽后，薪水只领到百余元，而用费却将有五百元内外了；人家以为我在做官，所以就能发财，殊不知我自做官以后，新债又加上了四百元，合起陈债，当共欠五千元内外。

傍晚接此间福建民报馆电话，属为《小民报》随便写一点什么，因为作短稿一则，名《说写字》。

晚上在中洲顾家吃饭，饭后写字，至十时返寓。[①]

二 回忆鲁迅

序 言

鲁迅作古的时候，我正飘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

① 《回忆鲁迅》，见《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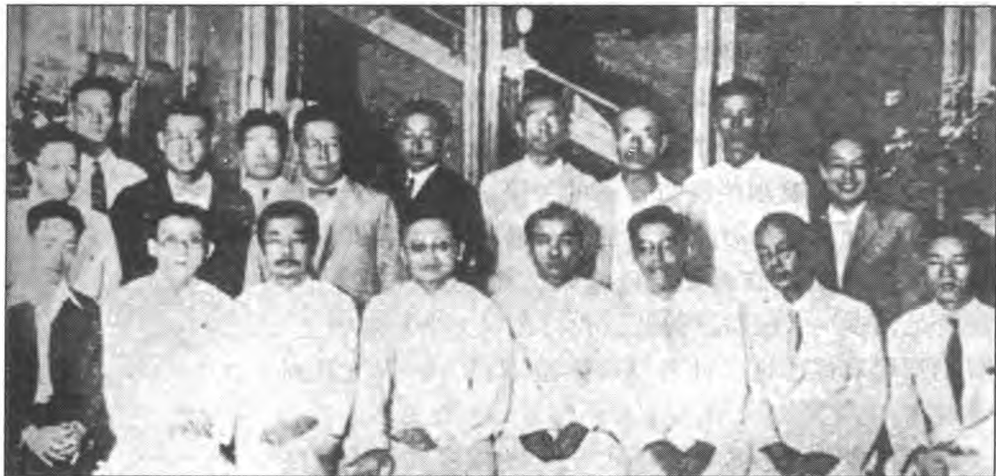
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钟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

郁达夫与鲁迅等的合影

1930年8月6日，郁达夫和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共同出席上海漫谈会在功德林举行的晚宴，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第二人为郁达夫，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内山完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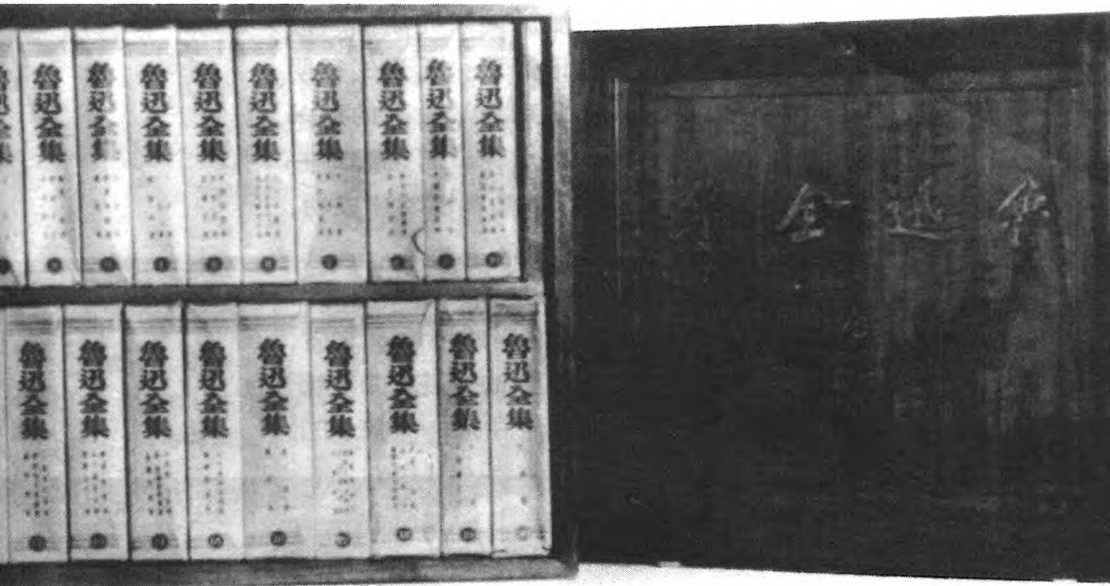
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智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闹热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



《鲁迅全集》

1938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第一部《鲁迅全集》出版。

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
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

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



鲁迅像

郁达夫是鲁迅为数不多的挚友之一，在上海时，他们来往比较多。

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前数年，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西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中年的妇人。她现在还和鲁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们在强暴的邻人管制下的生活也过得惯不？

那时候，我住在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的老宅里。时常来往的，是住在东城禄米仓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的三昆仲；不时也

常和周作人氏，钱玄同氏，胡适之氏，马幼渔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会的席上。这些同事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而对于鲁迅的古怪脾气，都当作一件似乎是历史上的轶事在谈论。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本来，鲁迅和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们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缮，他们兄弟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

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关系破裂。8月初迁离八道湾，住砖塔胡同61号。



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

据风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做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

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氏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

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

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莲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鲁迅笔下的“阿Q”

阿Q是现代文学上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木刻，赵延年作）

对于目莲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说这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的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

许广平像

许广平（1898－1968），自号景宋，广东番禺人。1923年入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是鲁迅的学生。她仰慕鲁迅的人格和学问，在密切的交往中，与鲁迅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爱的诗，与刘勉己氏闹翻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瞩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作北京）女师大教书

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部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茀，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部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尤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都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的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当他告诉我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

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这句话真说得我高笑了起来。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认识，以及有什么来往，我却还一点儿也不曾晓得。

直到两年（?）之后，他因和林文庆博士闹意见，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了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诫告亲属似地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

“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

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从此以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在二层的前楼，许女士是住在三楼的。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外人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晓得。

有一次，林语堂——当时他住在愚园路，和我静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

“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只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说：

“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我

只举一个例出来，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当他在美国向他的夫人求爱的时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册克莱克夫人著的小说《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记了，又捧呈了她以这册John Halifax Gentleman。这是林夫人亲口对我说的话，当然是不会错的。从这一点上看来，就可以看出语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实的一位模范绅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绅士态度，我们都在说，这些都是从他的Inferity Complex（不及错觉）心理出发的。

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酒。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落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我于讲完了量与质的问题，讲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较问题之后，就劝他，以后，顶好是给周先生以好的陈黄酒喝，否则还是喝啤酒。

这一段谈话过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鲁迅送了我两瓶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说是一位绍兴同乡，带出来送他的。我这才放了心，相信以后他总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记忆力很差，尤其是对于时日及名姓等的记忆。有些朋友，当见面时却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载以上，不晓得他的名姓的，因为混熟了，又不好再请教尊姓大名的缘故。像这一种习惯，我想一般人也许都有，可是，在我觉得特别的厉害。而鲁迅呢，却很奇怪，他对于遇见过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点纠葛过的人，都记得很详细，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说起过的，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

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顿行李，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的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因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在上海的鲁迅

在上海嚣乱混杂的文坛里，鲁迅与郁达夫时常互相支持，应对各种诬蔑和谩骂。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村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



鲁迅像

鲁迅被钱杏村等称为堂·吉诃德，他不但不反对，反而表示很喜欢。

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吉诃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吉诃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村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鲁迅对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拮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后来，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等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轨，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个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不过，左联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请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宋庆龄等在鲁迅葬仪上悲痛万分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

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材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稿，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得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彩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



鲁迅合家照

在万国殡仪馆出殡的上午，郁达夫一面看到鲁迅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若无其事地跑来跑去，心里十分悲痛。

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



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及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語絲

第七十四期

《语丝》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的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账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账，往

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至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始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处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的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大声的说：



林语堂

刚调解完北新跟鲁迅的矛盾，林语堂跟鲁迅又争执起来，郁达夫不得不再做一次“和事佬”。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

总老喜欢到他的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是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案的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的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他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过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并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

“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鲁迅故乡新台门周家的所在地

郁达夫从鲁迅的言谈中看出他对绍兴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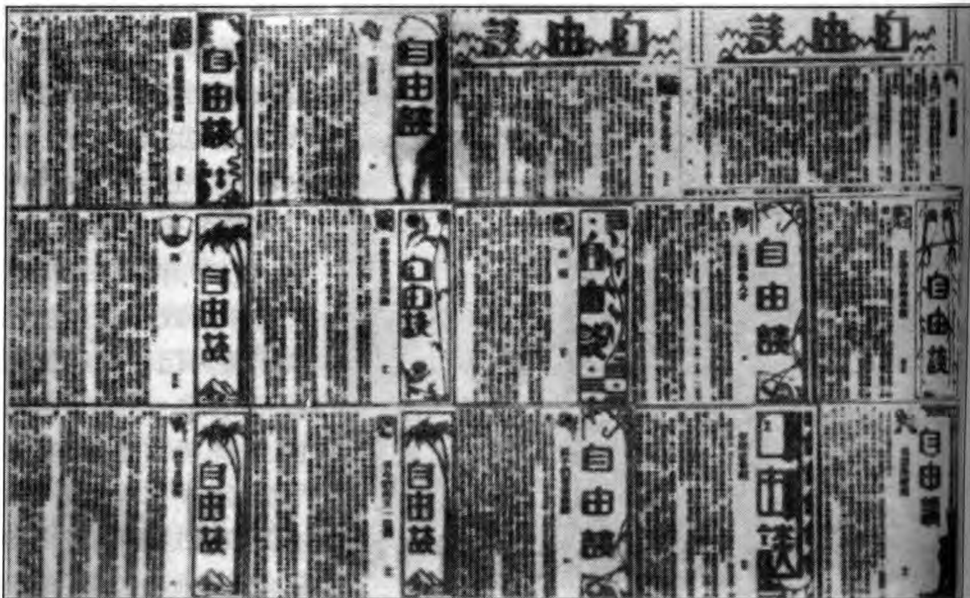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

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成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当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申报·自由谈》

1933 年 1 月至 1934 年 9 月，鲁迅用各种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的有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古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情。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①]

① 《回忆鲁迅》，见《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三　战争

在警报声里

从台儿庄回来的第三天，我们在徐州的花园饭店前面的一家叫作致美楼的饭馆子楼上吃午饭。

淮北的春夏之交，自然日日是朗晴的天气，天上蓝得连一点儿云翳也没有。敌机日日来炸，十字路口的那一个警报钟楼，忙的像似圣诞节前夜的教堂里的悬钟。

一阵紧急警报声过去了，街面上就来一阵人跑车滚的声音，和店铺子上排门的声音，静默到五六分钟，飞机推进机的嗡嗡嗡的声音就来了，接着就是轰隆轰隆地连续的炸弹声，房屋地壳震动一下，嗡嗡嗡的机声再响一下，或则再轰隆隆地炸弹爆裂几下，一次的轰炸也就完了。静候上五分十分钟的时候，老百姓总不必等警报解除的钟声再响，就会从防空壕，疏散地走回来。被轰炸的次数愈多，逃飞机的经验也愈足，习以为常，就觉得敌机的施虐也并不足怕。

所以，那一天中午，我们仍在紧急警报声中继续吃我们的饭，谈我们的天。只是当炸弹连续在响的中间，话听不清楚了，大家就只能停止不说话。我们看见屋顶上震落了一串灰来，掉入了菜碗，一碗汤面起了细微圆致的波纹，几只碗因震动之故而互碰了几下。

那一天同我们吃饭的有一位是在孙仿鲁连仲总指挥麾下的池师长峰城，也就是那位在台儿庄打过一次



台儿庄血战

1938年4月，郁达夫与其他作家代表政治部与"文协"赴台儿庄、徐州等地劳军，并在鲁、苏、豫一带视察河务。

大胜仗的英雄。他的喉咙是沙哑的，原因是从前在新疆边界打仗的时候，有一颗子弹伤了他的颈项，穿破了他的声带。

他的长方形面孔，不短不长的结实的身体，和他的稳重安详的沙喉咙正能够相配，在警报声里笑着谈着的他的态度，却很奇异地使我想起了扮演张飞的北平那位名伶郝寿臣。

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台儿庄的一役，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长官指挥的坚决，军民合作的不懈，就是这一次打胜仗的最大凭借。

台儿庄，本来是只有二三百人家的一个在陇海支线上的小镇，两岸凭一条运河，东西北三面，是有矮矮的土城筑在那里的。火车站在庄的西面，路基离平地高约丈余，到了庄的北面，铁路支线也已到尽头了。村庄的土堡，是筑在铁路的东面的。

三四月的北方乡村，四面都是苍黄的小麦田，在麦浪头上，各处的小村子，或拥者一簇树林，或显着几垛黄里带白的墙头，只教登上稍高一点的地方，就用不着望远镜而都了了可见。台儿庄的东北两方面及西北方的几个村子，全已在前日被敌人于重炮火之下

占据了去。那一天，台儿庄亦被占据了一半的晚上（四月二日），将近半夜的时候，池师长底下的两位团长，因为牺牲得太厉害，也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他们到师部来请教师长，说与其全部将血肉牺牲，还不如一时暂退，再图反攻的好。但池师长是已经受了总指挥的命的，总指挥说，“你们若在上峰没有退却命令之前而想退却的话，请先来把我杀死！”池师长当然也只能以这最后命令，同样地传给那几位团长。

团长回去了，重新配备了些补充的士兵和武器。同时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问军中有没有敢死的义勇兵士，能以手榴弹去向西绕道，而一冲敌人的右翼后方。

言下应募的志愿者，有四十七位之多。四十七位义士，于装置好手榴弹，轻机枪，迫击炮，大刀，手枪，换上草鞋轻装，渡过运河，沿铁道线向西北迂回出发之后，东面的运河边上，忽然寒水里爬上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乡下的农妇。

她的衣服是被河水浸透了，手上脸上，只在蒸发出因天寒水湿之故的热气。脸上一层像被涂了油似的汗水，汗水下分明现出了因兴奋而涨得红紫的血潮。两眼炯炯，泪珠亦干了，包得紧紧的一张嘴，显示出了她必死的决心。当她在黑暗里一步一跌被带到了有掩蔽物围着的师部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就连叫着说：“你们的炮打得不准，你们的炮打得不准。”

据她的报告，敌人已从东北面进到了庄的东头的泰山行宫东头庙里了，现在正在挖掘战壕。而我军的大炮，还在向早晨的敌人集中地点轰击，距离泰山行

宫，约有大半里路的样子，炮的射程应该改近一点，就可以把敌人的弹药及集中部队打得他片甲不留。至于她自己呢？这几天日日的受了敌人的蹂躏，弄得两条腿都不便行走了，她自己想迟早总不免一死的，所以今晚才下了决心，偷渡过了运河，来报告一下敌人的虚实。池师长令救护队把她送上了后方去后，就依她的话，下令改短了大炮的射程。不出十几发的试射，果然爆炸声和火光将这农妇的报告证实了。

“这真是我们老圣女祥，大克了，我们要恭祝她的健康！”

我们同志中间的一位盛成先生，在飞机警报解除的声里，就举起了他那只小小的高粱酒杯。

“还有那四十七位敢死的义士呢？”

我干喝了一口高粱酒后，急切的想知道知道他们几位命运。

“他们么？”池师长又张着沙喉，镇定地说，“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这四十七位义士，于向西北复转向南，在麦田里绕道的中间，就解决了一小队敌人右翼的哨兵，敌人因为只注意着正面炮火的轰炸，所以，当我们四十七位义士接近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却是面向着东南的居多。等到一大半被解决以后，向前逃的有两个敌哨兵开放信号枪的时候，我们的熟悉地理的义士们已经分散成了两部。一部分赶向了南，接近了台儿庄西北面的土堡，一部分在向东向北的追赶，开放轻机枪和迫击炮；敌人们以为有大队的士兵，从西北抄到他们的右翼后面来了，一阵混乱，西北角竟起了绝大的动

摇。同时在正面跟踪了我们大炮弹之后，补充来的生力军也已经冲到了台儿庄前运河的对面。

敌人在黎明之前，开始退却了，我军就在第二天早晨冲到了东岳行宫。

掩护敌人退却的残留部队，和我军对峙到了日暮，才一一就了擒和正了法。但是我们的四十七位义士，也牺牲了四十五位。还有两位负着重伤的义士，于那一日午后在被担架抬回来的路上，忽而清醒了一下。

他们问起了台儿庄的有没有被完全克服；问起了同道出发的其他的各位义士。没有经验的一位年轻的服务士兵，将实情一一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先发了一次胜利的欢呼，后来又忽而叫出了一声痛楚，随后就默默地不响了。但等到渡过运河，将要把他们从担架转移上救伤列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各伸出了手，互相紧捏着，而把身体向侧面空地里跳跃了下去。大家着了急，自然忙抢着仍复抬起了他们。但是太迟了，伤口各出了多量的血，他们俩都已经昏睡了过去。

其中的一位，在列车就殉了义；还有一位，列车送到了徐州战地医院，于清醒转来的时候，只流了几点泪说："请你们快点把我杀死，我们出发的时候，就大家约好的是决定大家不再回来的。"他在延挨了三日痛楚之后，也就和其他的四十六位义士一道升天去了。

本来常带笑容的池师长，讲到了最后，面部也显出了一种阴戚的表情，那一口沙喉咙，似也低灭了些。

正在大家沉默了一下的当中，忽而十字路口的那一座警报钟又响起来了；我们大家就从座位里跳了起

来。大家也不约而同的发出了一句愤怒的咒词，并且大声地说：

“我们一定要为义士们复仇!”

“复仇!”

“复仇!” [①]

图书的惨劫

倭骑纵横，中原浩劫中之最难恢复的，第一莫如文物图书。元胡金掳，原也同样地到处施过杀戮奸淫，然而他们的文化程度低，末劫还不及图书籍册。这一次的倭寇的掳掠奸淫，则于子女玉帛之外，并文化遗产，也一并被劫去了。

我所亲见之藏书家，如山东聊城杨氏之海源阁，常熟瞿氏之铁琴铜剑楼，吴兴刘氏之嘉业堂，宋元归籍各具数百，明清以下之版本，无虑千万，现在则虽不全部被焚，也都已被敌人窃去。

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卒，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

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起，下至李氏五种，商务中华之辞书，名人年谱，人名地名辞典止，只从这一部门来计算，我的损失，要上四五千元。而有许多像同文石印的字类编等，系精本中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

① 《在警报声里》，见《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其次，是明末清初的禁书，因欲撰明清之际的小说而收集者，共有大小三百余部。

更其次，是清初的百名家词钞诗钞，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将六百余种。

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书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英文自乔叟以前之典籍起，至最近尚在之詹母斯，乔斯，扬其尼亚，伍兰英，诗人爱利奥脱止，凡关于文学之初版著作，十八世纪前者不计，自十九世纪以后，印行的书，总收藏至了十之八九，德文全集本，则自歌德以前之情歌作者算起，至马里亚利儿该止，全部都齐。法文著作，亦收集到了罗曼·罗兰、安特来·琪特、去亚美儿为止。最可惜的，是俄国文学之德译本，自十九世纪以下，至《静静的顿河》第二册止，俄文豪的新旧德译本，差不多是完全的。

杭州沦陷之前，我在福州，当时只带了几部极简略的书在身边，后来在福州临时添买的古今杂籍到这次南行时止，也有二千余册了，现在尚存在永安的省府图书馆内。

此次南来，书籍一本也不曾带得。所以，每伸管作文，想写些东西的时候，第一感到不便的，就是类书的不足。

有许多书，为一般人所轻视，从来也不登大雅之堂的兔园册子，如八股盛行时代之《经策通》，我就藏有三部之多，就是这种等而下之的策本，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

前几天，和几位喜欢研究旧诗词的朋友谈起，第

一，大家都觉得在海外做文章时所感到的最大缺点，是中国参考书的不易得到，我所以想劝几位热心的前辈，能捐助出几千元叻币来办一小小图书馆，收集些类书，四部中之重要专著，及著名之总集等，来作研究的底子，则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至少可以保全得一部分，而吾道南行，炎荒热海，也得有一个读书种子的养源了。[①]

四　毁家诗记

（一）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和映霞结缡了十余年，两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从没有两个月以上的离别。自己亦以为是可以终老的夫妇，在旁人眼里，觉得更是美满的良缘。生儿育女，除夭殇者不算外，已经有三个结晶品了，大的今年长到了十一岁。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①　《图书的惨劫》，见《郁达夫全集》第四卷。

（二）

扰攘中原苦未休，
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
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
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
帝豫当年亦姓刘。

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一月后，绕道至台湾，忽传西安事变起，匆匆返国，已交岁暮。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斋东邻。


西北文化日報

全國民衆迫切要求
爭取中華民族生存
張楊昨發動對蔣兵諫
通電全國發表救國主張八項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
卅萬民衆歡騰鼓舞擁護民族解放運動

救亡領袖

救亡領袖

張楊等通電全國
發表救國主張

西安各救亡

《西北文化日报》报道西安事变

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行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

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国，我去上海相见，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生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

（三）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
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

“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来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敌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四）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

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汉。

（五）

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

（六）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

四月中，去徐州劳军，并视察河防，在山东、江苏、河南一带，冒烽火炮弹，巡视至一月之久。这中间，映霞日日有邮电去丽水，促许君来武汉，我亦不

知其中经过。但后从一封许君来信中推测，则因许君又新恋一未婚之女士，与映霞似渐渐有了疏远之意。

（七）

清溪曾载紫云回，照影惊鸿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
伤心王谢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后杯。
省识三郎肠断意，马嵬风雨葬花魁。

六月底边，又奉命去第三战区视察，曾宿金华双溪桥畔，旧地重来，大有沉园再到之感。许君称病未见。但与季宽主席等一谈浙东防务、碧湖军训等事。

（八）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昴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染未干之纱衫一袭。长夜不眠，为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数字于纱衫，聊以泄愤而已。

（九）

敢将眷属比神仙，大难来时倍可怜。

楚泽尽多兰与芷，湖乡初度日如年。
绿章叠奏通明殿，朱字匀抄烈女篇。
亦欲赁春资德曜，庡庈初谱上鲲弦。

映霞出走后，似欲重奔浙江，然经友人劝阻，始重归武昌寓居。而当时敌机轰炸日烈，当局下令疏散人口，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汉寿泽国暂避。闲居无事，做了好儿首诗。因易君左兄亦返汉寿，赠我一诗，中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所以觉得惭愧之至。

（十）

犹记当年礼聘勤，十千沽酒圣湖渍。
频烧绛蜡迟宵拆，细煮龙涎涴宿熏。
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不减李香君。
而今劳燕临歧路，肠断江东日暮云。

与映霞结合事，曾记在日记中。前尘如梦，回想起来，还同昨天的事情一样。

（十一）

戎马间关为国谋，南登太姥北徐州。
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楼。
绝少闲情怜姹女，满怀遗憾看吴钩。
闺中日课阴符读，要使红颜识楚仇。

映霞平日不关心时事，此次日寇来侵，犹以为系

一时内乱；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

（十二）

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谋。
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开日，愁听人歌缓缓来。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

（十三）

并马氾州看木奴，黏天青草覆重湖。
向来豪气吞云梦，惜别清啼陋鹧鸪。
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
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

九月中，公洽主席复来电促我去闽从戎，我也决定为国家牺牲一切了，就只身就道，奔赴闽中。

（十四）

汨罗东望路迢迢，郁怒熊熊火未消。
欲驾飞涛驰白马，潇湘浙水可通潮？

风雨下沅湘，东望汨罗，颇深故国之思，真有伍

子胥怒潮冲杭州的气概。

（十五）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江山酒楼听江西流娼高唱京曲《乌龙院》终于醉不成欢；又恐他年流为话柄，作离婚的讼词，所以更觉冷然。

（十六）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
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

建阳道中，写此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已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

（十七）

去年曾宿此江滨，旧梦依依绕富春。
今日梁空泥落尽，梦中难觅去年人。

宿延平馆舍，系去年旧曾宿处，时仅隔一年，而国事家事竟一变至此！

（十八）

千里行程暂息机，江山依旧境全非。
身同华表归来鹤，门掩桃花谢后扉。
老病乐天腰渐减，高秋攀素貌应肥。
多情不解朱翁子，骄俗何劳五牡骓。

船到洪山桥下，系与映霞同游之地，如义心楼之贴沙，为映霞爱吃的鲜鱼，年余不到，风景依然，而身世却大变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朱翁子皓首穷经，终为会稽郡守，古人量似太窄，然亦有至理。

（十九）

一纸书来感不禁，扶头长夜带愁吟。
谁知元鸟分飞日，犹剩冤禽未死心。
秋意著人原瑟瑟，侯门似海故沉沉。
沈园旧恨从头数，泪透萧郎蜀锦衾。

到闽后即接映霞来书，谓终不能忘情独处，势将于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经决定了只身去国之计，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决，顾不得许多了。但在临行之前，她又从浙江赶到了福州，说将痛改前非，随我南渡，我当然是不念旧恶的人，所以也只高唱一阕《贺新郎》词，投荒到这炎海中来了。

贺新郎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匈奴未灭家何持？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拚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她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1]

① 《毁家诗纪》，见《郁达夫全集》第九卷。

第八章　南洋烽火

日人的炮火还在不断地轰飞，我们的抗战，也正在作更进一步的死拼。匈奴未灭，家于何有，我们这些负有抗战建国重任的男儿，终于是不能在这穷乡僻壤里坐而待亡的；等精神恢复一点，布置稍稍就绪之后，自然要再接再厉，重上战场上去尽我们的天职。现在却因为时机未至，而准备亦还没有充足，所以只能做几句仄仄平平的老调，聊以当过屠门的大嚼。知我罪我，也只能付之一笑云尔。

一 国与家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虽是我们中国人夸大口的老调子，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年头儿，因老家的沦陷，而至流离失所，或挺身作战的无名小卒，却也非常之多。

浙西的沦陷，是在去年十二月尽头，正当耶稣圣诞节前后的几天。老家本在富阳，是当富春江与之江交界的湾边；庐舍为墟，家财被劫，更因老母的不愿意远离乡土，致这一位七十余岁的白发老妪，也随庐舍而化成了灰烬。这些事，早在今年春季的各报消息上，频频登载过了，我在这里，自可以不必写，也不愿意又不忍想再写。当时我还在福建，等讣报传来，星夜驰归浙境，想去收拾遗骸，闭门读礼的当儿，已经到了今年三月的初头；那时候不但道路不便，并且连想渡过江去的船只，也沿江十里，绝对难找得到一篷一橹，忍气吞声，捶胸顿足，我也就只能冒受了一个百死不赎的不孝罪名，静静儿的在这里等我们义师的北定中原。

在浙东停留了一下，向各军政当局请示了几次，觉得渡江之梦，终难实现了，末后也只能带了妻儿，又流离到了武汉。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东逃西避的流浪中间，不意小家庭内，又起了一层波浪。六月初头，正当武汉被轰炸得最危险的时候，我的这小小的家庭，也几至于陷入到了妻离子散的绝境。

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

映霞和我中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因为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从我福建回来，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在愁眉苦眼，讨恨寻愁。六月四日，正在打算遵从政府疏散人口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竟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她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闹了几场，本来是我先打算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为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疑她只身仍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文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送信了，说她是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两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墓坟，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


西歷一千九百二年六月十七號
大公報
本館開設天津法租界

《大公报》创刊号

在武汉时，王映霞与郁达夫吵闹几场后离去，郁达夫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广告，这大大激怒了王映霞。

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及她的母亲与三个小孩，一道的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是叫作辰阳，现在是称作汉寿，僻处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

日人的炮火还在不断地轰飞，我们的抗战，也正在作更进一步的死拼。匈奴未灭，家于何有，我们这些负有抗战建国重任的男儿，终于是不能在这穷乡僻壤里坐而待亡的；等精神恢复一点，布置稍稍就绪之后，自然要再接再厉，重上战场上去尽我们的天职。现在却因为时机未至，而准备亦还没有充足，所以只能做几句仄仄平平的老调，聊以当过屠门的大嚼。知我罪我，也只能付之一笑云尔。[①]

二　槟城三宿记

快哉此游！槟榔屿实在是名不虚传的东方花县。(人家或称作花园，我却以为花县两字来得适当。盖四季的花木茏葱，而且依山带水，气候温和，住在槟城，“绝似河阳县里居”也。)

回想起半年来，退出武汉，漫游湘西赣北，复转长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后忽得胡氏兆祥招来南洋之电，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槟屿，间关儿万里，阅时五十日，风尘仆仆，魂梦摇摇，忽而到这沉静、安闲、整齐、舒适的小岛来一住，真像是在做梦。

是梦也罢，是现实也罢，总之，是“三宿槟城恋

① 《国与家》，见《郁达夫海外文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有余”也!

此番的下南洋，本来是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来的。但是十二月廿八日到星洲，两日过后便是新年的假日。却正逢星洲的兄弟报，槟城《星槟日报》，于元旦日开始发行，秉文虎先生之命，又承星槟诸同事之招，谓“值此佳期，何不北来一玩!”于是乎就青春结伴，和关老同车，驰驱千五百里，摇摇摆摆地上这东方的花县来了。

东抵北海，就看见了许多整齐高洁的洋楼，汇齿似的堤坝，和一湾碧海，几座青山。在车窗里看见的那些椰子园、树胶园、金马仑的高山，怡保附近的奇峰怪石，以及锡矿采掘场等印象，一忽儿又为这整洁、宽广、闲适的新印象掩没下去了，我们就在微风与夕照的交响乐中间，西渡到了槟城。

船到西码头就遇到了一次迎候者袭击，黄领事、胡总经理、胡主笔、邓曾张三先生，此外还有A老兄、B大哥，真令人要下儿点“到处论交齐管鲍，天涯何地不家乡的”的感泪。

初到的这一天晚上，上北海岸春波别业（Spring Tide Hotel）里去吃了一顿晚餐，又像是大罗天上的筵席。先不必提鱼翅海参等老饕的口头禅，你且听一听这洗岸的涛声，看一看这长途的列树，这银色的灯光，这长长的海岸堤路!

住宅区的房屋，是曲线与红白青黄等颜色交织而成的；灯光似水，列树如云，在长堤上走着，更时时有美人在梦里呼吸似的气嘘吹来，这不是微风，这简直是百花仙子吹着嘴，向你一口一口吹出来的香气。

第一晚，像这样的匆匆过了。第二天，就上了升旗山的绝顶。海拔高二千四五百英尺，缆车一路，分作两段，路上的岩石、清溪、花木、别墅，多得来记不胜记，尤其使这些海光山色，天日风云，生动灵奇，增加起异彩来的，是同游的我们这一群士女，因为地灵了，若人不杰，终于是画里的沧桑；总要“二难并，四美俱”后，才显得出马当的神赐，王勃的天才。

且让我来先抄一个同游的题名榜者。黄领事、胡总经理、胡主笔夫妇、曾秘书夫妇、邓先生夫妇、林小姐、马利小姐、关夫子与区区。

一行十二人，占车两节半。到了山腰，已觉得空气寒冷，呼吸有点儿紧了起来，回头一看，更觉得是烟云缭绕，身体已化作魂灵，游弋在天半的空中。

屋瓦鳞鳞的，是乔其市的烟灶；白墙碧水。围绕着树木层层的，是两个蓄水池的区间，青山隐隐，绿水迢迢，从高处看下来。极乐寺的高塔，只像是一顶黄色的笠帽。

更上一层，便到了山顶；沿柏油马路弯弯曲曲的走去，路旁边摆在那里的尽是一盆一盆的温带地的秋花，有西方莲（大丽亚），有四季春，有榆儿梅，有五月花（绣球花）。而最令人注意的，却是儿盆颜色不同，种子各异的红黄白紫的陶家秋菊。

胡迈太太说：“好久不看见菊花了，真令人高兴!”这句话实在有点儿诗意，我暗暗在心里记住了。

一霎时，高山上起了云雾，一块一块同飞絮似的东西，从我们的襟上头上，轻轻掠过；脚底下的市镇溪山，全掉落了在云海里了；我们中间，互相对视，

也觉得隐隐现现，似在炉香缥渺的烟中，大家的童心发现了，一群大小，竟像是乐园中的童男童女，于是便卸去了尊严，回复了自然，同时高声叫着说：

“我们已经到了天上！”

在茶室里坐定，吃了些咖啡红茶。点心果饼之后，我一个人行出茶室来，又上山顶高处，独立在云雾中间，向北凝视了一回，正在登高望远，生起感伤病来的当儿，关先生走近我的身边来了；他拂了一拂云雾，微笑着说：

“这景象有点儿像庐山，大好河山，要几时才收复得来！你的诗料，收集起来了没有？”

我虽也只回了他一笑，但心中落寞，却早想着了下面的两首打油菜子：

好山多半被云遮，北望中原路正赊，
高处旗升风日淡，南天冬尽见秋花。

这是用胡太太的那一句诗语的。

匡庐曾记昔年游，挂席名山孟氏舟，
谁分仓皇南渡日，一瓢犹得住瀛洲。

这是记关先生目前的这一句话的。

诗成之后，天也阴阴地晚了；赶下山来，还在暮天钟鼓声中，上极乐寺去求了两张签诗。其一是君和番的故事，诗叫作“一山如画对晴江，门里团圆事事双，谁料半途分析去，空帏无语对银缸。”我问的是前

程，而他说的却似是家室。详猜不出，于是乎再来一次。其二是刘先主如鱼得水的故事，诗叫作“草庐三顾恩难报，今日相逢喜十分，恰似旱天俄得雨，筹谋鼎足定乾坤。”（前者第十四签，后者第廿一签。）签也求了，春满园的饱饭也吃了，回来之后，身体疲倦得像棉花一样。夜半挑灯，起来记此一段游踪；明天再玩一天，再宿一宵，就须附车南下，去做剪刀糨糊，油墨朱笔的消费人。欢娱苦短，来日方长“三宿槟城恋有余”——这一句自作的歪诗，我将在车厢里念着，报馆办事房里念着，甚至于每日清早的便所里念着，直到我末日的来时为止。[1]

三　战时文艺杂谈

一个人有了固定的社会评判，就是就了一个固定的范畴之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就难免要惹许多固定的猜测出来；这猜测，也许是对，也许是不对。譬如说罢，一位政客到某地来了，大家便会推想到他将在某地的政治活动；一位青年未婚美少女来了，大家又会推想到她的相攸择婿等问题上去。这原是一般的倾向，但是每一原则，各有例外，世上的事情，原也不必一定是这样简单。

在下这一次渡海南来，新就了《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之职，测字摊儿摆起，已经有七八天！大家自然也不免又将有一些想当然的猜测；就是说某某此来，星洲的《晨星》《繁星》《文艺》，及未来将出版的《文艺半月刊》，或将有一番大大的变革。这猜测自

① 《编辑者言》，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然是爱读《星洲》副刊诸君所应有的期望。可是文艺的滋长，风气的造成，与夫新进作家的发现，决不是同捉鱼买物一样地简单的事情；况且只有一个来掀起这广大的波浪，力量也有点儿觉得不够，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全能的百科辞典家。所以开卷第一，只能说些卑之无甚高论，切实不虚幻的话来告诉读者。

第一，既然做了一方文艺的编辑，则这一方的责任，自然应先尽到，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稿者的天才和抱负更不得不尊重，这些当然是编辑应尽的职分。

第二，时势有变迁，潮流有起伏，人事亦有代谢；一个编辑，虽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可是读书、修养、批评眼的琢磨，也应该与时而俱进，看稿的时候，原须不忘教，也须不忘学，教学并进，竭其全力，以期负起此职。这虽是对一般人都可以适用的为人之道，但对于编辑，尤其是副刊的编辑，更应该如此，所以不必自负为人师，不必自夸为先进。总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开风气，亦顺潮流；去时代不能太远，提问题不能太高，实事求是，以汗水来作天才的养乳，这就是我以后在编辑职内想努力的目标。

第三，时代转变得太快，在这抗战期间，不但政治、经济，以及一切社会设施，赶不上时代，就是应站在时代先头的文艺思潮，哲学原理，恐怕也会有落伍的危险。在这时候，所最易出现的，是躐等、躁进、空喊等小儿病的症状；我们在这里，就不得不多注意一点。跑尽管可以跑，但脚切不可远离了地，要想腾空，也须坐飞机才行，无支杆的跳高，终于是危险的

曲艺。行千里者，三日聚粮。目的既远且大，速度又快而急的时候，食粮与汽油，总得先备足才行。这又是我今后想采取的一个态度。

凡此数点，是我于就职之初，就内定好的Pose。但能维持得多久，与其后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就只好“看货色”了。[①]

我现在这里计划出一文艺半月刊，名《星洲文艺》，系纯文艺性质。……你和你的友人们若有工夫写稿子，请多拉些来，好撑撑场面。这里的副刊也希望香港的作家多投稿子，你和他们见面时，请代催一下。茅盾那里若能通信的话，亦请将此意告诉他一声，叫他在新疆方面，张罗些稿子来。我工作虽则极忙，但是身体却很好，写作的兴致也很浓厚，一天到晚平均每日总要写上四五千字的杂文。不过准备来写的几个长篇，却还没有着手。巴金现在那里，能为我拉一点稿子来不能。此地的文艺青年，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在等国内的文人，有新鲜而富于刺激性的稿子来。我看了他们那种热情的样子，简直要掉下泪来。一面将他们和我在上面所说过的许多文艺商人一比，更觉得他们的可怜。这些文艺商人实在也太丧失了良心。星加坡的书报比香港还多，不过是以英文为大宗，德法俄日的书较少些。伦敦出版的新书，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到。英文报纸，也有四家，最感到不便的是买中国书的不易。此地的起居生活，都还惯常，但顶要不得的，是天气的燥热。现在虽是雨季，温度还在八十与九十度之间。听说雨季一过，天天是九十度以上的天

① 《编辑者言》，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气，我正在这里愁何以度夏。[①]

南洋的侨胞，爱国热忱几要达到疯症的一百二三十度，穷人苦力，于每月认爱国捐之外，更在一批一批地组织回国去服务。前一礼拜，刚有罢株巴辖的机工四十八位勇士，上了回国的征途。现在第二批也已经招募组织好了，不日也就要出发。他们出力，预备直上战场去服役，此外的同胞及侨民团体，则合起来出钱，供给他们以旅费、零用，及杂品之类。

马来亚华侨共有四百万；拥巨资千万以上者，有十数名，百万以上者，数百名。近来虽则因锡矿受限制，树胶价钱低落之故，社会上是景色不佳，但募款救济难民的时候，一天卖花，或一次演剧，就可以捐到数千数万的星加坡币。星币一元，可抵法币三元五六角，有二十八万元，就可以合国币一百万元了。所以持久抗战下去，西南西北的六七省宝藏可以不必说，就单以南洋的华侨来做后盾，在经济上也决可以继续两三年的接济。以南洋来类推，新金山旧金山，以及南美各地，我们的侨胞，还很多呢!

侨众的教育，近来也很进步了。凡在公立学校初级小学毕业的中国国民，都会唱爱国救国的歌，都愿意回国去与狄众们拼命。再过七八年，到了这一批小国民长成之时，中国的国力，一定又要增加数倍。

闲话不再说，先讲一讲我这一次将编印的文艺半月刊，大约三月底边这杂志一定可以出来。内容虽系纯文艺的，但轻松的稿子，亦想登载。上海各方面的稿件，请你和赵家璧兄及平万兄等帮一点忙；类似一

① 《致楼适夷》，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稿两投性者勿录。因为邮费的昂贵，稿子最好请用航空信笺来写，若能以木炭纸作衬，录出副本，更加好了。稿费的结汇，当另外想一统筹办法。[①]

想再来编一个纯文艺杂志的心，是起了好久了。去年夏天，在武汉和郭沫若氏在一道工作的时候，就定下了创造社复兴的计划，初步的动作，便打算出一个文艺杂志。但后来因抗战局面的转移，友人四散了，所以一直到我来星洲时候为止。这计划终没有实现。

去年年底到星洲后，胡社长昌耀先生，一见面就谈起了编一文艺杂志的话，我倒正在惊喜着和我的初意的暗合，所以不费思索，就一口答应了下来，但其后，因发信到国内各处去的结果，到现在两三个月，发现的两件事实，又不得不使我踌躇。第一是国内作家通信的艰难；第二，是星洲发行的杂志，寄往国内推销的不易。

并且，最近，更使人感到寒心的，是英国那各有几十年权威历史的两大文艺杂志（爱利奥脱的《轨范季刊》，和伦敦《默叩利月刊》）的停刊。在目下这一个政治激变，战争迭出的局面之下，纯文艺杂志究竟能不能维持下去，确实是一个问题。

在这种种困难和考虑之后，我才决定了《星洲文艺》的不单独印行，而附入在《星洲日报半月刊》之后。一则可以减少一点篇幅，省去许多印刷，装订，发行上的麻烦；二则也可以使关心社会动态、政治演变的读者，得有接近文艺的机会；反之，从前对政治与社会不甚感兴趣的文艺爱好者，也能多识一点时务。

① 《致柯灵》，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鉴于美国《默叩利》杂志，英国的《亚特而非》杂志，从前也是纯文艺的刊物，现在却都不得不大众化通俗化，而搅入许多政治、社会的活事实进去的故实，我以为文艺的读物与政治社会的研究批评混合在一道，却是在这一个时代潮流里最好的编制方法。

《星洲文艺》之所以作为原有《星洲日报半月刊》附录的意义与经过，既如上述，现在我再来说一说这一部分的内容。

既然是《星洲文艺》，当然要以南洋的作家为主，祖国的作家为副；所以作品的采登，也是完全以这一个主旨为标准的。

戏剧、诗歌、小说，以及游记、评论、杂文的篇幅稍长，在副刊上不能容纳的许多好作品，是《星洲文艺》的中心稿子，此外则特约的稿件，也有三分之一。

翻译作品，自然也打算登载，但因每期总字数只二万余字的缘故，比较长的译作，只能割爱。在同一理由之下，有许多超出二三万字以上的好作品，我这里也留存得可观，这些当于每一期里选登一种，作为连载，连载完后，依次选登。

最后，《星洲文艺》的使命，是希望与祖国取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向前进的。凡与这宗旨不相违背，而能发扬光大我国文化及民族意识的文艺作品，都在欢迎之列。亲爱的作者读者们，当这祖国烽烟遍地的时候，让我们也聚精会神地来一个抗战侧击的总动员。①

① 《星州文艺发刊旨趣》，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几个伟大的作家》(郁达夫译)封面

……星加坡的天气，今年据说是较往年为温和，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没有九十度的日子，我的读书写杂文，编稿子的时间，因有一日一夜有十六小时的工夫。近来什么嗜好都没有了，连酒都已经戒绝，只在书本上翻筋斗。到星洲只有二月，长篇小说读了五六部（三部英文的，两部德文的），现在已经在开始翻译一部文艺理论的书，并非是全部的整书，系一章一章从俄、德、法、英、美各国作家的著述中抽取出来的。原作者也有古人，也有现在还活跃着的人。……这几天敌寇又有大举南侵的谣言，但我却始终不相信，敌人的侵略兵力，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百二十万万的经济负担，也已尽够穷小鬼们消化了，哪里还再有石沙里打油的方法？况且欧洲的德意，似因食份的结果，要睡午觉的样子，我以为敌人的谣言终于是另有作用的。香港的汉奸报《南华》，就在拼命替敌寇捧场。文章要从反面看，他们那样死劲言和，就可以看出敌人的真意，是不是？①

语堂兄：前几天接你五月廿一日飞渝前所发函。

① 《致楼适夷》，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吾兄此行，当可得许多材料，重出新书；唯招弟去同住一层，心虽向往，但事实上恐不易做到。因第一，重庆友人极多，在这一个家破人亡的时候，再去和许多旧交相见，心中必至倍觉难过。第二，则因弟平日之友人，主张行动，似有不为当局所谅察处；旧同事如雪艇，骝先等，“白首相知犹按剑”，至如立夫先生辈，更不必说矣。我们现在正如生长在后母手中之子，当外患频来之日，势不得不立于不便后母生疑地位，协力合作，以抵御外侮，共救危亡耳。

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闻沪上滥译者群，早已动员多人，分头赶译完了。但最近因纸价高涨，能出此巨书之书店很少，是以滥译虽成，而出书则仍无办法也。（此系由沪来星之友人所告者。）

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去，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至流为社会害虫，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吾兄亦将笑我为宋襄之仁否？

最近在星洲看到《随风而逝》之影片，当然颜色也好，女主角费味安·莱的演出也好，但我以为此片失败之处，在不经济，与历史气氛的嗅觉不到，与一般大众趣味，恐不能吻合。因此影片而想到《瞬息京华》，若中国有一资本充裕之制片公司，来将它搬上银幕，成绩恐会比这片更加好些。

此书到达重庆，想将在本月底边，同时在上海，第一次译稿，也可排就矣。百忙中草此作复，敬祝你全家康健，亦祝我抗战前途，再进一步。[1]

① 《嘉陵江上传书》，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四　敌我之间

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在《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一回，可又接到了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一封来信，中附有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开状的原稿。编者还再三恳请，一定要我对新居格氏也写一篇同样的答书。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复，披露在我自编

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现在，先将新居氏的公开状，翻译在下面。

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见，大约总有十几年了吧。还记得当时由你的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息了许多时。

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这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将于最近上安徽大学去教书。

我再问你去“讲的是什么呢？”你说“将去讲《源氏物语》，大约将从《桐壶》的一卷讲起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读过《源氏物语》的我，对你的这一句话，实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舌头就转到了中国的可与《源氏物语》匹敌的《红楼梦》，我说起了

宝玉游太虚幻境

选自清代乾隆五十六年“程甲本”《红楼梦》插图



《红楼梦》的英译本，而你却说，那一个英文的译名“Dreams of Red 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我还记得你当时所说明的理由。

数年前，当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听说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见了你的令兄郁华氏，他说：“舍弟在两三日前，曾由杭州来过上海，刚于昨天回去。他若晓得你这次的来沪，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见为怅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东京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笔会开常会，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来作笔会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久阔之情。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

你不知现在在哪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就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

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直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

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

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责，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顷，我也在谨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残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艰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丧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我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的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

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壮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



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详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①

五　遗嘱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百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囊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子三：飞，云，均，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

① 《敌我之间》，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录之著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之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①]

六 乱离杂诗

（一）

又见名城作战场，势危累卵溃南疆。
空梁王谢迷飞燕，海市楼台咒夕阳。
纵欲穷荒求玉杵，可能苦渴得琼浆？
石壕村与长生殿，一例钗分惹恨长。

（二）

望断天南尺素书，巴城消息近何如？
乱离鱼雁双藏影，道阻河梁再卜居。
镇日临流怀祖逖，中宵舞剑学专诸。
终期舸载夷光去，鬓影烟波共一庐。

（三）

夜雨江村草木欣，端居无事又思君。
似闻岛上烽烟急，只恐城门玉石焚。
誓记钗环当日语，香余绣被隔年薰。
蓬山咫尺南溟路，哀乐都因一水分。

① 《遗嘱》，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四）

谣诼纷纭语叠新，南荒未劫事疑真。
从知邗上终儿戏，坐使咸阳失要津。
月正圆时伤破镜，雨淋铃夜忆归秦。
兼旬别似三秋隔，频掷金钱卜远人。

（五）

久客愁看燕子飞，呢喃语软泄春机。
明知世乱天难问，终觉离多会渐稀。
简札浮沉殷羡使，泪痕斑驳谢庄衣。
解忧纵有兰陵酒，浅醉何由梦洛妃？

（六）

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
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
满地月明思故国，穷途裘敝感黄金。
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

（七）

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
酒能损肺休多饮，事决临机莫过迟。
漫学东方耽戏谑，好呼南八是男儿。
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

（八）

多谢陈蕃扫榻迎，欲留无计又西征。

偶攀红豆来南国，为访云英上玉京。
细雨蒲帆游子泪，春风杨柳故园情。
河山两戒重光日，约取金门海上盟。

（九）

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
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
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
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十）

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
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
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
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十一）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①

① 《乱离杂诗》，见《郁达夫海外文集》。

附　　录

郁达夫年谱

华言实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十二月七日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满洲衖内郁家。名文，字达夫，幼名荫生，又作应生。

梁启超等开始试作“新体”诗，倡导“诗界革命”。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四岁

父亲郁企曾病世。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六岁

春，入郁家亲友葛宝哉的私塾读书。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七岁

春，入富阳县城内较大的魁星阁私塾就读。

谴责小说兴起。

1904 年（光绪三十年）　八岁

春，入富阳县公立私塾“春江书院”就读。

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　十一岁

春，入新式学校——富阳县县立高等小学学堂就读。

1911 年（宣统三年）　十五岁

一月，从县立高等小学学堂毕业。

二月，考入杭州府中学，后因学费不敷，入读嘉兴府中学。

九月，转入杭州府中学，开始作五七言诗，并向报纸匿名投搞。

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

1912 年（民国元年）　十六岁

九月，转入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办的之江大学预科学习。后因参加反抗校方无理压迫学生的风潮被开除。

是月，教育部公布壬子学制。

1913 年（民国二年）　十七岁

春，转入杭州外国宗教团体浸礼会开办的蕙兰中学学英语。因不满于校方的奴化教育，三个月后退学。

九月下旬，跟随长兄嫂东渡日本。

十一月，开始在神田正则学校预备班补习中学课程和日语。

1914年　（民国三年）　十八岁

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班，获得官费生资格，就读于一部（文科）。

自清末以来，“鸳鸯蝴蝶派”小说趋于兴盛。

1915年（民国四年）　十九岁

六月，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具真名连续发表诗作。

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之后，被分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医科）就读。并在校刊《校友会杂志》上发表诗作，以“春江钓徒”署名。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1916年（民国五年）　二十岁

拜访诗人服部担风，并与之结为忘年交。

转回一部（文科），专修法学部政治学科，重读一年级。从此，大量阅读各国小说以及部分理论著述。

十二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民国六年）　二十一岁

六月，回国省亲。

八月，奉母命与孙荃订婚。

九月，离富阳，经杭州、上海返回日本。

十二月，初次醉宿妓院。

《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本年该刊先后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

文，标志着文学革命的发端。

1918 年（民国七年）　二十二岁

五月，为抗议丧权辱国的“中日军协约”响应以罢课和回国请愿方式的举措，但未介入团体行动。

十二月，完成自五月开始写作的《自述诗》十八首。

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1919 年（民国八年）　二十三岁

七月，自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一部丙类毕业，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读书。

九月，归国参加全国外交官和第二届高等文官考试。后均未录取。

十一月，离京返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就读。曾拟与数人合办文学杂志《寂光》（又名《凝视》），后因经费无着作罢。

《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发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白话作品大量出现，采用白话的刊物达四百余种。

1920 年（民国九年）　二十四岁

二月，与成仿吾、张资平及郭沫若、田汉等，酝酿组建文学社团并创办新文学刊物。

七月，在双方家长的一再督促下启程归国，回乡迎娶孙荃。

十一月，作诗数首，感叹于新婚期间的种种不快，另有《寄内》诗五首。

年底，作小说《银灰色的死》和《还乡记》（今佚）。

郭沫若的长篇新诗《凤凰涅槃》发表。

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

1921年（民国十年）　二十五岁

五月，作随笔《夕阳楼日记》，对国内文化界的丑陋现象予以激烈抨击。小说《沉沦》也修改完毕。

七月，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等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先后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等。

九月，作《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在《时事新报》上刊载。其指责“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之语，引起文学研究会部分成员的不满。

十月初，为筹措刊物经费与维持生活，赴安庆就任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英文科主任。在此期间，结识妓女海棠。

是月，小说集《沉沦》出版。《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

现代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于本年底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次年二月载毕。

1922年（民国十一年）　二十六岁

一月，自安庆到上海，筹编《创造》季刊创刊号。

三月，东渡日本，参加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考试。

四月，领取毕业文凭，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作小说《怀乡病者》，之后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言语学科。

五月，《创造》季刊创刊号由上海泰东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小说《茫茫夜》及随笔《艺文私见》反响甚大。为留日学生的官费之事回国请愿，与浙江教育当局交涉二十余天。

七月，启程回国，结束近十年的留学生活。作散文《途中》（《归航》）。

九月，胡适在《努力周报》第十二期发表《编辑余谈——骂人》一文，引发创造社与胡适等人的论战。

十月，发表《答胡适之先生》。并作独幕剧《孤独的悲哀》（《孤独》）。

十一月，在小说《采石矶》中影射胡适与自己的关系与过节。

1923年（民国十二年）　二十七岁

二月初，辞去安庆教职，赴北京小住。期间与鲁迅结识，自此两人过往甚密，友谊日增。

三月，被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取消学籍。

四月，主持创造社及其所属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作小说《茑萝行》。

五月，主持并编辑《创造周报》。作随笔《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主张文学表现人生。

七月，作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主持编辑的《中华新报》副刊《创造日》创刊，发表《创造日宣言》。作《〈茑萝集〉献纳之词》和《〈茑萝集〉自序》。作散文《还乡记》。作《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编成《茑萝集》（小说散文合集）一书。

十月五日，接受北京大学的转聘，任政治、经济及史学系统计学讲师。八日，抵天津，作散文《海上通信》。

是月，《茑萝集》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十一月，《创造日》停刊，共出一百零一期。

“新月社”在北京以聚餐会、俱乐部形式结社。

1924 年（民国十三年）　二十八岁

一月，作散文《零余者的自觉》（《零余者》）和散文《一封信》。

春，让孙荃带长子龙儿北上至北京。

七月，鲁迅来访，并赠以《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玄同、周作人等在北京组织“语丝社”，创办《语丝》周刊。

胡适、徐志摩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5 年（民国十四年）　二十九岁

一月，为反对国学庸俗化，作随笔《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二月，任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授。

十月中旬，回北京，并就武昌师大的内部纠纷作《通信——说几句话》，揭露教育界的黑幕，并为

自身辩正。访鲁迅，鲁迅当时正抗击教育总长章士钊的高压。

十一月，辞武昌师大教授职务返回上海，与郭沫若等筹组创造社出版部。

本年，长女郁洁民出生。

鲁迅的杂文集《热风》，徐志摩的诗集《志摩的诗》出版。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三十岁

一月，论著《小说论》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二月初，与郭沫若等商议出版《创造月刊》，以作为《创造》季刊的继续。作《创造月刊》发刊词。

三月，抵达广州，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文科教授。并兼任广东大学出版部主任。

四月，作散文《南行杂记》。

六月初，因长子患病，离穗赴京。十四日，途经上海，作《〈达夫全集〉自序》。同日，年仅四岁的长子夭折。

是月，论著《文艺论集》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七月，论著《戏剧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九月，创造社出版部第一次理事会在广州分部举行，被缺席推选为总部理事和编辑委员。

十月初，离京南返。途经上海逗留，悼念长子于旅馆中作散文《一个人在途中》。

十一月，始作《劳生日记》和小说《迷羊》。被推举回沪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正式向戴季陶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职。

本年，次子郁天民出生。

鲁迅的小说集《彷徨》出版。

1927 年（民国十六年）　三十一岁

一月，始作《村居日记》。并至创造社出版部查账并开始主持事务，并先后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和《新消息》周刊。与王映霞相识，从此与之过从甚密。以笔名“曰归”发表《广州事情》。

二月，作《穷冬日记》和《新生日记》。

三月，与王映霞正式约定情事与婚礼。

六月，《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是月，与王映霞正式成婚。并将订婚之事致信孙荃。

七月，最后一次出席现代评论社会议。整理创造社出版部计划，决定两星期后北上，并决意交出出版部事务。

八月，在《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刊登退出创造社的启事。论著《文学概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九月，日记集《日记九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十月，与鲁迅共同加入中国济难会。《达夫全集》第一卷《鸡肋集》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十一月，开始在《北新半月刊》上连载小说《迷羊》。《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是月，与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商议合作复刊

《创造周刊》。

本年，与孙荃所育次女郁正民出生。

年底，“太阳社”在上海成立，次年创办《太阳月刊》等。田汉主持的“南国电影剧社”在上海改组，定名“南国社”，次年正式成立。

1928年（民国十七年）　三十二岁

一月，作文论《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及《〈敝帚集〉题辞》。小说《迷羊》单行本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二月，作《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反驳梁实秋的指责。

三月，《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十日，开始翻译辛克莱的文艺论著《拜金艺术》。十五日，《达夫代表作》由太阳社所属的上海春野书店出版，预备将全部版税赠予太阳社作经费，但不久当局以钱杏邨所作的《后序》不妥为由将此书查禁。

五月，译完屠格涅夫的《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将译稿交鲁迅。

六月，作《通信——关于Max Stirner》。并与鲁迅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

八月，作为反批评，作随笔《对于社会的态度》，再一次申明脱离创造社的缘由，并为鲁迅辩护。作《革命广告》驳斥有关自己和鲁迅的谣言。

九月，与夏莱蒂主编的《大众文艺》创刊。

十一月中旬，因盛传当局有逮捕之意，遂离开上

海暂避苏州等地，途中作散文《感伤的行旅》。

本年，与王映霞所育长子郁飞出生。

本年，太阳社与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引起强烈反响，并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发生论争。《语丝》月刊被查禁。

1929 年（民国十八年）　三十三岁

一月，《创造月刊》停刊。

二月，当局查封创造社出版部。

四月，主编的《大众文艺》自第二卷第一期起由陶晶孙接编。

六月，小说散文合集《在寒风里》由厦门世界文艺书社出版。

八月二十三日，调解北新书居与鲁迅的矛盾。二十八日，与鲁迅应李小峰之请赴宴，并调解鲁迅与林语堂在席间的争执。

九月八日，再次调解北新书局与鲁迅就版税事所起的冲突。后应安徽大学之聘，赴安庆任教。

十月，作《〈达夫代表作〉改版自序》。

十二月，与鲁迅合编的《奔流》停刊。

本年，与王映霞所育长女静子出生，不久即送人。

本年，创造社成员和鲁迅就“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与新月社展开论争。

1930 年（民国十九年）　三十四岁

一月，删去原序及钱杏邨《后序》的《达夫代表作》改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二月十三日，参加发起并与鲁迅领衔签名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

三月，经由鲁迅提名，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因发起组织“自由大同盟”运动，被列入“堕落文人”名单，并予以通缉，遂离开上海避居富阳。《大众文艺》被当局查禁。

四月一日，小说译文集《小家之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中旬，返回上海。

十一月六日，译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第一漫步）》。致函“左联”负责人，声明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人，并请求除名。“左联”在十六日的第四次全体大会上，通过了“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的决议。

十二月，在当局指示抽撤《题辞》后，《达夫全集》第六卷《薇蕨集》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左翼作家开始进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茅盾的长篇小说《蚀》出版。

1931 年（民国二十年）　三十五岁

一月，为营救被捕“左联”作家四处奔走。

九月，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军阀的阴谋，消灭异己的政策》一文。

十二月，作散文《志摩在回忆中》，并发表散文《忏余独白》。

是月，加入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并参加编辑机关杂志。

本年，与王映霞所育次子郁云出生。

左翼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三十六岁

一月，因与王映霞纠纷不断，经调解，将部分著作权版权及收益赠与王氏。

二月三日，因“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盛传鲁迅被宪兵殴伤，下落不明，遂在《申报》临时专刊上刊登寻人启事。四日，前往内山书店分店，看望避难的鲁迅。八日，与戈公振等组织并参加中国著作家抗日会。

本月，与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三月，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脱稿，并作《后序》。

四月，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单行本由上海胡风书局出版。

九月，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提倡“幽默”与“闲适”的小品文。

十二月，开始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交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旋即被当局查禁。

本年前后，左翼作家与胡秋原、苏汶等展开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穆木天、蒲风等。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三十七岁

一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

二月，小说散文合集《忏余集》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三月，《达夫自选集》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并将稿费捐赠“左联”作出版经费。

四月，在王映霞的主张与坚持下，举家移居杭州。

五月，发表散文《移家琐记》，并为营救被捕的丁玲等人奔走。

八月，应“文学社”之情，赴沪调解鲁迅与该社的纠纷。

是月，《达夫全集》第七卷《断残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十二月，《她是一个弱女子》在当局命令下，经删改并易名为《饶了她》，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本年，与王映霞所育三子郁亮出生。

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春蚕》，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第一部《家》等出版（发表）。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三十八岁

三月，译文集《几个伟大的作家》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九月，兼任杭州之江大学文学批评教授。

十月，针对苏雪林哭请当局禁绝郁达夫著作之举，作“自传”代序《所谓自传也者》。

本年，小说单行本《她是一个弱女子》第三次遭查禁。

本年，“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参加者有赖和、杨逵、张深切等八十多位台湾作家，创办《台湾文艺》杂志。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　三十九岁

一月，负责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并撰写这一集的《导言》。

五月，与王映霞所生第三子郁亮夭折。

是月，《达夫所译短篇集》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六月，在反对当局读经复古政策的《我们对于文化的意见》上签名。

七月，应郑振铎之请，拟担任上海暨南大学日本史教授。校方呈报后，被教育部驳回。

是月，《达夫日记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九月，始作《秋霖日记》。

十月，《达夫短篇小说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次年二月出齐，共十集。

十一月，发表小说《出奔》，是为最后一篇小说创作。

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

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　四十岁

一月，作散文《风雨茅庐》。十五日，被福建省政

府主席陈仪，邀请赴闽一游。

二月，被正式委任为福建省政府参议。

春，移居杭州后，王映霞与许绍棣过从甚密。始作记叙当事人真实感受的组诗《毁家诗纪》。

是时，“左联”为适应抗日救亡的新形势自行解散。

三月，《达夫游记》由上海文学创造社出版。

四月，《达夫散文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五月，散文集《闲书》由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为生前手定的最后一本作品集。

六月，被正式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

八月，就“国防文学”、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问题发表谈话。

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二十二日，抵上海，向鲁迅遗体告别并送葬至上海万国公墓；就鲁迅之死答记者问。二十四日，作《怀鲁迅》。

十一月，以为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讲学为名东渡日本，并在日本《读卖新闻》上发表《今日的中华文学》（上）。

是月，访问郭沫若，两人重修旧谊，并与郭沫若积极协助日本改造社筹备出版《大鲁迅全集》工作。

十二月，发表《今日的中华文学》（下），高度评价鲁迅。

本年，与王映霞所育三子郁荀出生。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1937 年（民国二十六年）　四十一岁

三月一日，发表《鲁迅的伟大》（日文），此文为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而作。

五月，得知南京政府允许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后，即敦促郭回国。

“七·七”事变后，抗战文艺运动开始。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广泛演出，流传全国。

十月，作《鲁迅逝世一周年》。并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

十一月十五日，负责指导编辑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决议创刊的《救亡文艺》。

是月，上海进入“孤岛”文学时期。

十二月，登报声明退出“救亡协会”。不久，《救亡文艺》停刊。

是月，南京陷落，日军入城大肆杀戮。

1938 年（民国二十七年）　四十二岁

一月，得知母亲于日军攻占富阳时，冻饿致死，悲恸万分，书对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并决定赴武汉开展工作。

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

四月，被推选为“文协”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及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编辑委员。

八月十四日，作《回忆鲁迅》。二十二日，在香港

《星岛日报》上发表随笔《国与家》。

九月，途中作《毁家诗纪》第十四至十九首。

十月，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在延安成立。

十二月十八日，应新加坡的《星洲日报》社电邀，携王映霞及长子郁飞启程赴新加坡加入“日报”副刊编务。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撤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汪精卫逃出重庆，叛变投敌。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四十三岁

一月一日起，任《星洲日报》早版副刊《晨星》和晚版副刊《繁星》编辑。十五日，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周刊。

二月，正式接编《星洲日报》的《文艺》双周刊。

三月五日，《毁家诗纪》在《大风》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发表，毁家之钟就此敲响。

六月，接编《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专栏和《星光画报》的“文艺”栏。

七月，发表政论多篇，并完成《回忆鲁迅》一文的写作。

是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十二月，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四十四岁

三月，与王映霞签定离婚协议，并各自登报声明。

四月，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教育》

周刊。

是月，发表致日本文艺批评家新居格的公开信《敌我之间》、致林语堂信《嘉陵江上传书》等。

本年前后，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四十余种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1941年（民国三十年） 四十五岁

一月，结识新加坡英国政府情报部（即宣传部）华籍职员李小瑛（李筱瑛），三个月后，经其推荐，主编《华侨周报》。

三月，领衔发表《星马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抗战》一文。

十二月，领衔发表《星华文艺工作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并出席新加坡抗敌动员委员成立的大会，后被推选为团长，与胡愈之、王任叔等共同起草大会宣言。

本年至次年，重庆等地连续上演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话剧，轰动大后方。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四十六岁

一月六日，出席星华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和主席。

是月，为宣传抗日及和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有关事宜而积极工作。

二月三日，因当局不关心华侨撤离问题并拒绝签发护照，准备先暂时撤退至苏门答腊。六日，乘船抵

达荷属石叻班让。九日，再乘船转至另一小岛望嘉丽。十六日，得知新加坡已于十五日沦陷，英国驻军向日军投降的消息。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撤退至望嘉丽对岸的保东村，在此隐居期间，开始学习印尼语，并作《乱离杂诗》，寄托怀人恋乡的情思。

三月九日，撤至海边小村彭鹤岭。

四月中旬，改名赵廉，抵达苏门答腊入口处卜干巴鲁。表明身份后，被拒绝收容。

五月，前往另一小镇巴爷公务。途中被宪兵发现精通日语。

是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的口号，并阐述了一系列有关文艺的理论问题。

六月初，被强征为日军武吉丁宜宪兵队通译。任职期间，多次以种种方式营救抗日分子和华侨，当地居民免受日军迫害。

九月，作《无题四首——用诗纪中四律原韵》。

《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在华盛顿签订。

十二月，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四十七岁

六月，趁武吉丁宜宪兵队人事变动之际，故意使自己染病住院，提出辞职。请求被批准。

九月初，为避免日本宪兵猜疑和便于生存，经人介绍，与巴东侨生女子何丽有定婚。

十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延安群众文艺运动形成高潮，次年春举行盛大秧

歌演出，出现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等。

十一月，中美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

1944 年（民国三十三年） 四十八岁

一月，例作遗嘱，以防万一。

一月至二月间，日本宪兵获知其真实身分后予以秘密监控。

八月，被带往武吉丁宜宪兵部接受讯问。对所问一切均从容应答，当即放还。

本年，与何丽有所育长子大雅（大亚）出生。

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 四十九岁

一月，例作遗嘱，其时妻子何丽有已有身孕。

二月，郭沫若等三百余人在重庆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要求实行民主，团结抗日。

八月，得知日本战败投降后，暗中召集当地华侨和文化界人士，商议组织欢迎联军筹备委员会事宜。

是月，被当地日本宪兵诱骗出家逮捕，即被掐杀，抛尸于距武吉丁宜七公里的丹戎革岱的荒野中。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日本投降向全国军民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

十二月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三十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

编者后记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原名郁文。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1913 年赴日本留学。1919 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21 年与郭沫若等在东京成立创造社。1922 年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并先后主编《创造月刊》、《大众文艺》等刊物。1930 年与鲁迅、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 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1938 年客居南洋，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号召爱国侨胞支援抗战。1945 年 9 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

1934 年，郁达夫曾应约写一本自传，并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九篇自传体散文，但这一计划中途夭折，没有完成。可是读者也不应过分感到惋惜。因为郁达夫的作品，据他自己说，“都是作家的自序传”。读他其他的作品，也可以视作读其自传。然而总观《郁达夫文集》，这些自叙性的文章纷繁杂乱，不易获得较为清晰、系统的印象。所以，把郁达夫的散文、日记、书信、论文中有关自己的部分加以汇合、连缀，

使之成为一部“准自传”，以补郁达夫自传之缺，是十分必要的。

在编选时，除大小标题由编者所加之外，其余文字全部选自郁达夫的原文。编者从郁达夫的各种体裁的作品中广泛搜集，力求比较全面、生动的展现他的生平经历、性格情趣、思想情感。但由于原始材料的限制及编者水平有限，这本自传难免有些地方欠连贯，有些地方详略不当，还请读者原谅、指正。

本书材料主要参考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文集》和三联书店出版的《郁达夫海外文集》等书籍及其他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郁达夫的传记

华严实 编

责任编辑：树琦
策　　划：万有文化
封面设计：万有文化

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郁达夫

名人是世界的轴心，名传是人生的标尺，
名人名传是我们不倦的家园。



对古今伟人生活一无所知的人，他永远生活在儿童时代。

——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

“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是‘五四’巨匠之一……只有那些没有性灵的，从未和他真正接近的人，才会从达夫的生活的表面去作评价。如果是接近他的和读过他的作品的，会明白达夫对生活是何等严肃，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

“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史诗，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

ISBN 7-5004-4029-4



9 787500 440291 >

ISBN 7-5004-4029-4/K・585
定价：28.80元